南華真經精解

序陳孟常二經精解

焦　竑拜言

孟常君二經精解成適閩中熊文學雲濱君以幣請則乞敘於余又取而卒業焉中有句解有總註有標異註星羅

基置犁然備矣曷為以精解名曰誌始也曷為乎誌始夫言有宗事有君舊未有句解解之自孟常始餘註特增飾云爾故曰誌始也雖然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孟常

不知也画前原有易經中原有解孟嘗第因其解而解之如庖丁之牛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而衆理解也孟嘗不知也不寧惟是吾心有老以玄寫玄吾心有莊以化模

化其解也心解也不知我解二經與二經解我與孟嘗不知也蓋其說在漆園之蝴蝶宋人之蕉鹿惠子之知濠上也斗之謂懸解是為序



放如崗先生二經精解

閩楊九經頓首

余少角讀六子書輒最二子稍長窺諸氏百家言晶如豁如歟如靁靁如驕驕如總不逮二經奧譚迄今猶震彭蠡之風簸溟海之颶鼓穹嵁而雷九淵也則又獨最二子

甚適且挾筴干主司應棘闈試見
諸射中覆者或稍見善者機率竊
恥片語隻字祿爲奇舉夫彼且耳
食且鑿混池竅主司者且敝帝而
千金享也矧入寥天而遊罔象者
則又津又氾二子也雖然此其戈
戈者夫讀道德也而玄其嬰兒未

孩邪讀南華也而豪而放而幻有
邪無邪獨徨塵垢外而天根遊邪
大都一攸生齊彭殤解天戕墮耳
目寧塞兌毋寧雄白寧懷玉毋寧
前識寧天放毋寧爲天戮民二子
之大觀備矣如崗先生旨二子而
句爲解閒僻而足於蚼者經亦什

居其一二焉若乃荀卿祭酒蘭陵廢非子森憤秦囚斃呂賈懸金河陽戮更生映黎陸沉嗟子雲寫玄美新作伯喈釋誨虛名累曾未窺吾二子之藩故逌爾自娛於經解

莊子南華真經目錄

貳卷

內篇逍遙遊第一

鵬鳥圖南　喻所見者小　小大之辨

許由辭禪　真人陶鑄堯舜　物各有宜

物貴善用

內篇齊物論第二

宇宙間三籟　萬態中有真宰　人心不可強立是非

是非莫若因是　因是在以明　是非戒有我

至道無成無虧　無我則物可齊　至道在不言不辨

不知便是真知　死生之說由夢　是非不必深辨
物化不可測
內篇養生主第三
順理者無殆　庖丁解牛　貴順受其正
秦失弔老聃
叁卷 廿六
內篇人間世第四
仲尼誡回救衛亂　仲尼論心齋　仲尼論虛
葉公請問免患　仲尼詔葉公安義命　邊瑗論傅太子
匠石夢櫟社　子綦論大木　人以無用得全

楚狂諷孔子

內篇德充符第五

王駘守宗保始　申徒嘉安命　叔山無趾善全生
仲尼與哀公論駘它　仲尼與哀公論才德　聖人心有天遊
勿以好惡傷生

內篇大宗師第六

真人乃有真知　真人任乎天　真人自適其適
真人適而無適　死生兩忘一　聖人以道存身
得道　　聞道　　子與死生無變
子來死生無變　三人遊方之外　獨行之人忘道

仲尼論孟孫善居喪　意而子頑息黙補劓　顏子坐忘
子桑鼓琴安命

內篇應帝王第七

蒲衣論有虞不及泰氏　以不治治天下凡三節
季咸四見壺子　至人無為　鑿渾沌竅

肆卷

外篇駢拇第八

多方非自然　駢枝與正正者異　仁義失其常然
君子小人皆徇外　道貫內不貴外

外篇馬蹄第九

伯樂陶匠失物性　太古之法與末世異　以馬喻治

外篇胠篋第十

聖智不足恃凡二段　絶學棄知乃治　好知則亂

外篇在宥第十一

天下不可以治治之　聖知不若無爲　爲治無攖人心

黃帝問道廣成子　雲將問治於鴻濛　獨有之人無物累

聖人有爲中無爲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可無爲而治　明道則處一化齊　至道靜中生明

道以無心得　許由論齧缺　華封三祝

子高避世而耕　至德同於泰初　至人忘己
季徹與將閭子論治　喻過用其心　諄芒論聖治德人神人
至德之世無爲　世人大愚大惑　失性非自得

伍卷

外篇天道第十三

聖心有主之靜　聖人以虛靜爲天下樂
帝王德貴無爲　人道有序　爲治有序
君道貴法天地　孔子與老聃論仁義　老子荅士成綺
至人之心定　意不可言傳

外篇天運第十四

造化自然　莊子與太宰論仁孝　北門成問樂三變
師金惜天子之窮　道貴求之自然　仁義貴忘
老聃駁三皇五帝　六經皆陳迹

外篇刻意第十五

有爲不若無爲　聖人無爲故靜凡二段

外篇繕性第十六

養性於恬　末俗失其性　古人存身之道
得志不以軒冕

外篇秋水第十七

河伯海若問荅凡六段　物各任天而動　孔子畏匡安命

魏牟借盡鱉爲喻　神龜喻不仕　鵷鶵喻不仕
知魚之樂
陸卷
外篇至樂第十八
至樂在無爲　論死生循環　論生之假借
論死之樂　論養侯不可以天道說　物之生生不窮
外篇達生第十九
養形莫如棄世　神全者不傷　用志不分之喻
定神無矜之喻　養生必周其妨　以物害己之喻
皇子告敖論鬼　養氣之喻　臨水之道無私

梓慶善削鐻　東野稷之御　工倕之巧
扁子論孫休

外篇山木第二十

世事無常　市南子論魯侯避患　北宮奢論賦斂
太公任論避患　利合天合之辨　士不遇時
孔子論處貧富　貪得之戒　賢勿自矜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子方與文侯論順子　温伯雪子論魯人　仲尼勉回聞道
孔子見老聃論道　莊子見魯哀論儒　論神開志定
文王用臧丈人　列禦寇學射　孫叔敖知道

凡君見道之言　真知者不言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道爲本根　齧缺與被衣論道　舜與丞論道
老聃論至道至人　道無不在　言道便非道
道不可見　捶鉤者有道　道無古今
世俗不能忘是非
柴桑　和甘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不染虛名　凡二段　庚桑使南榮見老子　南榮趎兩見老子　凡三段
論無爲至理　善與不善之別　造化之玅

众生勿强分别　去累全德　总好恶者無累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說魏武侯　徐無鬼再說魏武侯　牧馬喻治

人品不同　自是之論　匠石說

管仲鴟隰朋　矜能取禍之喻　名者知之招

聖人不貴言　子綦論梱祥　許由逃堯禪

論物理自然　真知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王果誠則陽好進　聖人盡性　聖人自然合道

惠子以觸蠻喻魏　孔子論蛾丘聖人　治田喻治身

上失其道則民困　論蘧伯王　仲尼與三太史論靈公
太公調論丘里之言　太公調論至道不議
捌卷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鮒魚說　任公子釣魚說
世儒臏髀陳言之喻　老萊子孔仲尼勿矜　夢神龜說
無用之用　至人能遊　心貴無障
勞佚不同謀　好名之累　驗得意忘言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立言之意　莊子稱孔子不可及　曾參悲祿不及親

造物不可知　罔兩與影問答　老子戒陽子勿矜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善養生　子華子止韓侯爭侵地　顏闔辭聘

列子辭粟　屠羊說辭賞　安貧

公子牟辭榮就隱　孔子不窮於道　三子不受禪　夷齊高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往見盜跖　子張滿苟得問答　無足與知和問答

雜篇說劍第三十

莊周三劍說

玖卷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漁父問答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子驚於五餐先饋　鄭緩責報於父　聖人安於天

技無所用　事不可必　小夫之智

莊子鄙曹商　顏闔言仲尼不可用　九徵

賢不肖異量　獲珠說　莊子辭聘

莊子却厚葬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道術總歸於一　墨翟禽滑釐之學　宋鈃尹文之學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 竑 弱侯父 攷定

莊子南華真經

內篇逍遙遊第一

鯤鳥圖南

北冥有魚北冥北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有時運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海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
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
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
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
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之奚適也小
大之辯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
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
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
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
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之奚適也小
大之辯也

視大見其蒼蒼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特因遠而無所極止故但見蒼蒼然而已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則據之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特因遠而無所極止故但見蒼蒼然而已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則據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水不厚不注載大舟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無他水淺而負大力不能勝也

坳堂堂之凹處也杯水於坳堂其間則膠住矣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風不厚不能負大翼

風自遠而後乃今將圖南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大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阻礙者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

青表

而後乃今將圖南

而後可以自比海面

而後可以自比海面

圖謀也

後風四海鵬既在天上去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

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阻礙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二

焦竑曰冥海也諧虞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消息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玄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蒼蒼似塵埃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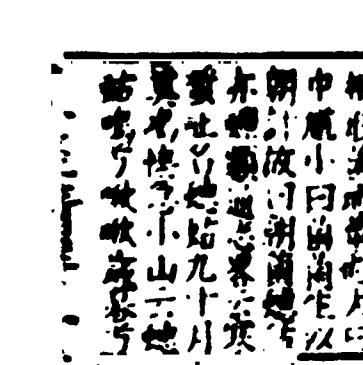
諧所見者小

蜩與學鳩笑之。蜩小蟬也學鳩學飛之小鳥也北二者咲大鵬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已矣有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書起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至又投諸地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奚何也適莽蒼者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故我欲南徙於天池冥以冥用也適莽蒼者下三句以人行有遠近則所食多少如人見有大小則志趣有定分非冥海所及則冥海之鳥可以絕矣大意主於聚二絕通之朝往夕反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充實未盡

大旨小而必以小笑大故曰小大之辨在二飡而反腹猶果然

也適百里者宿舂糧將爲百里之往則必隔宿舂不必有米二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應乘年知之大小各任其一方不自足以相傾者狀後說以無待之人遺彼已我異此然異一方同得而救無功名是說小大者也所有乎大鵬雖大譬喻一段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晦日則死故不聽蛄不知春秋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此小年也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若夫楚南冥靈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上古大椿之木以一萬六千歲爲春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彭祖年壽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比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

千里者三月聚糧爲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言行愈遠者積當愈厚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蜩鳩也彼二蟲者決起榆枋之下不過所到者小知不及大知此句結上鵬鳩小年不及大年此句遠哉小知不及大知此句結上鵬鳩小年不及大年生下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衆人皆欲墓而匹之是亦見而不知大也不亦悲乎匹墓而求以之也

李光縉曰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鷽鳩小也夫蜩朝生暮死夏蟲不可以語冰此小年也冥靈千歲爲一春大椿八千歲爲一春此大年也彭祖壽七百歲蜩或蟪蛄與之比然不及大知爲五行所限制隨氣數先後而乃足也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也天地數時我不數萬物數理我不數士真息足而已自飽九萬里可往矣所謂無種而生則養弗食則饑千里之遠非聚糧不可安能萬里辟穀之

歲然非化物不能讓地與鵬化異彭祖處人間世僅七百年但可謂保生未可謂冲舉也以久特聞耳與衆匹故曰不亦悲乎衆人以彭祖爲大年南華以彭祖爲小年也按抱朴子云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位畢所奉事者非一但惠勞苦故止人間八百餘年蓋久行地而未化者

小大之辨

湯之問棘也是已。承上又引一段証據言向來湯之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夏革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冥幽暗不毛之地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修長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此二句極摹狀其大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籍風勢以飛翔而直上中霄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令人言雲只在半天是也然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計欲後往南海 斥鴳笑之 斥澤
之鴳小 曰彼且奚適也 彼指鵬言鵬如此舉且何所往也 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我飛不過數仞而下翱翔於蓬蒿
此亦飛之至也 其飛如此亦至樂矣 而彼且奚適也 且猶如字
此小大之辨也 言斥鴳咲鵬即小知大知之分也以下正言小大之辨 故夫
知效一官 知可以辦一官之職 行比一鄉 行可以和一鄉之人 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 德則上馬獲乎其君下馬信於其民 其自視亦若此矣 若人
自視亦如斥鴳自謂飛之至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通為
宋榮子之所咲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宋榮子宋之賢人其為人雖舉世譽之
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 定乎內

外之分 榮辱所以能此者蓋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境皆外境道理只是如此而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彼既重內輕外則豈肯汲汲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雖然未樂乎亦未夫列子御風而行 行若列子自大耐立作家處 冷然善也 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然之狀 旬有五日而後反 半個月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彼其乘虛駕風視世之汲汲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未數數者言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雖然能雖乎地而猶待於風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 若夫乘天地之正理 而御六氣之辨 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無窮者 御陰陽風雨之正理 以遊神於無窮 彼且惡乎待哉 若此則無所待此乃故曰至人無己 極之先 神人無功 有迹無迹之分也 聖人無名 有名無名之間 天地之正者即所謂斯人之特操乎 待我而後之人 三者之道

至人無己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神人無功亦謂之神人矣無所待而成則不知有己聖人矣無所待而成則無功可見聖人無名亦謂之聖人矣無所待而成則無名可稱三句皆極美極贊之詞

李光縉曰棘湯時賢人列子作湯問夏革疑即其人寓言之意托齊諧而不足又托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人是已列仙傳列子鄭人名禦寇窓啊然笑貌內外我內而物外也榮辱已榮而人辱也御風神出入不著地也旬有五日而後反神出半月始歸也有待待風也乘乎氣之飛乎彖天行者駕天地無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惟我獨主而非以有形托於彼也故曰為乎待無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

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
老子所謂善入無爲爵祿不足言矣

許由辭禪

許由潁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
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字武仲隱於箕山
爝火不息。日月既明而犯火不息爝火炬火也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畢竟
不息爝火甚難爲光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時雨既降猶加灌溉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畢竟浸灌之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謂。許由言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尸乎也
吾自視缺然。我自見其不足故以讓人
請致天下。以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矣。子指堯言堯治天下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而我猶屑屑代子
名者實之賓也。以名對實則貴在
我將以名自累乎。

者爲主而已何懷而將爲實乎鷦鷯
在外者爲賓吾將爲賓乎以外物自喪其身乎鷦鷯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鷦鷯之小鳥以巢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偃鼠以飲自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我之所樂以代彼各守其所守亦
博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尸祝不肯越其
李先緒曰堯以日月時雨比許由以壞火灌自
比立不動也堯然獨立之意言未嘗治天下而天
下治也治有勞且難意立無爲治有爲無爲加日
月時雨天也有爲如燒火灌人也比堯許之別
也名爲名之名也名外也故爲賓鷦鷯一枝外無
所假偃鼠滿腹內有所適歸休乎君以義謂君且
休歸不必來訪我非是既鷦子便不解君也君真
君也所謂賓也歸藏也休養也葆真凝神不自用

也故無所用天下爲庖人宰割烹煎滑神之譬也
尸祝哭漠不動神完之譬也言安能舍我之休歸
而代予之從役乎
許由真道遙遊之也

真人陶鑄堯舜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
當言大而無實往而不反其大言以說前五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無極也吾聞言而驚怖若河漢在天不
知其前後之所極河漢天河也大有
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猶言徑路遠也其言與連叔
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藐山名姑射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德性柔好處子處女也不食五
穀吸風飲露神人比事氣而食好若故能吸風露乘雲氣御飛龍

目形神俱妙出入其漢故能乘雲御龍而遊四海之外其神
而遊乎四海之外。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其神疑然而定則中致而和亦致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故物無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往而不信也。連
叔曰然。宜汝之疑而不信也。皆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文章之觀示人皆見之而瞽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鍾鼓之音聲人皆聞之而瞽者不能預此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豈惟形骸有聾瞽之病也。皆形骸之病在此蔽不知至士見之梅梅形骸有此病在是其言也。指汝風狄豈是言猶時女也汝心亦有此病。
之人也之德也。此等人其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將周遊乎萬物之上而一世之人自蘄乎治亂古治字孰
弊弊焉以物為事。豈肯弊弊焉為物役其神以治天下為事哉言其能為無不為也

可爲神農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敗求我我無心也我何心哉有心無心一以貫之大可以至天下而斯人不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外物不能動其本心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水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旱之甚可使金石流土山焦佑而彼求

內錫天下以遂覺群之治若索之耳孰聲：至分神不熱言無入不自得也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鑄堯舜者也

鑄堯舜者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

以物爲事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越人不用衣冠宜其

無貴處也此言蓋謂所言廣大舉世皆滯見之人此亦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古今第一人矣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窅然喪其天一焉。汾陽堯都也歸於汾水之陽遂茫然自失而忘其天下焉竟且如此況他

由舊缺王倪被衣也四子皆堯時賢人故因堯而往見之

遺存一

人乎此亦見廣而後
知自悟之意
李光縉曰逕門前姑射神人非人間所有也言其超然物外而不與萬物相接也一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之間有谷曰姑射山指人身中之上也一云大元之山二曰長谷之山也總射也謂人身中之氣發越於外也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言其不食五穀氣通於天地清冷也法身遍滿虛空不染塵垢也乘雲御龍言其遊行自在也
而遊無何有之鄉
堂外地也言與萬物一體無分彼此也
汝又奚以天下爲
天下又一物爲事汾陽亮都也治而民見四子之神兢兢姑射
汝問大人之道知二山非人間所有也言大人超然物外不與萬物相接也一云求生之道當

望遠乎哉竟讓許由時竟以天下爲土也比時之竟視天下大而自視小竟往見四子時竟以藐射山爲土也比時之竟視天下小而吾心大竟治民平政樊樊役役一見四子曾喪天下謂陶鑄堯舜非聊說姑射四子真逍遙也四子疑水大金木寓言總歸神宮故曰藐姑射之山四子居焉

物各有宜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可爲瓠者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瓠之子也一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子既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剖之以爲瓢然其堅重一人之力不能舉也瓠落無所容。瓠落猶廓落也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呺然虛大之貌掊擊碎之也

剖中分之也則瓠落無所容。瓠落大貌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物之大者而不善用之也宋人有善爲不龜手

之藥者不龜手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坼也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大注焉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此方因出游而說
吳王吳王非以此方說之也越有
洴澼絖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洴澼絖漂絮也絖以有此藥而
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
客欲以百金買
其不龜手之方聚族而謀曰族衆也求人衆而相與謀我世世
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求人之言
止此客得之以說吳王客得此方因出游而說
吳王非以此方說之也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適因越有關難吳
王使客將兵伐越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有此不龜手之藥故冬月水戰利於用兵而因以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吳王
割地而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善用之
故也或不免於洴
澼絖。不善用之故也則所用之異也。異在用之善不善耳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今有此大瓠何
不思以爲浮江

則其下未始浮芥之大舟乎蓋渡江者以大樽緊腰則免沉溺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徒憂其大而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李光縉曰大瓠五石皆寓言也五石之實譬借人身五行意瓠性虛盛以水漿則失其虛瓠性浮實之地不能自舉則失其浮瓠性員剖以爲瓢則失其員大瓠皆滑心之謂不善用不足以周四體不免洴澼絖之譬善用之則能使物不疵癘裂地而封之譬瓠爲大樽去其實則虛而員也浮之江海不著地也人身之水自有江湖注而不滿酌而不竭虛在水上任其自之無有滯著無有罣礙安往不可蓬舟上蓬也蓬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著力牽繫意

物貴善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之名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木之身則擁腫結軸照不中繩墨之用其小枝卷曲而

不中規矩。其小枝則屈曲不中繩墨之用。立之塗。此處說道家匠者不顧。匠者以其無用而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狸狌。貍也。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者。遊行不見以伺候物之遊者而攻食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能踔者。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一說罟為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音壁。機械也。今夫斄牛。斄。旄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極狀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牛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參物有大小不同。故其能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無用也。今子有大樹。而患其無用。有此大樹。則不當以規矩繩墨而小之。而徒患其無所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二者皆寂寞虛曠之本鄉也。彷徨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二句言庶幾休不夭斤之患物無害者。又無牛羊之患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斤。且無斧斤之患物無害者。又無牛羊之患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雖無所可用於世而物害

李光縉曰儒亦寓言也大本小枝幹也樹之皆根也樹之根株牛大不能執鼠故無傷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寢臥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死無苦集滅道安所困苦哉

也幹動服靜也裡注小而跳梁故死罔罟傷牛大不能執鼠故無傷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寢臥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死無苦集滅道安所困苦哉

不能執鼠故無傷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寢臥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死無苦集滅道安所困苦哉

謂三旦是也不夭斧斤木不全傷之意彷徨無爲不脩善不造惡也逍遙寢臥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死無苦集滅道安所困苦哉

困苦哉執喻象虛博喻象靜人心本體元來虛靜

慮不知有用之小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自家爲堅白同異之辯強執成心既失其虛曉曉世人又失其靜擾擾本性都破失了卻憂其無容慮其無用都不曉怎地廣大逍遙合下自如何其有啾於莊子之言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几憑几也仰天而噓。噓氣也嗒焉似喪其耦。嗒然解體貌神與形為耦總其形是喪其耦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何居猶言何為也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如槁木無生氣心如死灰無知也皆嗒然長隔之情狀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汝也言不亦善哉汝之問乎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此理乎蓋喪我則可以忘物可以忘我可以忘忘而優入聖域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綦一問知有亦有造理之見欲子游一問知有亦有造理之見欲子游曰。敢問其方。問此以天籟語之故以三籟答教

理果何如子綦曰。此丁先形也。天地間因何有風是惟無作。不動則已。作則萬竅怒號

以水聲萬物聲而風氣以成物實為風之所吹所謂水同而風聲不同而同聲風

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大塊天地也。噫氣人之噫氣也。

亦猶人之噫氣也。繩動則滿世界皆是。而獨不聞之翏翏乎。翏翏長風之聲

鴻寶萬木之竅也。

山林之畏佳。畏佳者林木大木百圍之竅穴。百圍木之大者兩手入

相拏曰圍言大木

似鼻。兩孔似之似口。一孔孔斜入似之似耳。似之似

之竅穴各有所似

似枅。似之似圈。孔員深似臼。似之似洼者。似者似污

似之以上皆言竅穴之形以激者。夏而聲止謞者。

者。廣者似之下自歗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

唱喁。喁之聲重言隨其後而至。冷風則小和。冷風小風也

者則如唱焉注重相和也

前者唱于。于之聲輕言風之

聲續前去其聲如唱于而隨者

咬者。吠而聲猶咬聲疾。叱者。聲粗吸者。聲入而吶者。聲細

聲沸而深謞者。聲絕而

以下十一字疑衍

小則怒和風則大和調河大水也風大則怒和之聲亦大隔風清則

之聲亦小調風則大和調河大水也風大則怒和之聲亦大隔風清則

銀竅爲虛，隔風仙風也清止也風止則衆竅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刀刀乎調調之刀刀皆悦耳不爲風所拘動之

形也之調調之刀刀者他文字等

處、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所以前六人籟則比竹是已。

比竹竹管所以比合之也地籟洗疑此文法倒一

之類皆是敢問天籟，前既說地籟洗疑此文法倒一

句繳前人籟正爲問天籟張本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吹萬

作一句吹解也言天下之萬物不同而

使其自已比者皆取諸已而不旧於天怒者其誰

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觀者謀那其出於風也必矣

乎知此則解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虛取之人

李光緒曰人之所以有其形者有我所已后者我

之形心者我之心偶然也衷偶我則

片我而無之矣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前大天地是現許大風足隱忽忽長風洛洛從山口出崔崔從山口出崔崔山林之間人形則相累積竅則空虛形骸則以下言此解天地之間人形似竅形骸似物而中空虛則中竅虛者似器形骸似物而中空虛則中竅虛者似器形骸似物而中空虛則中竅虛者似器

激得失日爭如萬災憨
覺兼氣不平則謀使唧

萬態中有真宰

大知閑閑。此下備寫人心許多變態。上小知閒閒。小知之人從客自得故閑閑。小言炎炎。氣燄大者言有光輝。小言詹詹。計較之人言笑畢露。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兩自分別故閒之。小見謂者言。小知小言之人。深其覺也。魂交。此小知小言之人。則魂與魂交而為夢。其寐也。魂與形開。覺則魂與形。與接為構。日以心鬪。故與物相。縵者。於是所為之事有。窖者。有。密者。有思前算後不。小恐惴惴。然皆不作。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也。形開。覺則魂與形。與接為構。日以心鬪。故與物相。縵者。於是所為之事有。窖者。有。密者。有思前算後不。小恐惴惴。然皆不作。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之心生焉。以後其心。縵者。於是所為之事有。窖者。有。密者。有思前算後不。小恐惴惴。然皆不作。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知殿闕然日日如是。縵為窖。縵。然皆不作。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也機械。心。事不。縵。然皆不作。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機。穽。有。密者。小恐惴惴。自在。皆有。

恐懼之心。故事之小。大恐縵縵。中之大者則憂深。其。

皆則惴惴然而懼。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皆射者之謀中的然故

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消之又消至老死而不覺故曰月消精作及潮不可挽回故曰不可使復之慨心蓋念其放曰老洫潮閘蓋也人心不用心愛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若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以上三句下此而先之心可使復陽是以必不能也感景寫喻

其留如詛盟其字勝之謂也好語不虛發也司主也

其日消也

其殺如秋冬以二日其日消也

其漸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漸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字勝之謂也好語不虛發也司主也

其留如詛盟

成菌。其人雖如此實什不自由如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此殊物異狀日夜相代循環不已而莫知其所起之處已乎已乎。已乎已乎。是了當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以理之間皆此造物為之其所由以生此情態乎此者是物也蓋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態物之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是了當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以理之間皆此造物為之其所由以生此情態乎此者是物也蓋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態物之

故未了知日暮之所由生一自然物使之非彼無我非造物則我非我無所取然造物之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如此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如此若有真宰而特不得朕。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朕其眼兆朕前兮之地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有情而無形。有情言有其形即莫知其所為使也有情而無形。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至此百骸九

竅六藏賅而存焉。此下又教人任人身有形上體必
任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任也吾誰與爲親
乎。其有私焉。其指視而悅之子其亦有私親者乎如是皆有
如是皆有爲我之臣妾者乎謂如日視而耳聽其臣
手持而足行同來任此服役故曰皆爲臣妾
二、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既同爲臣妾其
勢定不足以相治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役手耳
有時役目目亦有時役耳又似遞爲君臣其有真君
存焉。要之有真君在焉真君即真宰如求得其情與
能役人而不遞相爲役者也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然此真君且莫未
曾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俱守不亡
何加損乎情實

[illegible]物所汨無之或逆順利及上大行遇無形之情相遭也用[illegible]相隨卻淡之意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留不亦悲乎[illegible]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終身自苦[illegible]單竟無益[illegible]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illegible]然疲役形容勞苦之狀竟不知可休歇可不哀耶[illegible]哀其無下落也人謂之不死奚益自苦而壽生百年亦何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illegible]從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故曰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illegible]大哀甚若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彼愚惑之人亦試思之汨汨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illegible]言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皆提醒世界之意

陸西星曰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大知之人總已忘物意見不生厌心槁形危於喪我故常惘惘

閉閉者從容服膺之意小知則日以心鬬故常鬬閒閒者之間暇別人我一脫之外皆勉善羅自訓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知斗筲於發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信老上鴻也詹詹爭辯前後也窈冥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求故與物相接而惑惱之心生焉日以其心與物相鬬不能已已是故有殺者害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司是非者主訟之後後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司是非者手勝者千變萬態終身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鬬若此但見人欲日前天殺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戕賊及溺不可使復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殺相繼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又一句復又一句復又一句復與前一句復又一句復又一句復與前一句復又一句復又一句復與前

今此近忠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下文又以十二字而模寫小人接物之情狀行事者無論是非皆能怒者衆皆喜者寡皆嗔者是非皆憾者然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作作此如此變態百出然其人雖是如此通上一等人皆有如此變態百出然其人雖是如此通上一等人皆有如此變態百出然其人雖是如此通上一等人皆有

下又教人試作自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節總言曰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人呼吸而六腑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觀而問之子其不知此何物最親學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子其亦有我之臣妾者乎其為君臣乎其有真君作焉真若即能宰制之乎其有真君作焉真若即能宰制之乎其通相為君臣乎其通相為君臣乎其通相為君臣

北狄人物非者亦可
是天而本皆以此為
發性然之物各性
然又何足以為病
終日求得滿欲腹困
雖不而門前死同此
又哀之天而人未嘗
以為哀則是所哀者
不足哀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見成一
自取者有之代變化也奚必知變化之愚者與有焉

人心不可強立是非

伸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而不知所以為務
哀哀而負薪不亦悲乎日終身役役而不
知其所歸可不哀耶到此處而不知所歸
苦人終壽百年不死奚益大人從少得非從非得
哀從哀得門從化得若其形化矣頓有窮不亡待
盡若作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足以忘忽之
外超然物有足以自慰今却迷失真君形化而心
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且人之生也固當如
是之若無而人亦有不若
是之若熱而無知乎其我獨若然而人亦有不若
者乎有一不若之人而我獨若然其可愧
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天隨二篇 知東曰今天知有有不知所以知而日知矣生有
有不知所以生而日生矣萬物從無生于生下而知未有不同
有也故天下莫不若

也心之定以制一身雖愚者之用若可成心人亦有之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若此心未能見此理渾然天理而強立是非之論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行師矣人各自行師之而行當也夫以歲代不成非心也心自得之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師舍其所謂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是以無有為有此謂強不知以為知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強無為有雖有夏禹聖於汝亦不可曉吾獨且奈何哉他人又奈汝可

陸而星曰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渾人無師成心者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古今代湖取於造物之獨降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攖日以心鬪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安意以為是非繫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必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才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七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無有為

有者雖有神禹几不能知吾狂且奈何哉發憤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多議論之眼目

是非莫若因是

夫言非吹也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者有言言小于言與意故曰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定言語果有言邪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未嘗有言邪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

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鷇者鳥之初出卵者嗷然而鳴本非言人之言以爲異於鷇音者其亦有分辯乎無分辯乎言恐未能無辯乎言恐未能無辯乎心而與鷇等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道本無真僞不知因何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

道惡乎往而不存大小精粗道無不在何所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明又復相對而知其所是者非之而所非者未非非之物皆自是彼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彼無非彼則天下無復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復矣無非彼無非是所以互相比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皆自見故知之所知而知其所知故曰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亦因是其所知則以為是其所見則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以己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亦因是此兩行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亦因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是非果有彼此乎哉果無彼此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可。是是非非皆可何所不可道隱於小成。小成小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比道晦而不明言隱於榮華。偏見之言自相誇詡以求名譽則至言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於是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所非我以為是人所是我以為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若欲一定是非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乃可則若天理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苦我亦書曾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若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亦因是此兩行之說也。有彼有是正與方生之說同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雖然次若說生而不說死說死而不說生者乃偏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可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亦因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是非果有彼此乎哉果無彼此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一邊隨道理來他自然不得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
方可。總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總有
箇可如何離得因是因非因
是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
所非而非之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于天。古聖人所以不用一偏
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亦因是也即因
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
此只言因是省文也
李光縉曰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吹萬物一以
無心也言小丁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
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
未嘗有言耶鷇鳥初出卵也人聞禽言如鷇則報
喜鴞則報凶可聽爲準設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
人言之未定猶是也道莫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
乎隱而有眞僞言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無非
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着以道隱於小
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

儒墨之用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大知慧也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則物無非彼亦無非是矣此一段言以明自彼則不見彼物也言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何自來物之方生也生原一體方生乃所以方死方死方生可不可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乃所以方生可不可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乃所以方死方死方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若各起意見則他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彼我之說又一是非也彼我之說又一是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我與他又何以異次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若使彼

之混人已而一之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之中必虛我

是亦一無窮也是非聽其自然皆有無窮書妙處故曰莫若以明如此則

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

陸西星曰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而下卽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門弟子問彼是者不無定論然道卽彼是彼是卽道道卽無非彼是之論而但以爲行波是逐万生者以生爲生而万生著以死爲死万生之定以飜行爲行也行道喚之物之万生也主行何來万生也先行何知先作之一節則万生万物所得道之樞要則万始如環中然之中則無始無終而無窮矣

是非皆有無窮書妙處故曰莫若以明如此則

陸西星曰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而下卽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手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足非點立定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因天足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偶也使彼之足者不得其鵝則我與彼說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足矣得其鵝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寄諸庸而庸也物論齊物論足矣得其鵝中應化物奇圖而偶方圓則始終無端宇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無窮無窮之妙此必聖人契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相待不解便將圖不通而學問

是非戒有我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也手指也

以我之是喻彼之非猶以我之指為指而以人之指為非指也彼非指之人淨不以彼指而喻我指之非為非指也彼此皆是非未有定也故以我之指喻彼之非指不若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

以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以喻釋之意也
與天地一指也若以此理喻之天地則天
職載物地職載地職彼我之指也可以其一偏
而相非乎萬物一馬也指以此理喻之萬物則萬物飛走動
其不同而相非非乎天地萬物可相非則是非不足辯明矣可乎可
因而可之人以不可而不可吾
不可乎不可因而不可之道行之而成物
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物
說底便是惡乎然然於然我何所不然乎因
其然者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不然乎因
不然者而不然之
物固有所可物因自有然者
物因自有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不指一物物加是也
故爲是舉莲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
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窮雖或縱或橫或
怪迂迴爲一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窮雖或縱或橫或
美或惡尋常說話各有不同以道觀之

[illegible]不然然物之皆可通而為一也蓬屋梁橫也椳屋柱立也所不然然者以屬視也西施美女也恢大說庚嫡庫偏異也其分也也其成也變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惟達通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庸庸之中庸也

[illegible]庸則常用也常用則通也者通也以常為用則通至於適得而幾矣適通至於得則幾矣因是已此亦無他也

[illegible]不遊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是而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至於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illegible]之通也勞神明為一編之說張相公為一編之說張相公不知神仝而行繫之朝三何謂朝三

[illegible]曰狙公賦芧狙爭山栗也狙公賦芧栗而飼狙曰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命之曰朝三升則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昵而同制四升則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然而喜劬三與四實遁七數也名實未虧變彼衆狙若此況而不知其同亦猶是耳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耳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以聖人知其本同和其是非要之均一而止休止也是之謂兩行故能隨其是非而行之也

郭子玄曰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彼指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皆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大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

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散亂明此曰曰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一致耳卽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泛然大都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己者卽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卽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橫而楹縱而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好彼以爲惡故曰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隨陽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走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嘗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因

四年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達者之於一也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與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隨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至道無成無虧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古人之知道者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
者自未始有物之先有恐未則
天下之理極矣而下可復加其次以爲有物矣而
未始有封也未始有封猶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既虧則作好作惡各
成其日愛自好之私
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不知自未始有
之鼓琴也大抵有思有爲則有成與虧此吉昭

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無思無爲則無成與虧。此
彼昭文之鼓琴也。昭文即昭氏。昭姓文。師曠之枝策也。
昔昭氏之終而不鼓琴也。
東野稷之御也。東野稷善御者。以馳爲
技策即言師曠擊柴云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爲
之曰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三子之畫。
智幾乎其盛。故
載之末年。載事也。末年晚年也。惟其好之也。以異於
彼然。三子之好自以
爲異於天下之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之。又欲以誇說
於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彼指惠子如
惠其實無甚道理。竟以分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
身無成。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綸
業也。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一人自弄。致別人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了當也。凡人之事。若只據其所
得不成亦可謂成也。物

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
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與非無成也若彼此則者未為了當則比天是故
疑之聖人之所圖也若疑不分不曉也聖人之
心未嘗看迹所欲若此則欲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以去其足
之中此之謂以則聖人以此

李光緒曰此段大意以則聖人之以則環中無窮然卻未嘗欲則之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至於此則分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始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不能以道通物而能通物以合道一者所知細未盡高下道爾未齊也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道虧而情生人各自是非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私有成虧乎哉夫載奇物給者欲以彰聲也

之人所以為未嘗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者其猶知之人所以為未嘗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者其猶

然於道雖多矣彰而雖全故有成而虧之有虧文之彼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然也枝指築扶也或之枝策撮指者以

枝之為枝也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也凡據而高談昭文師曠惠

子之據梧皆盡其智幾乎其盛又載之末年彼蒙蔽者以

終身然惟各隨所好自以為是哭哦不止欲

自鳴於人故口生所明而明之明籌示也惠子以

其智與人之辨特單竟無其道理故以堅白之昧

終此便是惠子之劇處而昭氏之鼓琴又以文之論

明終身不成精枝此便是昭氏之鼓琴處三子皆求

明若不明若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彼琴

名家則亦不足也自成則虧矣若三子而可為成則物皆我

無成者亦成也若三子而不可為成則物皆

卒無成也奈何後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

成哉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淆亂

疑之所欲如此也而寓諸庸不用而寓諸庸

以明非明用而不用則無尋常無異故曰為是不用

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適虧矣此之謂以明

眷疑不眷據也

無我則物可齊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此段不知通為一不知其說何自起此則非以而無之故又自為是不用中道字生下意來言人日有類與不類之以無適人言無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類與不類之間已之是將類與不類計則我以類為是彼以不類為是彼無以異矣。則我與地而有則見類與不類計則皆則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雖然請嘗言之。雖不無是無非亦非說故曰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太極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無極之上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推到無極之上有有也者。有之生必有物有無也者。有之生必有物無而始有未始有無也者。即無極之上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又推到無極之上有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莫可指論

有始則無始未始有
無也 當初本無個有不特無個無今俄然
有始則無始未始有 說個無字從空各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
無也 說個無字從空各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
是非也有未始有 說為有果說為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如是則有
不言可也今我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而未知吾之所說有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
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梭音無幾矣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秋不云人我不
可辨大泰山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殤子亦可辨
小可辨小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殤子亦可辨
大 天地與我並生 雖天地亦未足為
壽而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
一 雖萬物亦未足為
一與而與我為一也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夫既已說
然為一矣和個一字亦
不當有且得有言乎哉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謂之一矣一說是也若一
也凡得無言乎說 一與言為二。一是也若一又一也兩一便

二矣二與一爲三。既一矣言一又二之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九乎。則此適適相生之意生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巧於曆

大小數人皆大人之名一爲其名有對吟不可而爲一若論同自大極中出來則大地與我一體生萬物與我一體大之爲一豈倚大小大數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爲一矣且再有一生之一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

之故而況凡常人乎

二言適有乎。當初只是個一字引起至二至三至於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況自有適有乎有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無適爲因是已。故因是者此無所適也此并其一而無之

郭子玄曰此一段又言因是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然後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詩書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

有始謂無終始而一也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
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斷又忘其一也有有
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
未離悵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
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既而有無之既有無未知有
無之孰有無此郤忘其知也爾乃瞥然始了無耳了無則
天地萬物彼我是非瞥然唯斯也哉已有謂者謂
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
蕩然無繫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於
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
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
小泰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
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泰山亦
可謂小矣泰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歎毫爲大則
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聽跖不羨
大椿而歐然自得斥鴳不賀天池而榮頓已足均
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
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
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無不能自明其
一而以此忘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

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御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舉萬枝并川物殊郷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总一者無言而已一也因是者各止于所能乃最是也

至道在不言不辨

夫道未始有封。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言未始有常。言無往而不可何有封畛莫爲是而有畛也。只爲立個是字便生出許多疆界請言其畛。請言其所以立疆界處有左有右。左右彼此對立之名有倫有義。倫理也義事宜也終有彼此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有分有辨。分分析也辨辨別也終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競有爭。互逐曰境對辨曰爭既有分別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此之謂八德。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皆謂之畛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人知其

而不議陳言惟舊是安之也議而不辯者聖人之所棄也其處遠矣平等之極不輸其所以分於人也分不分辨不辨者物自分爾自別而我曲以分別之故下文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夫分辨之不及聖人無像也辨有不見者不見道之所由隱也故曰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所以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非之平莫若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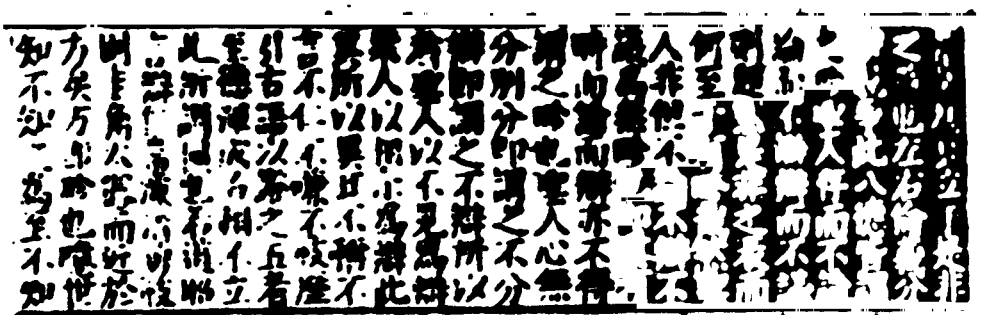
如此故不立是非於上下四維之外非見聞所及則不強說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春秋爲世君臣上下之大經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爲天下立是非但不立議以強天下之知不辨故分也辨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昭然分別之意則非道言辯而不及則非辯也仁常而不

示也聖人懷之不欲自見衆人辨之以相誇示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無名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見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所以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非之平莫若以明

成仁愛常繫一邊又不同廉清而不信懦而無人則純是血氣必不成義理之勇五者固而幾向方矣其機本員若道昭云則太露圭角幾於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若有能知此者是不道之道就能知此者天府若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天理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酌焉而不竭欲損之而不能損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其光而不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也不釋然者往來於心必欲伐之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遂艾之間。三子者存國於畏敬而比小之地猶遂艾之間也若不釋然何哉。古以南面之主必欲伐而不肯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大日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乃天地之無私也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況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而不能容比三子乎光謂聖人所以置之不辯者照之以人也蓋聖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置之不辯者照之以人也李光續曰此一段又言以明滑頑之耀猶有耀在此則非其耀而無之故終之以孫光道未始有封明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樂于封與常哉只爲立商是字有是便有非是非相對便有商弼界了便有畛故曰爲是而有畛左右方向是也倫義物之有理事之有宜也是有封之畛也分辨辨分而類別也並逐曰競對辨曰爭是有常之畛也此八德皆爲之畛六合之外可致而不可言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可言而不可論故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可詳而不可爭故議而不辯聖人不論不議不辯超然于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畛哉然聖

人非但不論不語爲無聆也即有聆而辯亦不得爲之聆聖人心無分別分處有不辯何也聖人以不見爲辯衆人以知而知無知繇分辯故曰辯者有不見也不辯者無知繇分辯便有不分辯此其所以與也無知而知即無知繇分辯故曰辯者有不見也不辯者無聆也即有聆而辯亦不得爲之聆聖人心無分別分處有不辯何也聖人以不見爲辯衆人以知而知無知繇分辯故曰辯者有不見也不辯者無聆也



人非但不論不語爲無聆也即有聆而辯亦不得爲之聆聖人心無分別分處有不辯何也聖人以不見爲辯衆人以知而知無知繇分辯故曰辯者有不見也不辯者無聆也

之下猶有不及況德之進於日者乎安仁謂昭昭爲語云自昭者不見又云高明之家罷瞰其室意正如此宗膾胥敖彼三子者亦存乎蓬艾之間耳汲汲然伐之不幾於滑明乎此所以不釋然也故以明者亦祿光而已

不知便是真知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故以不知荅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知有是便未必同知不知便是知之真知不知便有知故又以不知荅之毛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不知便是真知雖云不知亦說一說

問乎汝。下倪發端之語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鮒然乎哉。民大處安於水也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民大處安於木也三者孰知正處。所處各不同以三者所處孰爲正哉不過各安其安耳民食芻豢。牛羊芻食犬豕豢食民則食芻豢之味麋鹿食薦。薦草麋則食草蝍蛆甘帶。帶蛇也蛟則食蛇鴟鴞嗜鼠鴟鴞則食鼠四者孰知正味。嗜好各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不過各嗜其嗜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麋鹿一類物也鰌與魚游。鰌與魚非二物鰌狙猵牲也猵以人腊爲雌毛嬙麗姬。嬙麗皆古美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人之所悅者色而魚鳥麋鹿不然決驟疾走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不過各適其適耳自我觀之。仁義之端

知而使天下之自為政能為物而不為物也是非之途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以上三者皆為
已言齊曰道不可知
知之所以不知不知
之所以知之明言之為
體可見今大民以
故絪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
而雜亂亦猶咸咸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
曜飛
曰予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應有知也
王倪曰至人神矣至人物萬大澤焚而不能熱不知有汚
物而無迹
河漢沍而不能寒不知有凍
寒何自至
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不知有風雷
安有驚耀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
乎四海之外。
而游心於無物之始
死生無變於己而
況利害之端乎。
雖成生之大見不動
心而況利害是非乎
李光耀曰此一段承接光而言聖人之光燭而不
耀故不知之謂神大凡人各自是彼此偏見
猶馬牛非以至所謂變通父子路人其意皆始於
知善事之一而是無之肯也知有是便未必同

是知不知即爲知無知有矣于儻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愈民體知安佚爲正厲而鱔後不然口知芻豢爲正味而麋鹿不然目知好色爲正色而魚爲麋鹿不然各各有知人物相反惡乎知正是至處正味正色哉仁義是非樊然殽亂何以吳至人因不知利害乎譬缺疑至人庶有知也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熱河漢沍而不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況利害之端乎故止其所不知則神矣

必生之說猶參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以利害入不就不違不喜求無不緣故爲事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不緣故爲事不就利不違害故不以世

言也有謂無謂未盡有言也推此義求之

不離不求 不緣道行無非道 不言有謂無謂言而

不緣道 而游乎塵垢之外遊心無始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言不

盡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我以爲其言妙道理處哲子以爲奚

若 閒長悟子曰異端之所聽焚也 焚滅也雖使黃

帝聽之亦以爲如何 長悟子曰異端之所聽焚也 而位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汝之

加焚滅 而位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汝之

仁亦大甲子近不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 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

行果見少而自多之意 見卵而求時夜 當如鷄未

而求時夜 見卵而求時夜 當如鷄未

出卵而早

日月一晝夜也 其時而呼更也 見彈而求鴞炙 炙如炙彈而未得

合也 鴞早求之以爲炙

皆早計 子試爲汝妄言之 猶言未可把作

十分真實說也 汝以妄聽之 猶言未可把作

十分真實聽也 奚何如也 此 旁日月 至人卿

宇宙 道貫古今 爲其脗合 脗猶湊也化 混其滑涽 以隸相尊 凡

人不以

只晉汨汨希昏以分想熱以勞
相尊至人皆一切罔之不忘 衆人役役
聖人愚芚 芚人知以不知知
愚芚不分渾然 參萬歲而一成純公歲而
觀只此一理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盪為物芒然而以
更無間雜 不自解脫悅生惡
死妄起私情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
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土之人
知所歸也。麗之姬。晉獻公之姬得於麗戎之國者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始者去而悔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及
既資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予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
新生乎。生寄死歸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
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新生之誤乎夢飲

酒者笑而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古今有之夢覺之間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小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子玄曰不從事于務者務仁義而仁義至焉不治
而學之也不治利害者任而自前無所疑焉也
不喜求者求之不喜自取不怨也不求道術至有
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皆謂也非
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恒謂也此非
眞性甘蘆柘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
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
聽焚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滯而聽炎至竟故
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
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備而不推明也今罹鵠方
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玅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
責同晨之功見彈而求鵷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就是以辯非皆逆
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
復爲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
之譬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疑
故尊卑生焉而清濁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
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妄之自
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駭驚于是非之境也
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渾

而一成神則碌子可以平步雲霄矣萬物
盡然以牙相絕則秋
豪可以大于太山矣
以屬鬼之例文知
先者不悔其向之斷
生又何必之可悅哉
之可悲乎
陰陽不一參差成而
一成神者通古今如
一成神者通古今如
一成神者通古今如

而卽惡焉。我固欣然信一安之。卽見以謀其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平。常卓識而不識其變。卽見幕遇之。有言能然。無係而玄同作。先者至希也。

是非不必深辯

既使我與若辯矣。既使設使也。設使我與汝相爭辯。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或汝勝而我不勝。汝果是而我果非耶。我勝而汝不勝。我當果是而汝果非耶。若不吾勝。我不若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又或我勝而汝不勝。我當果是而汝果非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倘或有一是或有一非。倘皆出於是。皆出於非。我與汝俱不能相知。則人固受其黯。闇。我。與汝見。闇。吾誰使正之。既皆昏則在暗處。不能辨。誰能辨。昧人。皆不能辨。人。皆不能相知。則人固受其黯。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不得明。自將使誰正之。

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汝者正之他是汝那邊人正不得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使

非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別的人也正不得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的人也正不得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能相知而待彼也邪。必須待彼來也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他知是個不知不知不言之道和之以天倪。天倪即前曰是不是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之天均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則不是然也不然皆兩行之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言是未必是故曰其異同不必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言未必然故異化聲之相待異同亦不必辯不用待則和之
聲之變正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不無待矣
以天倪惟和之以天鳴順之以漸行而無窮極則不特
因之以曼衍理自然之分而無窮極則不特
以天倪惟和之以天鳴順之以漸行而無窮極則不特
以天倪惟和之以天鳴順之以漸行而無窮極則不特
以天倪惟和之以天鳴順之以漸行

則是我與萬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卻
卽天倪也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
亦非無辯介然同異皆聲也無是然同異皆化
也有聲皆有聲聲者化聲若相待但聲者自有
使之有化者自無孰叔之無若其不相待不相待
則無待矣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也曼衍者無
窮之變因不違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
藏了是非而各盡其性分之分此所以窮年也忘
年則必忘爲一條忘我則可不可忘一貫振叔也
衆盡也叔於無盡之地夫宇有窮時乎亦寄之而
已故寓諸無窮

物化不可測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之淺薄者。景於影。莊子行。今子止。莊子坐。今子起。子之行止。全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操與。何其無特操與。言景之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言罔影之動所待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者邪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吾待蛇蚹蜩翼邪待者其所以然而然也惡識所以然蛇之蚹蜩之翼聊以寓言耳而罔兩問景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而行耳安知吾所待者非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李光縉曰此寓澹觀境之言也無境則不但無夢又且無影總是無待意同兩影外薄景也行止坐

起隨形而動故曰無特操言不自主也夫景本無情安知行作謂景待形而然邪則景所待之形又有待而然邪然者指行止坐起也景無意待形形之所待又屬何處畢竟無待不待指蛇蚹蜩翼和言吾待形果如蛇蚹蜩翼邪蛇腹下鱗可行也蛇不蚹不行蜩不翼不飛蚹著任力不自知況形景原相隨行止坐起任然而然也何情之有適然則然莫之然何常之有至於然然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哉泯然忘識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哉泯然忘識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哉泯然忘識

內篇養生主第三

順理者無殆

吾生也有涯涯際也盡也人生自生而至死也盡其天年而死也涯而知也無涯以有盡之思慮逐無窮之知雖竭心勞形以求之必不能得之也殆危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字指上二字說言既悟已又

養生

郭子玄曰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天最重
賢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膚者
雖復絕筋消骨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
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
而無毫釐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
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爭無極之知安得不殆而
不用哉已用於知而不知日夕爲知以救之斯養
生之所困而必到者也忘而用之者眞大殆也必也忘所忘而忘
所不忘忘所忘而忘所不忘忘之又忘忘與不忘爲一忘而一之
之日爲閑然與至當爲一矣一而不一不一而一又奚
庖丁解牛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梁惠王也手之所觸。手用刀則肩有斜勢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膝之所倚。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數者皆以身就牛而言砉然嚮然。砉嚮皆以聲言奏刀騞然。騞然四句盡出一箇宰牛的人嚮然皆是用刀之聲却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決也奏刀進刀也莫不中音。音皆合桑林之舞。桑林樂名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首樂名合於桑林經首皆樂之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文惠君曰。譆善哉。譆歎辭技蓋至此乎。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釋其刀而對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忘於技非徒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見其理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三年後間故也方今之時。當是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止而神欲行言官能雖止而心所理依然行之也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批擊郤間導窾虛因其固然之理而解之也技經肯綮之未嘗。技經肯綮皆筋骨之會未嘗猶不曾也而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良庖不能保其刀之不折也割也折也更改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族庖不知更刀之故也今臣之刀十九年。十九年言其久也所解數千牛。言其多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磨石也言刀刃之利如新磨出於硎石也彼節者有間。節骨節也間空隙也而刀刃者無厚。刀刃薄也以無厚入有間。以薄刃入空隙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恢恢寬大貌遊刃運刀也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不更刀而刀刃之利如新磨出於硎石也雖然。雖其刀刃之利也雖然其刀刃雖利也每至於族。族筋骨之交結處也吾見其難爲。難爲難於下手也怵然爲戒。怵然恐懼貌戒謹也視爲止。視爲目之所注也行爲遲。行爲手之所運也動刀甚微。動刀甚微言運刀之細也謋然已解。謋然解牛聲也如土委地。解牛之後肉與骨離如土委地也提刀而立。提刀而立言解牛已畢也爲之四顧。爲之猶言爲此也四顧視其解牛之處也爲之躊躇滿志。躊躇滿志言解牛之後心甚得意也善刀而藏之。善刀而藏言拭刀而藏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養生猶言保生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梁惠王也手之所觸。手用刀則肩有斜勢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膝之所倚。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數者皆以身就牛而言砉然嚮然。砉嚮皆以聲言奏刀騞然。騞然四句盡出一箇宰牛的人嚮然皆是用刀之聲却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決也奏刀進刀也莫不中音。音皆合桑林之舞。桑林樂名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首樂名合於桑林經首皆樂之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文惠君曰。譆善哉。譆歎辭技蓋至此乎。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釋其刀而對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忘於技非徒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見其理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三年後間故也方今之時。當是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止而神欲行言官能雖止而心所理依然行之也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批擊郤間導窾虛因其固然之理而解之也技經肯綮之未嘗。技經肯綮皆筋骨之會未嘗猶不曾也而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良庖不能保其刀之不折也割也折也更改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族庖不知更刀之故也今臣之刀十九年。十九年言其久也所解數千牛。言其多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磨石也言刀刃之利如新磨出於硎石也彼節者有間。節骨節也間空隙也而刀刃者無厚。刀刃薄也以無厚入有間。以薄刃入空隙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恢恢寬大貌遊刃運刀也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不更刀而刀刃之利如新磨出於硎石也雖然。雖其刀刃之利也雖然其刀刃雖利也每至於族。族筋骨之交結處也吾見其難爲。難爲難於下手也怵然爲戒。怵然恐懼貌戒謹也視爲止。視爲目之所注也行爲遲。行爲手之所運也動刀甚微。動刀甚微言運刀之細也謋然已解。謋然解牛聲也如土委地。解牛之後肉與骨離如土委地也提刀而立。提刀而立言解牛已畢也爲之四顧。爲之猶言爲此也四顧視其解牛之處也爲之躊躇滿志。躊躇滿志言解牛之後心甚得意也善刀而藏之。善刀而藏言拭刀而藏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養生猶言保生也

而不以目視。閘與官知止而神欲行。耳目之官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依乎天理。依其天然之理。解牛之時。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謂目不視物。官知止。而神欲行。謂手自動刀。任其神妙。解牛之時。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謂目不視物。官知止。而神欲行。謂手自動刀。任其神妙。

大窾。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導者順而解之。因其固然。骨肉之交際。骨肉之交際。

批大郤。大郤。骨肉交際處也。批擊物之處也。導大窾。空缺處導者順而解之。因其固然。骨肉之交際。骨肉之交際。

空窾皆固然者。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我之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骨肉相着處。而況大骨乎。

良庖歲更刀。庖之善者一更刀。歲一更刀。

割也。以其用刀稍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刀亦易損。

族庖月更刀。族庖。衆人之爲庖庖之劣者。則

折也。以其研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今臣之刀。用十九年。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我之刀用十九年。所解牛雖多。而其刃若新磨。

彼節者有間。牛之骨節有間。

而刀刃者無厚。我之刀刃。

以無厚入有間。以其薄之刀。遊其間隙而

之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我之解牛雖曰以遊刃於其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我之解牛雖曰

一轉語意味深長

不多而足若新發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牛之天然腠理也大窾大郤因其固然批大郤導大窾也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微礙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忧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忧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其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善刀而藏之

善刀而藏之

貴順受其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公文姓軒名右師若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獨也刖而獨存一足也天與其人與。天生之始已如此耶曰天也非人也。由於天非人所使天之生是使獨也。天生人刖之耶曰天也非人也。由於天非人所使天之生是使獨也。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人之貌有與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有兩足相並而行也相並曰耦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又借澤雉喻人生處世遭境窮多如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飲啄之難也不蘄畜乎樊中。若養於樊籠之中則飲啄得之物皆足而神雖王。王旺也不善也。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嬾不願如此神雖王不善也。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陸云星曰右比官名介乎曲右之間乃尸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後貪心不止終陷虎口而死非道於鈐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為予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若右師雖然天成然常人不刖而彼獨刖之若天刖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耳蓋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著外物以蓄其神漠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蒭以神雖王而日有警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

秦失弔老聃

老聃死。秦失弔之。秦失宋本作佚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故以然荅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弔而三號非薄其友亦只以然荅之始也吾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今
爲才足此第子所以
疑其非凡友也。紹
以爲其人忘從若師
若皆稱師之道人見
其老者少者皆悲而
天注之不能安時處
順所以知其非人也
蓋必有不蘄言而言
不蘄哭而哭者。而
不蘄之而至也。
然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無物之
人之所以會之也。有情刑感是遁逃其天理以
倍棄其情實而忘
其始者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如此皆得罪
於天者故曰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然而來
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適然
而去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隨其時而順之則
來不足樂去不足
哀樂不能入其心。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天也。縣心有係
着也。知天理之自然

而出則忘生
爲才足此第子所以
疑其非凡友也。紹
以爲其人忘從若師
若皆稱師之道人見
其老者少者皆悲而
天注之不能安時處
順所以知其非人也
蓋必有不蘄言而言
不蘄哭而哭者。而
不蘄之而至也。
然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無物之
人之所以會之也。有情刑感是遁逃其天理以
倍棄其情實而忘
其始者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如此皆得罪
於天者故曰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然而來
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適然
而去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隨其時而順之則
來不足樂去不足
哀樂不能入其心。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天也。縣心有係
着也。知天理之自然

養生主

生之術謂如以薪出火指其
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開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木窮
火傳之說矣
見其盡仰此何以了然作之說矣
陸西星曰夫至人無思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
老子云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嘗以其薄次如
非夫秦失以正意答故明然之如說老子云而老子
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
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哭者自至遍天理倍人情忘其未
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遍天理倍人情忘其未
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
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
者謂之遍天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
戍而不可易者兩禰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
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保念於是生而
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來去
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子而戴
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
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已者如此則看
之解矣帝謂天帝縣如倒懸之縣帝圃神之藏

亦未嘗以成生歸人人自縛之已則帝之囚自解矣今人謂成爲
而天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卜在大庇廊中
一氣混淪前續不斷滅於東而生於丙喻如大烟
得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
彼自古及今會見有火盡時耶薪喻四大火喻元
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爲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
彼火達觀
以無變於元生之故矣此泰失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內篇人間世第四

仲尼誡回救衛亂

顏回見仲尼請行。欲適他國曰奚之曰將之衛。之字訓往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言於春秋其行獨。少年自用不恤衆賤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以國家事爲戲而輕用民死輕民之生而戰賊之。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其國中死後見澤若蕉。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莽也本是若澤若蕉文法也民其無如矣。如往也言無所

歸往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亂壓就之。往而醫門多疾。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顧以所聞思其則。顧以所聞於夫子者思所以處之之法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庶幾其國可安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夫道不欲雜心貴純一不欲紛雜雜則多若有所容心則在我已雜便多端了多則擾多端則憧憧往來朋中便擾亂擾則憂憂則不救。汝且自若何能救人古之至人。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其在我者已定。若所存於已者不免於雜多擾憂之病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自救不暇何暇暴人之行以救人哉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自然也知私智也且汝亦知德之

所由蕩失而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喪失故向德蕩所由起乎哉德蕩乎名總有用智之私則爭競名也者相軋也知出乎爭總有用智之私則爭競名也者相軋也名祇以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爭愈不已器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二者皆凶事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道也且德厚信矣未達人氣矣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令名厚德即實德也我雖有信而未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令聞人不與我爭而未達彼人之性氣厚也厚德即實德也我雖有令名

君而被其國乎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暴順此而惡逆暴稱也彼能君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固自有厚言美言色來信而實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若唯無詔王公汝今日惴無告王公則已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言則彼必將乘汝之隙身而以智巧鬬汝求勝而目將熒之汝於是時爲其所困則目將熒熒爲而眩惑而色將平之顏色將靡靡爲以求平口將營之口將營營爲以自解容將形之將將爲以爲養心且成之心且曲曲爲以順成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增多其惡順始無池本凶暴又得勝汝其氣旺是大救大水救水也順此而往則其惡愈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汝未有以信於人而欲與之深言則交淺言深必爲暴人所殺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桀紂殺此二人皆忠臣是皆脩

其身以下偃拑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此二人皆僞其身以
愛民爲諫不知上不愛民而我乃下而
偃拑之是下拂其上也偃拑訓爲義故其君因其
偽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惟其拂上故得因其好僞而排擠之曰是好名之人也
晉者竟攻業技胥教爲攻有鳥業技胥教有
皂皆是寓言國爲虛
爲國爲位墟且身以刑戮而死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
爲死爲屍兒
實無已三國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
兵不止而求利無厭實利也是皆求名實
者也故堯禹深惡之曰是皆而獨不聞之乎汝不聞此事乎
求名利者也乃伐之耳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求名自利之人雖
堯爲且不能堪而況
若乎況汝不過聖人而可以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求其名可以有其實乎
語我來辯然汝之欲往必有所
用試以語我來語助也顙回曰端而虛言我

謝中其言辭不以為肅而內已耐而以為出古人不因居也故曰與古為徒道虛不專動靜不違義故以為可太多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言此三者皆自己法太多於己不深深究也言不德之也以此行之天理人情兩盡然固亦無非然止自免而已胡能化人歸心言悅衆心非無心也關雎者正言以求之也而猶不免憂窈窕之也而況不免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乎謝

內直者與天爲徒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爲徒若夫
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與天爲徒則見人
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我以天言
其爺其哺一任自然豈敢以已言自私斬乎人之善我不善我邪若然者人
子童子者純一未雜一聽於天不以已私與之者也是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外曲者委曲依人擊跨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外盡擊跨曲
人亦無疵焉不與人違異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人之所爲者人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上比於我亦無疵病
是之謂與人爲徒能與人合成而
者稱道先王猶古爲訓人
者也謂之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誡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則言皆有欲信非出自己然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直於古人故人是之謂與古爲徒然然古人聽之而不爲訟今若是則可乎如此可以說仲尼曰惡惡可亦其不可太多政法而不諜政事也法方法也諜安也政法所雖固言事用方法太多於不安便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雖然如此二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夫胡可以及化安可以猶師心者也此其病在何處蓋以三者之說皆是師其化人有爲之心便非無爲之道

郭子玄曰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罔者人君之用罔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賽路故君人者之用罔輕用之於人也人者以罔畫乎澤若庖舉罔而輸之於地不可勝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

不得其人而自言守宗通其致疑而不能一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故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知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脩於事才以名歸物而忠虛遣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治之所以橫止者爭奪故名知者世之所以窮名故也知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名善也名不善也非名善無以相軋知用則爭興故名知而已耳所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因緣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發於天地不逆故德音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猶人者人必反菑之也苟能說賢而暴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說賢而惡惡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

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營之使人
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
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已以從彼也名
之曰諂多適不能教乃更足以成彼之惡也順始
無窮非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
厚為害也龍逢比干屍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
故其君擠之不恤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桀君若
叢枝胥敖有屍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
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
與衆攻之而後乃散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
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惡而不二也惡
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
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
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籍而乃抑挫之以求
從容自放而遏其修心蝕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
其本意執而不化卻汝之端虛執一外合而內不
營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
為徒言物無實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
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名依乎天理能已性命
若嬰兒之真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

劉質夫曰而目將營之色將平之兩語深一時流離之狀此時方忧然失其為我方遽說求過之不能況暇與之辯口行管之家出口而不能但經營物間正是皆處容將形之雖來言而依違所以至有傷敗多矣

之

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若與古爲比言次於今而比於古雖是常然有親貴之肯然寔無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實耳雖未弘大於正不見咎責然於此則未以其快三緘以遏彼非絕心而付之天下也

仲尼論心齋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回更思其則而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齋之爲齋也汝齋一其心吾將語汝有而爲之其易邪。汝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有則爲之亦豈易邪易之者。瞥天不宜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非自然故與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茹食也五味皆曰葷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祭祀之齋在內心齋在內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若一志心齊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勿以耳聽而以心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勿以心聽而以氣聽則無物矣聽氣聽以心則外聽止於耳耳而不入於心心止於符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即此虛字便是心齋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道集虛為道矣故曰惟道集虛

李光縉曰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蟬天自然也有思必齋有為必成故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文中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符即道家大符之符氣謂氣息息微則靈閉微也聽之以氣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無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仲尼論虛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言得教誨也未得教誨之時猶然）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汝所言盡其理矣）吾語若（汝也）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游一以無心處之不爲虛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言則與之言）不入則止（不可與言則不與言）無門無毒（語默凶人而已無與）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混以不開一門不發一藥）則幾矣（則動以天於道不其幾乎）絕迹易（切屏去絕迹此却易事）無行地難（然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然之一爲吾所居而寓此心於若不得自由之中）易以僞（且人處世欲事事不爲一僞）爲人使易以僞爲己（人慾所役則爲人使易以僞爲己）無行地難（唯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爲難）

物不知矣不知
而能分人同之處一任之疑以僞唯其心而聽造物之
所使則無所容其僞閒以有翼飛者矣
之行也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鳥之飛必以翼無翼而飛便是
陳說為行而不
有人言無翼而
有翼為必然故
明其僞者然
降以有知為知人之當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
知此則造道之妙矣瞻彼闋者以虛室喻心視
彼空室之中終有
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虛室生白則見虛中自然生明
生白即生明也吉祥止止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
華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
是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我終容心而不能自
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
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夫惟使耳目內通而
無聞無見外於心
而無思無爲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則此心之虛與鬼神
通何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是虛心無我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禹舜

之所紐也。如禹之所見其大拒紐止如此。伏羲几遽之所以此行而終其身。而況散焉者乎。而況散焉者乎。而況散焉者乎。

几遽古帝王名

陸西星曰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若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貶其名一汲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然一囚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厚然於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門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笑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跡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

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勿以僞爲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能以僞爲難以僞爲難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若此等之人間見罕儻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爲處幾大抵只一虛此心爲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闋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舉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者參以人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爲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即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斂藏於內心知之思屏熟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爲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和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神禹舜法此以爲樞紐伏羲几蘧行然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

而無所汩汩無靈一處之以不得已焉則幾矣幾十應則幾乎幾十應則幾乎幾我也絕迹人卜重繭此蓋不仁而絕迹則易行而不實地則難實人使則有我假易爲僞天使則無我假難爲僞夫聞不以知知人之行不以辯辯天使之爲不以辯辯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虛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恬志繕此無繆矣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沉之類蓋人心自止而情視以爲不止是猶之馬伏櫪蟲而自蠢子是謂撥歌山林然遊事撥馬夫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內心知之思屏熟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爲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和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神禹舜法此以爲樞紐伏羲几蘧行然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

凡遠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請問免患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子高葉公之字諸梁其名也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言使齊之事甚重難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不急齊之待使者雖有禮而匹夫猶未可動也況諸侯乎匹夫之相與叩應之不即斯急所叩之事其應常緩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所以懼而懼也子嘗語諸梁也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無大小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寡鮮也不道不言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以上皆述孔子之言吾

之費無救清之人者對大而不思凉明其所譯論薄也所譯論薄而內務欺外背誠事之蠹莫甚之為也事未成中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結於外故曰生而可解於心者自然可解也無所結不可解也無所成此病事理會事已成此病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人臣至於如此實難搪當子其有以語我來子何以教我也來語助辭

陸西星曰業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楚使業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卿隆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懼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

大小鮮不遺以懼而成者若不能尋其懼心則事
故不成不成則使不辭職而人道之患悚矣其身
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喘吻之患
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誰有德者能之乎
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和而不美暑不扇
大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病今吾制受命而夕飲冰
清者以此食滌自覺無病今吾制受命而夕飲冰
意諸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行事之實而已
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
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教我

仲尼詔葉公安義命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成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其一命也性分
之固有之當然職分之當為者曰義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
於心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

者有死以傳言者橫以蔽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
臣是也引法言之一言難盡聽時之
過宜而勿傳也必有
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則以於全也以巧制
力者本其計戰次於
悅之情幽室後則不
復循理也以禮節
者為事有分別行
次準確無所不至也大
此皆至之勢也者
風民也汝之間
是之謂大戒此所謂大綱大法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恐吾愛其親
其道惟父母之命不敢擇地而安之
斯得為孝之至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既無所逃
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卻是自家合做的事不敢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成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然忠孝皆在己心苟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任他哀樂不易施
得我但知其不容人為而為盛德之至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亦
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但得行吾有事之實盡吾分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所當為而已蓋不知有身也

其稱至於死生之異亦無
足以累其心也
先可奈何何報悅生惡死哉
夫子其行可矣
行而
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
上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忠
之愛此下教以為使之通變
白也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其交在外國則符信易散必托使
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方可傳事
遠則必忠之以言
故言必有
人傳道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
然傳言之間其兩
喜兩怒者最難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以喜應則其說好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若以怒
則其說不好
此皆
古今人情好
事者喜增過實
凡溢之類也
妄
凡溢言過實
妄則其
辭又多過當
妄則其
信之也莫
妄則起人之疑故聽言
皆莫然不信莫致疑說
莫則傳言者殃
聽言之人
當任其所能少責
今人聽言多
心上一揣已以量
人之寡物以為
所惡而勤深求之
不度物之事故以
怒則其說不好
凡溢之類也

常科貢 無傳其溢言 其言語過當 庶幾不可傳 則幾乎全 庶幾可以保全之言

且以巧鬬力者 此下又教以事當慎始以巧鬬力加今戲劇格鬬之類 始乎陽

常卒乎陰 陽喜也陰怒也其始不過喜而其卒至於怒而相擊 泰至則多

奇巧 何者蓋戲太甚則多有過 以禮飲酒者 相與而飲皆以禮也 始乎治常卒乎亂 初終秩秩始乎治也卒之 泰至

則多奇樂 何者飲太甚則其為樂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 凡事亦然始乎諒

卒乎鄙 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未嘗不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 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故然焉苟簡從事而其終遂成一件大事不可收拾 言者風波也 夫作事謀始必先行言之所興亂之所由興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 行者實衷也 行之所由喪也成言 夫風波易以動

風波則易以憤懣實寒易以危忽
忽設無由巧言偏辭矣然經之作也非必
獸死不擇音當如此文之獸急之窮地急急盡
不擇然音彼巧言爭競之人則然矣
語者類是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怒爭
很戾之心並生
勉核太至心行艱險勉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人皆法其
生不肖之心以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或時至於相成相賊亦皆
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為怒所使而不自
知又何暇計其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故為使之遷言必論其所
之可則若之何耐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
遷改事之成言論其自然而已不可急喜勸成過度
益也終起個過當之念便是
有求益之心此使不可遷令勸成皆是

過度之念則其
某事也必危美成在久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
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
交之然後惡成不及改若一言僨事衝心生厲可不
其言可入惡戒改悔何及
慎與此意說謂要相惡甚易要
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且夫乘物以游心託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吾子若能乘物理之自然而游
心於無物之人託於義命之本
不得已務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何作為報也作為而後
之中使不偏不倚斯其至矣
錦報於君耶作為
過度以來益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便是辦
能之事
焦竑曰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亡而
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以身忘
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幸之
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悅
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

若命須漢云以此
可奈何非衆誠之訓
怒之言而不敢違者
始耳報以力者如鵝
人之相與如子借予
大者只必予也大
人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于虛也

蘧瑗論傅太子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即蒯聵出奔晉山心）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指蒯聵）其德天殺（殺如殺人之殺言天薄之使無德也）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方法度也言縱其所欲）與之為有言則危吾身（若欲救正之則是知人之過而不知其過必先及我）是知人之可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彼之智適足以蔽於他人過失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若然者吾奈之何無如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平戒之慎之（不可以為易而忽之）正汝身哉（且先自家身上理會）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雖然之二者有患（雖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則晝立小異耳目動作之間）其發外也（其發外也）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則（其發外也）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則晝立小異耳目動作之間）其發外也

此二者猶隨而又不可與之和不然
覺有病 就不欲入 為故曰不欲入 和
有誘導之心又不可制 形就而入且為頓為戈為
為驅就而入若一味使洪溟用入無門 心
為驅家使放倒了且失而為與為為 為
為妖為鬼且失而為諱為名為 彼
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
無町畦 無町畦無畔岸也 彼且為無
畫也彼方如此無涯 崖亦與之為無崖 無涯
畫處如 達之入於無疵 到其化
躍然則 無道之咄 法當如是 汝不知夫螳螂

虺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洪衝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不慎邪

僕緣木僕盡力攀登而不敢入連拊而去之一則其馬必干其身首上害絡川脈之類毀碎其身首上害絡川脈之類而至則所以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所以愛皆忘之矣亡與忘同可不慎邪連發三箭欲使帝心釋然後解連之諭可傳也

劉辰翁曰彼且為嬰兒六句應形容而不欲入連之人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張四維曰彼且為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意拊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兄有效虺卒然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若不審愛不盡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蝗蜘之怒皆當輸耳

匠石圖　郭象曰既已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殘匠石也弟子不以殘匠石而以為社自是匠石之所取於繩用而已匠石則社自宋者耳此本末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哉言其為社而已匠石之所以為社不亦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伐病乎

匠石夢櫟社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櫟木名社之中有此櫟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樹身之大可以蔽千牛以手量之絜百圍馬又以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其大之極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仞高之極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舟其旁枝尚可為舟其大可知觀者如市觀者甚絜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匠石不顧而行弟子厭觀之弟子厭觀之至於厭足而後走及匠石走而追及其師因問之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材材木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問其所以不視而行之故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散木乘之木以為舟則沈用無以為棺槨則速腐二無用以為器則速毀

陰門屋曰以為柵則
況為棺槨則速朽為
器則速敗門戶則液
樠樠而此為柱則蠹
不測所用以故歷年
多而成形大也匠石
歸而社樹見夢言汝
何引予不材惡乎比予
說特比予文木耶天
下之木不以文伐者
無幾矣今夫樗梨橘
柚果蓏之屬果蓏一
人用也城門甚則剝
則辱此以其才能自
苦者也故不得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折於
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已且予求無所可
用久矣幾
速毀之無用以為門戶則液樠樠其液出而不
慘慘然也四無以為
用柱則蠹不成材之木
用故能若是之壽故歷年多而成形大匠石歸
而櫟社遂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汝謂予不材
於匠石之夢而櫟社遂見夢匠石歸櫟社見夢
惡乎比予哉若乘
木耶則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
比予於文木耶汝將比予於文理可觀而可為用之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皆文木而可適人用實熟則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然生成熟時日剝則辱而枝盡為人推折此其以能苦其
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是以其可用之才能而害其生故不
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自掊擊自傷也此莫
可用自傷豈惟木道夭折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
予求無用久矣幾

汝以有用而為匠哉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其生也使乎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使我若有其生也所以全其數幾滅於汝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乃今始得以無用為大用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汝雖人我雖櫟且汝雖人我雖櫟皆天地間一物之安能至此大乎奈何哉其相物也汝何獨以物相議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者不能自全汝雖有用亦幾於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於之散木匠石之覺而診其夢弟子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弟子訓此木若果無用診占也而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汝尚密而勿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汝不為社幾有翦乎且彼縱不為社亦不知己者詬厲也而以義喪之且

子綦論大木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地名見大木焉有異大異衆木結駟千乘隱蔽其旁可以庇數千乘者其大知東日陸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之，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三日狂，而不已。

千乘隱將芘其所蘏（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者無不以蘏芘之蘏芘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始而疑其異）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拳而熟視之其枝則拳曲而無用）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根則如輪軸之解散）棺槨（音郭）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其葉則青而無用咶以舌舐之也）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其味則臭而無用嗅之酲醉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然則此木不材之木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爲大）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全其不材而已）宋有荊氏者（荊氏地名）宜楸柏桑（宜楸柏桑皆木名）

其拱把而上者（拱把言其小皆亦以此）求狙猴之梪者斬之（梪柔而亦有大者）

耳故以門神人以此不而上則謂其可以
材判氏地名伐樹也爲俎俟之樿而伐三圍四圍求高名之利者斬之
覆屋棟也樿傍斜也四圍則謂其可以爲商門之屋
用也此地所宜之木伐或七八圍伐惟其
或無把代文三四圍樿而伐高名作高明大宗也七圍八圍則謂其可以爲棺木
可用所以自閑故曰此材之累也自顧凡
爲寄託累視累此二
若心妙選群能無後
用祭此在巫視亦知
其不材者全矣之全
稱如此
用所以自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
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古巫視者書名也解之
言以爲牛白顙者豚顧折
而鼻高者與人有痔疾者皆不可以之往
人之大祥大吉謂厲
世之道友忘情才揚
己被寓言吳木以無
用自全非謂必養無
芒然如聲死如附聲
者而後得覺於禍也
之家求禪傍者斬之七圍八圍則謂其可以爲棺木
伐或七八圍伐惟其
可用所以自閑故曰
此材之累也自顧凡
爲寄託累視累此二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惟其有可
用所以自
稱如此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
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古巫視者書名也解之
言以爲牛白顙者豚顧折
而鼻高者與人有痔疾者皆不可以之往
人之大祥大吉謂厲
世之道友忘情才揚
己被寓言吳木以無
用自全非謂必養無
芒然如聲死如附聲
者而後得覺於禍也
以知者矣此在巫視亦知不材者全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
之所以爲大祥也夫不材故全然則人以爲不
祥者乃神人以爲大祥也
呂吉甫曰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樹
桓夭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

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容故無用而用以之遍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圖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人以無用得全 上二節以木喻此節以人喻

支離疏者 支離肢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 頤隱於齊 齊與臍同臍下而至腹胯其身 會撮指天 會撮會合其髮而撮其指也古曲也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反出於頂上 會撮指天 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 兩髀爲脇 兩髀股兩邊也脇曲身下則髀似其脊 挫鍼治繡 挫鍼針衣也治繡浣衣也 足以糊口 足以自給其食 鼓筴播精 鼓筴以筭播米也 不鼓不筴播精米故曰播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上徵召武士則支離能攘臂其間而選擇亦不及也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

以人鑒乎

有當疾不受功上有大之後則支離以上與前篇意
殘疾之故不任受役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及與病者粟則支離
又得粟與薪最多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以天年夫支離其
大之全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以天年夫支離其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大之全

郭子玄曰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時製無用故
不自窮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於役故也
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鼓功名於群才與
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
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楚狂謂孔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楚化教以其言亦有至
理但以況孔子則大不

然曰鳳兮鳳乃聖世文明之瑞物何如德之衰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特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滔風於二代耶則来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世治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世亂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方今亂世僅以免於刑戮為幸耳烏可有為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載而受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殺身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言休休乎何必假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殆乎危乎自拘束以自苦如是也而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汝既迷其本来光明之性而行於世而有傷乎吾行郤曲無傷吾足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避得無傷吾足而不可行乎

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而自取戕賊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而自取煎熬桂可食故伐之桂以味辛而見伐漆可用故割之漆以玄液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者之爲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爲身害也

李光緒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世亂得苟免於刑安矣暇他求乎免刑全生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身之禍而不知避館人以德則未能真乎道盡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曉其所無傷吾可行之足木生全之行御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木火桂漆之見伐皆不知身應求名招禍者之譬嚮嚮社商丘之木以不材全其氏櫛栢之桑以材故天斧斤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不祥者所以大祥也支節也離不合也蹏不親也皆與世無偶之意木以直寇火以膏煎桂以食伐漆以用斲嗟嗟士君子涉亂世之末流不韜光斂跡自貢材智鬼

昭欲買名聲於天下其
遥諭稱何可勝道哉

內篇德充符第五

王駘守宗保始

魯有兀者王駘兀斷足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即下文中分魯者常季間於仲尼曰常季孔子弟子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言魯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虛而往實而歸而往從之皆皆有所見而歸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然而有得矣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豈固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不可見能使人心感之而自化成者邪是何人也是何等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夫子指王駘丘直後而未往耳我欲往見之特

尚遑丘將以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如丘者且非師之況他人乎

夫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豈特魯國丘將舉國也天下之人皆亦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勝也彼兀者其與庸

亦遂矣則與常人相去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如其用心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死生大事而比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遷雖天地

不隨之而變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明乎其無假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主張萬化命於不始有物之先而執其宗者也宗本也始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萬化即異也

膽楚越也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爲膽膽不可爲肝猶之楚越

自其

中知以下至於昏蒙皆不能然然此則于我而不明于彼者耳

后者視之根宗即同也萬物皆一也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

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既同一根宗則不用一原耳耳亦可視目亦可

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而遊心乎德之和不知所宜則隨合為一無所分異而遊心

物而不化也不化也者與天地四時同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遺既過

而得未嘗遺亦莫非一而遺未嘗減視遺其足猶

遺土也視喪其足猶土之自遂墜而不知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彼之謂不言之教不言而人自化也仲尼曰彼

爲已脩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不過以其知覺

之心定心也故人莫取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而取鑑於止水亦以止水定故也

彼之謂最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是常心也衆人皆有之物何爲獨尊

其本然之心常心耳物何爲最之哉

而不司無物而不同則能鑑衆形心則先生變化無往而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地則雖松柏何以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受命於天則惟舜獨也正何者幸能正其生以正衆人之所生非舜所以獨異於衆人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此以松柏之喻如人保始之驗無懼為故以一勇士而雄將

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受命於天則惟舜獨也正何者幸能正其生以正衆人之所生非舜所以獨異於衆人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此以松柏之喻如人保始之驗無懼為故以一勇士而雄將比王貽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養勇以無懼為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故以一勇士而雄將入於三軍（音服）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自要自信也彼勇力之士將求名而能守此一信者且能不變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況守宗正性之人於保生若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曰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灰者乎以無形司有形而手足之六骸而以耳目為象得焉不用其徵也豈不

者非為止以求止也能一以生而命物化一其智故王駕之乘衆人自之所知而心固未嘗以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擇日而登假不待時而逝不俟命而行不引物使從已而自從人則從是也而人自從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道岸何嘗以人之從不從為

事乎正應上從遊之多意

劉元承曰遠外也雖天地覆壁亦且與之相為升降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化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休疑獨曰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蓋萬物曰府萬物萬六藏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惑心存而不與形俱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朱得之曰彼為已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善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為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分比亦見常事之所造矣

申徒嘉安命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伯昏無人
古有道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嘗與別旨而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申徒
我止嘗與別旨而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此二句迷前日之言今我將出而子止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子可以止即抑未可以止即欲使必不並已也且子見
執政而不違執政子產自謂也子見我而不避而與我同出入子齊執政乎
子齊同也則子固與執政同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
此哉先生之門乃論德之所非計位之所豈知有執政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而卻否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骸也言不可觀省而欲棄捐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骸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必若眾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慶先者少也昇古之言計若子矣所及在敬中夫利害用攻則天下皆并也自不過身心知與物同波者有海於斥之渡中耳雖張設之出罩豹之所謂夫免於中地則中物不中惟在命耳而況言者各行其所思而不知命之自爾漫乎予矣之言者月以為巧欺然多已重不免則自恨其後人者也乃子自誇執政之責而先已後人責我賤物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心境明則物欲之為物欲所垢不得而附之止則不明也鏡不明故也夫人父與賢人處則心器者則心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骸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必若眾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慶先者少也昇古之言計若子矣所及在敬中夫利害用攻則天下皆并也自不過身心知與物同波者有海於斥之渡中耳雖張設之出罩豹之所謂夫免於中地則中物不中惟在命耳而況言者各行其所思而不知命之自爾漫乎予矣之言者月以為巧欺然多已重不免則自恨其父與賢人處則無過失今子舉於先生將求而猶出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以廣大其見識也言若是不亦過乎非過失而何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既矣乃矣猶與堯爭善能為善能如堯乎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計子之德何不自顧省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嘉復之曰若自述其過則以不當存為吾足之不當亡者眾矣不狀其過以不當存為吾足之不當亡者寡不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皆不免則自恨其後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而志傷神陳榮枯能達命之情者忘其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動靜神會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聊自寄耳而穢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矣

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中

夫天下之道無所必中之地

彀之中央乃羿所必中之地

然而不中者命也

中央而不中皆命也幸亦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愚矣以不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今天下不知命反以全足而咲吾不全足者愚矣

我怫然而怒

我始也怫然而怒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既而遊先生之門則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

吾不全足者尋不知命而怒斯又知命矣然而反者見全人之知命遺形故疑何為之怒而復若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寫能同又知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吾與先生遊十九年先生忘形而未嘗知吾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乃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今吾與子同德而遊於形骸之內子乃以形交而索我於形骸外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子產

知吾凡皆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且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亦不過哉子無乃猶有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於是子產改容稱謝曰子無乃善服善而譽之之詞

諸伯秀曰申徒安命而忘凡德充於內皆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卻凡心猶乎外若不明乎內也

不當己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足申徒淪凡之存亡言人之處凡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凡出於非罪者也遊并發中莫非中地談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豁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和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暇怒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叔山無趾善全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見繼此

仲尼曰子不謹前子不於前既犯患若是矣既犯刑患矣雖今來何及矣

自生而許之斯輕
用其身而不知務也
故五藏相攻於內而
手足蔽禦於外也猶
有曾之有存言則一
足未足以結其德明
夫形骸者逆旅也生
其於謹行其自生斯
務全也夫天不為故
故能常存使天地而

輕今悔之何及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生世本自然吾惟不以自然之道謹守足蔽禦於外也猶有曾之有存言則一足未足以結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生故曰暫住其於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故故能常存使天地而為重無趾以謹為輕也今吾來也猶存尊足者存吾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自我自救其德吾是以務全於重任自止也夫天地無不載自我自救其德吾是以務全於重任自止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自我自救其德吾是以務全於重任自止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自我自救其德吾是以務全於重任自止也夫天無不覆

人血肉也逐至平泰人之所為矣天師以何得者平泰然自己故人而遂物於外者求平非常之名皆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平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事必由於邪禍者非為幻怪也而平泰之與必由於禮斷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繩奈何以為已之所悟也謂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免於至人之論耶彼何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孔丘其未聞至人之論耶彼何

賓賓以學子為彼何賓賓然恭敬以學于子為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彼且汲汲求以非常之名聞於世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不知至人反以名為已桎梏者名之累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何不直使以死生是非混合為一而以是解其好名之累庶幾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乎能解之天罰之不可逃與之以追安可解之哉

陸西星曰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免於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禪補頭上安頭此純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對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

老子名則就能之名
此或假名者影響也
則若形之桎梏也
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人其猶未一乎何實實兼歟以學於子焉也彼且善救惡救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之被
以是爲已之桎梏然蓋桎梏乃手足之不無之用被
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累幻異常故至
人無已望人無名異有名者桎梏必欲桎其
人無已望人無名異有名者桎梏必欲桎其
桎梏又復反其所見之異皆而同於一以生
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條以生爲一貫然後可與
也以一貫之生望彼天刑之人
可與一貫之生望彼天刑之人
法皆是幻化去絕不解何謂天刑加人
直是解粘去縛不解何謂天刑加人
常懸不解何謂天刑加人
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
根荅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李先紹曰大抵天刑之謂在謹與補生本自然何
俟于謹刖足非七何俟于補其謹也乃所謂輕用
也其補也乃所謂桎梏也況名其是而務謹之益
則無是名其非而務補之始則無非有是非然後
有名無是非則無名故務全莫若去名去名莫若
一次生齊可不可一條一貫亦視所一之說已

哀公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使民服孔子對曰政其在選賢乎哀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不與小人圖事則小人不得親焉君不與庸人圖政則庸人不得進焉君不與佞人圖富則佞人不得用焉君不與讒人圖謀則讒人不得興焉君不與貪人圖利則貪人不得行焉君不與暴人圖威則暴人不得施焉君不與淫人圖樂則淫人不得入焉君不與六者圖之則六者不得至焉君之所與圖之者則君子也君子也者則民之父母也民之父母而民不親不愛不利不畏不敬不服者則君之過也

仲尼與哀公論駘它

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姓哀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足以係人之思）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爲人妻）寧爲（下缺）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爲人妻）寧爲（下缺）而未止也（足以係婦人之思此即所謂婦人女子亦知有司馬君實之意未止）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不唱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責權以濟乎人）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爵祿以飽人之腹）而不唱（不見其能有事）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且而雌雄（下缺）

手前然而天下之人皆合乎前而未質成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必有爲而可驗與寡人處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其況求慨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及與寡人處尚未及一月寡人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尚未及期年而寡人卽有意何哉之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卽深信之無其本若是夫卽好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以國政而任之爲宰悶然而應彼乃無意而荅汜而若辭心無係著而若有辭避之意寡人醜焉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曾無幾時辭寡人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寡人失左右手若無與樂是國也若無人可與共事此國之樂也是何人者也是何等人哉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以使楚適見豘子

成群之說論語鄉黨一篇大夫與之處言而不能去與婦人鄙夫之言之語雖合乎前后千大婦人鄙之者無也戰而死者不以其道也之以不義之名以行即著以雪其父之仇即所以自伸也考仲尼稱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周之禮喪將安施故弗以襲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不全故於七竅無所愛皆無其本矣襲襲以足武為本二者皆無其本故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漸娶者無復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不得役之恐傷其形也形全猶足以為爾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德之人乎而況全於其德者乎今哀

於其死母者純子承子也純子始焉乳於死母少焉睨若皆棄之而交駒若驚統少不見已焉爾以為不見母生時之身耳已身也不得類焉爾以為不類生時之形耳所愛其母者然本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形形似矣而皆形不在馬非能使之愛也愛使其形者也愛使之神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襲襲衾斂也戰死則無武所資也故弗以襲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所愛履者為足故弗刖者則足不全故於七竅無所愛皆無其本故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漸娶者無復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不得役之恐傷其形也形全猶足以為爾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德之人乎而況全於其德者乎今哀

駘它未言而信 郎上不唱常和之意無功而親 郎上無爵位以下放此 而德不形者也 郎上國無宰是必才之得於天者全而德之成於己者存內而不在外者也

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陸西星曰悶然而後應泯然而若解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愛也若有所失也衆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忘其少焉憊若此夫子設喻以對他子乳於兒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爲月之暉不見已也形之僅不顧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或欤不資髮刖鑿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後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腓腸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盡至尊之貯皆而結新婚之懽燕後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者於焉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則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卽孟子所謂神

以武爲本行以是爲本皆聖門所以行而見仁義之細目惡者有本故耳今門子胖才之才才未之前
子曰衛人會則然內是矣哉之有何難能作非與不肖俱與俗浮者是以為之者而不
肖毀譽饑渴寒暑此十者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與天運仰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前日夜相更迭於日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求他雖有智者亦不能求其始故不足以滑和此才之人視之皆不動心故不足以汨其自然之和不可入於靈府靈明之府使之和像通而不失於兌使之自然和悅流而變不失其和無處而不樂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使之日夜無隙外物不能投其間而有與物皆春之德無

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熱愉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仲尼與哀公論才德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形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此十者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與天運仰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前日夜相更迭於日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求他雖有智者亦不能求其始故不足以滑和此才之人視之皆不動心故不足以汨其自然之和不可入於靈府靈明之府使之和像通而不失於兌使之自然和悅流而變不失其和無處而不樂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使之日夜無隙外物不能投其間而有與物皆春之德無

樂也是隨所應接而生心不偏不滯無意無必故曰生時於心時猶時中之時是之謂才全所賦者波曰才全其天之何謂德不形哀公問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於水法準則也其所以為內保之而外不蕩物盡準則者何也內以水能內保其明外不搖蕩玄鑒利照也以水能內保其明外不搖蕩玄鑒利照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修也水之平猶德之和也定和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不形若言其冲和之氣物物不離非一端可名故德不形而無迹可見也哀公之修也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能離之所以離德不形者物自離也

與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彼罔之柄而憂民之以其憂民如此吾自以為至通矣吾今聞至人之言至人指夫子恐吾無其實輕以為其德至矣

能治也其所爲弗能
仁爲也付之而已當
天命行事之人舍
私推之不去則之不
行之以之必
之所屬而物非物之
物則是以己命之必
行之以之必
治則治矣所謂
私利生知而能規
也迹者之往也糸之
則成行知性命之固
物則雖先生爲千
萬化淡然自若而
和理在其次故曰不
必存仰雲時者仰神
之迹事業者不以
爲迹事即物不可
以爲事滯和性不滯
於滯則雖涉乎
萬變不亡其和無也
故曰知道通而不失
其宗門使無卻若民

吾身而亡吾國恐吾無君德之實不
能脩身而亡吾國
五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不敢律以君臣之禮
以德友之而已矣

陸西星曰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
故妖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
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爲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
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誰有知者不能規乎
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
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
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
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若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
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
散矣今使吾德之和緣通於先生窮達萬變之中
而後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緣亦和
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妖生無變者不失此和
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卻者不受而遠之
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兌不
失其兌便與物爲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

受只一御中生出多少乖戾徹則常見其日夜御
卽與物爲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則意
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比
適和德頹然不變於物交之成便是全其天之所
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若水停之盛也
水停故萬物鑒非爲然平則內能自保物則外不
搖蕩水之平循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
德卽和德脩之已而成爲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
不能離也不能離卽一
而不分成生無變之意

聖人心有天遊

闉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 闉跂跛倚也支離傴僂也
無脈缺脣也說衛靈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頸也肩肩
細長之貌全
甕瓮大癭說齊桓公 甕瓮大癭項瘤也
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頸也肩肩細長之貌全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夫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者何也愛其德自忘其形也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人則忘之此謂誠忘此知有形不知有德故聖人有所遊聖人遊於自得之場而心有天遊而知爲學以知識爲學者天食也天祿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爲哉以德爲接以德惠爲應工爲商以技能爲行貨而不居聖人不謀惡用知何也聖人之心無思無慮而不居聖人不謀惡用知何也聖人之心無思無慮應爾其自然而已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未離未斷質任自然一而已惡用膠無棄惡用德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棄不貨惡用商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貧也而惡用夫商四者天鬻也盡有所用則人也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者天食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食

下也行人之形有異於天矣又惡用乎人爲也此形骸有人也無人之情若無行爲木之快也生於人有數焉一分曰無之謂也是非不明於身有無情故造物無不任無不化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骸有人而獨出其大也直與之俱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是情之所知故有情於汚辱而無能也使聖賢以無情而棄明矣有情於爲善而能無情於爲善而能

勿以好惡傷生

李光縉曰無限無窮也大廈頃庵也以德長而日忘若美于二君形骸所忘也形短者能使人心忘已若忘則必有惡屬之嫌德長者能使人不忘已若忘則必有徐淺之淵故不亡其所忘而亡其所不忘乃爲誠忘誠忘者聖人所遊也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慮性情何用脈無害於物何用德不貨貨財何用市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姑妄言之妹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爲鄰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害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生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

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形無情所謂有形故群於人而不泯以陶異於人而不泯以陶異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則超出於是非之外而是非無與於身

耽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而

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鈍而靜乃悟以來靜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歟

形爲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李光緒曰人皆欲有益而不知益之爲損人皆欲有餘而不知有餘之爲無用故多言損氣多欲損精多思損神多技損心多聽損聰多視損明病生於不知足耳逐貴日臧不貴日增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正此意也無益生之旨詳哉

內篇大宗師第六

真人乃有真知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以人爲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固自然矣又必知天之所爲又知人之所爲斯其至矣知天之所爲者何謂知天之所爲天而生也不悅生不惡死任知人之所爲

爲者何謂知人之所爲以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以其可知之理養其未來不可知之天年而不後後以傷生斯得爲知之盛矣雖然有患雖然生非養之所可得以智養生終當有患大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未定也有所待而後知其當否智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待而後知其當否智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後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安以爲出於天又必安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以詘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必真人乃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見也

陸西星曰何謂知天之所爲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爲知人非未始不爲天也而言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斯得爲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

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脩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已以知緣衍以爲轉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養則行於泳從容以俟之意若有作爲而不知作之天然謂之其可知者盡心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中道天折則是神爲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何謂知而不知謂知其當然後見得自然後見得自然後見得自

也知我之過遣其詩也不能成[illegible]
[illegible]以承之而不逆不能成我之所取之原也
[illegible]而不知開相而不諫不譽上慕諫也上不知成敗之自數也故不諫若然者過而弗悔知失之有命故不當而不自得也知得之有分故多若然者若然則彼之天成矣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人定者物不得而累之故不慄不濡不熱無入而不自得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如此所見能深造於道也如此假至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是故神定而其寢不夢所謂至人無憂也其覺無憂心無妄念而是非無憂也其食不甘無貪愛之念則無甘不甘之分別故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指為清而不以心閒也

深深定於內故息息常歸大中極氣所歸復之氣玄家所謂命蒂是也真人之息以踵踵即根也衆人之息

以喉舌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之俱躁故養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心無定見所以易屈服於人其應對言論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不下吐不出故其嗌言若哇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九人形生神發皆天機得所養皆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只是求生無變於己以下七其出不訢出生也其出人也入死也其入返化也哭以送終其入不距受而喜之受受其形也得之忘而復之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知其終本歸於始而已矣倫然而來而已矣倫然性來不難之貌不忘其所始知其始自本始有始不求其所終知其終本始有始而已往

二亦不爲生死所變卽心是道心不以人助天如此人
人能不捐者不期而期之意不以人力無所加不以人
力求益於有生之外是之謂真人此真人之所以
異於衆人也

李光緯曰何謂真人以下正言其知天所爲處三
言古之真人言其能無心於物得失不干於己故
其心深息深故能無生死終始出入任乎其天三
段大抵皆無待而無此常無知而能持其驗以待少故不逆寡于其
人惟有真知乃能持其驗以待少故不逆寡于其
雖而若缺故不滿故不盈不盈故不以得失介于心
是古之真人如此安有下過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
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
物不遷而物亦不傷之矣故不懾不懾不懾登假
升也真人之以真知而升於道也若此凡人之參
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故其寐無夢凡人與接爲
接日以心剖故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
故其覺無憂味乃吾塵四塵起識故有其若分別
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
有靜躁則氣之出入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
內故息息常細於其根踵即根也身以足爲踵息

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所謂命帝是也
踵息之說乃玄家專氣之要訣心息相依神氣相
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故曰眞人之
息以踵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俱
躁故曰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之喻也天機即息也蓄欲深者其天機淺所以息
快之故也言衆人之息淺以見眞人之息深也嗌
咽也哇吐也息喉者若屈服的其旨只有喉舌間
支吾調弄此無他衆人多嗜汲汲悅深而天機淺
也欲其息以踵得乎然則眞人之息深其以無欲
可知矣故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烹生時
不賤也忘死時不知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知
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入
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冰入造化遊戲於生死之表
與惡之有心相道者心一有所愛即前道矣道無
生死而人有二心非廢道而何人物天者即不以
所謂使其所居服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外皆也
而眞人不然則即陰陽爲賊二者他

眞人自適其適

若然者 指等之人 其心志 無繫動一心有主也志者不可奪之謂 其容寂 寥廣大寬平之謂 寞虛無恬惔之謂 感 不激揆也 其顙頯 廣大寬平無憂慮也 凄然如秋 涼味冷淒然 如春 神氣冲和也 喜怒通四時 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序秋 與物有宜 定所止之名也 而莫知其極 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 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 既曰喜怒通四時則何有殺之 而不得已而 不然利之而不能者故其不 用兵也 亡國而不失人心 亡人之國 利人不恣利 澤施乎萬世 不爲愛人 利作萬世而被其澤者忘其 恩無處物無心則無恩怨矣 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 此下機切賢者以形容眞人之不可及通得 所則有心矣不 所也若不任物之窮通而樂於使物各得其 非仁 天時非賢也 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 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 利害不通 至仁無恩則無親疎有 親非仁也 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 足爲聖人矣

也與人心之所欲於而是使不失人心而天自日蓋天六合
自服非天人而孰之能故聖人之在天下
雖然若聖者之自知與天地參若不謝焉
若然者不能天聖人無
其實也其實之無而物
自通可無謂也任理
而動自行其時而自合之
未若之時而自合之
也不能一是非之
合而混利害則
德業安能為十者
爲名而門得依名
其官而福慶住身
失性而婚以從物
役多矣安能役人
若狐不階務光之徒
斷發不入人物彼
此兩忘者也

非君子也 沈利遠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行名失已
害而爲一則不得謂之君子

非士也 學求諸己非爲名也故行亡身不眞非役人
名者實者不足謂之士

也 眞自然也委苦以委其身而不知
自然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 若狐不階務光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狐不階以下共八人是役人
之役是皆事適人之適樂人之樂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自爲
人多其自爲少終於殆辱而不
自得者也此眞人所以難及也

李充翎口若然者指上文眞人若然則何適而非
適乎自適而已其心志者終始不變也容貌則
凝不動顏額則反朴無態慶然似秋非有所悲
然似春非有所愛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以
與物宜也已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千惡之也
萬物不爲愛吾無心丁愛之也數句皆形容眞人
之自適其適廣樂通物五句以起亡身不眞句無
不階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眞者也聖人無

通樂通物非聖矣仁人無不愛有親非仁矣賢人時宜任我天時非賢矣君子通乎利害不通非君子矣上之事以爲己行名失己非上矣明足燭之而不自見聰足聽之而不自聞知足以周萬物而不以爲己有辯足以解紛而不以爲己爭勇足以決疑而不以爲己威此之謂備物以爲天下用而不爲己者也

眞人適而無適

古之眞人再舉古之眞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狀容也朋黨也義而不黨狀義也不朋不黨不偏於一也

若不足而不承自卑以承乎人若不足而非人而非以與容與也解德之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德之隅而無圭角

張乎其虛而不

旨遠辭文譯也

[illegible]舒暢之貌有若[illegible]然[illegible]然喜貌[illegible]
[illegible]虛之德而不泠華[illegible]然[illegible]然乎其似喜乎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與物同[illegible]而非[illegible]有心無[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下之而無
[illegible]上若不足而不取之
[illegible]嚴而不[illegible]常遊於
[illegible]而非[illegible]守也虛而
不[illegible]蕭然無[illegible]乃至
於實也[illegible]然和適成
[illegible]人無[illegible]然和適成
[illegible]喜也[illegible]不得已
者動靜行止常底必
然之理也滿乎進若
仁以[illegible]下的與乎
止若無所趨而滿乎
以世[illegible]人無憑
[illegible]門[illegible]也[illegible]乎以[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不足見止
[illegible]也[illegible]乎其大而
[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也[illegible]乎其似好閉而
[illegible]機械不可[illegible]也此檢括之義
[illegible]不言悅乎其忘言而[illegible]聲音
[illegible]不可求也悅[illegible]下之
[illegible]

崔乎其不得已乎崔下也似乎喜乎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衰駘它[illegible]然而後應
滀乎進我色也滀聚也進我色者容色日見於面喜與乎其充粹也[illegible]然見於面喜與乎
止我德也與乎自得之貌色見日見其進而德則日見其止止[illegible]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
厲乎其似世乎望之厲然不可[illegible]然亦[illegible]與世人同也故曰似世整乎其不
可制也[illegible]乎其大而無所屈
滀乎其似好閉也[illegible]
悗乎忘其言也[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以刑爲體刑上[illegible]段以之爲[illegible]
以知爲時[illegible]知爲時而[illegible]
以德爲[illegible]
以身爲[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以禮爲翼著所以行於世也采和議浪所以飾翼人道而行於世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前乎川智則川智以德術乎自然行而未始出乎人之行況以術乎自然而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此皆自然不必勤勞至於小山者同也丘小山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其心而行亦自至而人之大迷真以爲至人之勤行者也

李光縉曰此一段又以真人之自適其適者舉其狀而極言形容之狀若似然而不必然之謂也義下而非文而不朋似與而非與若不足而不承似下而非文而不爭似文而非方虛而不盈似方而非文而不堅似文而非方虛而不盈似方而非文而不堅似文而非方虛而不盈似方而非文而不堅

之不可執泥想像如此所謂適而無適者也經中多以山喻道位喻穀故射之山隱弃之位與具之山崖峯之位是已

死生兩忘

故其好之也一其弟好之也一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好之也一則不惡死矣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相異皆不出乎其一混化自然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與天爲徒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一與天爲徒人者也故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所謂兩者皆歸於玄也是之謂眞人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分於天人也

死生命也夫人說生惡死而不知死生有命其有

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死生如日之
天命一定人皆物之情也情實也此非有
力不得與也皆物之理主張其間能免得顧自
天爲父而身猶愛之然人特知父而不知道之
爲大宗師彼特以天爲父且
而況其卓乎而況乎道之爲衆父超形氣
而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而卓然獨存者亦何物爲愛人
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人特以天之所子
大之身而況其真乎物而自然者不可忘於心敬其代
而況其真乎物而自然者不可忘於心敬其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大人不能離道如魚之有水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呴濡以相呴而相濡洞也
不如相忘於江湖不如相忘於江湖之爲得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堯固當譽桀固當毀然以道而觀則無
然無毀無譽與其分別於此不如

所一而不見其所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
故其好之者亦與其
自然足化之以道也
也而美善亦出于此不
好之者惡與不善而
惡與不善亦出于此
則好與不好一也一
鎖水之湛然者其不
一猶水之波流亦水
而已如此則非獨止
而後止綿然行一有
不一者其一與天爲
道或戒下求也其不

李光縉曰雖然眞人之所爲眞知者只是無悅生
無惡死而已好卽悅也不好卽惡也好之也一則
無好矣弟好之也一則無惡矣一卽天也自然也
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而何好何弟
好之有眞人無心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一不
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以與天爲徒
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爲徒甲竟不一亦
總歸自然人亦天矣故曰與人不相勝是之
謂眞人夫人有生必有死如旦之必夜謂能免得
顧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
是一宅人力與不得他有適實理上張其間故曰
物之情情實也此適實卽在本始有生以先所
謂眞與卓也眞卽眞人眞知之眞卓則超形氣獨
存者是也人特以天爲兵所自小身猶愛之況
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
者而愛之則生無足訴叫矣人特以有估爲私乎
也身猶忘之況其眞君者乎苟知其眞者而一之
則死無足悲叫矣人之不能離乎眞與卓

不能相忘乎泉也泉涸則魚相與處陸相呴以濕相濡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一相乎道相忘於人偽之陸而相濡以仁義之濕沫是非渾與泯然並起則何如相忘于道術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與其非梁亦情而已知兩忘非喜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天壤間卽吾大形

塊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以生爲我勞逸爲我以死爲我息而吾受我

聖人以道存身

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夫大塊載我以形此言不惟毀譽當忘至於死生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大塊天地也天地以形

勞我以生以生爲我勞逸而曲成我

佚我以老以死爲我息而

故善吾生

老以老爲我佚

息我以死以死爲我歸根復命我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能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生死雖不一

而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化之不可逃故先聖二人苟悅生惡死有心於藏匿則鉅壑無逸之極然後劓刖以必遂之待斲仕化而無係也夫舉力之力皇天於變化者也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會故故不可失也愚人之爲計鑄溝時亦有不得自由者藏小之而交熟睡者不覺也有力揹造化也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解俟半之時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山亦可移身亦可失也愚人之爲計鑄溝時亦有不得自由者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夫壑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藏小於大鉅得其宜猶有所失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若夫先生壽夭一付之自然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則無所遯矣是恒物之大情也是萬物真實之理常如此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而藏此身於安富逸樂之中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自以爲能食能永能富能貴能宮室萬化未有窮極其樂不可勝計不知命不可保有力者亦能負之而走可謂之固矣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

皆不能變也無所事而化之則無物不一故丁外篇先生謂天地萬物之化皆其所與也此乃萬物之一小意人形乃其萬化之一耳篇末一下所謂其為天下之一也而終物無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矣于故矣人徹而言之所為也

皆存於聖人無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此道常存聖人亦與之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存則無老無天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忘所之曰善人猶效之大聖也而況以物人而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李老翁曰天下之人皆化為惡惟不知其所生也勞苦生何足悅其死亦也何足惡故其生其死惟任大塊之自然而已兩忘而化於道像其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不善生而喪死求生於生以身存身欲其無逃惡可得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固矣然山亦可移舟亦可解牛然亦冥司亂山崩地拆并其澤與壑所藏於不可知之所安見有壑中之舟澤中之山乎故曰使丰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使丰熟睡不知之時也藏小於大雖得其宜猶有所遁況以有涯之生而藏無窮之宇宙乎推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遁乃是物之大

大情天下大也藏天下於天下以大藏大也逃是無所藏意故曰大情人特一犯人之形遂以身爲我固悅生自喜一有喜生之心形雖有涯而知無涯狹其所居猷其所生求生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豈知喜不可常懲不可極冥樞潛運寸晷不停作往形隨負之而走可謂固物何者有藏必有逃而逃也惟無所藏故物不得逃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曄然逸觀無什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見其日新坏物安所逃乎故萬夫萬老萬始萬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稍之曰萬而人猶效之況道爲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而生萬物故物係焉道無終而一萬化故化待焉

得道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爲可傳有常無之信故無形可得自然成得自然而不可受（今傳而它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得自然而莫見其

狀自本自根物皆有本根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惟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本神鬼神帝出乎震之帝出
乎震之帝則帝猶易辭帝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
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
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帝
出乎震之帝出乎震之

以處太山肩吾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黃帝得道飛昇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得之
立乎北極禺強北方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少廣神仙之宮入莫知始終八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彭祖壽八百故上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說尚之
賢相東維箕尾二宿星名
陛西星曰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
之也情者靜之物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
為關鍵千聖簡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
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雖不可
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乃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
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川木自根末有天地以則

存分明推到木始有始也者神思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簡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謂之所謂經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下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仙眞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變奇特

聞道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年長矣而有嬰兒之色何也

子葵女偊皆寓言

曰吾聞道矣

此聞乃朝聞道之聞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

非之辭聽聞而已

可子非其人也

修煉家所謂童顏是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而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而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不得道人即熙潮上升之頃余以此方之日月分曰其帝顓頊其神女祝也出觀摩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鳥人面鳥身四翅有神焉名曰禺彊一曰禺京蛇名曰禺虢一曰禺京海經曰狄如人狗名曰狄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焉名曰禺彊黑身人面乘兩青蛇踐兩青蛇禺彊之東有水之神曰弇茲曰內海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會其家雅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東東維與箕尾之間也貫斗魁天樞璇之東緯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年長矣而有嬰兒之色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而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旨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有是才乃而資藉運量以成吾道也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唯小染何有其才無其道強而教之譬由趨以王不然果爲聖人馬耳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以告聖人之才何難之有吾猶守而告之然道實未也故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彼乃漸悟漸徵三日而後能忘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又待之七日而後能外生。又待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人一見而已獨立

外生。外生猶忘我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預分解只是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

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見獨則與獨俱無古今而後能無古今往故無古今能入於不死不生無悅生惡死故能入於不死故雖生生者不死能入於不生故雖生生之段之而不爲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毀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櫻而後成者也 櫻寧也 櫻寧也者 其名謂之櫻寧也 櫻寧也者 櫻於紛紜擾亂之中而後見其寧定乃成此名也

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者 苞絡而誦之也 依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者見也 見徹而曰瞻明 瞻明聞之聶許

之子副墨之子副墨文字也 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則副墨之言爲正而書之墨爲副也故曰副墨

字

之為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墨洛誦所謂綿洛莫定而論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於此也陸川見理之明最許瑫而行之也需後需物而使之如耳有聽手有掌之類於詎咏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鬼皆明驗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詎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聽無不於疑以始不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輿死生無變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四人用與議論皆莊子寓言以發明

孰能以無為首孰能以無為有人以未始有始以以生為

死生無變已孰能以無為有來故以無為首人以未始有始以以生為

變之意已孰能以無為有來故以無為首人以未始有始以以生為

死生無變已孰能以無為有來故以無為首人以未始有始以以生為

死生無變已孰能以無為有來故以無為首人以未始有始以以生為

友。莫逆於心。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其友曰。偉哉夫造物者。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曲僂發背。曲僂。曲背貌。發背。瘡也。上有五管。五管。督之脈隱於齊。頤下而隱於臍齊與臍同。肩高於頂。肩聳而高於頂。句贅指天。句贅。指也。指天。天象頂也。陰陽之氣不和。而成物故曰有診。其心閒而無事。心閒而無事。以病爲憂也。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跰躚。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井見其狀之倒。又自嘆曰。嗟乎。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拘拘指子祀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言汝惡於乎此。子祀臧問之也。曰。亡。無此意也。予何惡。予何所惡哉。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假使也。漸漸以予之左臂化而來

八字盡世人一生之病痛所以有志之士不可不急求時夜也

雞子因以求時夜時子因而用之以求時夜而報曉

右臂以爲彈假使造物漸漸以右臂化爲彈

之右臂化而爲彈

而射之以求炙假而化予之肌以爲輪以神爲馬假

使造物漸漸而化予之肌爲輪化予之神以爲馬

予因以求鵂炙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求鵂炙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

且夫得者時也生而存者亦非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安時而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

此古之謂縣解也

此古之謂縣解也縣解言其心無所係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苟有所係者而不能自解者則是爲物所縲縛固結於心而不可解也

且夫物不勝天人矣

且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

吾又何惡焉

吾又何惡焉以求勝天哉

李先緒曰上段言聞道則入於不生不死此下言皆發明其先生無變之意首脊尺只是有息數言

始尺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生不死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曲儒猥發背至句嘗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行乎其心閑而無事是以雖與陰陽而不害于榮非能游於陰陽不能行龍鑒井者反照于性之警覺設而什者比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有以生爲一以死爲尺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尺爲輪以神爲馬予用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其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繫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又何惡之哉

子來死生無變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喘喘氣之喘息不定貌其妻子環

而泣之。妻子不知先生無變之理故以私愛泣。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化。叱。妻子而避之。毋以吾。倚其戶與之語曰。下此句二字。
疑已消。化。驚怛將化者之人。倚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不知造物又將以汝化。
何所不為。今是。
以汝適。適。往也。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鼠肝蟲臂。
將奚以汝適。即言貴賤之物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特以汝化為至小之物乎。
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陰陽即吾人
之大父母。我
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彼近吾死而我不聽。生之去死。猶晝之
夜甚。貼近。彼。
不以先生累心也。
吾於死而我不。
我則悍矣。乃我自為悍逆。彼何罪焉。彼謂先也。悍。
所以善吾生。
所以善吾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註見前聖人以道存身節。今大
之所以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

知大塊之可我以先而善之則安用問其我以汝為我以汝適
邪大塊之可我以先而善之則安用問其我以汝為我以汝適
邪大塊之可我以先而善之則安用問其我以汝為我以汝適
邪

而我不聽貪生怕死萬劫榮纓是洋之也造化爭可悲乎夫生必有死誰能逃得故生不足悅死不足惡惟善生以善死以吉如何善死以天地爲造化爲治是也斬斷緣劫遊心自然縱軀於天地委運于造化其來不拒其去不逆則死生亦寐覺而已以生爲寐以死爲覺果何時而非覺哉不然其不爲羅金之不祥者幾希

三人遊方之外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以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孰能遊於方之外羅然蕭洒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而不求其所終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而子

桑戶死。未葬。莫然有間。即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無何有頃。

爲。往待事往爲之治喪事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相與鼓琴而歌曲即琴曲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嗟來歌者發聲之辭。此三句乃琴曲也而汝已返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汝也言汝已返其眞而我猶爲人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即以世禮繩之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子始即未始有始也者眞非世儒所知

子貢反以告孔子。重疑其所爲故以告孔子

曰。彼何人者邪。彼何人猶而曰

修行無有。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修也

而外其形骸。以死爲外形骸之生爲外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殊無修也

無以

名之。不知其所謂。

是以方之人外之。方外之士也

夫。發語辭

彼。指二人

惡乎。猶言何處

遊。猶言交

遊。猶言交

子貢曰。敢問其方。

方。道術

孔子曰。丘。孔子自稱

天之戮民也。

戮。辱

雖然。吾與汝共之。

共。猶言同

子貢曰。敢問其遊。

孔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相忘。不知其所以然

魚相忘於江湖。則相濡以沫。

濡。潤

沫。唾

相造乎道術。則無事而生定。

造。至

無事。不治事

而生定。心不動

故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呴。吹

濕。氣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譽。稱美

非。毀

化。變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大塊。大地

形。形體

生。生事

佚。安

息。休

故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

善。猶言厚

死。死事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大冶。大鑄冶者

踊躍。跳動

鏌鋣。古之良劍名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犯。猶言受

人耳。人形

今一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惡乎。猶言何處

往。猶言去

成然寐。蘧然覺。

成然。安適貌

蘧然。驚動貌

物造化則其能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物而應物則其能
謂之生忘而化化矣
乃必明至理之無此
[illegible]
之所以釋天下之
可悲若蘇[illegible]
見以排之故超擊人
之內遺而寄乃外手
數子宜忘其所寄以
尋其作之大意則天
遊外以內之通地然
自明而莊子書的
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夫子若乃內之近當
也施之乃外則隨班
乎天地之一氣者背
假所假雖
異共成一體總其肝膽遺其耳目
始不知端倪原始要終而不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歌非所恃也先生代謝去始有憑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先生哀歌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造兵觀示衆人之耳目哉

外不知身世之何有 逍遥乎無爲之業 任去來之自然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憒憒然亂貌 彼又惡能自昏勞以強世之禮

呂吉甫曰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昏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撓挽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乎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哀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綱縻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自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二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縣疣則以生爲喪而修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及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同

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

獨行之人總道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問夫子所依者方內耶方外耶曰丘天之戮民也。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言我不得爲方外之人雖然吾與汝共之。然吾猶欲與汝共遊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問何術可以遊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生也魚相人相與得水而生人相造乎道。人相與得道而生相忘乎江湖。然穿池而養給者終不若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無事而生

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爲而自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然穿池而養給者終不若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無事而生定者終不若

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言遊方之外則爲獨行人矣故問之

時獨異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以物方爲小人人以物方爲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此二句又申前二句意言外見得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然便明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明民彝乃天之戰民與女共共遊方外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放曰魚生於水人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之爲言生也穿池養魚魚各有意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者有意不若相忘於道術所謂方外亦兩忘化其道焉耳畸人行之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違乎天而不知法令之拘昔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哀

仲尼論孟孫善居喪

仲尼曰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已吾特以是取之彼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彼以死生爲晝夜也孟孫氏特覺焉而已形化而心有待邪特未定耳

呂言前曰母而無中心不感內無悽戚之心居喪不哀外無哀容之儀熊忠三
大哲知其不始育物眼淚
明不以育內外先生
之異其不哀之外
者以善惡蓋魯國無涕然哉無哀而又以固有無其
以生為喜以死為悲非善惡之名而何
沈與人同而不為
實而得其名者乎言固當以無實得之乎回一怪之一猶常也進
許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言其盡道進於知矣進
同生死是非而知
天矣哭簡之而不得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欲簡去而不可得夫已有所
簡矣欲簡不得然所為已甚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夫先生亦大矣彼且不知就先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而一付之自然不知就先故不就先
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造
就後故不就後不知所以先
化而為萬物身化於萬物之中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而聽其自然也已乎且方將化惡
已乎已乎既聽其自然且方將不化惡
知不化哉已乎已乎既聽其自然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是而若化爲物者則待其所不知之化而
後亦不知也莫之持
化惡知不化方將不
化惡知已化則吾今
與汝其未始得者
即彼有人之形故有
駭形而心不動故無
損心先生旦夜
有旦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
以特賢也夫唯知此
故人哭亦哭無
哭之日其所以乃而
不之非也以方將
爲化而
知已化哉方將順彼之不化惡知已化
哉此類皆鼓舞發越之語
吾特與汝其
寥未始覺者耶彼既知道能隨其自然而
彼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
駭形而無損心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
其心閒而無事故曰無損心
有旦宅
而無情死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
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故曰無情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
也孟孫氏有此見解故
哭也特隨衆而哭耳是自
其所以乃唯其欲簡下得此
以乃隨衆而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又安知
吾者我也且今之相
與既以我而惑之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
乎其夢者乎不識今之與汝言者覺中語乎夢中語
乎其夢而初覺乎抑覺而知其夢乎

造適不及笑。夫人之情適意獻笑不及排悲物而笑
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而去化先生之理天之安排已
乃入於參天一。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始
李光緒曰前指也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受煩就簡逐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行不得已者大惟簡之而不得則於簡而至於無滯無心不得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之中而行所謂於行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主化物指化之人下化已損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知其化到已與者也言若以處失去者化而萬物以寧待所不知後化之已卞則彼未有力將使安知不化哉故未死之已化者或乃斷攻之穢生寄而先歸也無情先非實先也特覺獨覺也孟

是吾觀傍人則可哭之爲爾次孟孫但覺傍人哭亦不覺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關故皆言忘其鏡加傍人之觀也此乃人落在下句子之句孔子云此句與不知子之句相對不知子之句與傍人句相對之句人句之句人句之句人句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軹軹也奚來為軹軹也夫堯既
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雖欲
之悠悠而可乎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
乎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所謂彷徨塵坊之意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夫子之道我雖不敢
許由曰不然言我非汝其道而不與入也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矇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曰瞽言瞽之物言汝無
文道之質雖與語道

無莊失其美人據梁失其勇上古黃帝之仁其知黃帝古神人智之皆在鑪錘之間耳言至人有教能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智者不知其智去故開而自悟亦任夫子陶鑄之門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黥我補我劓夫我前日之習使我乘此而全其真純渾成之太朴以事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汝便能如此我為汝言其大畧大畧大概也吾師乎吾師師法也師大宗師應帝王調萬物而不為義有時銷殺萬物無為整齊而不得以仁名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先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為古常如一日不見其長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天得之以覆地得之以載此心得以名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有時利澤群生延及萬世而不得以仁名長於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天得之以覆地得之以載此心得以名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有時利澤群生延及萬世而不得以仁名長於

大力能負舉心服然若有工巧以制衛北所遊已吾師之德如此此吾形人俱忘無聞聞其之而不得以巧名之而遊心乎何脩胥

於仁義之端是非已捐手哉

李光縉曰道之大通遇萬慈順轉流之余述也蕃藩難也細而衆於天地萬物之中無非力而衆於力黃帝堂齋心平氣定乎無知以其累人之工其累無用無知也造所以解訟吾二人之知造物者之不息緣動則使我乘其成心以論先生之無為而成渾成完具之義言不其頑純也幸殺也不為長不為仁自然無容心也長於上古者之於未始有仁則有迹有義則有一二以至下至忘則非

顏子坐忘

顏回曰回益矣益有所得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有仁則有迹有義則有但忘功迹猶未也猶未玄達矣功何已忘夫仁義矣

他日復見（他日回復見於夫子）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忘禮樂者形骸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回已忘夫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但忘其具回已忘夫禮樂矣）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忘若忘其所以具也）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蹵然驚貌）曰墮枝體（四肢自備）黜聰明（手聰目明）離形去知（黜聰而不用離形去智）同於大通（離形墮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離形故此謂大智故而與大道為一大通大道也）此謂坐忘（此坐忘之實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而果其賢乎（汝果勝於我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我反不及而作汝後矣）

無常也（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作而生其心矣）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我反不及而作汝後矣）

陳詳道曰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滔滔乎仁義禮樂百川也

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足觀海而忘有川然得其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寂然無所係累則道來阿住哉與我兼忘而已此何之所以貴也義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不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忘所忘以踰於哉忘禮之又頓之以至於無頓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子桑鼓琴安命

子輿與子桑友（兩人半日相友善）而淋雨十日（連過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淋雨不出子桑殆以饑得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若歌若哭者力弱而聲微也）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即此就見窮達有命之意）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歌不成聲而趨舉其辭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問其何故

於命而父之之非道而歌詩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吾思天使我貧至此極而弗得其故父母豈欲吾貧哉意者父母使然乎則父母愛子豈欲我貧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意者天地使然乎則天地無私覆載獨貧我覆載中之一人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疏爲之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然而使我至此極貧者乃莫之致而至之命也命即

自然之理

李光縉曰淋雨不出子桑非病也子輿疑以爲病而饋飯食之歌詩若天子桑非怨也子輿疑以爲怨而問其何故非真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咲莫逆於心者也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言使我至此者誰爲之乎不任其聲言歌不成聲也趨促也父母生我豈欲吾貧天地覆載我豈欲我貧我之所以至此者豈天地父母耶而皆非也命者不可知之天也莫爲而爲莫致而至吾安得不

能免憂不肖不能
逃亦安之而已

內篇應帝王第七

蒲衣論有虞不及泰氏

齧缺問於王倪。齧缺。非子所言人名多是隱言四問而四
卽鳥有先生亡是公之類
不知。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卽維
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也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悟其不言之意
故喜以告蒲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而汝也汝于
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古帝王也
卽大庭氏之類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懷仁以要結人之心亦得人矣而未
始出於非人。亦可以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而未始出
于天非人者天也不出於天非自然也
泰氏其卧徐徐。徐徐安
其覺于于。于于自得也
一以己爲

馬。一以已爲牛。一以已爲馬牛者從人呼牛呼馬皆置之不問其知情信所知皆質理其德甚眞。其德在已皆天眞也而未始入於非人天字又到此處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

呂吉甫曰四問卽子知物之所同是卽子之所不知卽然則物無知卽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眞不知而體之非知卽四問而王倪一荅以不知之。

有虞不若無知而奉定大率皆寓言也有虞氏虞亦訓憂虞奉氏亦奉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者也有虞亦訓憂虞奉氏亦奉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奉定大率皆寓言也有虞氏虞

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不若泯人則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泯人則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

上奉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已爲馬或一以已爲馬或一以已爲牛初無定名蓋緣奉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以不治治天下　九三段

其一

肩吾見狂接輿。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日中始人名。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先修己而後出經。常式義度人。先以義爲程式而後推以化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此皆所謂議道自己者。孰敢不聽順而化之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是自欺也。欺德。非實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蚉負非實。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夫聖人之治天下。其以治爲外乎。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而已矣。其爲治斷斷乎盡此自然之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

害。且鳥無知猶知高飛以避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鼷鼠無知猶知深穴以避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日中始見。目眯也。不如鳥鼠二蟲之無知也。

郭子玄曰。敗德者以己制物。則物物失其真也。大聖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莫能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令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俱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其二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人皆寓言。曰。請問爲天下。爲天下治天下也。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之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鄙人之道。故斥之使去。而以爲鄙人何問人不淑之

入能絕 郭象曰問何所問而乃不能荅然於天下則非於太心而勞勞以論天下爲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子方
初非於矣世與造化者爲人出行人之自爲善而群物之所尊衆群逐馳萬物故
能出衆常通應乎自
得之場不治而自治
也物心於淡任其性
而無所繩也合氣
淡然靜於性而止
順物無私而天下
治行性自生公也
心滅而之私也容私
則不足以生而與
公不公
郭嵩燾曰無名人
言古聖王無名人
禮遺者也謂遺者無
所成職此公忻誠則
人同也忻則與造物
者爲人厚則與萬物
之鴈出六極之外
則後其爲人行以任
已出入無窮而以

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外遊於人世而
以出六合之外 莽眇之鳥 即虛無之氣也 而遊無
極之野 汝又
何賤以治天下之心爲 汝又何故以治天下之
問 猶何 問成純子心爲哉何帥
故也 又復問 天限
又問 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 淡然任其
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 而天
下治矣 順自然之理而無私則天
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
李先緒曰豫言有先于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
求爲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冥化洪
運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遨虛靈處超陰陽
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緣之

天下爲事汲汲何耶以治天下歸其心爲遊心於表至簡容私乃無全而取天下之道也

陽子曰 郭象曰脊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在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猩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勞於御乎無方而天下治行道無明王則莫能自得命之自得者明王之功也然功任黙爲而運任天下天下皆忘自化故似非明王之功大明王作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亦代明而莫知恃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以爲己有故

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混然自得而後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其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脊刑徒也易卒更也技係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故招來田獵之人 脊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脊身心俱勞是謂脊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惕其心而心常恐恐然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且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 猨狙之便捷狸

籍徇能勃徨與陳俱之便捷可懼惜以拘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有能必自累絏此若以有爲之譽可以爲王者事乎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

之醉陽子泫然曰敢問明王之治必欲得其所以治天下者

故莫然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功成不有而若不自己出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貸施也施化於民而民忘帝力於何有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所有之德民樂得而名譽之而能使物自得其樂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立於不可測議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只是

無有字

陸西星曰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者功於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文而來人之田獵徂毅犬以捷而鎮人之藩田

取也蓋純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之類之謂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之類之謂也為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志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欲不自己有容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擊常使民嘻嘻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特長而不宰之意同

季咸四見壺子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能相人之吉凶者也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敢斷於歲月旬日或遠或近其言皆驗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驗故走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也

歸以告壺子壺子列子之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

又有至焉者矣又有至焉者言神巫之道更賢於夫子之道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汝述何物道之文而固得道與而固自以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有雄雌而後有雌今汝有其文未有其實而無得道之實而固自以爲得道與物而順旨無作而物自生也無心則無迹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形迹可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汝試與神巫俱來使之相我

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神巫見其尸居而坐忽不出故以爲死而不可救活不以旬數矣十日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者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列子入泣

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洪厓地文人有此色皆是死形。故曰不可以生意開而欲識之機。詎乎不震不正。瞭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活木小異。與無水均於寂暖正字便與吾子行尸而立同。是殆見杜德機也。德機生意之開也。彼殆見吾生意而不動。還以為衆止之。嘗又與來。改試與之俱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嗟乎。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神之現而天隨故以為得我。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不動而應而謂之有生。杜權也備與物接。列子入以告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天地也。天壤之謂。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洪厓今修養家以舌抵齶為頂上為泥丸之類。萃以眉間為天壤也。陰陽造而一段生意自踵。

示之以太沖莫勝。洪厓太沖莫勝。氣自下而上也。

與之見壺子出而
而相
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大冲
是殆見吾衝氣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及其有生然後知何之所見爲杜撰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流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便得而見也名言不入則無名假發於蜚所以示之也蜚者物所日生理若是所自起也又知其生而爲生所以生也文則吟詠風月壤則陽脣吻太冲曰設之勝而不一足以論其奔放勝則平放淵穆八字之後以下文之意也二段之後以下文之意也

未定自失而委壺子示之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主尚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滅其迹已失矣已失之遠而不可見吾弗及已雖追之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而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吾與之虛無而順之以無心委蛇音委移不知其誰何若有物若無物彼看我不出而不知因以爲名因以爲實因以爲名因以我爲實因以爲實因以爲波流因以我爲波流故逃也故逃避不定而走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於是列子悔所學之膚淺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爨代炊也爨於竈竈之食豕如食人愛憎也於事無與親雜爲其事也無與人忘我也

周環復朴周環其應帝王而復歸於朴塊然獨以其形不視爲之也

死不來獨立暴以失
暗而不可復得也虎
而委之不知其誰何
則無心無為其止也
國以為形骸則莫知
其為膚也其動也因
以為波瀾則莫知其
為流也求我子動止
之間皆不可得此其
所以逝也食亦如食
人則忘我之至於事
業與親彼虛之極也
曜吸發幷曜然獨立
盼而封哉一以是終
言其終身常也

立本偶人也紛而封哉已如本偶矣知有封哆廉隅之多哉一以是終言其終身常也

昧然其形猶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如陸西星曰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盎背

直以是爲真故棄而
定也後至人者我形
於無形之表想設於
無數之余又惡測而
測識強指示以地文
面貌謂先次示以人
形之生死以之說知
也之與識見之人
無也定之大始有心
靜動以陰陽之中
同文中則陰陽之中
覺體大地之平如無
此一致本無高下彼
見一則仁作是三
者余前之說以其動
之說可得而見也及
其靜也猶出是示則不
可知而不使以見吾
我形

反執妻孥不知其有妻也食系食知人食不知其有己也一切世故無與爲親不知其有人事之逆順形立地然無情無爲之說行乎封戒封即齊物論中所謂封而戒一以貫之終身以此爲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則與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至人無爲

無爲名尸，此設說盡無爲之爲不以名爲主是爲無爲也名之

無爲謀府，府聚也有意於謀則謀發於此可用心故曰無爲謀府

無爲事任，事難不爲而不以智爲主

無爲知主，人雖不能無智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察也見道至於長而之始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

亦虛而已，亦何之必

所係著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李元綱曰一段正言其虛以盡上文未盡之蘊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謀也無為事任無為主也皆無為知也無為心之意有為則有窮無為則何窮之有有不得已而有應心則入於無朕如來本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游心則入於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知體之游之也無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常說非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見得意盡如此無窮無朕無得所言其虛故曰亦虛而已然宣虛之而後虛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體也

鑿渾沌竅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此段皆寓言南海之帝火德也大能發然名之曰儵北海之帝

北海之帝水德也水能流故名之曰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土德也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竅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北海之帝水德也水能流故名之曰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土德也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竅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北海之帝水德也水能流故名之曰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土德也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竅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有急使守無所
次雖成已是也七日
而混沌死使混沌亦化
混沌死使混沌亦化
何為報之說莊生內
得而終之以死之一
重哉亦玄矣

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
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
材之不衰
不可得已

王堂校傳如商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四

秀水　陳鱣　出　孟常父　述著
地海　焦　竑　弱侯父　攷定

外篇駢拇第八

多方非自然

駢拇枝指（音母）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詩足大指連果焉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也枝有生也指手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也枝有生也指手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枝指也枝有生也指手指也

能曲物無方而各止性分故曰非道德之正也 雖列於五藏之形然是故而非道德之用也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 指無用之物 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枝生也亦無用之物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以多方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言老聃曾此方字亦施行用仁義必行淫僻而失常

駢連合也 枝指也 駢拇枝指 指手足之有無用者 在行指也 駢拇枝指 雖若性生 如非夫人所同得者故 戕生於德 贅疣瘤也 義身體之有 戕生病者言附贅縣疣 生於形 戕而修於性 修之言多也 有者故曰出於形 戕而修於性 非皆人之所受以備五藏 有者則知非無用之物而用之者 謂曰五性感動 則於五藏

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德原無名但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繹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大自道德降而仁義側亡羊始多歧矣今人但溺仁義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淳贅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

駢枝與正正者異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五色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非乎而離朱是已若以爲非乎而離朱乃古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五聲六律等古以養聰也而莊子以爲非聰之所宜故曰多於聰即老子五音令人耳聾之意非乎而師曠是已若以

為非乎而師曠乃古至聰之人則以為是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使抽其德之源而塞其性之流欲以收名干譽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使奉其法而以為不可及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參史鰌皆盡忠極孝可為仁義之宗者非子以為枝於仁皆會其意辯於辯者果若結繩善辯之人滑稽如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猶言苟且也句之中而求以自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敝跬即參同所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稱譽自喜若以為非乎而楊墨故此皆多駢枝之道自然之道本無多駢此皆餘剩之事非天下之至正也非至正無正言自然而然不失其性命之正正者也即上至正二字彼正正者

正長乃適長之義
以長正知乃適知
不足各自有止不
以此正彼而慢
知其情分非可斷
而任之則無所去
而著自矣

情偽全其所受於天之實也故合者不爲駢性命之
理而不失情之言實也無所謂合也故而枝者不爲
駢而不爲跂無所謂枝也究枝之
合之而不爲駢而不爲跂跂枝也有
所跂則不平
貼不自在
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長與短無所謂枝也
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矣不可續也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鶴脛長矣不可斷
而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也而斷之則悲
故性長非所斷試知出於自然之性者本長非所可斷
自然之性者本長非所可斷
短非所可續
無所去憂也任其自然各適其適則自無憂可去矣
以所見爲明是以目
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聽者謂其自聞而聲律調出
竹皆在外者則是登而多之也故適之所自出率
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爲有餘也擢德則
助長塞性則厥其所生惟其爲之大過以敗名譽
則天下相鼓和之以率不及之法此智史所以

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兌貴鮮比而系之繩貴係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語而寓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論無用之言如累毛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辯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渾然而無所加損矣

仁義失其常然

意與上同仁義其非人情乎仁義其非人本然之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彼為仁義者畏天命悲人窮何其多憂勞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足之駢連雖為病而不可強枝於手者齕之則啼手之枝指雖為病而亦不可強二者或有餘於數指也是或不足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也是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憂其之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蒿目半開其目

原文從不增減解失其作孟之決
孟仁趙 陸西星曰
此仙以手足駢枝比仁義有二行名句決斷結一句妙絕而意
之駢枝自相而意
下用駢字了此一
直決斷段一彼指
之也使比無駢則無
屬於此矣無決則無
又何一泣之有馬注
啼泣一憂之駢枝之
故動之由然駢指以
不一故而見苦
[illegible]於數而見苦
[illegible]
為憂也以況為仁
義者以為門而憂仁
人不行仁義有其性
命以義者其憂也
雖不同注為憂非
[illegible]之日憂日必

也有獨坐憂慈之意憂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墜
其自然之理仁人也悲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貴
命之情也故意仁義非人情乎二者皆為自苦其
性非此於本一也故繩
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隱
降三代而下為仁義
而貴有人下何謂
也貴

曲直者不以繩不用繩引而自直圓者不以規規亦不用規而自圓方者不以矩方者自方矩亦不用矩附離不以膠漆膠漆其附離也如膠漆之堅而實不用膠約束不以纆索約束也如纆索之固而實不用纆索纆索與券同故天下樂而用之此之謂天性天性者自然而生者就生之自然而生者物之所同不以約束不以纆索而常自然故圖有不知其所以生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比理亘古今通一無二

是故聖人不法天不順地不從鬼神則天地之性人爲貴矣天地之性人爲貴者非以其智故也以其天地之性也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耶以其有仁義也仁義者人之性也仁義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非以其形也以其有仁義

撓天下也紹繼今言招聊也立仁天下莫不命於仁義之名以淆亂天下仁義奔趨而趍於仁義之所使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知仁仁義天下皆爲其所使知道德非以外物易其常性者與此所謂大藏也

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乎惟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大過者也夫聖人使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十數之類決性命之規矩繩墨而固者是制性使德失其常然常然而道無爲而非人情乎惟吉甫曰夫仁義列于五藏矣爲而非人情乎惟吉甫曰夫仁義列于五藏矣爲而非人情乎惟吉甫曰夫仁義列于五藏矣

君子小人皆殉外

故嘗試論之。試論其槩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三代以下衆人則爲仁義而易其性。聖人則爲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未有不爲外物易性者。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譽異號。而均之隳於其所生而已。其於失其生而一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其於失其生而一也。悠身以從之則一。又以下文以異哉。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羊說。問臧奚事則挾簙。簙。博也。執簙讀書。挾策執簙也。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塞。賭博也。亦曰樗蒱。亦曰摴蒱。賽同

同其於仁羊均也傳習錄讀書二事之美伯夷之名於
首陽之下伯夷首陽是為名而死也惡不同而仁羊則均
殘性損天均矣何用
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盜跖為大盜貪利之人至死乃休是為利而死也二人者所死不同
其於殘生傷性均也二人死名死利善惡不同而傷性則均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伯夷豈獨是而盜跖豈獨非乎天下盡殉也天下
何人非殉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特其殉仁義皆
何事非殉彼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貨則俗以
君子小人名之
其所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同謂之殉而
小人目之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竟殘生損性則君子與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竟殘生損性則君子與
小人同猶之伯夷與盜跖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又何取於君子

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哉

陸西星曰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問而均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問而均性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性上不著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差以避陽而逐陰而飢殘生傷性與先利於東陵之上者等處殘生傷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其言其不可殉外而害真也

道貴內不貴外

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

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雖通如會參史魚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

曰夫爲其性乎仁義者爲性猶言爲意也以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爲意乎仁義

爲其性乎仁義者爲性猶言爲意也以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爲意乎仁義

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

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雖通如會參史魚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

爲其性於五味也五味所以養

爲其性於五味也五味所以養

雖通如會史非

吾所謂滅也。雖衆兒與之言知叫呶不聞。雖聾者與之言。而不聽。雖通如師曠。聰矣。而不聽。非吾所謂聰也。雖聾如師曠。而喜意於五音。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雖通如師曠。聰矣。而不聽之聰。屬其性乎五色。雖聾如師曠。聰矣。而不聽之聰。屬其性乎五色。雖聾如師曠。而喜意於五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雖聾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雖聾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雖衆兒與之言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何也。吾所謂滅性任其性命自然之渾然天成一而不分者也。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滅性任其性命自然之實理不驅外以逐真而已矣。任性命者非無見也。但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任性命者非無聞也。但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自聞者。所謂聰也。聽雖聰。聽不以耳聞而以心聞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者內視迴照不以心見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謂無見於內外物之得而不能自得其本心之真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鮮不同而淫僻均矣余愧乎道德不思有愧於是以不敢爲仁義之採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不敢爲淫僻是爲惡無近刑之事也不敢爲仁義是爲善無近名也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不得其本心而財爲於外雖爵賞賜與俱至猶淫於盜跖與伯夷是以仁不敢爲仁義是以惡不敢爲惡是以刑之事也不敢爲仁義是以名之事也

[illegible] 古前以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愈見愚於昧師曠離朱屬於辨色非其所職也職於心德乃職之體非謂仁義能職之任謂職也於心德乃職之體非謂仁義能職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職者

特未定也仁之心之境界也聽則名也聽則名是謂見見則名也名也者人之所得人之得人之謂也木德自得其見則名仁義不為淫僻則淵忘矣

外篇馬蹄第九

伯樂陶冶火物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踐雪禦寒取其保身而保足齕草飲水飲食取之水草而自足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翹足馬之時其蹄起者此馬本性之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有王宮老之宮於彼何用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燒剔治馬蹄也刻雒之雒之也雒籠絡也連之以羈羈馬足絆所謂前繫是

若聽任馬之性乃可謂無故而不束縛無為之至矣云行不知所以其往而不迹哉斯失孟生之旨遠矣

馬之死者十二也編之以皁棧皁棧櫪也編列也編列馬列於其間也三矣馬死者十分中有三分猶未甚也饑之渴之甚至食二之不飽馳之驟之不過整之齊之排布行列又欲其整齊前有橛飾之患橛馬銜也後則苦於鞭策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制於人不得自樂所以死者甚多陶者曰陶者泥匠也我善治埴土黏曰埴乃黏泥可為器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我善治埴以為器方圓皆合於匠人曰匠人木匠也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哉大小中規矩中鉤繩皆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然伯樂陶匠雖以此事治得後世之稱此亦治

張氏山門朝同墨云古今治術為天下而失下常然之不知作何而治之之過也

門出來上為安上架屋安中為門則以為門安之儀今俗猶謂門為門之處即安上安中也

名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之全書大作時作

歲以為名

司馬貞曰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去也事之不可成者成也

天下者之過也人以伯樂陶匠為能此亦猶善治天下之過用其性為能也

陸而居曰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寢言馬宜陸而居風寒不則放於養草路寢也飲草飲不則足而毛不焦陸不安飽於鞫帶飲水飲也自由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順其性天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若用治天下之性為哉夫填之就規矩與木之就繩墨非挺刻削為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挺刻削為哉

戰眺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過用其善治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太古之治與末世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善治者不過用民有常然之性各業其業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或織或耕同出於自然之

德一而不黨。純一而無所偏黨命曰天放。如此謂之天放之民謂能放懷自樂於自然之中也故至德之世。上古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人皆無心其行則填填然滿足其視則顛顛然無所視當是時也山無蹊隧。蹊隧路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群生連屬其鄉。人各隨其鄉而居仁有長幼仁不相侵義有分守不相離。知則其德渾全而不離禽獸成群。禽獸居深山大澤之中人尚迹無害之者草木遂長。草木各遂其生人尚迹無害之者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係羈繫也禽獸而遊樂可以繫羈之巢可攀援而闚。闚窺也巢而闚人與物兩忘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禽獸可與同居族與萬物並。族聚也萬物可與同聚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惡乎知君子小人哉。且不知親爲禽獸親爲萬物乎。又何知親爲君子親爲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猶未雕也

然純樸無散是當時時也民含其
謂純質而樸散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變變爲仁。謂之仁義
而天下始疑矣，天下聞仁義之名而始生疑心
僻爲禮。禮所以節之禮
而天下始分矣。天下始分言不純一
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犧尊不雕刻則太樸完具孰爲
白玉不毀孰爲珪璋。珪璋宗廟之七器玉不琢則質素渾然孰爲珪璋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道德之自然者不廢安取仁義以生疑
用禮樂。性情之固有者不離安用禮樂以強世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以至文采亂五色六律亂
五聲皆用人力而非自然
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殘傷物之太樸故
以爲工匠之罪
毀道德以爲

仁義聖人之過也

有仁義而道德遂敗壞不完故以爲聖人治天下之過當處已常德不回則易至於彼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而已矣不拂民之常性而已謂之一而頽而渾於天然自有之中而頽渾填實而重也其神無所與也其行塡塡無心之意而自相連也時也連而運無所逆也故同乎無欲則泰各居其所而不相往來若當足時而遊烏樂叫譟不知其

而天下之心始分疑則分而人始放矣樸散則爲器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爲牺樽周流六虛上不殘之先孰爲圭璋特達純樸不殘之先孰爲五色六章以炫耳目純樸不殘之先孰爲五聲五音以亂耳目此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而民始有所比哄乎以仁義文章炫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五聲五音以亂耳目此道德不廢安用仁義而民始有所比哄乎以仁義文章炫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五聲之所由生逸之所由興也亂六根之所由起也亂六塵之所由興也亂六識之所由出製也亂六賊之罪也故殘樸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以馬喻治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飲食取足於水草喜則交頸相靡其有之怒則分背相蹄任其性也馬知已此矣馬之所知止於如此而又齊之以月題而馬始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衡飾轡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衡飾轡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衡飾轡而馬

潛藏以加譬皆是悍驁不受調
馬知介恃強衛服故衛樂之待如此費計較也故馬之知而能至於
而已矣若物民從政
者伯樂之罪也與人抗敵曰盜馬之知至於大赫胥氏
之時赫胥氏太
古之君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或作或止自以
無含哺而嬉鼓腹而遊飽食嬉遊帝之力民能已此矣所能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聖人知
度審險吾以此爲稽樂欲以正天下之容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迟仁義之名欲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
以安天下之心於是民乃踶跂不能安好尚此亦聖人之過也
止也私智以爭利而不可禁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亦聖人作而後有
古則無之也
陸西星曰此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
性也相靡相踶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

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仲治馬有機心城曲曰開馬頭曰投此其證以相人不受勸也繫悍驕也受知心也諸侯者倫謂其類言馬之知流於諸侯者變態百出所以不受聖人之治大小所志皆伯樂之治使之以聖人之知流於諸侯者變態百出所以不受聖人之治大小所志皆伯樂之治使之以正天下之容體睨跂以仁義以次天下之所志知此則知聖人之治天下之

鍵鑰也世俗之所
謂知者如此已矣然
而巨盜
小盜而防為
防守之備則必攝緘縢攝緘縢繩也則必固扃鐍堅
固扃鐍堅固
其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為屬鏤大偽然大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論之不同則所謂防守之知故嘗試論之世俗之知
為大盜積者也竟為大盜積聚者也出此論之不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所謂智亦不足恃嘗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為大盜積聚者耳所謂聖亦不足恃何以知其然邪何以見其
所謂智亦不足恃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則
耕織而有四境之內所以立宗
耕織而有四境之內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環四境之內所以一
豈不法聖人哉其制作之法固嘗不法聖然而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然田成不竟以而盜之則所盜者豈
獨其國耶日不能知盜之則行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行聖知之法盜
之田成父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
安故田成子雖負不義之名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合小大之國無有非毀而誅伐之者十二世有齊國傳之子
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豈非竊國竊法因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乎
鄒子玄曰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
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庶幾

之過也。吳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門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備之具也。

其二

書試論之。世俗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智者亦然。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聖者亦然。何以知其然耶。言其故。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脘。子胥靡。龍逢忠於桀而見殺。比干忠於紂而剖心。長弘周靈王時人。子胥忠於吳而大戮。故曰子胥靡。子胥靡而賜劒剖腹自靡。故曰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故跖之徒問於跖曰。跖曰。盜亦有道乎。行妍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也。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故善人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不可以從事矣。跖之所謂善人。天下之善人也。不能以自利。

無有道邪言行與聖有道也姿質卓之歲聖也
之入先勇也非勇何以入義也非義何以知
可否知也知何以知可否知其不可去分判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器者天下未之有也
俱備少成大器盜亦有道矣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此可見善人不假此道無以有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盜跖不假
行以為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無則天下所以少
為之累耳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
聖人之聖智皆為世累則利天下少而害天下不既多乎故曰屏竭則齒寒
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詳見總註聖人

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聖人大盜起皆必然之勢也捨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必絕聖棄智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　夫川竭而谷虛夫川水竭則山谷之中自虛　丘夷而淵實山頹而夷平則上皆刺落而淵自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聖人已死則大盜自不起　天下平而無故矣天下皆均平而無事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使聖人不死則大盜終不可息　雖重聖人而利天下重聖人言聖人復出也雖聖人復出而天下大利終不可息以故　重聖人而盜賊無已也重聖人而盜賊無已則雖有利天下之心而天下終不可治　則是重利盜跖也則盜跖者得之益可以歎爲盜跖之利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以斗斛則盜跖亦斗斛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以權衡則盜跖亦權衡　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荷畢不足以無
信而反為所窮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
之世而反為所竊何以知其然利彼竊鉤者誅竊
之小者竊國者為諸侯我不此以矯
受竊國者為諸侯我不此以矯
之門而仁義存焉今之諸侯十竊國者
非其本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之名目以成己私即
故逐於大盜由是人人爭趨揭諸侯得之則為諸侯
不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并仁義斗斛權
而不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此時盜跖公行雖有
為斧鉞之威弗能禁雖有刑亦無用不能勸之使勿
而使不可禁者至重為盜跖之利而
不可禁止者孰使之是乃聖人之過

也是乃聖人使之也

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使人皆知之法乃天下而用之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也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莫弘子胥四子之忠賢天下之防其紐勝其盛者也彼其餘躬厲身以立天下之利器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大盜積聚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

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可明示天下而用之器也使人皆知之法乃天下而用之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也是乃聖人使之也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莫弘子胥四子之忠賢天下之防其紐勝其盛者也彼其餘躬厲身以立天下之利器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大盜積聚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

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可明示天下而用之器也使人皆知之法乃天下而用之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也是乃聖人使之也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莫弘子胥四子之忠賢天下之防其紐勝其盛者也彼其餘躬厲身以立天下之利器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大盜積聚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

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可明示天下而用之器也使人皆知之法乃天下而用之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也是乃聖人使之也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莫弘子胥四子之忠賢天下之防其紐勝其盛者也彼其餘躬厲身以立天下之利器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大盜積聚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

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可明示天下而用之器也使人皆知之法乃天下而用之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也是乃聖人使之也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莫弘子胥四子之忠賢天下之防其紐勝其盛者也彼其餘躬厲身以立天下之利器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大盜積聚所謂至寶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

不利為非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脣齒然脣不與齒生而脣之亡者蓋亦寡矣楚與鄭同禍而魯之伐者楚也宣十二年楚伐鄭晉救鄭楚莊王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先與齊魏同謀而後其不反復也而圍趙之事可知矣盜之生人之始也其害人者終也故捕擊聖人者絕聖棄知而大盜分治之仁義存而大盜不止是聖人不死則大盜不止雖重以聖人治之奈盜愈甚聖人是重利盜也益愈厚世俗之變愈劇則盜之不可得而

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貴之以
爵祿賤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聖利
器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
人實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
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見制於人
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
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據陽設人不得而議
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
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民之
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天下也

絕聖棄知乃治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聖知屏焉不用大盜
珠玉賤焉不貴小盜斗斛不行以致
珠小盜不起珠玉賤焉不貴小盜斗斛不行以致
無所負陳仁而鼠竊焚符破璽而民樸
鄰。符璽本以示信而實生詭焚
之破之則無疑而素樸

折之則不事稱量而事繫思殘天下之一器法而
民始可與論議故必說大器人之法民權以六律正
則乃物各付能一以貫之而六律正五音而五音
政則百官治一以貫之而六律正五音而五音
政則百官治一以貫之而六律正五音而五音
下始人含其聰矣雖有離朱之明而天下皆含其
明矣雖有工倕之巧而天下皆含其巧矣雖有工倕之
巧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若拙
自然之巧故曰大巧若拙大巧若拙
使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雖有工倕之巧而天
下皆含其巧矣雖有離朱之明而天下皆含其明矣
然而天下皆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雖有工倕之巧而天
下皆含其巧矣雖有離朱之明而天下皆含其明矣
然而天下皆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
削魯史之行。魯多史魚有忠義之行不令人效之鉏楊墨之口塞

有仁義之言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攘除棄不令人師之攘棄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天下無偏行之德則天下不僻矣天下無偏行之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以教人皆重外物而失本心而以煽亂天下者也煽動也以重物而擾亂天下者也煽火者也銷也法之所無用也法言法之所無用也呂吉甫曰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改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為小府庫棄之諸心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淳而鑠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樸鈔而符璽非所恃也指斗折

劃非果捨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illegible]
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治[illegible]
塞師曠[illegible]欲矯也我反[illegible]
朱日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illegible]
指天下始行其巧智之[illegible]
之德始文則[illegible]我棄知絕巧[illegible]
外立其德[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反於外[illegible]
真欲捨擊[illegible]
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好知則亂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太古之世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以上十二世皆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古帝王之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太古之世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以上十二世皆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古帝王之號甘其食。美其服。

以樂其俗。安其居。安生樂業。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居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家給人足。無求於人。故老死不相往來。若此
之時。則至治已。必如此乃爲極治之徵。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今民無老死不相往來之俗。至某所有賢者。某酋有賢
使前說成風。相率而企望。
諸侯贏糧而趣之。不遠千里負糧而歸赴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上之事。且將內合父母不顧。而足跡倏乎諸侯之境。
外習故上之事不即
諸侯之境。是上以智謀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而車轍馬迹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以智謀
好矣之過也。相尚之過也。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何以
仁誠好知而無道
知其然耶。何謂好知。夫弓弩罔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之

網也七繳射則鳥亂於上矣則鳥失其常徇飼則魚亂於水矣
不善也夫知非其所能變詐也則鳥亂於上矣則魚亂於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知已之所已善者而不知已之所已善者亦非也是以大亂求異而不求同知人而不知已則必至於爭而亂極矣故上悖日月之明由此乖戾之氣上干日月下爍山川氣上干日月下爍山川之精山童川涸中墮四時之施寒暑四時亦失序惴耎之蟲微息而動肖翹之物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蠆之類莫不失其性皆失其本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甚好知之害自三代以下者是已三代以下便是如此舍夫種種之民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佼而喜夫奔走釋夫恬澹無為釋夫恬澹無為而悅夫譁囂之意而悅夫譁囂之意囂囂已亂天下矣夫嘽嘽求以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

陸西星曰言古者混沌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弊

而錯於下則倩言好知之短則形而天下制順之生長以亂大人心生與萬物相妨似大人以機心生與萬物之機事起然而有名事矣況於天地上幾

故曰好知者以知謀治也不好知者以知治也以本治治而已矣以末治治而已矣以本治治而已矣以末治治而已矣以本治治而已矣以末治治而已矣

為可係鬻而遊樂卵可攀援而闚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若作實理實效自不可承試看二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陽今而思古也未從總以二語結之合夫種神慧實之民而悅夫後後樂人之後釋夫悟滅無為之治而悅夫哼哼諄復之意不知後後專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結句軟美有無窮趣味

外篇在宥第十一

天下不可以治治之

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之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任其自在以將順之使天下不淫亂其本然之性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宥然自得以優容之使天下不遷移其自德天下不淫其性使天下不亂不遷其德皆不於外尚

有治天下者哉治之字音亮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
欣焉人樂其性不能使民如此也是不悖也是不悖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莽莽焉人皆其性之所欲而使
人人各異性是不愉也愉快也夫不悖不愉外德也
非自然之德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有無德
而可長久者哉人大喜邪毗於陽即以喜怒作喜人過
於經則助其陰勝喜怒不同其傷太和則一耳大怒
毗於陰毗於經則助其陽勝自貴賤命乃大定耳陰陽幷毗故陰
天實司若雷云之下助則有偏陰四時不至陰使浮身陰
以寒乃雨陽以暑助偏勝之疾陽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成
吾身寒熱陽氣偏勝和反之和不順其友傷人之形乎傷其形矣使人喜怒
三代以下政事非出一司反此而失位今使人喜怒居處無
常而失位而妄為居處無常而妄動思慮不自

得。思慮憧憧往來而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作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喬詰卓鷙。於是人始喬詰而有不平之意卓鷙而有不平之行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而後有賢不肖之名夫用心不和即賢不肖皆非矣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馳至善多不勝賞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惡多不勝罰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自三代以下者尚何焉終以賞罰為事。而三代以下為君者猶後於賞罰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彼人人皆善賞後然曰從陸而不曰在宥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體舜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德也不淫

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不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以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樂一樂字人而樂其性與不悖也治天下者以樂使天下序序為人若其性與人性上不可悖一悖字天下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則禁鏃不可以對論然而能其性與不悖也不拘不檢非天慮也非檢而能其失民性之常則以為馬目擊之臧穀亡羊無以為太哀則氣折於陰善惡之情相則不可以治然其傷伐大則氣折於陽太怒則氣折於陰陽并哦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故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不和則一陽一陰故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之和不順若是者其病也不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病也不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

傷人之形乎故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不和則一陽一陰故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之和不順若是者其病也不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病也不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

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怒一樂雖足以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蓋至是而況之哉

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治有喬詰卑訐而過於高

盜竊魯史之行援述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亢訐者直

詰者責人而過於峻卓者特立而過於亢訐者直

擊而過於猛囚者盜竊魯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

常耽製和氣總爲失眞亂性之民君人者分爲善惡定爲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實之所及而不能賞於實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奈之何自三代而下者何何爲以賞罰爲事乎彼方過之避之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任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聖知不若無爲

向曰說明非好色是淫於色也是亂其說慝非聽聲之眞說仁非以爲仁是淫於聲也是亂其說義非以爲義是淫於理也是亂於德也是亂其自然之道德說禮非悅於有心是悖於理也說禮非悅於有心是悖於理也禮本外物是相於技也

也說樂邪，宇亦外物
邪，是相於藝也，
相於疵也，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
也，不可也，
之情，人卜皆不能安
下也，以水救水，
之，久尊之信之
直過也而去之邪，
說之

是相於淫也，
以說矣，則是
而悅之，是
相於藝也，藝
而悅之，則
相於疵也，疵病也，則
念若此者，皆不能安其自然之會也。
之八者存可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
其自然之會也。
之八者，雖有亦不
能安，故可有可亡。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八者乃始繙卷僥幸而亂天
下也，以水救水，而天下乃始導之
而亂天下也。
天下不以為亂，甚矣迷惑
豈
惛之眾也。
乃齎戒以言之，乃
齎，持齋戒，淨一意也。
隨即休止耶。
重而涛，滿水也。且致恭
盡禮而卿傳，鼓歌以儛之，未

也言不足以不足而不知彼之如此果何爲哉故君子不行已而臨蒞天下不得已而行行已而臨蒞天下而不與之意莫若無爲故君子有不得已之心其以無爲行之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爲而後安於自然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故能如其身之可貴也者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愛以身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故君子苟能無以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可以愛也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天下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苟能無支離於胸中而心無係累解分解也支離也無擢其聰明。無逐於耳目之間無以聰明而尸居而龍見。尸居坐如尸也龍文采也雖尸居無爲而威儀自然雷聲，雖知雖慧言而德足動人神家所謂是物下言其譬如雷也。淵默而雷聲，淵默而雷聲，雖知雖慧言而德足動人神家所謂是物下言其譬如雷也。而天隨。動容周旋無非天理自然之動而理自隨之從容無爲而萬物炊

欲焉以怠作吹之意言我若迎而求之
心作而入而怠門作出
樂如萬物之放累焉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容心
以治之

陸西星曰然而性命之情不作爲當門之斬亂也又且爲聰明累如仁義禮樂之類孔者性命之情恰適僕素清靜之心可若以一物其有思則聖知仁義禮樂皆屬彼倫迹天德者以爲真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天生理也阿所障故悅明非是淫於色也悅聰聰是淫於聲也悅明明是淫於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聰則察則爲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爲仁義則是悖於理也爲淫亂悅仁即是亂於德也悅義即是悖於理也

砂景塵雲皆非太虛之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即是相於藝也悅知即是相於謀才能益世有以多能爲也者悅知即是相

於祇也疵渭救病知詐漸章則疵癘煩多故曰相
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
疵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
安其性命之精則此八者乃始窮盡倫彙而私天
下窮盡者倘曲不舒之義倫彙猶言捷攘亂之意
也然而竊竊倫彙天下之惑也甚矣天下之惑
之甚矣天下不以屬亂也乃始尊之信
之蹤坐以進之鼓歌以傳之弟子以是而交相勸勉
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齊戒以告
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之至
於宋之數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卷若
是矣吾亦如之何哉告言其惑之不可解也到此
分明說出無爲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
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以之奇處故君子前能
無解其五藏無識其聰明解分解也所以先天下此皆
五藏五竅也惛惛昭昭聰明也所以先天下此皆
自爲之於是居而龍見若不見而自章也默而
自動也神動而天隨若無爲而自然也
無爲之妙而意我忘指從容之
容至德無爲之妙

為治無機人心

中往來如此臨四海其居也淵而靜乎其不動也則一念之外其迅速似之其動也縣而天其動也則一念起如繫係於天僨驕亢矣而不心乎僨驕亢矣而不可制惟人心耳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苦其四肢勞其心志也苦其四肢勞其心志也以養天下之形下而仁勞苦愁其五藏以爲仁義愁其五臟勞其心志也苦其爲仁義而心勞苦矜其伉氣以用法度矜其伉氣以用法度而日勞苦焉爲也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他何也此不勝天下也此雖無奈天下何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堯舜且如此雖亦無奈天下何也延及三王也

大可[illegible]三王既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驗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所以下[illegible]小
人[illegible]人則爲桀跖之行[illegible]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乎忿怒相攻
於此[illegible]於我[illegible]恩知相欺以[illegible]以爲知而
而加怨於人[illegible]人爲恩[illegible]若不相非以[illegible]
人爲[illegible]誕信相譏[illegible]以爲信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人爲誤而天下[illegible]矣[illegible]同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德非[illegible]同而性
[illegible]命之理漫臧矣天下好
知而百姓求竭矣人人各[illegible]而爲好知而百姓皆
求以[illegible]思[illegible]慮應接不[illegible]矣於是
乎鉏鋙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鉏鋙椎鑿皆[illegible]刑
也繩束縛也墨黥也[illegible]殺之也天下[illegible]紛紛然[illegible]若[illegible]罪
[illegible]正殺之也天下[illegible]攖人心[illegible]攖[illegible]
[illegible]作黃帝之攖人心始也故賢者伏處太山巖巖之下[illegible]是以賢者伏處以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illegible]而萬乘之君無與
共理使[illegible]憂勞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又天下之彼罪者其衆矣而身首異處者相繼桁楊者相推也。長械施頸中刑戮者相繼刑而戮辱相望也。被刑而戮辱者逢引高蹈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此世罹於法網而不知恥也。儒墨於此亦甚不知羞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者也。桁楊接槢因聖智而行吾未知聖智未必非桁楊接槢也。桎梏鑿枘同仁義而有吾未知仁義之非桎梏鑿枘也。而有吾未知仁義之非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嘑嘑乎桎梏之間乎。吾未知曾史之非桎梏鑿枘也。鑿枘不必非桎梏桎梏不必非鑿枘也。是非之分未定也。然則曾史非邪。桀跖非邪。而天下竊竊然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故曰大盜不止。曾史不休。天下之利幾何。此非曾史之過而誰也。自曾史以來。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而小人之以身殉利。一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東。盜跖死利於太山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趨舍以物者。是以物與物相易也。以己易物。輕重相反。則必失己矣。以物易己。輕重相反。則必得己矣。且夫失己而以物爲者。天下無有。雖盜跖亦不爲也。今世殉物之人。多以物易己。其與盜跖也。相去遠矣。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治。

陸西星曰人心一或弱人所排則大志銷磨而下矣少或退之則希高思遠而上矣下無常門人盡其心化爲一體如因其恐怖也如終始以惻怛之淡之人排之希其進之人用之廣隅隙之處如此故語其遲疾則一如此人心念慮之間動而再也亢則不可制伏之狀亦大端之一開故湯武之人征伐以仁義名而爲之也仁義之名而爲之者一得行仁義者同于義若負不仁而不義于若名而異于義之實以仁義之心爲平生之用心如凝冰之外方其本動勞絕也其帥如淵之靜而動

知之談雖跋懷情而被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挨榻者衝陽之管納閨麥方所以製經路者有衝陽則必有挨榻製經路則必用納麥其事相須以爲仁義之必服畀矣會史之必資陳跡也

徐士彰云筆端嘴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問道廣成子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空同當北斗下山也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至道之精又自然一步的去處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欲致小和而使萬物育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吾又欲調燮陰陽以順萬物育者陰陽不和庶品各任其職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欲問其下手用功處當作何

有所至道而所欲官者物之賤也特汝之所欲官與物之本然之賢而所欲官者物之害與所欲官之門也（門）（門）（門）

無物而大道之至真求教之動曰開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子明於至道之精則必有長生久視廣成子之道故問治身必何如而後可以得此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裡而可以語之則不然矣自己之學也故以為善問來吾語女至道（黃帝使之來而欲以至道告之）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深遠而不可窮）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混而不可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其正告人若何）形將自正（體之要當耳目但形神自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而已）必靜必清（既靜而無為形自正必靜必清（自心神心清靜）無勞女形（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形既不勞役氣既無搖）乃可以長生（形動則乃可以長生矣）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然要之總吾身之形神者皆不出乎耳目心知之為累耳故必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則精不外馳而神自守）神將守形（夫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

仁 近 矣 慎 女 內 謹 閉 其 門 塞 其 兌 終 身 不 勤 外 聽

子之謂天矣。言其可與天合一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正語之所以長生之道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理本自長生而人順以爲有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生理本自難測而人蓋不知　故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德無爲而無以爲有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故得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而人皆以爲有以爲無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非特人也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而已　故余將去女入於窈冥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故我特謂去人間而入無窮之門與天地相長久　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可以與日月天地爲常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與泯同昏晴也即泯然不知之意彼人物化生有當我而來有遠我而去生生化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故人盡之
不如陸西星曰撰出頂天下只是個道德以說文之問答
宿原未治天下只是個道德以說文之問答
義也皆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告之以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告之以陰陽之精元始之祖
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
混沌一而不分焉造化之樞紐也陰陽一判而
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矣惟其分焉
之分焉也官謂主宰而知之使陰陽生
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
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
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辯廣成子言而
問者物之質也質者前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
之殘也淺者前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
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已漸在矣蓋
黃帝治以仁義撓天下之心天下之心
訴索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
不待簧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崑而
而草木不待簧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崑而
之心萬萬離披解散之氣徹於陰陽慘於三光

於草木昔于人心倉如此者定汝之治爲之也又
何足以語至道乎黃帝有咸于至人之言於是捐
阿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禍若已之學莫
爰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
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
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超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前
冥之語相爲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在吾人若作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泰其
耳忘其口抱神以靜而已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大人神好靜而欲韋
之人神好清而心攖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
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
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曰多
視則精搖於目多聽則精搖於耳心多知則精不
搖於心故曰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
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宅其形而長生久視
之道端在是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分爲
陰陽其精粹乎而至彼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
至陽之原日精精者無乎地吾爲汝入於窈冥之

門矣則見至陰其動乎而至後至公之原則蘭
者發乎天故大極判而兩儀分則陰土壬動
王子動而天地有官矣於中含陽陽中含陰而
陽有施矣卯子云陰陽之情互藏其宅即北互藏
之陰陽亦爾吾人返躬於心之陰陽亦爾故曰宇宙內事
即吾分內事即吾身中之物自北矣北物字以
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自北矣北物字以
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自北矣北物字以
下得不苟即卅家所謂藥物也山即卅家所謂大候也一
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
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和即卅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
即卅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
真矣度十二百歲而形不敝也宜哉此下正答所
以長生之意蓋長生又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不
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
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模不受愛惡超形
容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遠造化却謂此
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
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
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存為無
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無
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存為無
為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無
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

而上見日月之光先山下為土矣轉運之不已為土矣轉運之不已為土矣轉運之不已

毅對雲將曰遊鴻濛鴻濛氏樂如故特對曰遊適至此耳雲將曰朕願有聞焉也願聞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泰氏知分之意故以此問之而答以一字蓋欲其自悟也敖遊鴻濛曰遊耳吁亦可怪見雲將曰吳氣不和風雨其猶地氣酵其猶其所以醞釀而成雨者未見蘊生而雲者矣莫有治之者則之所由生也養蕃滋育治人之過深也仙仙至起之貌總不能脫過放故遣使歸天心以用陽和養心若是哽用心平理與物皆不以仟惰而順行自然無為而自化矣同乎本混物無際也莫能無過之心往遇也不知而復乃為是謂通忘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得之知而忘之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歸者皆曰天也

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萬物當何如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弗知正見鴻濛未開故弗知也弗知乃真知之雲將不得問鴻濛既以不知勞之故雲將不得其知也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呼鴻濛為天言前不得問至此復欲再問至鴻濛得否豈已忘之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前日一見魯記

曰浮游不知所求，浮游而自得所求何知有求 得倘往不知所往，倘往而自得所往 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紛也無妄其也惟知遊於變世紛沮之中以觀其真機之所在 朕又何知，外此終不知也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得倘往。我聞夫子治征之教亦自以爲得倘往矣 而民隨予所往，其如民隨所往何 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既爲民隨欲謝絶於民而不可得則凡有所爲皆民之所做而故也 願聞一言。願得一言以治之 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爲之則逆乱其自然 玄天弗成，如此則豈得成 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獸去其所而解群鳥失其性而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草木昆蟲失其性而災及 憊治人之過也。此皆有心以治人之失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

何今既如此如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僊僊之貌
汝已自毒自治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急雲將曰吾遇天難
甚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毒哉心養上汝心言之教鴻濛曰噫毒哉心養上汝心
便足矣汝徙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去聰我形吐
爾聰明墮廢之貌倫與物忘大同
平澤渟倫與淪同渟澤渟者無形無味有氣之始也解心釋神解去其有心之心
莫然無魂莫然凝定而無妄想貌解釋去其有知之神
不離渾渾沌沌終身人人各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
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其自然之本根
不離渾渾沌沌無知無覺終身不離于道矣若彼知

是問其名此果無知
物則是物有情物物
一太一則此惟一理
之大有能生萬物人
之所以造物者一
物已矣

之乃是離之。纔有知覺則與道
為二使是離道無問其名故道本無
分別之名
而無問其名無關其情。道本無好惡之情我亦
不立好惡而無關其情物
固自生。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
也此皆是無思無為底道理雲將曰天降
朕以德。天賜我以不
自然之德示朕以默。示我以不
言之理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惟反躬而求之
乃得其所得矣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遂拜謝而去
陸西星曰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簡無
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緒
餘以理天下鴻濛對雲將門呼喚啐啐
自得之意有出了言語文字之外者思見此老
段將疊活潑潑地畫出宅然冰合六合清以自
辟生即前啟取天地之精以作五穀以養民人之
意人雲將之問蓋止解此何故鴻濛以帝知若之
曰帝知若正所以為鴻濛答帝知識之
也不覩乎渾沌死於竅鑿太機散外曜咏知識之
開大道之障也再問請以不知答之故曰浮

游不知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執掌紛紜川流之貌言物之生於大塊之間者若是紛紜自然其作小故象莫川流於天地之間者一如魚自勉故為自然能踏大地無所不知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執掌紛紜川流之貌言物之生於大塊之間者若是紛紜自然其作小故象莫川流於天地之間者一如魚自勉故為自然能踏大地無所不知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

體認頭切由是不容以絲能踏大地無所不知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焉其知為真特言我則民所遵循為大地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

猶仍矣其知為真特言我則民所遵循為大地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

之放也放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先則民從之門天民自然無妄

言而治之謂先則民從之門天民自然無妄

氣稟之序自調群物自生門天民自然無妄

義成即順成之也何者解而亂經之物有常情皆然無妄

解別其群便生嫉忌機心一動故生咸若其性命也相心問答有過使問乎濠梁之樂知魚之樂者以未嘗為魚自勉故為自然能踏大地無所不知所行游者攸掌以觀無妄

然而生刺無彼我以化化生古之世人與禽獸同群安於樸野之俗言未易辯語故待其固然而解經拂情戾於我之教矣一切以為民得

則離經拂情無彼我以化化生古之世人與禽獸同群安於樸野之俗言未易辯語故待其固然而解經拂情戾於我之教矣一切以為民得

警中庶之氣上干災變禍及草木而人之過使然也警於幽明之際者之謂得

議人之過其流禍如此雲將見治人者奈何溟涬言每戒儆之謂得

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雲將見治人者奈何溟涬言每戒儆之謂得

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溟涬言每戒儆之謂得

儻儻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儻儻乎久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嘆問鴻濛其固

不可藥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嘆問鴻濛其固

不肯遽答者以未嘗為俗之言未易辯語故待其固

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於心養斷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讀恐未然心養謂涵育操存也言人心不能自化我恐終始之間有此又心養之一事如此又有心養之一事如此其變態百出不可窮詰大抵皆此心養之功夫也徒衆也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

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衆也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

攖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惟淡無為以治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惟淡無為以治

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

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

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謂有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

雲特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

無攖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識神心識二字又當別看解之安心則神定心識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識神以靜之神自寧

解之行以杜天下之疑此其聰明睿智有異形體者去其形體與物同乎漠漠淳淳無聞無見之貌乃眾人之所棄也

解之行以杜天下之疑此其聰明睿智有異形體者去其形體與物同乎漠漠淳淳無聞無見之貌乃眾人之所棄也

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乎漠漠淳淳無聞無見之貌乃眾人之所棄也

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乎漠漠淳淳無聞無見之貌乃眾人之所棄也

平等不生分別與物同也倫大同也解心識神以靜之神自寧漠漠無朕之神自心養漠漠無朕之神自心養

解之行以杜天下之疑此其聰明睿智有異形體者去其形體與物同乎漠漠淳淳無聞無見之貌乃眾人之所棄也

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闢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闢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治天下乎

獨有之人無物累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夫同己則欲異己而不欲其異己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但情皆如人自己而不欲其異己也以出乎衆爲心也是以我之聞見皆出乎衆人之聞見則不欲其故何也不知操無欲上人之心乃爲君

夫以出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不知操無欲上人之心乃爲君因衆以寧所聞衆所聞衆所見衆所聞衆之子萬皆我所聞衆之子萬皆我之見衆人之子苟有一念出衆之心則我之見聞看不因衆人自爲亦與衆人等耳何嘗異乎衆哉

因衆以寧所聞衆所見而以己爲之此從來人之聞見以穩之技御又多矣而欲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御又多矣而欲自己之聞見不如衆技衆矣則我不如衆人三王主物之利而不累也三王之所以利萬物之說見已爲一事也三王

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其心

如此而欲謀人之國是欲攫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是以人之國而用心而不衷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能存人之國萬一幾何僥倖而不衷人之國乎（皆有僥倖苟且之意）

其一而衷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衷矣。而衷人之國也。情乎（情則一事不成而悲夫）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有國土之人）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夫有土者特有夫土地人民之大物）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有大物者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自皆能物物而不爲物所物也）而不物故能物物。（惟無爲自然用物而不爲物用斯物不物矣不物故能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明夫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若知大能物物者之非物物也）

將握挈陰陽主宰意
出入六合而遊乎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元神默運獨脩綿綿冲冲自
然之中至無也而實有也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等人與天為一非人
可得而二之貴之至矣
大人之教大人即獨有之人
若形之於影若影之隨
形聲之與響若響之隨
聲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為天下配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
以此對天下求教之心配對也
行乎無方因人變化
而無方
挈汝適復之橈橈以遊無端挈提也汝指世人適往也復歸也將挈天下之人而往歸
於群動撓撓之中以遊無端無始
出入無旁出入而游乎其間四面皆無極
與日無始日日如是不見頌論形軀合乎

陸方壺曰因衆以合所謂言同衆人之關見以總要自己之關見則我之不如衆後抑又多矣以事言聖知為同俗之見也孝文治儒天下而道也後一撓以流弊復來也之注也其注來日如

大同。頌贊也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許同此身也大同而無己。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己矣無己惡乎得有有。既無己則何者為有職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觀有者昔之君子。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觀無者天地之友。若見無地萬物以無為乐則天地之友也非獨有之人不能矣

呂吉甫曰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若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關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子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于影響而不為人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作以復之撓捨而不必靜是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芒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閑時

之所不能拘也御論言也言側出于不言甲事乃
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何而無之矣無之同
得有有哉惠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體無而天
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觀無則天
地之友與人同者
不足以名之也

聖人有爲中無爲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然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
不任任甲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甲矣然豈能離人而
獨立哉故曰甲而不可不因因相依也明白若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也以
可不因因相依也
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
匿隱晦也粗而不可不陳
者法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遠而不可不居
盡去哉故曰粗而不可不陳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
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
親而不可不廣

仁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近而豈能遠仁哉必推廣之耳故曰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中而不高者德也。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中和同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責天之不爲而以逆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不助者不容力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故聖人以在天者不容力不助而不可不爲故曰不可知故曰神而不可不爲成於德而不累。德不累則高而非有出於道而不謀。此事出於道而無計度之心故累以爲高故曰不累出於道而會於仁而不恃。此心會聚於仁則行雖近而不自高而非有出於道而不謀。所行雖近而不自高而非有出於道而不謀。所行雖近而不自高而非有出於道而不謀。所

事事未嘗不明於道也天道近也積則不化矣應於禮而不諧，禮可行也；應於之大體為有薄迫也，而應接之小節為有所錮蔽接於事而不讓，接事之間，辭讓於禮文而於禮文有所錮蔽接於事而不讓，無所退讓。法而不亂，以法御物，物紛紛而不亂，侍於民而不輕，民紛紛而不侍，物紛紛而不輕我，則不輕我。以倚重之，因於物而不去，物紛紛而不去，亦以倚重之。為也而不可不為，夫情者為道，粗者為物，物皆不足為也，然而有不可不為者，特其應物之情，不可不為也，而不可不為者，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不為，是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為，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既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安往而不窒礙哉。不明於道者悲夫，然則不明於道，安往而不窒礙哉。不明於道者悲夫，然則不明於自然之道者，惜大何謂道，有天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此向屬道心，有性不渾而德不凝為人上者，蓋平而實，而平實，而平實，而平

心主者天道也是以道心為主臣者人道也此臣主宁不異朝廷君臣即事物論曰其道相須為君臣即事物論曰其道相須為君臣君存焉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記無為有為作一例看故曰天道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陸西星曰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仁也民雖卑而不可不恭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攸敘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仁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恭乎事雖微瞬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為則乎法雖親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可不仁乎義上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降殺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盡禮上節則止而不過情則加厚無已故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稽此皆相須之辭至於德也道也天也皆非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無為之道有作為基

不可以不爲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故中庸而高焉則道一以貫之矣道一以貫之而從容中庸不可以不易也一則不可以不一爲也易則變矣變則神矣而不可以分一爲二也神則莫知其然而無爲中王也此下王之有爲所謂無爲而無不爲矣故曰聖人有爲中之無爲不爲而無爲觀於天地之文者則此之謂也此不動則已動則積累故應鍾言同之會則言同之會積累故應鍾言同之會則言同之會積累故應鍾言同之會則言同之會

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今有說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爲而尊者也自然也眾者自爲芸芸性之義即觀世法居則無爲而尊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爲爲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可無爲而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主張之者人卒雖衆其主君也故曰其治一也萬物雖多主張之者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天之與我者爲德君能推與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然便是天德玄古猶言遠古以道觀言而天下之治正大也無爲有無爲自然之意天下之治正大也無爲有無爲自然之意天下之治正大也無爲有無爲自然之意

道生一而至于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名德也德也通同也行於萬物者道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道理行以治之人事雖衆其中乎其上治人者事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爲精事與技爲粗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義合作藝故曰古之善爲天下者故古之以善爲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淵靜而百姓定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記曰傳有通於一而萬事畢萬事不過一理故可一以貫之無心爲而萬物化我無心則我惟人服之得而鬼神服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鬼神亦服之也即此可見道貴自然

此節言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當隨然虛靜乘下德

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德之為物如此其大化上皆用之以治人上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藝之事事業業皆能為德業之德業于道道業于天天業于天則所以天下者豈有子技能之間哉故其天下化百姓定萬物以遍于一而萬物無心故也

明道則處一化齊

夫子曰迷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以覆載萬物情狀君子欲體道不可以不刳心焉君子可不刳去此如而見道之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化行不虧異則天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無爲言之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無爲言之之謂德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爲言也愛人利物之謂仁愛利萬物道濟天下故謂之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與者亦同同故謂之大行不崖異之謂寬不設城府則無所不容故謂之寬有蓄不同之謂富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是萬物皆備於我故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謂之紀德成之謂立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故謂之立循之循於道之謂備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故謂之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完全故謂之完君子明於此十者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浡乎其爲萬物逝也浡然興起也包括萬事而無遺逝往也萬物則天德仁大實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韜藏也包含也

物往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沖乎其爲萬物逝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如此則內重而見外之不利貨則不以貨爲利不近貴不遠富不樂壽不哀夭心不以生死爲變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萬物一府。衆萬物而歸之一睹死生同狀同死生而視爲旦暮此則吾之所謂顯所謂明也明乃若所顯則有之幽而不以幽爲顯則自以爲尊顯顯則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王天下不以貨物易其性命之情非通人其孰能之此之謂懸解懸解而來求解其人之謂天鈞天鈞者兩行之謂也是非兩行而和之以天倪因是已是亦因非也非亦因是已是亦非因非也果且有彼乎果且無彼乎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所以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順之曰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刻不足以體之體不同富之至也說德之人通一舉萬若規之在側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刻心在此十者

而已反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制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常主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備于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至道靜中生明

夫子曰又述師言夫道淵乎其居也道雖大故淵乎其居而不動居靜也澹乎其清也澹乎其清而不卻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之聲亦自然之天故曰余石不得無以鳴然金石雖有聲不考不鳴石雖鳴言鳴的便是道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萬物孰能定之即是而觀道俱兩忘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之德者有王天下

喪死生不得與之事無心者能然乎陳景元曰首稱夫子曰者若子曳長桑公謂公曰夫道淵乎其居澹乎其清金石不得無以鳴雷所處者乃能王天下而主萬物自然而爲公天然守中而主道居虛生接物心忘轉人之所爲其德不離清仙同德不重用萬物歸於虛其德不離清仙同德不重用萬物歸於虛其德不離清仙同德不重用萬物歸於虛

於事。素樸素也。謂往也。言率其素質以往。常自恬淡。無為未嘗。沉着於有為事物之中。故曰淵通於事。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然知知通於事而事至能。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然知知通於神而神至能。

不容昧先事而知若見神然。故其德質。如是則其德清通。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然所謂通者又皆物有採取於我而後其心出而應之採從述也出猶應也

故形非道不生。夫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生非德不明。然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存形窮生。若夫存我之形以窮其始生之理。立德明道。立成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非王德者邪。非有王德之聖人能之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蕩蕩乎其大忽然而出勃然而動萬物從之而作物。此謂王德之人。此之謂有王天下之德者之大聖人也。視乎冥冥。此下即所謂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者也。冥冥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聽乎無

聲道可聽乎然無聲則不可聽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錐則不可見也而杳杳之中有象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錐則不可聞也而杳杳之中有象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深矣乎則測知入清之相和故深之又深之所獨測知入清之相和而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而無方矣而虛應無窮而能胸成若無所作而條暢皆能供其時騁而要其宿不時騁出而有所往皆能達其源大小長短修遠語大而實近道小而長也而實知語修遠也而實近道以此為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

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

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

若此知非由思之人何以得此道若

自道心非物採寂滅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以言心思無訓道也則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叫也則生訓鳴不叫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門之而物皆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藏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大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測大祥之當無能特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則其不未嘗不必於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道以無心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此皆寓言遺其玄珠。玄珠喻道使知索之而不得。知知覺也喻有知者不可以得道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明也喻明察者不可以得道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喫詬言辯也喻有口辯者不可以得道乃使象罔。象罔無心得之喻也知知識離朱明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

二

之使
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其性過人如此而又特其聰明而以
給人為擊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知過之所由生
生於有心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以與之
配天乎彼且任其胸臆而行之違也物議將使後
世物事而制物也四
方且自身尚其智而
方且尊知而火馳急用之如火之馳
方且
為事物所拘碍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隨四方之物
而來顧視而應之
方且為物所汨失其自然之常而
非能定而應化為事物所變動也夫
化而未始有恒方且事事而應各度
其宜而非出於無心
方且與物
方且應衆宜方且
安排
而不倚
方且與物
方且與物
方且與物

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人禁制非能役賢強乃賴聖知之道以禍之而相非能救君乃資仁義以救之故曰比周之禍甚於盜賊

必尊此相故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此人曰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但可以為衆人之父而不可為衆人之祖治亂之率也以之撥亂則可矣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若以之處下處上皆不宜也

緒伯秀曰豁缺聰明屏智棄性過人異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鮑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物知而火馳機謀急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紛則礙於物四顧乎物也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官我未能治物也物物化則逐物而遷本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矣何足以配大丁劉然有族有祖謂豁欵之乎有君衆官明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父之又玄之謂

華封三祝

堯觀乎華封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使聖人壽
堯曰辭
使聖人富
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封人曰多男子則多懼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封人曰壽則多辱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封人曰富則多事

殺人則封人之過已不其所矣也

陸西星曰何謂鳥居而鼓食聖人無心自然如鳥行虛空而無定所如鼓之初生者雖待哺於母而非自求為行而無彰迹而無迹為行虛空而無迹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與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各付諸人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夫聖人鳥居而鼓食聖人無心自然如鳥行虛空而無定所如鼓之初生者雖待哺於母而非自求為行而無彰迹而無迹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有道則與物皆亨通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無道則斂德以避世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度世千歲亦不為多緣使厭世而去幻身如棄敝蹻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乘彼白雲寶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不染於少壯老之三患則何殃心自得而身常無殃

棄之有所安得而及之封人去之竟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人不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意

郭子玄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鳥居則無意求安鼓食則俯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經安行而自然大方也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無

順天應人未為不聞也天下人極盡合之以日新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歿世上德來雷帝御一氣之散無不知也

子高避世而耕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初封之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有避世之意）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重其賢也）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堯蓋物之以無心故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今子以賞罰驅民而民終不化）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德益衰而刑益修）後世之

絕聖而反一遺知而亡極耳生實則未聞也夫在宥之以一念清安以靜而之道充盈無為之德自同而賦為萬物之情性而道其所常而無為而無不為紀綱萬物之表萬

亂自此始矣必基後世之禍矣夫子聞行邪。陶與盍同夫無落吾事。吾不暇與汝言汝無慶吾將事倪倪乎耕而不顧。倪倪然自焦竑曰伯成子高遁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今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此段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已不如堯舜矣

至德同於泰初

泰初有無。泰初者無物之始也無物之始只有箇無而已未有所謂有也無有無名。無且無之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一之所由起也雖有名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由一而生萬物則謂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而未形似有分矣然陰陽混合似分未分細細交感而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

無間故謂之命

則有神形備保神品類森然各正性命
則渾之性儀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
至同於初人終性而反於生生之德
之至則同於本初之無無
大合�cuò鳴。惟同也則虛則人合於天
按習雅噆謂之啄衛也取鳥啄之以噆為者乃天機之
動無心而自然也既與之合則
與天地為合矣其合緼縕若愚若昏
緼與胞同胞合無際貌若愚若昏其合也胞合無際若愚
若昏不可窺測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乃謂之玄妙之德與素初自然之理同矣

內景曰此段定性性命根宗而示人以逆遡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常者勘便硬將朱子作淺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謂窮源飛之

舌亦不能辯雷南華若直謂吐去舊日聞見將此
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
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漢津之先有自無生無
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
成兩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宇無所謂
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
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德之爲言得也故
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江
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是故謂
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如此造
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
鼓動而生物物者勿之留宕而成形脩者也物既
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物有恒者益
者卵者胎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莫皆一
成而不可易故曰鼓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
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
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
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
故脩此者當反於德反於德則天皆全與德之至

則同於初物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迎於虛曲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一而萬乃大言德性而德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實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夫子聞之曰善哉然猶以不可言也不可言為然則彼其所治之道同條共貫若相似然可不可彼之不可以我之可明然不然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有言德性失於敬而其高無與倫比之物也然而泰初無有以於同終始涉於有如何可同其實則無心自然嘿而合天故合於天地合德者啄而鳴啄鳴而合此數音也胡為而鳥別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人所以不得如鼓音者以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緣緣然若思若昏老子所謂察人昭昭我獨若昏察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德性返德其道如此

至人忘己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共貫若相似然可不可彼之不可以我之可明然不然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有言○辯者之言雖紛紛多端曰離堅白若縣寓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以示人若

化有形者皆是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宇之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夫子以爲惟聖人能之其老聃曰是眷易枝傛勞形怵心者也。眷枝皆庶人之有官者易謂更番直事傛謂拘束也勞形怵心以功皆勞形怵心才藝自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謂更番直事傛謂拘束也又如執狸之犬爲人所愛則必係之故犬以拘便自山林來。便捷之狸爲人所愛則必係之故狸自山林而就捕二者爲能繁而愁思。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適其自然之性哉。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又叮嚀之辭若我將告汝以汝所不能聞所不能言之理此則與入道不可得聞之意無見未聞道者其象。人之從有入無踵而無形者皆然無形者皆非其有形者安九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人之從有入無踵而無形者皆然無形者皆非其有形者安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若人有形者安其死生也。其死生生則無形之人其動止也。其動止則有形之人其廢起也。廢起同廢此又非其所以也。然而非其所以然也

陳曰元曰可不可然不然歸知以卞異也歸壑白之舟若壑宇而忘之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者因人事而治之而代無窮心有所以異人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非惟忘物并與天亦忘之此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而與人爲一矣

陸西星曰此段措辭約句迴旋默默之外所謂不治之道若相忘於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洙泗之道若有言曰放可不可然不然皆不苟同於衆也辨若有治若離形骸知解離聰明若絕離知識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見錄相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辨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哉乃老子之所謂大以拘繫而忘思緣自山林而就廊廟者也烏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將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烏得以

才智自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退之以所不能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蓋有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象是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蓋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但見象動亦動象止亦止象先亦先象生亦生象慶亦慶象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先生慶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總乎物而因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則入於人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猶謂之忘於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與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為聖人也已矣

季徽與蔣閬薧論治

蔣閬薧見季徽曰魯君謂薧也曰盛受教（逸齋君所以請教

也故因其自種而種之則蘭種而非為山
之則蘭種而為山其自篤而易之則蘭
篤而非動故其誠心自誠仲志自遂豹死
條暴閻然無還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哉
公我自然矣漠漠自也
之謂不可貴論也

不獲命以解命既已告君矣未知中否又述其告君者未知中於理否
言陳之吾謂魯公論以所
之為而無阿私必有恭儉之德衆公之所心然偏薰民孰敢不輯輯和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
徹局局然笑曰局局笑貌
豈望蜾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若夫子之言不足以
帝王之德猶蜾蠃怒其臂以當車且若是則其自
其力小必不足以任此大事也
危其觀亭若是則其自為所處者猶人之多物
高其觀臺以示於人危高也
人物之多也人將往而歸之則
投迹而來者衆矣蓋言趨之者衆
將往投迹者衆多物
之所言矣言其開此言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而無所知
蒐也汪若於夫子
蒐也將閭蒐覿覿然驚曰覿覿驚懼貌

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謂堯舜
之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揺之漠
然弟之而揺其心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於無為而與物化矣

像評道曰必服恭倫是尚賢也帝王之德非無為也揺出公忠為無為則天下無事矣

遺風之風亦猶
曰言其暑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揺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揺蕩鼓舞也鼓舞民心使之成就於教化而易其習俗　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舉皆滅去私心而進其昭徹獨見之志言進於道也　若性
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帝則黙順若其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
化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漠漠然弟之哉　若然者豈處堯舜於高自處於甲兄堯舜之教而漠漠然低首甘心以弟之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於
睪睪乎與民同歸於德而心各得其所安矣

陸西星曰開物見季徹因衆皆之所以告膏唇者若謂帝倫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德蓋帝王之道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責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責無為而治有為以若所為備人之為其觀亹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迹者衆矣不知衆興而來者亦興衆興而逝遊觀之人詎能久乎跡

大衆聞之叫呼而
若小利之暫而不
以滔淫以不足而
不相忘利於衆而
謀予衆所以神人
衆至而執大象矣
往也若大旱望雲
恐膏澤之不厚
侵人奔合而投迹
非衆何濕沫之鮒
青雲以卷舒累其
列子以御寇繫其
衛之為也要在處
以休影處靜以息
然后為至也
方思善曰寂寞聲
言絕衆之世無為
治即盡物能大同
漢沖也其治在身
之上至要身之後
有為矣故云註兄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漢陰地名見一丈人方

意却在言外而閒勉不知故齪然而驚也〻於季徽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代心本自蕩蕩廣平揉揉活潑若草木之動性於春風書自聖人過為之防隄以仁義儒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驚駭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遠揚有之曰跂躁失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跂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揉之蕩之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臧其相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昭徹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涬之德哉使民心之欲有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觀與

虛同易曰震來虩虩註淵蝘虎進退多驚

喻過用其心

二

生不定不能抱一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與也
靜主一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與也
以居吾非不知。吾非不知此機蓋而不爲也非以爲機心存
道方且深惡而不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有頃也有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
爲者邪。漢陰語子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
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
者乎。擬聖若聖人也於于誇誕之貌蓋衆偽蓋世獨
弦哀哥以賣名聲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以
取人之聲譽也汝方將忘汝神氣汝宜內
黜聰則墮汝形骸。外忘
而
庶幾乎。如此方庶幾於道而身之不治。而何暇治天下乎。不然
身且不治子行矣無廢子貢卑陬
何能治人。子行矣無廢治圃之事
失色。卑陬貌
頊頊然不自得。頊頊自失貌
行三十里而後

無著意事之意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道之先實碩德中之日最高識以為聖人之道若足為耳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功計得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拘拘重尺而利來將自為之矣況後計用力成功之言寫誠故子以為足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夫人之道依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之人所以無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設言故曰忘

忽行三十里而意猶少息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向之人指何等人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夫子見之何故之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復其常耶容色俱忤終日不復其常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吾已俱忤終日不復其常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夫人指為圃者吾聞之夫子事求可事可為則為功求感求至於感功而止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力少功多如桔槔之類今徒不然徒獨也今丈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執道則不失其所以為德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能全其神便能踐形形全者能踐形人法天地法聖人神法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北人雖托生於世所行亦與人同而汙遊倡狂不自知其所往則與道

人異汇乎淳備哉蓋滓然渾沌氏之備哉功利機巧必忘乎

全者形全形行所乘
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文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猶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蓋汪乎純白之備識而所謂功利機巧必忘矣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憮然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所往猶舉其譽而無所往猶舉其中故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為以也郭象曰夫用時之所

人之心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非其心之所向則不往雖以天下譽之得失則不為所動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雖舉世譽之而所言行於世足得其所謂也警然不顧亦警然自適而若無所聞也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雖舉世譽之所言不行於世足失其所謂也憮然不受亦憮然自如而若無所聞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惟全德之人乃能不以譽損益且不顧而況毀乎我之謂風波之民我則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故曰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於渾沌氏之術者也太古之道者也識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守其本心守其純一而無二無雜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守其純一不雜見明白入素夫純一不雜見明白也則可入於素無為復朴治內

忘外是無爲也則可復於自然之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全性以遊於世汝將固驚邪固宜也汝未知此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且渾沌氏之道終非羅勉道曰敎知決漏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賜然自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朝儒之爭者也云獨放哀歌以賣名譽言高其調以振譽於天下也早厭早遠自處於隱也假脩渾沌太極也識氏之術假託也託於脩渾沌之術渾沌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得乎已自忘乎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爲而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皆不能識也異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諠芒論聖治德人神人

用智乃淫情也聖人大倫淳備而抱一守古決其旨也不忘不廢則無無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之廢也之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之道非夫人也子貢既其解脩之道而泯之未知純白者之世也此宜子之疏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浸於此人居到子之心醉於季況也孔子以其行今仍爲緒爲世事故知脩且非真渾沌從知脩乃泡泯之朴而不知以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故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

芒將東之大壑（詩芒才一序矢則歸於世化而
淡物無江湖必使汝
懷然淵也玄同就此
謂之世化所施者
風圖內之
也皆寓言）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大壑海也）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益之不得）酌焉而不竭（不能）吾將遊焉（吾將往觀焉此亦夫子將浮海之意）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橫目側目也言夫子將觀於海獨無意此側目而待治之人之治官施）而不失其宜（施職而官之）而各當其任（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賢而任之而野無遺佚）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舉見事事可爲之實乃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爲已而非爲人天下自然化之）手撓顧指（撓動也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撓動也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徯志是也此

心深實無道也

之謂聖治。古聖人之治天下益如此顧問德人。德人比聖治又高一層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居靜也行動也動靜無所容心故無思無慮是四海之內共利之爲悅。共給之爲安。日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安悅安非美惡。心中無所謂是非安有美惡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惛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惟其不知有身故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泥泥乎不知其所歸。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儻然若行而迷其道而乘乘乎不知其所歸此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無心也此謂德人之容。全德之人其狀如此顧問神人。神人比德人又高一層曰上神乘光。神騰躍上昇而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如此雖有身似無身矣此謂

吾言嘗曰法不傳而不傳則天將之窮也不傳則天將之窮也。知其至無而不知其至無而不知其至無而不

照曠此其胸中閒有致極乎天命而天地等照曠達致命盡情盡其性中之事

樂而萬物斛亡以天地之道仁樂而萬物無所累於代萬物復情皆復

於實理而與我為一此之謂混冥此則寂然不動泰然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混冥

羅勉道曰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俊傑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無

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無心為人也不矜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

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棄老所謂逐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

是已此則照徹空曠無復形物故謂之照曠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

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輸亡萬物

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

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混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重於

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至德之世無爲

門無鬼與赤張滿稚觀於武王之師。伐紂之師赤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周武德不及虞舜故離此患也使天下罹此征伐之患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無鬼之意以虞周皆亂而後治則所謂征伐直時異耳未有勝負也故詰問之云云赤張滿稚曰。滿階聞無鬼之言曰有所指

天下均治之爲頌。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天下均治則頌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之德而推以爲君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有虞之治猶以藥療病而後施藥無病而後求醫病篤而後求醫不病何須頭無髮而後施髢刊不悉何用醫病而求醫照醫此三句蓋言治天

門無鬼曰言一聖僅以亂後治之則指讓之與用師運籌異耳未有勝負於非同也均治則順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於爲君哉詩無鬼之言是也曰天下皆患亂故求虞氏之藥攘夷狄父兄色樂然明治天下皆非以爲未也夫子范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演之也上如標杖下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承此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測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正其分又不專教於

下便是病無爲而治則無病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孝子爲父
操藥色終不樂不以天下爲事而有若父之無病也聖人羞之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憎矣至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賢能之名故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標枝估枝不見葉也
處高而無交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忘之據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脩身端正而不知有仁之名相親相愛而不知有仁之名實而不知以爲忠相與以誠而不知有忠之名當而不知以爲信事得其當而不知有信之名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有生之民相友相助而不以爲恩是故行而無迹任其自行故無迹
名而無傳行所無事故不傳教於後皆形容太古之世
塵垢秕曰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胥讓也尚矣雖然有遺益也故設無鬼滿籍一

陳氏禾曰舜不肖有重華以代之堯受終文祖神武以戡之皆非然均治也堯當坊重華以仁之異治之病而其原乃出於治之不能盡人之性也

段漢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言讒之言罪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罹此禍稔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厚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九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謝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痊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孰夫髮禿而施髢病駝而求宿亂而來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蹈乎渾沌之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慈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物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蓋之蓋之者恥其心之勞日月而事之將日頌也至德以下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

見有廣之不然

世人大愚大惑

子不諫其親能諫其父忠臣不諛其君。能諫其君臣子之盛
此臣子忠孝之盛節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孝子。若隨親之所言以爲然隨親之所行以爲善是不知諫者也則世俗惡其諫親而以不肖
不肖子。名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阿意從君隨君之所言所行而然之而則世俗惡其諫君而以不肖臣名之而不知此
其必然邪。世俗之言亦未足爲必然之定論世俗之所謂然而
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諫之人也。至於人之道諫乎已者哉
所謂然而人以我爲然我所謂善而人以我爲善則不以導諫之名加之然則俗固厭於

親而尊於君邪。然則俗豈固獨嚴於君親邪非也總是世俗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也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今世俗謂已爲導諛之臣子則必作色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合譬飾辭聚衆也。又日聚徒講學務空談而無實行合物譬喻飾色其辭使人易曉雖可以集衆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垂衣裳之人也徒帥其衣冠設采色。奏其文章動容貌以媚一世。於其容止以媚悅世之學者而不自謂道諛而不自知與夫人。其愚者非大愚也。若人能自知其愚則可至於大愚知其惑者之爲徒通是非。俗於流俗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與庸人足亦是人非亦非。無卓越流俗之行亦與庸人等耳而不自謂爲庸人。愚之至也。此皆愚之甚知

非大惑也。能自知其惑則可以解惑而不至於大惑。大惑者終身不
[illegible]自知其惑故不能

蓋深有所感而憤辭
詞焉人生子惟於
其人乃好惡之本心
也人決不有自知之
明而大惑大衆之人
曾厉人之不若故設
兵譬欲人深思而得
之言意之表

矣。金鐘當作重鍾謂哉而不前坐
垂其尾雖欲有所往不可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
如今也天下
俱惑於俗言子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子雖欲獨
可得
也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知其不可得
則我又
惑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莫若舍之而
莫與推說
不推誰其
比憂。則自不比於憂矣。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
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人蓋親覩者故恐其似己
世之大惑大愚皆不自知反
不若厲人

郭子玄曰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謏明導淺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肯俗而川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

之導誘則仁色不受而終身導誘亦不問道理於相善耳夫令譬飾辭應受導誘之罪而世復迷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若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達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若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或錯我有求獨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徇嘖咄則同聲動衆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鐘或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失性非自得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 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犧樽之否則破爲而文之以采色其斷在溝中。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讀下同間質異遣榮辱固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其爲

忘不貧一民有何無枯木而失其盡氣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以營盜跖與曾參史魚行義之無德隱者豈不惑此君子所以貴乎有道也

清濁亦不同其於失性均也然一則狗名一則狗利皆失其本眞也且夫失性有五又自失眞之由而枚舉其端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失明之性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失聰之性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額失鼻之性困惾衝逆人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失味之性厲爽乖戾而失其本性也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失趣舍之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而彼陽墨者曾不講於復性自然之性失矣終墨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自我言之直困耳矣可以爲得乎則鳩鴳在籠亦可以爲得矣何以異乎

戰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鴳之在於籠也亦可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　竑　弱侯父　攷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外篇天道第十三

聖心有主之靜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繼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積故海內服（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帝謂堯以上聖謂堯舜以下）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

一而已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六通四辟皆取明之義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其自爲也冥然而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也聖人之靜覺是以靜爲善而故決靜哉一句遠下萬物不足以撓物其心水靜則明燭鬚眉。譬之水爲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至明而鬚眉可鑑平中準。大匠取法焉。至平可以合於準之平大匠亦取法二字蓋言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提出精神聖人之心靜非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是天地萬物皆歸寂之謂也此八字靜德之至天地之平語道德皆略以加此故曰通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以故帝王聖人止於至靜休則虛止則心中虛無物而虛

虛則靜靜則動一動一靜動則生焉而實者倫矣一實萬方而物中有生焉而實者而川流罪然二
曰有虛則靜靜則動一動一靜動則得矣動則得其根動則得其
天下之動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然無爲而無爲無爲本
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然無爲而無爲無爲本
各任其事舍任其事則倫倫樂之貌倫倫安而無爲則憂患不能入矣
責矣舍任其事則倫倫樂之貌倫倫安而無爲則憂患不能入矣
外患不成以故精神全而年壽長也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虛
地萬物皆從虛而生者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虛
復借本而論夫虛靜之乃萬物之本根天
下之南面而爲君不外此靜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舜之北面而事
堯

之德無聖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退居閒遊
之異其萬物歟上皆人之位也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進爲
從容爲德乃其所以而人心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名顯此所謂靜則無
爲而無不爲而任事者責也用世而功名顯此所謂靜則無
郭子玄曰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
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
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
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盖有其具而任其自爲
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此不
不至生於有爲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
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爲也則孰材策品各
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
之謂也余嘗從容自得觀尋萬物之本皆任不爲
中來則此以前面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
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迹眷眷所謂
王自賢也以此退居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爲撫世
王上不爲眾舉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
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德大矣天下何所不爲
哉故

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綸

尊也

聖人以虛靜爲天樂

靜而聖。內聖之德動而王。外王之業無爲也而尊。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彼群動故無爲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樸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焉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故明於天地之德者乃能得其大本大原而與天爲徒和合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無爲自然而與人爲合與人和者謂之人樂和則樂矣與人和則樂以人

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天和則其樂以天

莊子曰。又引平日所自言者來作印証吾師乎。吾師乎。即所謂大宗師鑒也物而不爲戾有時殺萬物而物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有時澤及萬世而物不爲忘其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自然而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化工之巧安所辭巧此之謂天樂。此之謂無安所辭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化工之巧安所辭巧此之謂天樂。此之謂無爲自然乃天樂也故曰。知天樂者。真生也。天行。知天樂者其生也行乎天理之自然其死也物化。其死也隨化而逝。萬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靜則爲陰動而與陽同波。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生死動靜皆隨造化以無心而順之。不七人故無物累。無鬼責。不七人故無物累不怨天故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與天地合德一心定而王天下。只是此心定靜而已便可以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精

藏而不露其一心定而萬物服。亦以見此心定而
[illegible]而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已便可以服萬物。
[illegible]
[illegible]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王天下
服萬物者不過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而其樂也以天矣。天樂者聖人之心
以畜天下也。天樂皆是聖人推此心以畜養天下者也

郭子云日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萬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揖桑也與天和者天神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謂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用淮曰鑒自聾耳非吾師之罪庚仁桑者慕愛之名耳照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速耳無期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總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藏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矣為哉天樂而已

帝王德貴無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天地爲根宗以道德爲主。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故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無爲則有餘逸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有爲則有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故古人以無爲爲貴上無爲而用天下。故上必無爲而居其逸下必有爲爲天下用。下必有爲而用天下。故上必無爲而居其逸。君當逸也。苟下有爲而上亦有爲是上與下同道而侵臣之職便非君道上必無爲下亦無爲是下與上同德而犯君之事便非臣道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君臣上下之分亦雜矣臣治也苟上無爲而下亦無爲也。

爲恬化動必有隨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矣貴又明其所以然也動也大止靜也靜也即同德同歸之義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爲也天下不棄無物累則德不藏行無憚而不服此無爲而無爲所以貴而爲上也

御家門川

天下而有餘閑都二

渭也若汲汲然求爲

務用故可得而臣也

又貴爲臣亦有餘也

大工人無爲於斧斤

而自爲於川谷上上

無爲而無爲也

呂吉甫曰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屬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矣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有者天道存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自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人道有序

本在於上。無爲爲本末在於下。有爲爲末要在於主。君道無爲詳在於臣。臣道有爲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威武特其

之輔助故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由內心以生然後五末從之以行則本末得矣）故以爲德之末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禮法度數皆非神心術之本故爲治之末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繫悉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鐘鼓羽旄皆非樂事之本不振而自舉之所以先有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當在乎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矣）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衰絰服色爲哀之末事卑先後之序固有一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服道爲其有序也）哀與其易也寧戚故以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此五末者須由內心以生然後五末從之以行則本末得矣）

古人不從事於末故末非所以先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序長幼有倫男女夫婦皆有先有從夫尊卑先後之天

自從至夫先而論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地之行也當先者先當從者從尊卑先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象焉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藏乎下故聖人取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天尊地卑乃神明一定之序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時一定之序萬物化作萬物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後至著不有次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未衰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於大地之理也即宇廟朝廷鄉黨行事皆隨時而變化之序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況人道豈無序乎宗廟尚親序昭穆朝廷尚尊序貴賤鄉黨尚齒序老幼行事尚賢序賢否大道之序也求天下自然之理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必有序語道而不知其方足道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

陸西星曰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道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模散為器則有

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未盡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有之非勉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從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現變於四時休惕於萬物則見端半之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紀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序也是皆次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

為治有序

故古之明大道者明於大道以為治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為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

而仁義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模範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分守次之分守職守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名稱也形以成之名
以命之故次形名
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
原省也書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分析然後是非定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是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明焉而愚知處宜賞罰明則智愚各當其任貴賤履位
貴賤各得其宜
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仁賢不肖繫情發其情實必分其能不敢
不敢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必由其名名不敢不貴其實
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使民治物脩身知謀皆出於天

而無容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書曰有形有名古書有此一句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格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自天而數之則形名第五也故五變而後形名可言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天而數之則賞罰又在後也故九變而後賞罰可言皆非所以先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語形名則失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然而言賞罰則失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行迕逆也倒置也逆道是治於人者非治人之道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且此倒道驟語之人也知治之道但知治具非知治本可用於天下不足以

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行耳

用天下為天下用非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此特承上文而言辯士一偏之人耳

禮法數度形名比辭古人有之若禮法數度古人有之而非所以為此特任道之具耳

先此下之所以事上此下之所以畜下也而非君道也

吉凶同患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明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其道與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義有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四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有決遂則心非得其實實當于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遺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以名當其實以事上奉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洋不川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象文之德對越在天昕以導太平而比隆于唐虞也雖語形名賞罰不知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數倒則不正以

未為本近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照本末
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君道貴法天地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天王指堯問其
為治何所用心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傲慢乎孤而
無所控告者不廢窮民不棄窮而
無所依苦死者憐憫先者嘉孺子慈愛小子而哀婦人哀於寡婦此
吾所以用心已吾之為治用心如此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堯曰然則何如何如乃謂之大舜曰天德而出寧
若雲行雨施若者從後來之有常若雲行雨施之自至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若晝夜之自然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日月之自照
四時之自行
堯曰然則勝勝擾擾乎然則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擾擾
如此乃見其大

子天之合也。子已謝天爲徒我人之合也。我特與人爲徒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下乃能子之辭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黃帝堯舜同以此理爲善故古之莫大於此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黃帝堯舜同以此理爲善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敬王天下者無他作爲天地而已矣但法天地而已矣

陸西星曰：莊子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爲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勞煩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宰若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爲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私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與老聃論仁義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孔子魯人也西藏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爲一代之

小引十二經即信史中二經即
明明白白道仁義的書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老聃之書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夫子欲說書
老聃者已免官而家居夫子欲說書
則試往因焉試往依老聃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
許不許之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於是反覆詳論十二經之大旨
以說中其說未盡曰太謾願聞其要而老子嫌其太
汗漫因問其要
之孔子曰要在仁義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人性虛靜中不著一物仁義豈人之性耶孔子曰然仁義是人之性君子
不仁則不成不仁則不能全不義則不生不義則不能發揚生
仁義真人之性也仁義真從性衝中莊出又將奚爲矣舍仁義新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以物

何人爲偈子等擊鼓而求亡子乎人之爲偈子等擊鼓而求亡子乎人之情莊子之意失性非仁義然而後仁義之真情發見焉

陳祥道曰若楊之於兼以道德爲宗孔子之於墨以仁義爲本故絶之不亦迂乎夫物有消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遠矣故謂之迂術道則下無爲而得物若仁則長物而無私故謂之無私焉乃私也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謂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則天地固有常運日月固有明矣日月固有常明星辰固有列矣星辰固有常次禽獸固有羣矣禽獸固有常類樹木固有立矣草木固有常生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則此而觀天物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乎道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主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偈偈勞力貌亡子迷子也

擊之而求言勞苦而歎世動俗也又胡爲偶倘手意
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求亡子者哉意
與噫夫子亂人之性也以仁義爲性祇以
同亂人之性也
郭子玄曰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夫至仁者無愛而亦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
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
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柄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
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
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焦竑曰徽纆司馬云纆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也一說易上
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
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放縱也

老子荅士成綺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夫子猶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言其來之遠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言其行之勞跡足根厚皮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妹妹不仁也妹與昧同暗也食粟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之於心則一貫但累於所以升受其缺也服名求行一謂不以物累其真以不易其真以不易其真不已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荅之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刺譏也何有所譏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卻退也今既見之後忽然有覺其心盡退然無有此何以故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巧智神聖乃機辯敏給之人吾自以爲離脫而出乎其上彼以有心我以無心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我既無心呼牛呼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不信性命而治大過也乃拒之弗受是兩重罪過也

恒服。履行也吾之所行恒恒如此吾非以服有服非以為義行非行士成綺鴈行避影。形容其則身履行之貌仁義之意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而問脩身若何。問何以脩身老子曰而谷崖然。有崖異之狀而目衝然。有突視之狀而顙顙然。廣顙自信之狀口闢然。張口自辯之狀而狀義然。嚴毅自似之狀係馬而止也。止於之狀動而持。舉動之間矜持作態發也機。發若機括而巧捷之意見於外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皆不誠實所致若見得實理則無此病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竊國諷諭其機心太重不循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焦弦曰棄妹讀解為未學甚墨意者妹氏棄說子鼠據老氏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觀棄之生熟

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綽知而不足以行至人之心若以其在已皆不足故也衆雀然則若不與物交自衛然則逐物於外變紛然則若大朴日鑿然則其百竅俱開也故曰吾欲閉其口塞其心終身不開其心即若擊鳴而止也動而待引餘不動也動而枵不可以制也當而即是變化知巧向機於森羅萬象之中縱心所欲而不逾矩之謂也

不盡於前而積歛無窮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存於胷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殊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然非以服有服以下論脩身而舉其凡皆以為不信之徵夫饑營之人裹糧日漸而渾沌已先故曰不信言非安于性命之情也如遥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至人之心定

子曰。指老子。夫道於大不終。大而無外曰大不終終即大莫能載意於小小而無餘曰小不遺遺即小莫能破意故萬物備廣。舉萬物皆不能外可謂備也廣

廣乎其無不容也廣大之至淵乎其不可測也之在
天而言名之曰本其
德仁義神之末也神妙用也形見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發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此惟至人乃能靜定其本末盡至人有神
之至人有世未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故雖擾世
而有天下之
大不足以累其心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雖奮而執天下之
柄此心不與之偕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明乎無偽之理而不惑於利極物之眞
能守其本及萬物眞實之理故外天地遺萬物而
神未嘗有所困也故雖天理覆墜不知萬物變遷不
知其心不動於外而神未嘗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廢合乎道德之自然退仁義而不爲先實禮
樂以禮樂爲實不爲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此至人之心一
所以靜定也

陳詳道曰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處者外總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總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宥之而後心有所定

郭子玄曰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也

意不可言傳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人以書能載道故貴道而因貴書書不過語語不過有貴也不知書不過言語而已而語之所貴者意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意之所隨者言不得而傳而世因貴言傳書

亦胡為乎貴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言傳書也哉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言傳書也哉然世雖以此為貴苟其所不貴者故曰為其貴非其貴故視而可見者形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聲也形者書之所傳也名聲形色之所詮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意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固不可得之於書而言豈足貴哉故書可貴也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糟粕爲魄一作粕古所讀桓公曰。寡人讀書。
者乃古人無用之陳迹也桓公曰。寡人讀書汝安得議
輪人安得議乎。寡人讀書我讀古人之糟魄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有說則可免罪無說却免於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即
斲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夫斲輪之事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疾則苦
而不入。而難入緊則苦澁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此等玅
處皆以心神應之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子不能私受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而老斲輪。惟子亦不得傳故臣雖以斲輪終其身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者死矣今古人已沒而意之不可傳者亦與之俱沒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陸西星曰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道之不可貴而不知足道也況古人之遺書者乎知味識古人之糟魄者豈知味識道味識古人之遺書者豈知道

外篇天運第十四

陳詳道曰天地之運慶日月之作未嘗出於地而不本於天而本於天者又所以為

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疾最也其勢橫也其歲洞也皆歲洞也皆歲洞也皆

氣者執居無事而披拂是人執居然無事而敢舞揉痛足者敢問何故
以然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六氣九行
之故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帝王能順自然則氣
之事治成德備太古之世惟順此理故治九州九洛九州也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照臨天下而此謂上皇之人皆戴之此乃三皇也
陸西星曰承上篇而言重重做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居道之準數執字甚有滋味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莫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上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莊子與太宰論仁孝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乎。仁無物不有雖虎狼豈
亦有仁心曰。何謂也。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諺云惡虎不食
子豈非虎狼之仁乎。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王念棍不知
乃爲仁之至。太宰曰。蕩聞之。蕩太宰名無親則不愛。不知有親
不愛則不孝。不愛親則不敬其親謂至仁不孝可乎。
非過孝之言也。若子所言非能盡仁而過於孝者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於孝矣孝固不待言也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

冥山。卽在南冥山在北自北而南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行至於卽則望北山情不見。遠矣。回首安得而
也。何也自北而至卽則已過冥山遠矣。回首安得而
望見之言至仁則遍於孝矣。孝已在至仁之中。孝
不足以盡仁也。蓋至於不能孝。則仁卽至
無能名矣。以下皆設到使天下忘我。
故曰以敬
孝易。恭敬爾其
以愛孝難。愛卽在
外故易
中故難
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忘帝力於何有蓋
無懷之民而混沌之德也。以爲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凡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
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親亦無心渾化
無邊矣。此天下皆
一家故。
以爲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
之。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以德足以蔽視堯
舜而不以爲德。利澤施
萬世。天下莫知也。澤足以垂萬世
而漠漠莫名。豈直太息而言

名都大矣是以道不
衒夫華而取實故也
陸面是曰問仁道而
果不仁者以言仁問
至仁而果無親者以
言至貴而實無貴者
然亦有至理可觀蓋
虎狼雖忍而亦知有
父子之親可見仁無
名而不仁何者仁天
之元象也世豈有之所
之中以別仁而元氣無不從焉無
不由焉此造物之與
物也別仁而曰至
仁無親蓋何以故仁
之中名統天下而入
仁大和之氣一中不
呆有可以著有不愛
名誠曰至仁無親蓋
也以不愛不孝故之
失其有矣故莊子曉
之曰至仁尚矣孝不
下以言之亦有二仁

仁孝乎哉又豈以仁孝自譽
數而誇美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
此八者世人
以爲美德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其實皆交相
勸勉以自勞
苦而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不足
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我有至富何
於國爵幷焉去之也至富國財幷焉我有至貴何
取於名譽然則至仁取於國財
是以道不渝以
惟道與常不變安得
而屏之哉渝變也

呂吉甫曰世俗皆以愛爲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
何爲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
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爲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
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
考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
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游
者憎也愛者情也總親道也總親忘之在已者也
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

而已天下緣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遠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其名豈非過於善者之言也蓋至仁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手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幷焉爲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幷焉爲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弟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幷於其間矣道不逾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樂三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廼始聞之。懼。恍惚未定復聞之。怠。精神不集其竅卒聞之。而不忘是瞥前忽後景象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蕩然神散默然口禁而不自安帝曰女殆其然哉。汝聽此樂且其如此三變也吾奏之以人。奏之以人事

道不離不可得而離就離而并之說此門即邵家曰不月得坐忘之謂也夫

徵之以天。印証之以天理。行之以禮義。舉有條序。建之以太清。而合化。造夫至樂者。夫至樂雖與天地同和。而豈自合乎造化哉。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先與人事合。而與天理合。行之以五德。又與視聽思之五德合。應之以自然。則心和樂和而天地自然之和應之。然後調理四時。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然後可以理四時使迭運可以和萬物。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盛衰作止也。倫經次序也。以其何其盛也。一作一止。文武自相為序。文武者琴有文武絃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清濁陽陰。清一濁陽陰相為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聲之流暢光華若蟄蟲將蟄而雷驚蟄之時。其卒無尾。遂之不見其終。其始無首。迎之不見其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死生僨起。作止無定。而無窮

而一不可待。餘常日芸所常者不可窮極汝欲求之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

故懼也。汝初聞之所以懼者如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動靜相陽合其德燭之以日月之明。往來相禪與日月合其明其聲能短能長故能短能長顧能柔能剛能柔能剛氣序之句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不滯常變故而念出念新在谷滿谷。在阬滿阬。澤之洋洋流動充塞乎天地之間。塗谷守神。以物爲量。塗塞也即古七滅也塞其忽明而守之以物隨萬其聲揮綽。其名高明。聽其發揮動竟綽悠揚變而爲之制量

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吾之怪吻有如此者

樂不過厠陰陽聲氣之自然故止子欲慮之而不能

知也。子欲思之而不能見也。欲望之而無逐之而不能及也。欲逐之而無所攸吾思望之而不能見也。所容吾見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槁梧以槁梧爲几也徙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几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欲見而不可窮力屈乎所欲逐。欲逐而力已屈吾既不及已矣。子欲追我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充滿而自忘其身汝於是時其形雖存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故悵然憮然自失神遊而忘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既又奏之以不已之聲而振刷其精神調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以天然之節故若混逐叢生。與音奏非有修意而爲叢生之樂。其音相奇偶如禽獸之洽同相追逐如草木之隨風而叢生並育而不相害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而不曳之自洒。幽昏而無聲。休同樂而形近之相忘。

而天籟之自鳴者動於無方故變動而居於窈冥其所居乃在於窈冥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或謂之死或謂之生非生非死非出非入非有非無流散不定而世疑之稽於聖人聽乃以問於聖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順自然之命則如人之一身元神主宰不動而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此之謂天樂其心之悅樂自不容言者故或謂之實或謂之榮非華非實行流散從不主故常世人至此旋而不聖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至樂無聲視之不見其形至樂無形充滿天地充塞於天地之間苞裹六極包裹於六合之外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故雖欲聽之耳目無從接求其然而不得其所

以然樂也者始於懼懼故脗
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祭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是欲屈不已辛之於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
載而與之俱也

呂吉甫曰樂即道也則旣之野處奏之蜩奏之虞人以天理而莫樂出焉也行以舟車用大清而建樂亦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序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識則不知也求之本未無自無矣不可亂清爲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序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識則不知也求之本未無自無矣故生續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謂之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簡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簡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除陽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知長不常滿谷滿陵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斥則下窮流之無止惟所示而已故怠之而已

由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

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哉以天下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奈以無怠哉以自然混逐衆生則不制於一夫此來世之所以師聖者無他焉遂於情居造次之間不容離也所謂聖者無他焉遂於情居造次之間不容離也所謂聖人體之於起而已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來行汝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來行汝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來行汝其天機

[illegible] 其本 [illegible] 成以篋衍 以作器之 巾以文綉 以文綉之 尸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祝齋戒以將之 尸祝之人齋戒以 [illegible] 及其已陳也 已陳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之是祭時所用 則集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矣行者踐其首蓐 行道之人 [illegible] 取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人 [illegible] 以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綉游居寢臥 [illegible] 則生憂
[illegible] 而已 [illegible] 其下若復取而 [illegible] 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 [illegible] 彼不
之則惑矣 [illegible] 魂魄顛倒必且麤蔽 蔽
其目而目睛蚤 蚤 [illegible]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今次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集弟子而習之故伐
木於宋故宋人惡之 惡 伐其樹 伐 削迹於衛而削其迹 削 窮於商周
宋衛之後衛周之後窮於 商周亦指伐木削迹言也 是非其夢邪 是非其魂魄顛倒之一徵
圍於陳蔡之間陳蔡以兵 七日不火食絕糧而七日不舉火
圍夫子

先生在鄭言飛事也是非其味邪曰非其一微
夫木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且陸亦有小
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
於陸則沒世不行矣常若推舟於陸而陸行舟
古今非水陸數之非不同
周爾非舟車與
今許行周於衆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之外以有殃之以
從才知天下之不可以一道方不可以一
引之則行舍之則伏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法隨人而俯隨人而仰一因人之所引非引乎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俯仰無所斟酌正無了而惡物者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欲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取必於同而取其治則一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故其滋味之不同而皆可於口味各異而皆可適口各有美之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故三皇有三皇之禮義法度三代而下又有三代而下之禮義法度各隨時而變通不可執一也今取後俎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齶挽裂盡去而後慊若欲強之須臾之頃一譬如強後俎而衣今之異古猶後俎之異乎人人服後必決裂其衣服而後快觀古今之異猶後俎之異乎周公也今之人而行古人之禮樂猶

復而衆夫子之外有強後祖而衣以人服牙齒兵刃者主之過此皆執一不通者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昔西施有心病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衆人之蔽得說而廢其顰耳二字疑衍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其里中醜婦之女見其矉而歎美。歸亦捧心而矉其里。歸亦效西施之矉其里二字亦疑衍其貧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里中富人羞見其醜而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貧人羞見其醜而遠避遠去彼此二句甚言其既之可驚駭彼知矉之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者必西施而後可亦猶衛夫子特知漆之行而不知道之所以行者必古人而後可也惜乎而夫。惜乎次夫子之窮於遇也其窮哉。

陸西星曰勾踐棄天賜厭之物禁則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尊之則戮矣今汝夫子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取而尊之徒以取困此非夢昧之一徵耶且古今之不相反也尚矣簞之水則宜舟

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車而之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于不見夫桔槹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附於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衣道法應時而變何必屑屑焉求其同哉亦遊泳之爲劃焉耳循之祖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葆祖而衣以周公之衣醒人而故西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誅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徵是之故而何哉

道貴求之自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此壯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老聃以道爲自然故首問得道孔子曰未得也惟未得道故願

行年四十九非吉凶之年也一作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也求之億數則不止乎數之比數九而止而大周道公行於陽而其非於陽也求之於陽不出乎天下之大次十有二年而卒老聃之謂乎未得道之所以不可數之說也之子老聃之子仲元

正也中无主則我之精
經之而彼不止外无
正則彼款受而我不
對物之有主固有之
也道之在己亦其固
有而人莫之有而有
之是中无主而不止
附之有正所以受之
也道之於人無其所
受而已莫之受而強
之是外无正而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至人不出以我无正
也由外入者无主於
中至人不隘以其不
止也不逆則不失此
而弗之知謂也大凡
可求之度數陽未盡已而已名者
不可名非久假則忘
之溺也長久非可久
久真則觀而多者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子於道從何處求曰吾求之於禮樂數五年而未得吾求之於禮樂度數久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既不得之度數又從何處求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子皆求之於外宜其無得也求之於天地造化之理左久而未得老子曰然子皆求之於外宜其無得也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道可以之忠於君使人人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道可進則人人以之孝於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道可告人則莫如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道可與人則莫如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然而終不可傳者豈有他故中無主而不止心外無正而不行既無所得則外無以不可留於中

自得而無所主則不可留於中外無正而不行質正於人而不可

則不與物交知是也凡所求於其非其也不能深根固柢而已不能容物而已不能感人而已不能入汝而已而非人所知有汝而已而非汝所有汝而已而非人所知有汝而已而非汝所有汝而已而非人所知有汝而已而非汝所有

一則不遠故曰外無旨其固曰立其圃皆
正而不行夫集於內是用宇奇處不必深泥逍遥無為也惟逍遥故苟簡
一者必行於外所謂山
中而出九由中出者不受蔽此
聖人之所以固守也
故曰用中出者不受蔽此
聖人不出其行
外者固集於內所
由外而入也由外
所貪之理以遊也
所能與哉彼貪夫則
不能讓祿矣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不能讓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參者以權與人矣
則懍此
利之時則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
無一毫明鑒而
不能反視其迷是天之戮民也是天奪其明之人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報怨以直報恩以德義取則
取義與則與臣子則用諫

易養也惟從其簡便故自取自足而易於養不貸無出也惟不貸故不
不必出古者謂是采眞之遊北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古者謂之采眞之
遊言采取眞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然是采眞之理豈
烈士則名而
拑之
外之人當其操權
及其舍權
之時則
悲
則貪戀
悲而
知反也
心中
迷
也
道

歷分 出自然以出師則用教當生八者皆涉世之課教生役八者所出而生常殺而殺八者正之器也八者皆事為政之具也唯循以正人之不大妄生大故無所淫者而機了然一刀兩斷更無淫溺以是入而用是養默後不能轉而得遊於道之堂若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天門不開矣天門開闔關乎天門開闔關來

大變而無所淫者為能用之化而無所淫汨於其間方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故曰政也者在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正而後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求道者惟求之自然而已度數陰陽非所求也

郭子玄曰此皆寄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開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出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出假學成性者也仍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遊塵絕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帶而係於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殺道託宿臨

而變無常迹也遊漫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貪若不損已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眞采也采與則色不偽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冬沒命於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合之則若喪之不能不憑也無所鑒以圖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遯而不知止則性命安矣所以爲殘天門幣同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仁義貴忘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此皆莊子像聖之辭謂老聃而夸說仁義也）老聃（音耽）曰天將槮（音森）汝眸（音牟）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眸目不能明若天地四方之易位然）欽（音近）蛇（音巨）蚿（音元）則通（蚿多脚蟲潛人肌膚則竟夕不能安欽蛇行則通也尚仁義以遯其性是亂其性也）吾子使天下無失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惛然是內之以加其性故亂之以加其性故亂之以加其性故亂

其朴、吾子若欲使天下不失其朴然之朴則亦順化而行歟德而立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又奚必牺牺皇皇求天下之不知者夫鷗不而嘻之若擊大鼓而求逃亡之子邪夫鷗不日浴而白、鵠自然白不待浴之爲不日黔而黑、烏自然黑不待黔之黔染黑也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生是非此心便不廣大忘之乃廣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魚處於陸口相向而相呴子和天下之大其相而救以仁義相忘江湖則相忘於水濡其能不若相忘於江湖、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言仁義之譽皆生於幾何不若無是非無毀譽不見仁義之爲美而相忘於仁義之爲得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夫子見之也且朝曰烏乎夫子不見之也且朝曰烏乎夫子不見之也且朝曰烏乎夫子不

盛不若相忘於江湖耶亦何所規
耶子下天見林而起連於耶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以能
御天下見林而起連於耶哉老子曰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夫龍也者隨神氣之卷舒則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乘乎雲氣而遊於造化之上養乎陰陽而以天地之道自吐納
予口張而不能噙舉而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予又何規老耶哉
予又何所用其規諫哉
陸西星曰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日與膚尚然而況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若混沌之天而不以竅之也且人竅啾啾竹出日然如鴨之出於白然則其白本白為之本黑不使染混若一出於白然則其黑不足為憎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作樸作則不足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白然之樸乎為名寒之觀乎名寒之觀又奚足慮泉涸則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一何鶉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的以義又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德

老聃駁三皇五帝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此人字指老子言人之德固有不見之德）而淵默（常應而常靜）而雷聲（而動如天地者乎）神（過者化存者）化（亦不以物物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亦可得而）賜（請見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道是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倨傲）於堂上（問荅之）微曰（聲甚微）予年運而往矣（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何以（子何以教我）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治各隨時）而不同（一）將何以戒我乎（戒我）老聃曰小子少（其無損於名一也）而先生（其以為非聖）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其人若何故）

進子何以謂不同老聃進子貢而問其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時當禪受 時當用力則用力 時當用兵則用兵 文王
順紂而不敢逆 時當順君則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時當逆君
故曰又何大焉大則不大致不同如此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語汝三
後進子貢而告以三皇五帝之治 黃帝之治
五帝之治天下 黃帝之治順其自然使民心純一
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人不以為薄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教民親矣 舜之治天下則 民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民知厚待其親其餘則以親之輕重為降殺而人亦不以
為薄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於是民爭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
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
皆太早也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提而
早能問人爲誰則人始有夭
如此開竅太早是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禹治
有天閼而不長者
則使民變其大道爲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人有
禹鯀家之比干羽之師自皃之攻皆在禹時
心而兵有順上行下效於是人有機械變詐之
心而喜於用兵以爲順天之舉
非殺爲盜之人可殺則殺不
以爲罪其法禁詳矣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當此
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是以天下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
此是彼非橫議交作而天下愈亂其作姓有倫
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其作姓有倫叙而今則缺及
婦女雖婦人女子至愚之人亦
皆喜亂又何言乎凡
民哉諸家解者謬甚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皆太早也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則人始有夭如此開竅太早是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有天閼而不長者則使民變其大道爲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人有禹鯀家之比干羽之師自皃之攻皆在禹時心而兵有順上行下效於是人有機械變詐之心而喜於用兵以爲順天之舉非殺爲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爲罪其法禁詳矣人自爲種而天下耳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是以天下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而天下愈亂其作姓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其作姓有倫叙而今則缺及婦女雖婦人女子至愚之人亦皆喜亂又何言乎凡民哉諸家解者謬甚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前此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言其名爲治天下實亂天下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有明不能燭覆盆今三皇用智察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爲明矣下喚山川之精山川之精居方莫位今爲用智察察則下喚乎山川之精矣中墮四時之施四時悛舒無故而竭山無故而滔川中墮四時之施氣序自如今爲用智察察爲先事之備先未然之防慄暑不得以逞生焉以施其令而巾濩乎四時之施矣觸蠋之智而害物者言以智亂國之類是以其智更擾於此重此獸也莫得安其性命之實不可以不安其性命之實而猶自以爲聖人夫而猶自以爲聖者而猶自以爲聖人夫以不安其性命之實而猶自以爲聖人者而猶自以爲聖不可恥乎不亦深可恥乎其無恥也柳亦無恥也子貢瞿瞿然立不安之貌

呂吉甫曰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檐棬睊目蚊虻譸則以五帝三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漠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相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愛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特上悖日月下憤山川其知憯於蠆蠆之尾矣默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患也子貢開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所以非故蔑七然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治者事治而欲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世莫知我之所以然也

六經皆陳迹

以奸者七十二君以此六經干求於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與之陳說王道而揣摩往迹一君無所鉤用七十二君之中

孔子曰呂吉甫曰六經者先王之法明作度數而見於言其所以作皇民所以化育神明而已述者之所出而述者之所以作皇民所以化育神明而已述者之所出而述者之所以作皇民所以化育神明而已述者之所出而述者之

無一君能取而不可易時行而不可止故六經之說不入耶老子曰幸矣子之難明邪抑道之不明於天下幸不遇上古聖人若遇上古聖人更吠汝也夫六經先王過治世之君也子幸不遇上古聖人若遇上古聖人更吠汝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今子所言特陳迹耳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有履則有迹迹特履之所由出豈可遽以迹爲履哉蓋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亦猶糟粕之喻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夫以陳迹于人宜其不遇也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爲喻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鷴之雌雄但以眸子相視不交而生子是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而生子是也凡物皆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

此一物者各以雌雄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此皆機勃於此神應自爲一類故化生耳

物者各以雌雄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此皆機勃於此神應自爲一類故化生耳於彼自然而然若性之自然不可變者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若時至則行而不可禦止大道流通而不可壅閉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苟得此道以爲風通之本而已迹則爲可以及化將無往而可矣孔子不出三月。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肉眼所得者以告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爲鵲鶻鳥鵲交尾魚傳沫魚不交但相濡細要者化。細腰之蜂不以沫而生子雌而生子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故母孕弟而兄啼其無乳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則化矣又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又矣夫丘所學者但知人而不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則我以迹人安能化人。不與造化爲一則我以迹感彼以迹應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此意正與老子之言合故曰丘得之矣

郭子玄曰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發六經爲迹鴻以脛千相視蝨以鳴蟁相慶俱不待合而生于故曰風化夫雨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須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爲鴻魚冰經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含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爲人者化其自化者也若繩六經以詮則踳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有爲不若無爲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而憤世嫉俗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此居山谷而以論世。若是非之人枯槁寂
寞。真耳自投於深山淵。
語仁義忠信。言必標表仁義。修譚忠信之名。
推讓。蓀浪以自防檢。
以下於人。
為修而已矣。特好修潔而已。此平世之
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此思以整齊一世。
教誨末俗之人。平居而遊心於孝弟。
語大功。自誇已功。
立大名。自揚已名。
禮君臣。使君臣以禮。
正上下。上下以分相正。
為治而已矣。特為治而已。此朝廷
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此居朝廷而導
人。
自致其功者之所好也。
無為而已矣。特欲遯迹。無為而已。此江海
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此居海濱而避世。
若強國之人。以兼幷天下。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屏迹於大澤閒曠之地而以釣魚自樂。
無為而已矣。無為而已。此山林之士。

付能[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止悟於數[illegible]而[illegible]
不[illegible]伸[illegible]於[illegible]
作而不[illegible]心[illegible]
修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意而快[illegible]
人間乎[illegible]入則無
我而已矣[illegible]
無心[illegible]
是以[illegible]
[illegible]

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吹卽呴呴卽吸言氣之一出一入吐濁氣而納新津液也。熊經鳥申。加熊之攀樹而引氣如鳥之頻伸此皆道家運氣之說。爲壽而已矣。特爲延壽而已。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自然無仁義而修。自然而修潔。無功名而治。自然而治。無江海而閒。自然而閒。不道引而壽。自然而壽。命長無不忘也。無爲無不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澹然其無底止而萬善悉備。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此天地自然之道聖人得之故如此。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八字只是固解字卽自然之意也。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平定也質實也。此天地一定之理而道德本然

聖人無爲故靜　凡二段

其一

林屋山人曰此歷來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爲之聖人蓋惟聖人之無爲則天下之道舉之矣故曰五等之士猶百川之於江海也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則恬惔則憂患不能入虛而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聖人休休焉不役情於外則自然蕩平而易恬惔守淡薄平易則自然恬惔則憂患不能入虛而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

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無爲矣故憂患不入虛而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

入虛然自得而憂患不入和氣不能襲正氣在躬而和氣不侵其虛而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外全

人之生也天行其生也順天理而行

其死也物化其死也視吾身猶委蛻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陽人德而靜與陰同德陽人德而動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此心超乎禍福之外無所以召禍故亦無外至之禍）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此心隨所感而後應真迫然後動不迫則不動真起然後起不豫則不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去其私智循其自然而已）故無天災（故天不能爲之災）無物累（物不能累）無人非（德足化人人非何有）無鬼責（鬼神亦德何有鬼責）其生若浮（浮泙之貌）其死若休（其生若浮泙之貌相值其死若休息而泛然無所係着）不思慮不豫謀何慮何（思慮豫謀皆心累）可以信（可以其光）而不信（信其光而不信）其寢不夢（神定則）其覺無憂（心泰則）其神純粹（神全故）其魂不罷（其魂靜故不勞）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此皆虛無恬惔）

無爲自然之理所
爲與天合德者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悲歡皆自外
來故以爲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喜怒皆從洗美滋惡
而生故以爲道之過好惡者德之
失有好惡然後有喜怒哀樂皆
非自然之德故以爲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故憂樂不保於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主一而無適
心方爲至德
無所於逆虛之至也心中無物而不與物接
物作境非虛之至不與物交
之至也維與物接而不爲物
所累豈非淡之至
無所於逆而胸中無此
無所於逆乃爲性之至矣
墜而星曰如天行然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
心於星曰如天行然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
大靜以待後應三句正見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去
知巧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
意必去故則無困我光而不襲耀光之露也信而
不迷則信之必也非素然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

本自虛無恬惔一有動作便屬妄念六祖呆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要急測德分一有貪動則心搖一有作觀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往逐世情而不得謂之粹迎與逆初似但逆細而迎朝無迹易而無逆難耳

其二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形過勞則弊精過用則勞勞則其精竭矣此養生家切實之語也水之性靜之不雜則無混雜之搖動之則平而物可取則焉鬱閉而不流則雖無搖動之平而物可取則焉鬱閉而不流則雖所謂吾心之天不能清使其開塞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心之天清徹底莫動則平故養吾心之德者當使之純一不雜以象水之清靜一而不變靜一不變以象水之平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

淡泊無爲順天而動以象水之清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千越之劒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夫寶愛其良劒且押而藏之不敢輕用況精神而可以輕用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科斗之作用何所不通何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究塞於天地之間而純素之道惟其名爲同帝謂其功用與天帝同也故純素之道惟此精神而已矣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物合而無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守而勿失用功久也故素之道一矣

衆人重利衆人爲利而勞其神廉士貴名廉士以志操而勞其神賢士尚志賢士以志操上爲名名而勞其神聖人貴精聖人貴一而佚神亦不衰矣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故素取其一色

野語有之曰野語猶俚語也里語

純取其清能體純素
全而不虧能體純素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謂之眞人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至惟眞人能之

陸而羣曰夫衆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理然一無所爲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離則清莫動則平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爲合妙此簡學者所以不能體純素之眞人也

閭三家一旨但言養神以靜動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爲合妙此簡學者所以不能體純素之眞人也

勳而燕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況精神之爲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萬物而不可爲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爲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于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疑而人物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成聽命於主人故神爲上宰精爲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一一而無分別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脗合而無更無

性清平圓滿然也直不動其動而已知不動其動而已知不動其動而已知

末俗失其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古人所藏不自露而劍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
澹漠焉。胥一世而澹然漠然彼無有
滓此無不足上下不相求。當是時也陰陽
和靜二儀之氣
各奠其位。鬼神不擾山川鬼神
萬物不傷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羣生不夭下至昆蟲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上結下點智術安用此之謂至一。此之謂德
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當是
時無所容力而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耳。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
下。至疑人伏羲二君之
治天下而德下衰矣是故順而不一。使人知有理
之可順而純

首已。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再降至神農黃帝二帝之治天下而德又小衰矣。是故安而不順，使人各以理爲安，但知有已而不順於道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念兼至堯舜之治天下而德愈下衰矣。與治化之流，作意於爲天下善之名，而實違於道。險德以行，外澆離道以善，強立爲善之名，而實違於道。險德以行之行而德易自然。然後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與心識，不過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相察識耳。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至於用其私智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文飾。禮樂文飾繁多而其本根寡要也。文滅質。博溺心，禮樂偏行棄其本根。心至滅質而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民必至迷惑亂無以復其性

之初
矣

陸西星曰機人以下皆不以怙養知而有以知窮者以故品爲德衰頽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鑑劇也所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鹿之師豪與流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議者從心起識日以心智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偽行之禮樂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後其動

古人存身之道

由是觀之示上無以反其性說世衰道矣舉世不知有道道衰世矣道亦不明是世與道交相衰也而兩不相入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期見世亦何由興乎道哉世俗之人又何由知道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舉世既皆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則聖人雖在目前不在山林之中然其道德則既隱而世莫有知之矣　隱故不自隱　隱乃世俗隱之也聖人實不自隱也故之所謂隱士者　因上隱字而論及真隱　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伏其身之隱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閉其言之隱非藏其知而不發也　非伏智之隱時命大謬也　特時不可而與時命大相戾耳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苟時命而與其通則因物付物反之悟淺自然不見有為之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苟時命而與其窮則深根寧極而待則時處靜俟而作民以待時　此存身之道也　此古人存其真我之身之道也

林希逸曰隱固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不求隱而自隱矣

古之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循曰退藏於密也寧極循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

得志不以軒冕

古之行身者因上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者不用之時也行者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陸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故盡也不以知窮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所處者高貌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

德雖

又何爲哉又豈有有爲之迹哉道固不小行道之大也德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道德自有真小識小行偽爲道德之害

故曰

而反之至一之地

德固不小識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識有所識知則爲小識而道不然

然

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漠然自若不變動之在則聽然自得不知貴之在己彼此謂軒冕樂窮約也無憂而已言其樂則所全者大是之謂得志

正己而已矣故曰正己而物自正物不來於正物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故古之得志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謂其自足於樂而外物不能加而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不知軒冕特人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乃外物之適然而非吾身之天爵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此物非吾有寄寓於我耳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物之寄於我者去來自在彼而我不可必故不爲軒冕肆志故古人達亦不肆己而與物不侵道不小行德不小義則不小恥以趨時其樂彼與此同之心視軒冕與不爲窮約趨俗即處窮亦不故無憂而已矣樂者在我則無窮約同故無憂而已矣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夏矣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樂者在物物去而樂亦去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亡也其

道曰執令無逆之旣有去來則非真樂雖
李道人以其時去而樂亦有盡廢之時也
而其樂以道之之盛則廢已失性是爲重
失性於俗者爲末俗而失眞性者
故曰喪已於物故夫爲外物
而喪眞已
物與俗未也
重末而失其本故
謂之倒置之民
陸西星曰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
一而無迹故不以物跡知不以窮人不以知窮
已皆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混凉焉若忽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卽反一也
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卽反一也
爲也無爲者道也有爲則爲小行而傷乎道矣不
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爲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
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行志憺來適然
而來也僅然來寄之物在人次其來不可樂其去
不可留性命之眞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
與移彼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
此無有加損與奇來則樂奇去則不樂者不同已
所樂在奇則雖樂而未嘗不哀也說若此樂之味
炎哉世人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儛來者之是篤
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

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

外篇秋水第十七

河伯海若問答 凡六段

其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雨潮沱故百川涇流之大涇流之大涇渭皆滿而濁於黃河涇流之大涇渭皆滿而濁於黃河兩岸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兩岸渚涯之間牛馬不復能辨言遠水驟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兩岸渚涯之間牛馬不復能辨言遠而見不明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於是河伯自喜以爲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乃東至於北海之廣大之觀尽在於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乃東至於北海之何如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東面而望水天混涬茫然一色不見水之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欲以觀北海之何如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東面而望水天混涬茫然一色不見水之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欲以觀北海之何如望洋向若而歎

秋水篇 郭象曰不辨牛馬言廣也言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曲之情無高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安也望洋向若而歎 郭象曰望洋向若而歎美若之能以其所長笑己之所短也故歎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痛餘貨小者規規然自失也此謂能反其真者何必以己之大可以明小哉小為生意則不然夫物之所惡者不爲也故知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痛餘貨小者規規然自失也此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無窮仰鈐天地而不窘俯拾生民之所職也嚴新水正七之者

若海神名也望洋向海若而歎息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在自己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爲盡在且世固有少仲尼之博聞而輕伯夷之高義者始吾弗信夫仲尼伯夷古之大聖以爲多而莫有似己於我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之謂也且世固有少仲尼之博聞而輕伯夷之高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今我見孔子之難窮始聞少之輕其言爲然始吾不敢當於仁之門而自多於義之理者此大過也昔者殷紂之時比干剖而王子搜脅而胻以爲忠非所以爲仁也見其可以生而不知其所以死見其可以存而不知其所以亡可以行而行可以止知其一時之利也不知其萬世之害也昔者堯舜讓而帝有天下之名實不至焉而有其名也實者名之主也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吾將爲賓乎鳧鶴旦夕浴而白黔烏朝夕黑而白非其性也非人爲也分非可爭也命非可去也循其理則雖小大一也行其德則雖遠近一也天地萬物有所一體萬物有所一理物之理小大之異也今吾所處而論之是猶在豪末之內也又烏知毫末之外不期而自至者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人處一於太倉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此其極也伯夷辭之以爲名堯舜爭之以爲名此其爭也由此觀之帝王之位仁人之所不貴也士之所爲下此千一百王之所以興廢也

昔者禹之時十年九潦河伯之水時至不知有海北海若之水時至不知有海伯夷之義不受天下輕若海神名也望洋向海若而歎息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在自己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爲盡在且世固有少仲尼之博聞而輕伯夷之高義者始吾弗信夫仲尼伯夷古之大聖以爲多而莫有似己於我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之謂也且世固有少仲尼之博聞而輕伯夷之高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今我見孔子之難窮始聞少之輕其言爲然始吾不敢當於仁之門而自多於義之理者此大過也昔者殷紂之時比干剖而王子搜脅而胻以爲忠非所以爲仁也見其可以生而不知其所以死見其可以存而不知其所以亡可以行而行可以止知其一時之利也不知其萬世之害也昔者堯舜讓而帝有天下之名實不至焉而有其名也實者名之主也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吾將爲賓乎鳧鶴旦夕浴而白黔烏朝夕黑而白非其性也非人爲也分非可爭也命非可去也循其理則雖小大一也行其德則雖遠近一也天地萬物有所一體萬物有所一理物之理小大之異也今吾所處而論之是猶在豪末之內也又烏知毫末之外不期而自至者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人處一於太倉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此其極也伯夷辭之以爲名堯舜爭之以爲名此其爭也由此觀之帝王之位仁人之所不貴也士之所爲下此千一百王之所以興廢也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而反爲大道之所拘於虛也局於其所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一時也曲士不知有海者拘於虛也局於其所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一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一曲之士但見得一邊而不知全體之道者東於教也漸漬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吾將
觀於滄海之大乃知自慨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即天地間道理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水惟海最大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古今海水至此隨沃焦
虛消也尾閭泄之亦萬古如斯而不見其盈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不盈不虛也春如是秋亦如是水如是旱亦如是此其過江
河之流不可爲量數以比江河其大莫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而吾亦未敢自以大自滿者自以爲海雖大鉄地之於天地則皆受
陰陽之氣所浸灌又見其卑乎小者吾在天地之

譬之若大山之一木一石耳方存乎
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見少方且自見其小又奚以自多。知其大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所以存乎見小。小若盖
計四海之在天地若
大澤中一小穴也計中國在四海之內
耳譬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不似稊米之在太
倉乎。若太倉一稊米耳 騶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萬名數也物之有名可名者至萬而極而人居其一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所通人處一焉。凡州中穀食所生舟車所通
之地凡有獸草木其類衆萬而人居一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以一
比萬物以馬體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世界之小如此即五帝三王
中之一毫毛耳仁人智士所知所能不出其

內伯夷辭之以爲名而伯夷方且遜之以爲名高仲尼語之以爲
夫子方且語之以爲恰洽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
比二人之自誇與爾之
自誇於水也何異哉

陸西星曰夫見之大者則小爲自忘故以河伯窮
于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仲尼之門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
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無不可與曲士道
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譬言大道夫學道者見
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
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丈
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
見少則可進於天觀矣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
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
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多空乎計中
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多空水穴孰
米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相者殫數有萬
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

甄有一人焉其一我處一中之一人耳以於之一對物之萬並生並育於四海之間不稍毫末之在焉體乎如是則益眇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愛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殆無以異矣

其二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天地無大故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河伯又不是了夫物之大凡天下之物量無窮受享有多寡時無止食報有久近難量度也北海若曰否此生如循環無定時也是故大分無常遭遇有得失無常盈也終始無故此生如循環無新故也是故大山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惟有大觀遠徵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識知時無止故不以今古爲遠近故不可執也

證卿今日

故遥而不問擬而不跂知時無止證曰考古也今故今古也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擬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望之誠知久近之時無定止俟之而弗覩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殊以此為喜惱誠知分劑之無常盈也明乎坦塗故生不為悅死不為災誠知亦備始不可以終為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大約筭來人之所知有限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無筭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而不能自得也冥其迷亂而不自適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

蒙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由是觀之蒙末雖小足以窮至小而不足以窮至大之域天地雖大不足謂之小何以定至小之端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王元澤曰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生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比者近而彼遠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爲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爲近而近亦未始不爲遠以警大小亦是而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知量之無窮證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過去也之所處見在爲今過去爲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遥而不罔今無常今有時而爲古是以撥而勿疑以是而知時之無以窮至大之域是以逍遥而不自得也

御伯夫曰人能知物
重時分之無常又何
終始小大多寡之有
哉明人統一人時則
此理以通論歷時
之人以論情移之變
不隔新服其所生也
不復求益其生也
修短定分安之而已
人固不能無生不能
無知而欲不若無生者其
如不若未生者其
也人不務真知而求
多知不務全生而求
生以有限而追
無之累分而為外
有已之利害不能
明何以定物理細大
之倫域哉不若無知
正與對落漠之間是
也不若未生歌哭不
原人間之勞是也然
既如矣將何以
自一曰能以無生為

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
前追而弗及則跋故知其無止其安自然察乎造
化之始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
同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
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
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
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說
之有先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必伸其處也何
禍之有不稱謂其次吾寧而不柴以是而知終始
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先生盡夜卒始
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
天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死也不禍夫知
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
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
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豪
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之為適然其所不知者竹慶指數未
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形然之身而欲窮此至
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

則然而何貴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以參學問又曰觀近證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我雖豪末而不足爲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爲之大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其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小而入於無形小之極也至大不可圍至大而淪於無外大之極也是信情乎信理乎否也北海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故謂其無形如鵝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夫精小之微也小之微者曰浮言大言小而又小也垺大之殷也大之盛者曰浮言大而又大也殷盛也

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然論精粗皆有形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精分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曰不可圍非不可圍也但大之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總之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者皆局於物之形而有精粗之別非其至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若夫可論意不可極則無形矣不期精粗焉。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是故大人之行體道之事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已任也不多不爲利不賤門隸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貨財爲事焉不多辭讓。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事焉不多

而已故無已約分之至約之以至其分也約之以至其分也約之以至其分也

世俗以大往論亦不
然之則番平小人賤
丘與行品非小大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亦猶東西雖相反而不可相無無因東而有西上亦可謂之東亦可謂之西則功分定矣是有無之際分亦未有定也曰功分定矣定者定其為是為非也以趣觀之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以是者為是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以非者為非則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其實皆是者為非非者亦皆是者為非非者亦皆是也猶堯以桀為非桀亦以堯為非則趣操觀矣非亦未有定也而人一趣向志操何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又以讓與舜舜又以讓與禹禹之讓一也唐堯虞之噲讓而絕燕子之于噲也商湯周武爭則貴爭讓則賤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白公楚平王之孫也爭則賤讓則貴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此可觀爭讓非異行

以爲常也所以有貴賤之分者亦因其時未可定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波而不可以窒穴又以物理觀之梁之木可以攻堅城不可以捕鼠言殊器也大小各有其所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良馬有千里之足而不能如狸狌之捕鼠言殊技也騏驥能疾走故名騏驥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兒曰則瞎雖立山在前亦不見言殊性也性不同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天下有定必有非有治必有亂蓋欲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師主也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不知有天師地不知有陰而無陽不知有陰必有陽其不可行明矣昧於不可相無之理如何行得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然尚執而不知變通。則愚惑誣罔之人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且貴賤時耳。帝王殊時而禪三代殊時而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但失其時則賤。遂有篡奪之名。當其時。順其俗者。遂有義揖讓之名。貴賤何常也。默默乎河伯。不必多言。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小大之家。無窮無盡。汝惡得而辯諸。

陸西星曰。倪統之兩頭看。蓋取以爲分別之義。此節分別俱屬心識。簸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爲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己。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領貼人情。如人說某人好。

宇我隨衆喜他則見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人說某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不好的因人之不知他的原是淺見的大而大之則將不為稀乎可納須彌之在芥子米乎不因人之言我言宇宙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其小大亦未有定也至於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則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造化生身則天地山川是不可以聚論也若聊倡而無亂聊和而無傷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神明妙合因其時而不為之名也神不為之名則造化生身之大而大之則將不為稀乎可納須彌之在芥子米乎不因人之言我言宇宙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其小大亦未有定也至於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則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其小大亦未有定也至於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則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將不為山乎然則何知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山乎然則何知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然則何知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知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是非之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辯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亦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不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可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得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而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分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也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推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之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因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而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至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於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萬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物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之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有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莫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不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有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之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稱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是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而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無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功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之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可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定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也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即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此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無為之功果何如哉

為之功果何如哉

之功果何如哉

功果何如哉

果何如哉

何如哉

如哉

哉

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非而知其所是則萬物莫不然自然之非而相非則萬物莫不非人人非之則萬物莫不是人人是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聖人不由不照不行不知而任天地之自然此之謂兩行

又趣捨萬殊趣於一曲一曲之人自以爲是而非彼所以分也以彼是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成與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曰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昔者十二月文王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故滑疑之耀之所以不若以明也

爲是而有是也以是爲有是也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之而我惡能知之哉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也者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有乎故聖人已不之矣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封也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堯之不勝三子者也非其德不若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吾惡乎知之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猵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吾惡乎知其辯之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吾惡乎知其辯之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吾惡乎知其辯之

以是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其昼日分日昼人人以己爲有知竊竊然知之君之固固然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我果非也而果是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無特操與曰予有待而然者邪予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予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明矣然則侭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賤時耳當其時則貴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莽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大臣之亦何取於禪絕而貴之乎默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其五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河伯問貴賤是非既無分別則我之辭受北海取舍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將安適從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裕裕故曰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愼毋以貴賤自拘束而與道大相遠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愼毋以貴賤自拘束而與道大相遠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

李若平曰條於有物一開道最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因其宜也所謂貴賤者大小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及則有往反為貴住為賤行則有祇行為貴非為賤則當故先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愼則有榮謝為少棄力為施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槩毋執一而行拘泥多少參差也）庶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曰無拘曰無一則我與道相忘於無所分別之中儻乎如大君之德）緜緜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由乎如無私福之神）泯泯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乎若四方空虛之無限）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卷御群生孰承覆翼而無私係戀此無方之德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小大皆止無方則無私）道無終始（夫無終無始者道之常也）物有死生（死生盈虛特時之變耳）不恃其成（故物有生必有死有成不敢以成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有盈必有虛不敢以形為定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時不可止（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皆年也流而不可止皆時也）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天地之化消息盈虛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無有不變化者而以世俗之辭不可執而守且物生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無有不變化者而以世俗之辭不可執而守且物生若馳若驟

我惟游衍於大化之中何必於爲何必於不爲何必於無有時而何爲乎何不爲乎夫亦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

夫固將自化

陳景元曰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棄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敬敬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洽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愛之德衰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敬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之間哉

化衰穆則何係心於爲了為之間哉

自化故辯為去化之理也

陸德明曰行者履平地及之則平變為陵平陵之分去始有常音始得反位異是盛滿若仁之用溥之則必子而不以為仁參少之數定是計數久行則危貴賤而不累名謂施則志少不及其反有常矣之道

何害即 卽泰也何害於道以其自化也 知道皆知其無待也 無說也則何能生我 我自生耳而曰支有 解五藏物神已不為 物自化矣又何待乎 生哉之後說達觀 知滑疑生之惛而棄 多聞惰於不以外傷 內不以物害已而常 不也故之所安則 是不能者無累不過 以苦不能為也非有 可遺之者離心所安 亦不使犯之也察安 危知其不可逃也擊 鼓儆衆使知警備 為備寇事分之所遇 之理有所不得 不為也故曰安 危禍福謹去就之 理已也不以害為害 不以之能害矣天在 內人在外者天然在 內而天然之所 在內

其六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河伯問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何貴於學道矣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惟知道者乃能順化而達於事物各有之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達於理者必審於權變有道以明於權者必能順受其正不失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明於權者必能順受其正不失己不至自駭於罟擭陷穽之中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即所稱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非謂其薄之也

非謂其薄之也 豈水火寒暑禽獸所能害

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 亦謂其能審安危於禍福謹去就而不至於可害故物莫之能害耳

故曰天在內 天然者在內

人在外 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

德在乎天 能

行中深契乎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所謂天人者何也天理之外之分殊非為之人所為也天理之中之分殊非為之人所為

所行不合則不則過也文其行不在性分之內也

與言行事物化也

即前也所作不惟乃所何作於前者也以明德不以物

至已知道者之事而以治極致至於

水大不能害其不能

非以其源之言察乎

察者源去就落之

則知正理明

而安之

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履化故字經行權而不失權於理者必剛於理者必達於理所以貴其用於不窮者化若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聖人無他惟盡其正者乃為自知道與彼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理謂歷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貴其用於不窮者化若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惟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受其正者乃為自知道與彼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惟盡其正者乃為自知道與彼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惟盡其正者乃為自知道與彼立變之人自取以物害已也惟盡

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物各任天而動

夔憐蚿蚿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蚿憐蛇萬足之多故夔憐蚿蚿憐蛇足之急故蛇憐風蛇有定形無足而風蓬蓬矣以方爲不適而不如風之無形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方爲不適而不如風之無形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方爲不適而不如風之無形故憐風

各自從其所好而為之則天下之人皆堯也以是觀之然則是非果有定主乎哉

足亦順天機而動而所以動者乎不得而知也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無足之行難不及行易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天機使然不可變易吾安用足哉

蚿見蛇以多足而不及蛇之無足故問之蛇言吾無足自行又安用足乎指也脅肋也言蛇以脅肋為行則有似也則有可見之像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似無有何也

蓬蓬風起貌也今子蓬蓬然忽然從北海起忽然南海止而無形可見何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

信哉子之自北海而入南海者惟無形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以任也足語哉雖然夫折大木蓋大屋者唯我能也

然氣勢一然至於木折屋蓋他手指我踽踽任他足語哉雖然夫折大木亦能勝我亦勝我任也足語哉雖然夫折大木蓋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衆小不勝任天地而不與物爭是小不勝也爲大勝也若人能物物而不物故物不能勝之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然而然物物有所勝矣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然而然物物不可勝也

陸西星曰蓬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循形似鳳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若以用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搆出奇絕中間黃嘯之卷亦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脚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滯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畏匡安命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匡宋地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而弦歌不輟孔子處困而弦歌之聲不止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之娛也樂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吾欲遊閒窮而命也是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吾欲求窮通而不可得時也是天所安而命不可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故窮人不見於堯舜之世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通人不見於桀紂之世豈盡人人而智謀皆得當桀紂而天下豈盡人人而智謀皆失時勢適然也時勢偶然加值窮者自窮通者自通耳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且處窮而無作勇也益且不長兕虎不避死而後義且不長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烈士勇而且不長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安命則時臨難不懼聖人義性之勇也由處矣

次旦吾命有所制矣窮通之命自有制之者無止矣吾安可與司命者抗無幾何時將甲者進辭將甲一也曰以爲陽虎也故置之今乃請辭而退誤以爲陽虎也故辭謝而退矣

徐庶曰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者人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制命樂言造物

魏牟借書饗爲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合同衆人之異離衆論而然不然人不謂是我獨是之可不可人不謂可我獨可之困百家之知百家之知不能屈我而反爲我屈窮衆

口之辯教口之辯不能害吾自以爲至達已仍謂其明於理
我而反爲我害
今吾聞莊子之言沕焉異之沕自失之狀然驚異其言不知
之不及與不知是一時議論不到與知之弗若與抑智識之弗若莊子與
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今吾不復開口而辯公
年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始則嘆息繼則笑其見
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井之鼃壞井之水蛙也謂東海之
鱉曰吾樂與吾處埳井甚樂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出而游適
入休乎缺甕之崖入而休息乎井邊小穴缺甕井甕缺而成崖者赴水則接
腋持頤赴水則以兩腋拍水蹶泥則沒足滅跗蹶於
擊閉其口頤仰也
其後小足則小足也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虷蟹水

中有亟蟹螺蜥也科斗蝦蟆子也還回觀乎科斗不能如吾之樂也且夫
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且吾擅跱此埳井之中甚樂亦至
矣跨行也跱止也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夫千奚一時時來此
觀我先跨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東海之鱉
之樂乎於是逡巡而却小下能往觀之左足猶未入井而右膝已拘挛不能動矣
而退却歩而退出告之海曰海若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三海之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千仞不足禹時十年之中有九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湯時八年之中有七年之旱而
海不因
之減損夫不為頃久推移萬古如斯故無窮不以多少進退

者水弗加益旱弗加損故無多寡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此東海之大樂比河伯之樂也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語曰聞道百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語曰聞道百
倍也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語曰聞道百

於玄冥反於大通立於無何之先而反而歸於大通之至道豈分東西子乃悅然而求之以察察之以辯于乃以察察之小而欲窮宰之以言辯是烏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是烏用猶何以管窺天所見幾何以錐指地所指幾何不亦眇然小乎子往矣子且歸而思之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壽陵地名未丁之夫曰餘子壽陵餘子嘗學行步於邯鄲之國子獨不聞之乎未得國能中所能之步又失其故行矣又自失其故步矣直匍匐而歸耳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今子惟歸而安子之故業可耳苟不去而欲學莊子不惟學不能成將并廢壑子平生所習之故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容其驚駭錯愕之狀乃逸而走乃逃遁而遠去呿開口也此二句形

林希逸曰公孫龍當時之辨者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鱉之喻都是撰出不知此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十年九潦八年七旱看他下語活潑若他人徑謂九年水而七年旱乎適適循號號也跳踉也大皇天也蹴黃泉而壁大皇謂窮高極深也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神龜喻不仕

莊子釣於濮水（即此便有隱居不仕之意）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楚王使二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矣（願以國境之內累足下而治之）莊子持竿不顧（莊子持竿而釣不顧二大夫而他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既而曰聞楚有靈龜死已久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王以巾覆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此神龜者寧死而留其骨得以藏諸巾笥之貴乎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抑寧曳尾而生不至留於此地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矣此則寧生耳莊子曰往矣既知此則汝可亟去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猶有生之樂也

杯希逸曰虎留骨生曳尾之物眞是奇特濕陳地水也先爲先宣其言也

鵷鶵喻不仕

惠子相梁爲梁國之相莊子往見之莊子將往見惠子而尚未見或謂惠子曰或先宣詢言告惠子莊子來欲代子相莊子來則欲奪子相位而代之惠子恐其果有此事乃令人於國中搜索莊子三日三夜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於是惠子恐其果莊子乃往見惠子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子知此鳥之志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

惠子即卽惠施梁國也魏惠王徙都大梁故曰梁國之相

莊西堂曰總雖鳳雛也領夾竹實也鵷鶵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擊已食也世道炎情觀此可笑一笑莊生其為千古高出卽去慮失之過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總成既謂總雖同中部全則以搜索於國中搜索於國中搜得腐鼠嚇又何足以語鵷鶵之精哉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非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飛於北海鵬鵬鳥高飛遠舉不必擇可止則止非梧桐不止練實竹實也必擇可食則食非醴泉不飲必擇可飲則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鵷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鴟鵷鵷過之或恐奪其食仰而視之曰嚇鴟得腐鼠適值其食而爲此聲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今子不知我不願仕反欲以子之梁國敵鴟之小見而嚇我邪

林希逸曰以鴟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特戲以相譏耳

知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梁濠中橋梁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即其從容遊適便知是魚之樂惠子曰子非魚

安知魚之樂子與魚不同族類安知魚之樂與否莊子曰子
我不知魚之樂子謂我非魚故不知魚樂子非我亦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我與子雖一形骸之隔固謂不知子矣子
魚也子固與魚不同類何止形骸之隔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莊子言我與汝又復辯論請原其魚之所以然處子曰二字疑衍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樂是汝已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我知之濠上也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

知魚之樂矣全者循言信然也

陸西星曰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即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尔我

有之故其物怀自有其物則花鳥非魚安知魚樂我怀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意未啟所以請術其本言未皆不知若何發以矣眼如耳：如鼻：如舌：如身：如意自我有是也視生如知他人如魚視來如人俱人如魚有物有知如是也

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足則子之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泄我居濠上而逍遥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三一堂校傳加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六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　竑　弱侯父　攷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外篇至樂第十八

至樂在無爲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豈無有至樂者哉有可以活身者無爲何所避奚處何凶爲而避奚就奚去何就而當吉爲而趨奚從何去而不當奚樂奚惡何樂所當樂何惡所當惡必有能辯之者夫天下之所尊

焦竑曰峰循環云低昂而順循之也口义作逶迤迂匕李云趣旨貌戕匕林云各有所主也參云繁稅貌

天下配有至樂而身可存則豈有可以存身者哉今奚爲奚據今世俗將何所循而以爲有樂即而之集无吹析以爲无樂即從

者富貴壽善也奈何天下之所尊則在此四者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樂則在此五者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惡其所尊所苦者身不得安逸苦不得遂安佚之性口不得厚味苦不得遂適口之性形不得美服苦不得遂文身之性目不得好色苦無以娛目之性耳不得音聲苦無以悅耳之性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若不得則憂懼不可以已其為形也亦愚哉欲以養形適以形計亦愚矣夫富者苦身上何以明其愚也富者則勞形動作煩多精神昏亂且往往而是非不可勝計是以為養形而形愈不養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貴者則日夜憂慮其得以安身固位與否其為形也亦疏矣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非以此為養形而外視耳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貴者則日夜憂慮其得以安身固位與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人之生也憂豈與之俱生壽亦甚疏闊矣

者慳慳久憂不死壽者慳慳不止到老尚憂慮思長生不死之術何之苦也自苦其爲形也亦遠矣以此爲養形計亦甚迂遠烈士爲天下見名自見蓋亦善矣未足以活身然徇殉節義而不能存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則彼所謂善者果善乎抑不善乎吾不得而定也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將以爲誠善則身自不保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將以存君爲友而殺身足以存友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與全義同然大約存人不若自存故忠諫既不聽則遠巡而勿與爭之爲上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而吳伍子胥乃不爭則自殘矣名亦不成彼固以爲不爭則無以成節義之名耳誠有善無有哉舉竟果有善乎無他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今世俗所爲與其所自以爲樂吾未知其所樂之果樂與否也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群趨者然吾觀夫舉世諠諠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諠諠然必取如將不得已之狀而頑自以爲樂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彼所謂樂與不樂果有樂無有哉我皆未知如何

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然我以無爲誠樂矣乎無也樂乎無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彼惡知悟乃爲眞樂寂寞無爲乃爲眞譽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則天下之是者未必是非者未必非果未可遽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惟無爲可以定之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言之試言爲妙處天無爲以之清天得以清和者惟此地無爲以

小倉士二所著也欲後安於無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數小至衆介者惟無為近之二戸地無為而倉率以万物皆化人而能參與贊化育不比哉

之寧地得以寧靜者惟此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意相配合而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二氣絪縕之狀混芒恍忽而不知其所從出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又且恍忽昆芒不見其所爲象芴乎芒乎而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但見萬物各任其職生生皆生長者長皆在自然中生道正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叹有爲之功又無所不爲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也皆趨於富貴壽善貪夫無爲品庶每生壽也孰能無爲烈士殉名善也孰能無爲哉

陸西星曰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段意爲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是有也今奚爲奚據正詰之詞與屈原小居孰去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爲形也亦愚哉爲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寒已富者苦形勤作

類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爲無用矣其爲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爲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貪此有憂有患之身悟悟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爲引年之術着其爲形也不亦遠乎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听則當逡巡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無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慮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爲爲樂試樂矣而世俗苦之吾如世俗何戰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眞非樂也至樂無樂烈士之所爭眞非名也天下只有苦樂二種但欲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遽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爲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爲可以定是非蓋無爲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爲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爲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是簡甚麼即無名天

非非三卷十八　陸方壺曰此子波全自世俗現一箇不近人情不知此種無[illegible]

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爲之說芒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眞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卽泥芒之義芴卽穆之義職亡繁殖也天地以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爲哉知無爲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爲樂矣

論死生循環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以友誼弔其妻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足跨几上其狀如箕也盆瓦器也鼓擊之以節歌音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子與妻居處年長於子而與子偕老死不哭亦足矣今其死也不哭亦罷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又歌以自適則過甚了莊子曰不然非我故不哭也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吾妻初死時我豈能無測然於心察其始而本無生但原其始生時已知有死而本無生矣非徒無生

生既為忘子俯就兩句一齊說起亦通

也而本無形非徒無生并形骸亦非眞有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何能無忽然以為不遠於命故止也借為

恍惚之間非徒無形并魂氣亦非眞有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方便說法直恐驚倒

惠子若使二子針芥

特陳陽間雜混芒芴

氣變而有形先有氣而後有形形變而有生先有形而後有生今又歸根復

佛遂變而有此氣

後有此知覺運動生即

告子生之謂性之生

今又變而之死命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是循春必有秋冬必有夏四時循環而行

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且彼豈眞死哉生之有死如

室耳巨室天地也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彼未嘗死而我欲哭其死

自以為不達於昔夜

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理也循環之理故止而不哭也

郭子玄曰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奈何三師大宗師中子祀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未明而

聚既達而止斯所以論有情

旨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佛氏謂之阿賴耶識介

不知又離紀與有介

周人於有生之間是

以說於無生之間是

知所以修行障礙之

佛說於二乘所謂

不滅又滅死矣

論生之假借

支離叔與滑介叔二人皆寓言支離即言語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冥伯死者之冥猶文選所謂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黃帝所會休息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瘤也今人謂生瘤也其意蹙蹙然惡之病中之意蹙亡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子亦有所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予無所惡生者假借也此生乃外物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合而成既假之而生則生造化之中與塵垢等死生為晝夜夫生必有死如晝必有夜所謂亦至微而不足貴矣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今吾與子逍觀萬物之化而化將及我我亦將隨造物而變化我又何惡焉又何惡於化焉

呂吉甫曰觀黃帝之所休則心處形骸如土壤而不覺物之生其肘也物為也腫故以鳴鳩癰之喻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者以骨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如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視化者其通蓋如此

論死之樂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髑髏音讀髐音曉枯骨髐然堅固之貌莊子見一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撽擊也以馬策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子為貪生過渡而死乎將子或者亡國戮諫而死乎將子或者有不善之行恐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或者不免於饑寒而死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或者天壽所極而死乎將子或者陰陽四時運行自然之至而為此乎莊子曰子之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或者竹老氣衰而死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援取也語既畢乃取死者枯骨以爲枕而睡夜半髑髏見夢是夜髑髏見生子於夢寐之間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子之言以游上之口給者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九子所言皆世俗之營於世者乃有生之累死則無此矣死則無此累矣子欲聞死之說乎子欲聞所以無累之說乎莊子曰然願聞髑髏曰死無君於上死則精化魂逝不知有君無臣於下不知有臣亦無四時之事亦不知有歲月日時春夏秋冬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從容自得混忘於大造之中而以天地萬古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雖南面而王天下豈能加吾之樂莊子不信曰莊子以其言爲戲故不敢信而問之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試使造物者復生子形而

與物相對則可樂有骨肉朋友飲內食與此酒肴之屬之不飲復為於人也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復名為人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中有閭里知識之友

子欲之乎則子頓之乎

髑髏深矉蹙額曰憂於容而對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吾安能舍其至樂而就其至勞乎

陸西星曰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句吾無身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眞謂莊子有生死欲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論齊侯不可以大道說

顏淵東之齊將說齊侯孔子有憂色孔子憂其說必不入而恐罹禍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憂夏百子貢出席而問善哉汝之為人而問也昔者所以憂之之故孔子曰善哉女問

說關尹曰不可而無以君任之而已矣不得與於外禽來外非或如此仁一其狀不同其事皆客淫其情也衆而忘說條達性常

子有言。丘甚善之管仲有古我深以其言爲善曰豬小者不可以懷大其言曰布袋小者不可以大物裁之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井繩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管子之言若此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彼固以爲力小不可以任大如命得於天自然而成形受於天自有所適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今回之前吾恐徒以古聖人之道與古聖人之言與齊侯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非可與言之人而與之言彼將反求之而不得其理不得則惑不得則彼之惑心生矣人惑則妒人既惑我之言必以我言爲悖謬而不得則惑不得則彼之惑心生矣人惑則妒人既惑我之言必以我言爲悖謬而罪我者且女獨不聞邪汝不聞魯侯養鳥之說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御迎也魯侯爲之奏九韶以爲樂

隨而不安又迎適用則棄而不危矣

迎而祀之于太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其享其樂其膳牛曰太牢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失其爲之眞性爲乃驚駭不敢食飲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爲養鳥也此特以人之所養養爲非爲之所以自養者也夫以爲養鳥者宜栖之深林宜聽其自栖遊之壇陸聽其自游於水中於深林之木沙渚之地壇與渚同浮之江湖食之鰌鰷聽其自浮於江湖鰌音鰍鰷音條聽其自取魚以爲食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聽其與群爲群飛而止委蛇宿自得而居處則善矣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彼於人言且厭聞又安用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夫黃帝虞舜之樂奏之洞庭之野洞庭者奏樂之所也鳥聞之而飛駭而高飛獸聞之而走駭而遠走魚聞之而

下入駭而深潛入卒開之相與還而觀之性人條然開之則樂觀其奏耳此無他性不同也魚處水而生如魚之性宜於水處水則生人處水而死人之性宜於陸處水則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彼意好在人此好在陸好惡各異故所處各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故聖人使人各奏其所能不一槩責備不同其事使人各事其所事不敢強同名止於實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義設於適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義理蓋人各適其分也是之謂條達而福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福常保持於我也我不爲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必不至於人惑則死矣

陸方壺曰此借顏子以危言駭之游士楮小緩短之喻謂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又以爲設詭謂齊侯而說以堯舜之道必不相入若戰爭攻守之事當權之事則彼將樂聞矣蓋物有殊性

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以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來實於名設義於適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已為有人惑則死之恣哉

物之生生不窮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行於曠野因而指之曰彼在蓬蒿之中藬藬開而指示之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若果以下為生而養子生而飲食曰養予果歡乎予果以若為死而歡乎有幾有幾與予死而寂滅者曰歡有幾音機水若皆在大化之中舉其化生之種凡有幾試先自其濕化而微小者言之得水則為醫得水音翳音翳水面莓莓如綠衣生苔得水土之際則為鼃黽之衣而生

列子即 郭象曰未嘗記不物生苔各以所稱為樂非樂乎哉欲乎欲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成言交化無數不可勝計自衛水則為醫至皆入於濕一氣而万形自變化而無記生也

陳景元曰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欲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願養乎此欲又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列子而未成者曰醫

於水中附岸處則爲
盡蘸之衣即青苔也生於陵屯則爲唆舄生於山
前草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車前草生於叢衆之
足之根爲蟌蠐蟌烏足之根又化而爲
蠐蟌蠐蟌蚵蚓也化而爲蠸生於竈下蠸蝶
之葉又化而爲蝴蝶胥也化而爲蠸生於竈下胥蝴蝶之
別名也又
其狀若脫其名爲鴽掇鴽掇其狀軟而無皮無
骸若脫皮殼一般名爲鴽掇如今拱屯然
鴽掇千日爲烏烏其名爲乾餘骨鴽掇又
能化而
骨之烏乾餘骨之沫爲斯彌乾餘骨口中流沫
又化爲斯彌之屯斯
彌屯又化爲
乾餘骨之爲乾餘骨之沫爲斯彌乾餘骨口中流沫
又化爲斯彌之屯斯
彌屯又化
爲食醯斯彌屯又化爲醯鷄臻屯
爲醯鷄臻屯

羊奚之草其根比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虫青寧虫化程生馬程虫生馬齒菜馬莧草之類

青寧羊奚之草其根比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虫程生青寧虫化而為程虫程虫化又復歸於盡矣

馬生人馬草生人人而子之類人又反入於機

萬物皆出於機機皆入於機

至於馬生人而生生化化不窮始出於機而化而為機有終皆入於機而復歸於無出入生死不知其端也機者造化之機緘也

陸西星曰莊子說萬物之下列子述其蓬而生之說而次加而未嘗先也蓋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說未嘗死又何以為生為樂乎如此悅生惡死作厭妄見予與若同在大鑪冶中鼠肝蟲臂唯其所化耳孰其化主之有冥冥之中陰陽造化而言大地塵埃為息所吹萬水千山為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雖蓋水為浮生汗下先有此聯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變為虫質名遺蠙之衣即水為也生於水為水為詩所謂言采其蓫是也蓫與蚌依其下以為衣馬生於芻牛

於是即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以明万物之變天万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形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雜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參大或小皆出入乎机而均含至理死以相異也斯謂机者果何物哉万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秉問曰何而出入則神机化滅盖万物之成歘倚代生乎動亡而不已則死以為生長生老化作矣故非出入不繫而出入雖異其出入得然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机

則為陵舄即詩所謂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陵舄而得鼈棲化為烏足鼈捜糞壌也烏足化名其根化蜣蜋而葉化胡蝶蝶又化而為蟲也蓋草化為蟲質多蹏翮又生王夫雲靁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骸其狀若蛻名鴽掇鴽掇伏土千日化而為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生蠛蠓也亭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酷生厭酷生九猷九猷生黄軦黄軦生腐蠯腐蠯生皆芮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為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魯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為程是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蛮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欤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陰行乎天性人也人心机也而此言万物之出机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為万物之靈而造物之欲[illegible]即衆門生之所先以為者外[illegible]物也知之所无奈何[illegible]大宗師其生[illegible]所足[illegible]人有知[illegible]傷[illegible]人[illegible]知[illegible]

外篇達生第十九

養形莫如棄世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者言身外之物也惟達生之情者不務其無以為養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惟達命者不務其所無奈何者以俾免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何以言之養形必以物然養之物過厚而反以傷形者有之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有生必全其形然有生之形而無生之理者有之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生之來也當聽其自來其去也當聽其自去足矣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不切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
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万物之父母以其无所偏為故能子万物也合成体敗成始所在皆成无常處也能修善與化俱也反以觀天若迅雷其自然也
馮古甫曰生之所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无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養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耶欲免為形者有世而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不

獨悲夫世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累不足以存身則奚事倫物致養為哉 然雖不足為而世又以為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為奚以為之也宜不免於為形之累矣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夫欲免於世不可也棄世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 棄世則無累 無累則正平 無累則心中正正平則與彼更生正平則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 更生則幾矣至於與造物更生則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 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矣 棄事則形不勞 棄事則塵紛不染無所以勞其形者 遺生則精不虧 遺生則身世都忘無所以擾其精者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形不勞而形全精不虧而精復雖天地不過全此覆載之形完此生成之精耳不與天為一乎 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何者天地即萬物之父母吾能與天爲一亦爲天地之肖子矣合則成體是以氣合則聚而成形散則成始氣散則復返於無物之初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形精即形神也此惟形神不離故能變化若是耳後即變化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天實工也

陸西星曰情實也無以爲偽言無用爲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竟不務其無以爲者以爲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倖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泊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俟命也何者氣於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而天所生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爲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合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累不足以存生也則尚

奚以備物致養爲哉雖然不足爲也而有不
爲者在焉不可不爲則其爲不免矣[illegible]
爲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
苦故朝夕則思饔飧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
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爲形
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損而
不以世情爲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虛靜必恬淡恬淡必寂
冥無爲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
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人生生之
厚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
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造化便宛他不得更
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
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荅云棄事則形不
勞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恐搖其
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
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
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
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
形全寧不與天爲一乎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
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也

小注可見皆不爲一[illegible]
[illegible]知之所无奈何而
[illegible]之則凡可爲者无
[illegible]於外也不求不爲
與道合矣然人之形
[illegible]世之有去累常
[illegible]而不相離也且
形非吾也世非我也
而累在乎物耳以理
[illegible]之於斯三者累爲
[illegible]也累可去則世於
我也何有世可棄則
[illegible]於形也何況不有
於世不義於形則遠
生遠命也至矣
[illegible]趨道日反以相天
[illegible]叶韻汀後即上文
[illegible]字言法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
役世事戕失之今能
更生則又與此精矣
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
[illegible]於天也

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猶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爲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相天猶儒言贊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匀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脩之能事畢矣

神全者不傷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金石無碍蹈火不熱滅火不焦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乘雲氣御日月躡虛空請問至人何以至於此不知至人何以能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而容力者所能爲也至人守元氣而純一不虧非智巧而容心果敢而雜者能之命之坐而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形迹

呂吉甫曰人患之遷萬物之變非氣則不宰不熟不完无是與也凡以至虛而已盡知巧果敢可得與哉隨能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小端而无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忽微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矣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者皆圖於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我若圖於物則我亦一物耳物與物
則奚足至乎先物是於物也則我亦一物耳物與物何以相遠
色而已先日未有物
之初色即物之已有
遠夫奚足以至乎先何以至乎未是色而已所以不
是以混沌氣之中
虛之謂乎物之遠
不形則非色說聲
故止乎先所化而
之則不徹不時通
之當而不過也藏乎
無適之紀則始終相
反乎此不可得而守
也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則所謂造乎不形
而止乎先所化也壹
性則不二於氣則不
變合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造則性備及德
而與造物者同之乎
不物若是者中全而
无却物矣自入焉夫
全於酒者妃全於樂
物之相遠者皆圖於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我若圖於物則我亦一物耳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物是於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色而已先日未有物之初色即物之已有遠夫奚足以至乎先何以至乎未是色而已所以不是以混沌氣之中虛之謂乎物之遠不形則非色說聲故止乎先所化而之則不徹不時通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適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守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先所化也壹性則不二於氣則不變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備及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物若是者中全而无却物矣自入焉夫全於酒者妃全於樂

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物之先者皆是以色自異而已色則物之造乎不
遠夫奚足以至乎先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是色而已所以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
止焉則去有物之物遠矣物就得而窮焉彼將處乎不測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藏神乎無端倪之至理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以遊乎大化之中萬物之所終始即造化也壹其性純一其性而不雜養其氣培養其氣而不虧合其德渾全其德而不離以通乎物之所造以與天爲一天者物造之所由以造者也夫若是者眞其天守全其神無

不入止胸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空其物欲而天機常動也觀於呂梁丈人蹈水之文與此篇所言可以見矣

仲尼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在我者既渾全而無間隙物奚自入焉則外物皆設則人之過之如平衡氣定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无攻戰之亂也開天者總生以其併忘其无知无為也開人者職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職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忘墜車亦不自知於人民人之所畏也醉時胞中全不覺得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骨節則同而犯害則異者彼特傷其形而不傷其神也

是故逆物而不慴

慴故雖為物所逆輒而其神不動乃能不懼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胞中

死生之可驚可懼者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彼神全於酒者尚然

而況得全於天乎

故莫之

而況神全於天聖人惟藏於虛靜之天一以無心應世

天者乎聖人藏於天

故物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鏌干

又如復讎者雖知鏌干非有心傷人亦不怨而折之以鏌干之罪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

雖極害心之人爲飄風所中而亦不然以飄風非有心中人偶中之耳是以天下之無心則自平自定之無心則自平自定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使天下皆如缺二字均何自戰攻殺戮之慘乎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此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是以不明於有心之天而獨明於無心之天開明之也開天者德生自然之德開人者賊生開人則心智未化六根皆爲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不忽於人若能不棄其天理而人事之有爲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民幾乎以其眞如此則近於眞實之理矣幾近也

陸西星曰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絶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卽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焉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眞攝眞而成出有入無之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

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執得而樂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於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常藏此神於淵默之地動極不能窺其介鬼神不測其機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出入之門莫不由此故曰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乎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然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辭者警惕之貌前極爲精密醇者全於酒聖人全於天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聖人藏神正與於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矣爬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爲之害天

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全經於天與天理矣爲生而不能全之則自戕乎人矣不戕乎天不逸於人將不免迹於與乎

用志不分之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特往楚而道經林中見一傴者承蜩。見一傴僂者承蜩而取之如以手取之仲尼曰子巧有道邪。信乎於承蜩乎曰我有道也。自有簡方法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吾於五六月出蟬之時累二丸於竿首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則不得蟬者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三丸於竿首錙銖猶差錙銖而不墜則不得蟬者累五而不墜。累五丸於竿首僅十失其一耳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累五丸於竿首而不墜則疑定入神矣故承之易猶擬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當此之時其身如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吾皆知而唯蜩翼之知所知者唯蜩翼而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此心上於蜩不及不側而不以他物移其心宜其得之易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其志乃凝於神乃凝定而入於神則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痀僂丈人之技而通貫萬物

陸西星曰以竿黏蜩用承蜩手取也累積九於竿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心常定知矣以足審定持竿故能承蜩而不失體欲直內志欲寧身如株拘之拘如株木之枝而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純小技而亦有妙理則豈閒之私智所能思手頭竿頭搖動則物驚而不應之旨定能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

於道也渭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
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莊神所
定神無矜之驗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之淵至深之淵也）
人操舟若神（見舟人使船迅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
可善游者數能（善游者謂習於水而不畏沒人則多有能操舟）
若乃夫沒人（沒人謂入水也若善游沒之人則不學而能者不待見舟便能）
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再問其所以然處）吾問焉而不吾告（則不我告必有說）
敢問何謂也（游人猶知有水）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但與之相忘耳）若乃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彼沒人不見有水便視舟覆於水如平陸）
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覆於水如車之却退於阪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或覆或却利害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一段假逆處信者神明之舍也惡往而不暇則自有一段不可有所分也

以尼注者巧不觀之賭物乎注射也射而賭物以尼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故能以鉤注者憚以帶鉤爲注則不免有所顧惜而有畏憚心

以黃金注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矜顧惜則所重在外矣

凡外重者內拙重在外則內惑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

郭象曰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可視猶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阪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慮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表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乎

呂吉甫曰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於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知不足以與此

養生必周其防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祝腎古之善養生者）開之曰開之操楚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按篲掃帚也謙言開之不過供弟子灑掃之役於門庭無所聞於吾師）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頓聞之（欲其勿謙讓而言之也）開之曰聞之夫子（開之乃述所聞夫子指祝腎）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牧羊本驅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養生者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單豹隱士）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惟淡自適自足。已無求於人。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雖老而顏色不變。如嬰兒然。內養故也。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不幸而殺於虎。便是不能周其防。有張毅者。奔競之士。高門縣簿。無不趨走於富貴之家。凡有門之大家縣簿之小戶。無不備也。縣簿於門。有閒暇之時。而自視此亦是不能周其防。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豹所養者內而有外患。

客又曰。外而病攻其內。發所養者外而有內傷。此二子者。皆不能周其防。鞭其後者也。牧羊者必鞭其後。養生者必周其防。此二子皆任人有未盡不可委之過也。

仲尼曰。引孔子之言。為養生之法。無入而藏於府。無出而陽於動。不一動靜無常。不偏一偏。而立其中。與柴者無心之我。三者若得。

真名必極。三者俱得則可名爲至人矣極至也夫畏塗者（以畏塗之治爲養生之喻）十殺一人。夫可畏之塗十人而殺一人皆推堆攻剝之徒藏伏其間則父子兄弟必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則父子兄弟必相儆戒必多其侍從而後敢行不亦知乎。其戒畏塗也何其智也人之所以取以爲畏者正在男女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人之愛欲飲食口體之欲此無形之畏塗也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顧乃泪沒其中而不知戒宴安之鴆毒亦過矣

陸西星曰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悟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爲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乎體故引孔子之言以爲律令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善入而藏則有

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與其中共柴者無心之義出無心於入無心於中亦無心於出也入道至矣爲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拯

以物害已之喻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常服宰筴系牢也）說（悅）曰汝奚惡死（何必以死爲惡）吾將三牲（豢）以養汝（殺食曰養）且十日戒三日齋（齋之以齋戒敬之至）藉（藉之以茅）加汝肩尻（尻至）加汝肩尻而加之俎（俎上承肉之器）上承則尾曰尻彫俎俎曰之雕刻者）之乎（則汝獨人之爲庖人之爲）爲庖謀曰（謀必曰）不如食以糠汝爲之乎（則汝獨人之爲庖人之爲）爲庖謀曰（謀必曰）不如食以糠

而錯之牢筴之中（與其三月之豢不如食之以糠糠之爲柴與其加之乎俎不

如合置之牢
策之爲安也自爲謀至於仁爲止
則尚生有軒冕之
樂貧賤莊子自爲謀不然
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
生有富貴之樂或以刑
戮而死置其身於豚蹏之上釜之中亦苦心焉僂已
也几案之有鐫文者曰篆塵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
者畚箕是以物爲之畚箕
之屬也爲疑謀則去之以死爲
可去自爲謀則取之并蹈死地
而自取之所異乎所以異於庸
者不知何見
林疑獨曰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
貴爲龍謀則願食椁糈而措牢筴不願加肩虎子
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
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戒世人以處
其意
可知

皇子告教論鬼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公田獵於大澤
中而管仲御車見鬼焉桓公見鬼公

公問　郭象曰此
皇子要來而累生者
不明也卓矣而作役
者達理也

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撫其手而已
公反而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談詒往候之解氣逆之病也
逆為病數日不出朝賽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
傷公賽士言公氣逆鬱而自傷鬼豈能傷人哉夫忿滿之氣散而不反則
為不足忿滿即鬱結也此氣過於發散則失之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忘此氣壅結於上
怒則其人常多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此氣流滿於下則其人常多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病在胸中而
遺忘
管之桓公曰然則有鬼乎人皆見鬼結不能傷人曰有無世間亦有鬼乎
皇子若說無鬼則使已見之中矣乃言在在處處皆有鬼沈有履
之類之據所載鬼名以求之然孔子答寵有髻
寵下有髻之糞壤雷霆處之戶內之煩壤雷霆之鬼東北方

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屋中東北方之下也西北方有倍阿鮭蠪之鬼
一下者則泆陽處之屋中西北方之下則有泆陽之鬼水有罔象
丘有崐小丘也崐有羊之鬼山有夔山有夔之鬼野有彷徨
廣野中有彷徨之鬼澤有委蛇大澤中有委蛇之鬼公曰請問委蛇之狀
何如桓公所見者在澤故復問委蛇之狀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轂可以
容軸以比其長如轅車上橫木最長以比形之大其衣紫衣而朱冠又狀
其衣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此物惡聞車聲聞之則以手捧
其首也雷車之聲言車轟轟若雷也見之者殆乎霸此見桓公者殆可以霸諸侯此皇子察其中心
所至願者以微言挑動之公安得不喜桓公驩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驩然笑貌言此蛇寡人
者正寡人澤中所見者

[illegible]人二[illegible]成
[illegible][illegible]公知[illegible]公[illegible]
功成此一說外史[illegible]
筆下到此亦發一笑
五色無雌豚人又[illegible]
[illegible]見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阿公如此）

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
嗟西是日坍壞戶門焚燒之餘[illegible]也[illegible]雖然[illegible]
鬼名也[illegible]倚阿鮭饗[illegible]下之鬼名也善[illegible]
下之鬼名也善[illegible]其在門[illegible]擇為暗之
所而蹲踞於地下大[illegible]之氣滿[illegible]間[illegible]
物寄於人[illegible]清[illegible]為木血山[illegible]何[illegible]
之無足[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子[illegible]論[illegible]而廢之者[illegible]
鬼皆有[illegible]物各[illegible]如美女[illegible]赤衣信[illegible]
兒長尺[illegible]黑衣[illegible]帳大[illegible]劍[illegible]
尾[illegible]象狀如小[illegible]黑色赤[illegible]大耳[illegible]
而有羊文身[illegible]秉[illegible]狀如[illegible]
頭[illegible]文五采[illegible]
是[illegible]欲[illegible]之[illegible]
聯然而笑[illegible]然而[illegible]
氣翁然[illegible]然[illegible]
解人意者矣

養氣之喻

紀消子爲王養鬬鷄旬有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王曰幾矣鷄已可鬬乎曰未也猶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他鷄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江通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爲善鬬之畜虛憍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鷄而求敵無所

而云於通月陰陽之氣不可知也然則能知其氣候之所在而已不知其氣候之所在而已不知其氣候之所在而已不

沐四十里水流急處其水若湧行二十里迷遠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
也水急故不能游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一浮
於水上似若衍於水者有欲死之狀使弟子並流而拯之孔子使弟子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以爲鬼察子則人也
敢問蹈水有道乎然子之游似水下以爲苦而反以爲樂則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非鬼也水亦有道乎吾無道吾之蹈水
亦非有道吾始乎故吾始於本
焉長乎性長於自然之性成乎命成於一定之命與齊俱入水之
故與之俱入
而不爲私焉水自有常行之道吾從之以出入而不以己私與之此吾之所以

於命若夫人者必信其天川者也

踐之也 循而不遷此吾所以踐之之道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吾生於陵則安於陵是本性成乎命也 曰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安於陵安於水皆不知所以然是一定之命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長於水則安於水是自然之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之理也 故也

梓慶削鐻 梓慶善削鐻 鐻樂器名 梓慶削木爲鐻鐻乃筍簴之類所以懸鐘鼓者 簴音巨 筍簴之形狀鳥獸蟲木爲之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及削成器見者驚懼而疑其精巧非人所成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問何術能若是之巧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馬之天不能其自然也此則畫同物之妙故神處鬼神所作耳
呂氏曰器之所以疑神者消滅如此則全身未動而欲妄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此論門庭人各安其業小器一藝敢有十年不成者乎
食飲居處皆有一定之理不可亂也
齊所以一其心也不懷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神道

鬼神者其以是洩

陸西星曰工人亦知凝神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形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鬱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爲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之御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音與下同以善御馬得見於莊公進退中繩進退之中繩直中繩左右旋中規左右旋轉之圜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遏也莊公善之以爲不遏如此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圜而驟遏絕也之以百爲度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知其窮馬之力而料其將敗公密而不應公下

運轉鴻百往而反皆以圜之少焉果敗而反其馬果敗猶未盡不
優於工也輪匠門其工於伊尹惟久工於伊尹惟久工於
伊尹不專其民故無伊民不專其馬故無馬馬之嚼敗由衆
御之過分民之知猶出政繁苛故重命貴不務知之而無
來何也　陸西星曰此言能駕馭之難不獨治民為然

何以知之　問何以知將敗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情力大用則竭而所以知其敗也
以百鈞責之所以知其敗也
靖伯秀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謂文矣然文非過之
義組織者總紐於此而放之於彼舞者執轡
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鈞百謂圜驅而不出故知其
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矣

工倕之巧

工倕旋而蓋規矩　舜時倕為共工故曰工倕工倕制
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員便如蓋然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彼其手指與物相忘總
日中規矩也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　靈臺心也故其心純一
而不拘礙自成規矩也總足屬之
適也　然豈惟指與物總說足安
適於襲若無物然故總足帶之適也適於

帝若無物知總是非心之適也心安適於理若無不是非然故總是非不然故總是非心之適也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安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安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

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人則俱與物亦總之適也之譬如足初蹋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人則俱與物亦總之適也之譬如足初蹋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

著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總適也

著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總適也

嚮碧虛日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盡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形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不拙至於總是總要心總是

嚮碧虛日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盡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形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不拙至於總是總要心總是

知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總是總要心總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忘足忘要末也心總是非則本亦總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適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能亦猶是也

知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總是總要心總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忘足忘要末也心總是非則本亦總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適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能亦猶是也

扁子論孫休

扁子論孫休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詫謂以異事告於扁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素行非修潔臨難不見謂不勇遇難非不勇奮然而田園不遇歲然隱而躬耕則不遇豐年事君不遇世出而事君則不遇治世寘於鄉里擯棄於鄉里逐於州鄙而見斥逐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我何罪於天而遭逢此不幸之一定者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至人之德也忘其肝膽墮支體遺其耳目黜聰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從容乎虛靜恬淡之境逍遥乎無事之業遊逸乎寂寞無爲之道是謂爲而不恃雖有能而不宰雖有能而今汝飾知以驚愚今汝用智爲而若爲若無爲長而不宰若無能自文以驚愚脩身以明汗修身矯行以自別於汗俗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昭昭乎水名自照若物自明月以行於世此皆采衲之道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汝得全形完竅無耳聾目盲足跛蹇不能行之傷而得比於完人之數亦已足矣夭傷也又何暇乎天之怨哉汝之不遇當自怨自責不暇又何暇怨天乎哉子往矣

子行而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有間有頃也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恐其語不得入反至驚駭而自惑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向彼所言是而先生所言非則非固不能惑彼之是不必慮也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illegible]彼所言非而先生所言是則彼固惑
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又何罪於我焉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止於魯郊海大魯君悅之魯君悅其休祥爲具太
牢以饗之太牢豈鳥所樂饗奏九韶以樂之九韶豈鳥所樂聞爲乃
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爲乃驚駭不敢食此之謂以己養養
鳥也夫太牢九韶此特以己之所養者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若夫以鳥
自養之者宜棲之深林宜任其自棲浮之江湖任其自游食之以
委蛇任其從容自得而則平陸而已矣則鳥得以隨處而安斯已
矣平陸食委蛇自得也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欵啓小孔寡也所見者小也寡聞學之淺
喻其安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其見本淺而譬之若載鼷以車
語之太高譬若鼷小鼠也而以車載鼷鼠之
馬樂鷃以鐘鼓也鷃小鳥也而以鐘鼓樂之彼又

惡能無爲乎哉彼安得不爲順而自成哉

郭象曰忘肝膽遺耳目閒付自然造化非眞性皆塵垢也凡無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特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爲恭爲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外篇山木第二十

世事無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大木即前所謂樗者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匠人居此樹之旁而不取以爲用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木惟無可用之材故若是之壽此一念作人用知之反

也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宰鴈爲享以款賓豎子請曰

莊子曰之乃累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盖以不材而棄之也此一段論鳴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莊子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來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木以不材得全則不材若可處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鴈以不材見殺則不材又若不可處先生將何處二者無可處故周將處乎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來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若夫乘自然以遊世無譽無訾無心於譽亦無心於毀一龍一蛇用則為龍不用則為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用舍隨時不以有心為之一上一下以和為

必須無用乃能免乎累何可必得故無累者乃能有德之鄉乎

則長新門離之設之捨之或之物之許人
[illegible]

量一進一退以順
自然爲準則浮游乎萬物之祖與世周遊於
物而不物於物物而不
則於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物爲得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北太古時君黃帝相傳之法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世人萬物之情人
合則有離有合則有離所謂世
間無不散筵席也成則有毀有成則有廉有
挫落圭角者必
至於自摧挫尊則議居人上者必
爲其名
必虧折賢則謀爲人所指議有爲則虧於事
賢則謀人之惡成樂毀者衆故賢者將
爲全身計則必有謀慶思慮不肖
則欺小人患失無所不至
則爲奸爲欺而已胡可得而必乎哉世間事不由人
如木以不材全壽以不材
先之類甚多何可自必悲夫弟子志之此語切於
弟子記之勿忘其唯道德之鄉乎唯順乎自然則可以免
亦可以自心故曰其唯道

德之卿乎

陸西星曰此言處世之道工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則譽與我則訾是非鋒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有舍孰譽無訾人但知其有於譽故曰無譽無訾也時無可可下自和其光相與共入斯民同遊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沴故曰遊乎萬物之祖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自以己身爲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爲人倫之傳則以上而繩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從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

而挫之者算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譏之者有爲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焉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雜爲而欲其皈心於道德也

市南子諫魯侯避患

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懼得罪於先王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懼得罪於神人文武修先君之業懼得罪於先君周公吾欲鬼尊賢之禮一一親行而不收離懼得罪於神人居然不免於患須臾離居然安然也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故憂形於色市南子曰君

人之[illegible]然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內不見己外不見
人天下之大[illegible]能
過於此人何外累之
是豈或使然耶
只是動人欲心逐
[illegible]累裸的赤山澤的
全然不以世界為心
便是聖人有天下而
不與的心直支配
[illegible]為重如何能他事
[illegible]了不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少私而寡欲。其君虛靜恬淡故其民亦無思慮而少私欲。知作而不知藏。耕作人自食而無私蓄。與而不求其報。有所與於人物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未有義之名不知義何爲而適。不知禮之所將。未有禮之名不知禮何爲而行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乃皆合乎大道。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生則樂之死則葬之死生竟無掛碍。吾願君去國捐俗。吾願君昇去魯國捐除俗慮。與道相輔而行。獨與道相依輔而行至於此國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魯侯以路險而無舟車。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

寡居。無晉戀爾居而不有其國。以爲君車。此心一定便可以行即此便是君之車矣。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魯侯以路險而無舟車。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倨傲爾形而不有其身。無寡居。無晉戀爾居而不有其國。以爲君車。此心一定便可以行即此便是君之車矣。君

安得而盡焉。自留侯又以無人無糧為慮，猶未免為嗜欲所累。市南子曰：少君，
之費寡，而之欲。君自減省其心之嗜欲，雖無糧而乃
足心無所求，何所不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從此涉江浮海，步步而前，望
之而不見其崖，無望而愈往，無涯涘。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而愈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皆曰：咄！咄！怎生一切不用如人之錢，送於舟至於海
崖皆已反歸。君自此遠矣，獨君芒然彷徨於塵垢之外，與人世遠矣。故有人者
累，故以我役物，所役者不免自累。見有於人者憂，我為物所役，若未免有憂。故堯非
有人，非見有於人也，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也。吾願去君
之累，願君不以累自累。除君之憂，不以憂為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獨遊心於冲漠太虛之地，即所謂無人之野也。方舟而濟於河。此又設一

舟相並也 有虛船來觸舟 我舟方行而虛舟所觸雖有忿心之人不怒 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 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一呼人使之張歙之張弛開也歙斂退也一呼而不聞 一呼不聞則再呼之再呼而不聞 再呼不聞則三呼之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若三呼不聞則必叫罵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 所以始不怒而今怒者何也 向也虛而無人今也實而有人故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此喻蓋言人能遊於斯世而虛其心

象曰有其身而私其國雖愛康濟端肇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齎之遠也皆各忘其本步而人自踵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

蕩除其胸中也君乃謂眞欲使之南越也形倨頤
使之謂倨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
物以自載迫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
海不見其崖餘迹清欲之遺君欲絕世民各反宇
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皆
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爲人所役皆也故
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
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固之
壞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北宮奢論賦斂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北宮奢衛大夫奉君命而斂民財以鑄鐘大事
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未君命宜速
乃三月而成其懸則太滿滯矣縣設架以懸鐘者架有兩層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王子慶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故王子見而問其將設何術蓋疑其厚施以得民也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省言我惟泊然抱一此外無敢更設他術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其人性上不加一物別善不得當復還於太朴之自然而已何乎其無識知無識儻乎其總疑儻乎其若總者疑莘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莘嘿然之意芒無物之狀莘乎芒乎或往或來一付之無心來者勿禁故來者聽其自來往者勿止往者聽其自往從其強梁去而不順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罪隨其曲傳高而附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私因其自窮或順或逆一聽其力之自盡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傷唯其一之間無敢設而已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而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墜西星曰敛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隳事也逾三月而成上下之際一何遲乎故王子見

疑以爲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於斲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何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忘若遺而若疑也芒乎芴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息而若疑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夫北宮奮未爲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而況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釜猶言大道

太公任論避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故不糝火以爲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幾近也子殆近於死乎子惡

孔子曰諸侯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太公任論避患

弔問也

死乎曰然患先言患比物先之患
雖其心未必患之也任曰予嘗言不死
之道（不先之也）而無禍患也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意以下（正無
禍患之警意）其爲鳥也翛翛（翛翛飛舒遲
貌）而飛翔翔（翔回）而以無能引授而飛迫脅而棲（迫脅在衆鳥中
不得容身而宿）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延來不爭
常處下也）食不敢先嘗必
取其緒（緒餘不爭必取其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烏鴉爲
群之多依人家爲巢外人亦不害之）是以免
於患（是以此鳥得免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甘井取渴警
如木之直者則人爭取之故先伐甘井者則人爭汲之故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
驚愚（子必平日奉智以驚動愚俗）修身以明汙（潔身以自
別於汙世）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昭昭乎欲聲名自己如揭日月以行於世故不免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食杼栗無心於
享味入獸不亂羣
鳥不亂行無心故不
為獸所畏而
鳥獸之羣鳥獸不惡而況人乎鳥獸且不惡之
人又安有兩慮

利合天合之辨

孔子問子桑雽曰（桑姓雽其名隱人也）吾再逐於魯（仕魯而再見黜）伐樹於宋（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削迹於衛（削迹從削樹不用也）窮於商周（孔子之先殷人而孔子生於魯季氏有先人至孔子無有爲顯官者故曰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懼楚用孔子發兵圍之）吾犯此數（犯遇患而平）惠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吾犯此數者過患而平昔之交游及門徒益離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之人亡命他適者）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即假人姓名棄璧負子而走）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貨財也或問若謂赤子可市而得貨財與則赤子所得之利寡於千金）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璧爲累則赤

而辭焉其受益加於千之單多於千金　窖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而捐璧負於千金　見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利合者其迫於彼千金特以財利合者耳此以天屬也則以眞天相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窮禍患害之時勢不能兩全必相棄捐不忍離必相收恤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之以天屬者雖迫於窮禍患害情不忍離必相收恤相收之與相棄爲利不啻其遠不啻及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相與淡若水　之無小人之交甘如醴小人甘言美辭以感人如飴之無小人以醴合人旣而不自覺　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惟淡故久惟甘故不久而易絕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彼無故而離彼亦驟然而遽離又何怪　君子之交淡而不厭小人之交甘而速絕交之盛衰徒驟然而強合亦驟然而遽離又何怪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徐行翔佯

性情遇所為我者得矣又何待乎捐又何事乎外物哉

之說絕學捐書於是絕學捐書洛然去其汗漫之交弟子無挹於前不復與分子虛爲揖讓於其前其愛益加進虛文去則眞意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但乎感以無心而益加進也愛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引辭將死一段亦任眞之意眞冷禹曰眞冷二字訛書也疑是其命汝戒之哉形莫若緑緑因形之動莫若緑則不離因其自然情莫若率情之發莫若因其自然則形與道率其天眞則其一而不離率則不勞率其天眞則其情常逸而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文身外之物也不離不勞則至足在我不必以身外之物而益我之形待形者待之以益我之形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院不以身外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又何待乎哉

陸西星曰緑者因緑依附之意率眞率也形莫若緑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益

至讓則無文眞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士不遇時

子衣大布而補之衣粗布之衣已破而更補者正緊係履而過魏王緊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憊音備何病困也若是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此特於耳非因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有道德而不得頌行於時乃謂之憊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衣弊履穿豈得謂之憊乃所謂不遇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猿攀木而升其捷若飛騰故曰騰猿其得柟梓豫章也四者皆良木攬其枝而經緯之如莫之攬其間雖附木然精神愈覺維壯

羣逆蒙不能眄睨也（舉羣突之善射亦不能窺伺而必得之）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有刺之木）危行側視振動悼慄（居不得安）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此筋骨非比前更加急而不柔則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勢失其便安足以伸其長技也）今處昏上亂相之朝而欲無憯（憯）奚可得邪（今舉朝皆昏君亂相士無有道德亦望其無憯則不彰欲其無憯必不可得）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語其憯甚則比干剖心乃驗其可徵者）夫

陸西星曰憯病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憯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閒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憯詎可得耶故以騰踔跼蹐得勢則騰踔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憯甚則比干剖心其徵也夫言比干舉重以該輕也

孔子論處貧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絕糧而七日不舉火左據槁木几也右擊槁枝策也而歌焱氏之風左手據几右手以策枝擊之而歌焱氏之詩有其具而無其數有聲之大具而無節奏有其聲而無宮角有其聲而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聲者與歌者之聲犁然合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顏回端正而立不敢視而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廣已尊我也仲尼恐同以己視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求之則必至於哀傷所造者無畔涯愛已而造哀也以愛我之意而求之則必至於哀傷所造者無畔涯曰回無受人益難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貧而樂也處貧之時事不由己不容不安貧故曰回無受天損易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處貧之時事不由己不容不安貧故易無受人益難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驕也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

自修故無始而非卒也 我惟順適於大化之中無難無易無始無終 人與天一也 在我者皆天理而已不知其孰爲人而孰爲天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今之歌亦任天而動非我也其若誰使之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而不行推不去也饑渴寒暑窮極不行 窮塞叢集於前有推之不去者可悶困極 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行氣救自然之所泄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吾亦與之俱行與之俱泄與時偕往而已逝往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 順其自然如爲臣者不敢違君之命直易易耳 執臣之道以待君猶不得違君之命況人之待天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執臣道以待君猶不得違君之命況人之待天 人臣者不敢去之 順其自然如爲臣者不敢違君之命直易易耳 執臣之道以待君猶不得違君之命況人之待天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執臣道以待君猶不得違君之命況人之待天 其得違天之命乎故曰無受易 何謂無受人益難 仲尼曰始用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爵祿交至而不已可謂富貴之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然皆在物之内非已之良貴也吾命有在外者也時命使然皆非已之良貴也吾命有在外取之何哉賢人君子視無功而祿如盜竊然故恥之而不爲也吾乃冒昧取之有何益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目之所不宜處則雖落其實棄之而走不見實之落亦棄而飛然害已近而居而巢人人與人相上社稷存焉爾則以堂上乃社稷所在人所祭祀之地敬其神者必不害其物此鳥智也今之處富貴者反之不知故日無受難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萬物變化不知其所終代爲之禪其孰爲之始孰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惟吾

處造化之正中以待之而已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者天有天亦天也

人者天所生然而天亦造化爲之人之不能有天至於以人而滅天亦是性分上有少損益耳惟聖人能安然盡性至命體矣其與時偕行者以終其身也

陸西星曰造至也廣種廣也言推己而或至於六則推己者過矣愛己而或至於哀則愛己者過矣於是爲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何謂天損饒渴寒者窮極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直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已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爲不知內外輕重

之分而欲義於儻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爲盜爲竊也者幾希君子不爲盜也竊不爲竊也而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苟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爲始異於鳥之所以自度者矣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夫亦天也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爲天又必有待無事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而人之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之道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知所以不能順其自化往往至於以人而滅天以益而成命故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裳然體之而已修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爲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貪得之戒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名樊山中園也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張兩翼有七尺之闊目大運寸目大一寸感雷之顙而集於栗林飛從額前過而棲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目大不逝殷大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不覩目大而不能視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蹇起下裳疾步躩趍而回辟執彈而將欲取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因見一蟬方得樹之陰而螳螂執翳而搏之不知其身將為螳螂所獲螳螂之脩也蟬螳螂又方執翳而見得而忘其形翳而不知其形將為異鵲所取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異鵲又利於得蟬螳螂而不知其身將為執彈者所留莊周怵然曰噫莊周因有感而怵然驚嘆物固相累夫物固其利者必相

爲二類相召也。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以召雖豢
豢召鵲今異鵲又召我恐我又將
有所
召也捐彈而反委蓋深悟天下利害
之相尋者不少矣虞人逐而誶之
三月當是三日以頃
下園之人逐而誶罵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問照之可見不庭不
出其居之庭
音直
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
乎。其門人姓閭名且者
問其所以不庭之故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守形養生
也我爲養生之學忽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是以忽
而汨其
因逐鵲而忘其身
理遊於人欲之濁水而且吾聞諸夫子曰夫子指入
迷卻天理之清淵也
其俗從其俗。入其俗則問禁而從
其俗庶不違其禁令今吾遊於雕陵而
忘吾身。今吾入於他人之園
且不知吾身之違禁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
而忘眞。反惟異鵲之忘在近徒知異鵲召
我之彈而不知我反召虞人之嗔栗林虞人

以吾爲戮宜虞人之戮辱我也吾所以不庇也海過自責所以不庇

陸西星曰夫物能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彈得篤陰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彈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頸不覺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欲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逐以爲累物忘眞之戒二顏相召者言輒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庇以寓閉閤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爲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遠虞人之誅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固宜焉耳三月不庇蓋言悔也

賢勿自矜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旅客之舍逆旅謂之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則貌美其一人惡一則貌醜惡者貴而美者賤醜貌者賤

張湛曰夫聖珍後人神之所不曉度已備述天下之所尚常而以此而推非流謂之

旅主人友賢之美貌者逆旅主人友賤之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美者自矜其美吾嘗知其美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惡者憮然自以爲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安往而不愛哉則陽子之行人皆愛敬之
行

陸西星曰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知己所
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姤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
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逆
旅小人可謂反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又爲美者
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愛哉而
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道也無往
非學
也

子方與文侯論順子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段干木文侯曰
路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
稱道數當與論道理往往有當於人心故無擇稱之文侯
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
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詰其何故不稱
師之賢而特稱路工子方曰其為人也真順子之為人貴任自然人貌而
天貌雖人而有虛緣而葆真虛心順物而又能葆養真純清而容
自然之天德清介自守而物有容物之量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
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無擇何足以稱

之路工之善御可容言順子之美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失志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文侯所謂侍臣也遠矣全德之君子遠大哉順子真全德君子也始吾以聖知之始吾以聖智仁義為行而已吾聞言仁義之行為至矣矣然特言為行而已吾聞子方之師順子吾形解而不欲動言來其言而不得故形解散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求其言而不得故鉗鈿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王梗耳乃知吾所學者得其粗不得其精特如梗土塑梗耳得其精特如梗土塑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然吾以有魏國故不得深宅無為自然之理是魏國真為我之累也

陸西星曰順子之行善所謂鴻漸于陸可以為儀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願也文侯其言儻然自失解形釋口深嘿所學之粗或蓋欲師其全德而刺其形皮直以為分一榮為身累耳故曰

魏眞我累解形鉏口寫
出黯然自失之意眞切

温伯雪子論魯人

温伯雪子適齊伯名也雪子其字也舍於魯特適齊而止宿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亦指孔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明於有爲之學而不識本心就與之言或不相入故不欲見至於齊反舍於魯復止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斬見我今也又斬見我入而歎明日見容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斬與斬同頻見也是必有以振我也兩次求見謀必有以益我出而見客入而歎何邪之容此客也詢兩見兩歎之由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温伯雪子即象山陸氏所謂閉戶讀書之學者也觀此則風俗之弊於斯爲甚其來也意在見道其去也意在見人則尤甚矣

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吾何固已告子中國之人特明乎外不知知人也昔之見我者。昔猶頃也進退一成規一成矩進退成規矩而有法度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從容若龍虎而成文章其謙乎內者即見人也是以歎也知人心之深之意是以子其道我也似父。總是文字之意仲尼見之而不言仲尼知溫伯雪子不可以言而故歎如此則與諫之道二者異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又矣見之而不言何邪路不知夫子一見之間已默會了故有是疑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目擊溫伯者但正容端視已令人消釋其不肖之心而道即此在矣亦不可以容聲矣。亦不待于言說矣容聲容言也

陸西星曰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此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知從容成文章謙道

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數仆而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譜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仲尼勉回聞道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步趨馳皆借馬爲喻下同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其後求之於言語文章也亦馳亦馳步趨馳皆借馬爲喻下同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其後矣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遠而不見塵也瞠直視也至奔逸絕塵回則直視而後耳目以視也至奔逸絕塵回則直視而後耳回曰其妙處則不可知不可及也夫子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趨亦趨是夫子辯而回亦嘗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馳亦馳是夫子言道而回亦嘗言道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步步趨也馳也可而及之事況不止而無窮內民臨子前則不知所以如而已陷入陰界長短廣而回瞠若後以手書所書人物皆不比方而回可知不可及也夫言也是人物文字之比方也故來人物皆不比方而回可知不可及也夫言也是人物文字之比方也故來有日有此身修道而成功無此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亡也物有待而所待者未嘗有也生書則言之所以不言而指不比而同也

而民物之有待於以生而已使無一物以生之則民物不化以待
動物植物以生物之力而生其體所待以生者是無待於天地
日但動非不化以待可不成物而天地之所以為大生生不息之
是絕待之天而動待於化物之地而地之所以為生生不息之
句不見平志所以不言而信人心理存念七
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夫衆莫大於心兎而人兎亦次之
開道也生不聞道猶甚於兎故心不可兎而形兎次之試觀日而道不可離矣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自朝至暮萬物莫不比方此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大小皆可盡見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而後事可爲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萬事俱作日入則萬事俱息人事之存係日之出入如此萬物亦然萬物之有待於道亦有待於日有待也而兎有待

而生。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有待之而生有待之而死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吾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變化還以待其終不化者無所遷變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終微也生微於盡之理而行無間斷而無已時薰然其成形。薰和也但見溫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而非淺見之所能窮亦非步趨形迹之所能盡也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知命之流行非規畫之所能豫料勉勉循循與日俱往而已是吾之所得於道者如此徂往也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道無形迹今汝求之於步趨見面之間所失多矣吾終身與汝周旋今一見面而失之可哀甚矣交一臂並立也女殆著乎。女殆著乎。汝殆著乎。汝殆著乎。汝

曠空曠之市也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道終不可得矣吾服女也

甚忘服服膺也且君奉拳拳欲汝之服膺乎道也欲其墮體黜聰忘乎故吾耳目與忘乎故吾知也汝之自欲服膺乎吾之道也亦欲其墮體黜聰忘乎故吾耳目吾者陳述也亦知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所奉遵絕塵者瞠若乎其後便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

亦甚忘女服吾也

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若到能忘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我之所以不忘者仍舊在也所不忘者與性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郭象曰心以死為此乃更速其死之速由衆以自察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也日夜無隙化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日成日動足以行功而不見為此耳竟不見也待隨而後知之此終頭訶之以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生竟無此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則也動物而物自化無心

行故曰但夫變化不可執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夫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句首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固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恩存之謂甚亡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孔子見老聃論道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被髮而乾（音干被髮而乾即離髮所謂睎髮也）熱不動貌定而立似木偶人然孔子便而待之（便而待之退而待之也）少焉見曰（少頃乃進見）丘也眩與其信然與（言見其形體如此若

弦若信也何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其形骸兀然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似遺外物離人頓起然若枯木之枝獨立乎一世之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老子言項若吾遊心於無物之始故渾然不動也孔子曰何謂邪。何謂物之始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老子言吾欲言之則其心似困焉昏昧而無所知其口似卷焉不開而不欲言益其深妙者難言也質爲女議乎其將。將擬議其近似者至陰肅肅至陰肅然其最近也且爲汝擬至陽赫赫。至陽赫然其輝明肅肅出乎天。肅然不或不陰資根乎陽是出乎天也赫赫發乎地。赫然不陽資根乎陰是發乎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陽互根渾然和合而後萬物生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然其中自有造化爲之綱維主張而無迹可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故四時之消息盈虛日月之一晦一明日異而月不同日有所爲而其功日月如是而造化之功就得而名言之生之所乎萌四時之消息也日月之明也皆謂之生其生也自有萌動之根死有所乎歸四時之消也虛也日月之沒也皆謂之死其死也自有歸宿之地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一往乃一來若相反然始終相反無端可尋而何知有窮盡之時皆造化爲之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是指造化不有造化則孰爲之主宰孔子曰請問遊是所以遊於物之始者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能得是至美之道乃天下之至樂也得至美而遊於至樂之境則爲天下之至人矣至人贈言聖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得是而遊之方法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不疾不厭也獸遷徙水生之蟲不

易水水雖往來無定不厭易水而欲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雖暫少變而所食之水皆清在也又何疾焉喜怒哀樂不入於胞次吾人雖有之感如斯易數魚易水而忘不失其常然毫不以入於胞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此無他天下萬物皆一皆聽天之所為而不得以自異也得其所一而同焉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則視支體若塵垢視死生若晝夜而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能介乎而況得喪禍福能介其胞中乎介與介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若能知道之可貴貴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哉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且天之至樂者

之間變化相尋為古如此何有盡時行者
[illegible]為道者往
[illegible]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
平此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旨孔子曰夫子德配天
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
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也人孰能免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仁有始有終是也天下之所大明作樂知聲外之人之仁有始有終是也天下之所大明作樂知聲外之人之仁有始有終是也天下之所大明作樂知聲外之人

包覆於寰中豈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大全也

非夫子指示迷途如啓寰上之翳蓋則安知天地之大全如此哉

陳詳道曰聖者不動之貌似非人所為然物之稱其也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此豈為汝設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蓋詞也言未始有物之初渾若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至陰肅肅而肅肅者出乎天王陽赫赫而赫赫者發乎地陽升陰降而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其或有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窈乎色知形聲之表者雖則不可見而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即指為之紀者宗即所謂大宗師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數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人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

莊子逸 郭象曰絕聖棄知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變代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況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爭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人矣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爲道者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孰知哉此種學問無倫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至人之德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爲自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汚之而自潤是何假於倫習而能之哉故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言能物匕也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以爲眞脩也學如元亮方成辭文似相如始類伶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墮而支體黜而聰明又何脩之有哉酷鶏酷中峨

莊子見魯哀論儒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方術

品古前以莊子設假孔子問之於老聃之術與先生不同也莊子玩侮一世之辭哀公不能不信而不知者不論也此言不論明之者九以如薄夫之實

也魯之儒者最多學術與先生不同也莊子玩侮一世之辭哀公

曰舉國而儒服何謂少乎哀公以儒服來之便落莊子口套了莊子曰

周聞之儒者古之稱冠圜冠者知天時天道圓故冠則法以象天而有光是冠者皆其明履句屨者知地形地道方故屨句履象地而有光屨故者皆其察於地形者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玦取能斷之義故其行詳緩而果決王而有是佩者皆其事至能斷者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故知道者未必儒服儒服者未必知道正仁子以儒服求士也公固以爲不然公倘若不信吾言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則何不試出令一無行者之道而服行者之服罪死不赦則不知道者必不敢服矣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

著。於是哀公從莊周言而魯國舉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一丈夫指孔子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問之雖千轉萬變而亦不能做之以其所不知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佩服者多而皆不知道爾有此一人耳安得謂之多

陸西星曰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亦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

論神閑志定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惟知稱飯牛之職使使牛之出壯長而已矣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以也。惟其不求所以能使穆公用之忘其牛口之賤而與之國政也有虞氏先生不入於心。只是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之意故足以動人。惟其不動所以能感人而使之化而

有也

成已成

都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衆史乃畫圖之人受揖而立揖而受命而群聚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舐筆和墨舉事遲緩尚猶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舒遲自得而不庶遇受揖不立與衆史相揖而容不住因之舍即入畫圖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裸袒箕踞之狀槃即裸也礴盡也將盡故解衣見形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眞畫者林詩云神閒志定始一揮亦是此意

休疑獨曰此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饒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能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敗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遂其性有肥壯異常有窳瘠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即指火訶毋驚常欲設解而言動人指成已戒都及脯錫底豫也槃礴算踞也蓋與裸同蓋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直謂知畫者矣

君占而善之可

文王用臧丈人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莫釣一作莫釣之不以待夫經營假釣而已尚釣矣而其釣也無有釣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蓋非持其釣有事者也所謂釣其无釣而釣之不成釣則同常釣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文王欲舉用之則恐臣庶以為賤而不安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欲終不用之則又不忍生民之無主於是旦而屈諸大夫曰屬會集也會集諸大夫而告之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托言夢見良人黑色而頫面色黑而頫有髯髯乘不純色人乘駁馬而偏朱蹄乘馬之馬而一蹄偏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令我汝國政於臧丈人而委任之庶幾國治而民安乎臧丈人一丈夫皆指太公諸大夫蹙然

曰先君王也。言所夢良人乃文王之父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先君有命王當更生他疑文王之父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先君有命王當更生他疑遂迎藏丈人而受之政遂迎於藏而用之典法無不變易偏令無出不專出號令三年文王觀於國三年乃報政之期故文王考其成功則列士壞植散群則見列士不立朋黨而散其私群長官者不成德長官者不居其成功殺斛不敢入於四境外國之商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則是以同德爲尚而不自異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則是與衆人同事而不自異也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則是諸侯皆歸而無貳志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政施於國而國治矣不知可及於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汝然而辭丈人以文王有心於及天下便非自然故不應而辭其位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盖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夜遂遁去不知所終盖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自為之問損德多矣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無夢呪有以夢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回此問亦是益以至人言者但曰汝其默而勿言其默而勿言何可輕論耶彼直以循斯須也彼特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耳盖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呂吉甫曰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問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

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
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蹶肘則非先王之嘉童也

列禦寇學射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為學也學伯昏無人之射引之盈貫引之至滿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杯水於其上言定也發之適矢發射也適去也發重也又也發射之時適矢方去而後矢又在弦上方矢復寓於上此言一箭如此其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象人定時疑立不動如木偶人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也言定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仞之深喻其下為百仞之石履最險若能射乎若汝也汝則能射乎否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神痛之至肘猶懷水平立之至前矢適發而復眥方矢後高而在後後必仰矢前必俯矢前後方矢則臨筈矢並言其前後相結而不絕象人用其志之守也

淵於是無人乃與禦寇登之臨之背逡巡面向山而背臨深淵退足二分垂在外三分其足一分在崖二分垂在虛處可謂危之極而伯昏無人猶之若卽所謂純氣之守故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泉踵純氣之守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至人神能守一上闚青天下入重淵至深也

揮斥八極揮布乎八表至廣也

神氣不變其心亦無所變動今女怵然有惕目之志惕動也吳人呼怵目爲惕目今汝於險畏之境界猶怵然

殆矣夫的之精意亦難矣哉

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焉能而無可無不可乃其妙象人以其無所用心也及其伏機而汔發也方不可不可之間

陸西星曰是射之射而非不射之射昔古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禦寇高履危而猶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卽爲死生

有變於已所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不
逃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
百仞之淵遂忘其肖一分躁處二分氣虛揣崇宮
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烏能若是
乎哉故知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黃泉徧而不反之入
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虛
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驚汗洽肖此便是神氣
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
猿舞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皆工
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箇
慣習亦是他神在此處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
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爲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
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
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孫叔敖知道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仕爲令尹無
色三去之而無憂色三已之無慍色吾始也疑子吾始猶疑
其勉強

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今視子之鼻息不在外 子之用心獨奈何 子之用心獨何如而反過人若是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 吾無過人處 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 說見上文 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要其所以得所以失非我我故其失也非不憂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爲哉 我平生豈有過人處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知吾身之貴若在令尹抑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 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方將高視遐想 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 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安知人之所謂貴者於天地之間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 雖智者不能稱揚之非言

說不得也不得劃不得久者要乎保沒而不拘物累故也若然其神可以經山入淵究滿天地與人俯仰而不害道通無窮也

詞所可劃非器色所能滿也盜人不得劃非器色所能滿也盜人不得劃非器色所能滿也盜人不得

生欣戚方怪爲之瞠躇爲之三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爲人已
愈有一句出莊子

凡君見道之言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名按左傳少焉楚王左右曰凡凡國公之後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亡者三坐須之間而楚人傳言凡國之亡者三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悉吾存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凡雖亡吾自有不亡者在是不能悉失吾之常存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悉吾存夫失者既不足以自矜楚雖存亦不能常存其所存者也則得者亦不足以自歎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此可見凡亡與不亡同而凡何嘗亡而楚未始存也楚存與不存同而楚何嘗存也

王勉知象曰言有三亡微也不足以悉吾存還凡故也之旨不以亡爲亡存亦不足以爲存還楚無玲乃書存之所存非天下皆無存亡

以言南曰天下有悉亡不死不生者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九楚易足以悉存亡哉

陸西星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不損焉
凡維亡矣而不足以悉吾存此凡君子道之言也
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悉存楚未嘗亡以存存
予凡固未嘗存維存矣益明乎內外輕
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厥成矣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眞知者不言

知人名皆是寓言有思維心者也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
適遭無為謂焉無為謂人名亦寓言自然者也知謂無為謂曰予欲
有問乎若我欲問汝何思何慮則知道所以知道者果何所思慮何處
何服則安道所以安道者何所佩服何從何道則得道所以得道者果
從來三問而無為謂不荅也知之謂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

何所

若非不荅不知荅也莊子又小其荅不知荅此與道冥而已矣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之丘而睹狂屈焉知不得後
問乃往見狂屈狂屈人名亦寓言猖狂而混然無知之貌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知以前所問無爲謂之言問於狂屈狂屈自以將
語君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及將言之時若欲言而忽忘其所以欲言者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知乃得問於黃帝黃
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至道無名無有知者無
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
無處無服始安道無有安者無不安者
故不可以服而安無從無道始
得道無有得者無不得者
故不可以從而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此道惟我與汝知之無爲
謂亦不知狂屈亦不
知其孰是邪

知者是耶不知者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問而不知答已所以爲眞乎古之至故之謂也物以至故之謂也至故者至於無爲則仁義禮樂不假脩而物各得其所矣注云仁義禮樂不假脩而物各得其所矣非也仁義禮樂不假脩而物各得其所矣非也仁義禮樂不假脩而物各得其所矣非也

耳且真是無真知
為道隨九流而於也
當先損其後以不
知之至知無知
而後無不知其
其非人所能
故列子以死生
為一條以無
為無為
無於卻為之
若也以其不
若之不逮也
若之不逮也以其
之也
之也

道者日損故為道者默照明堕支體一不欲其有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損之又損為自然地位則是忘其故吾之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今已為物時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自然無所不可為矣今已為物也物之也今求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實其難還於無物之初也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無為故他人則雖大人則生也死之徒然大人所以易之者以其知天地間死生往來之理耳如易之矣是其生也然此已發者終花木之發是其生者即為死之類矣死也生之始既有盡時則是其生者即為死之類矣死也生之始既知摘之菓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孰知其紀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所以為綱紀主張者人之生氣之聚也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聚則為生散則死故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若知死生此一氣而生死由之

亦不內不外不在言問之故無能一言之答一身何庸憂也故萬物一也天地間許多萬物盡同此理特人自分美惡好惡之故耳

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如花草方盛則以爲神奇殊不知葉落根壞生者又自是而始腐落而在地則臭腐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故曰古今來去在一氣而已在聖人故貴一聖人知人故合先生與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即篇首非不告而一之更不分別也知不知應我非不我應我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即篇首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之意今子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即其所謂我與汝終不近者何說黃帝曰彼其眞是

也以其不知也以其不知也以其渾化而不知
忘之也以其忘者存故謂之忘旬未
知之也以其知之便非真知故謂之不知一句
妙處正在知者不言一句
故往屈以黃帝為知言
陸西星曰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
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而不知其孰為之推是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氤
天地之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細緼
有所附著則塵塵相聚而為生散則復歸於氣而
物死猶如漚因浪發水自窠蘗散則復歸於水知
生死之為一氣耳則往其所治夫復何患今人但
以生為神奇也而美之死為臭腐也而惡之大非
也豈知神奇化為臭腐復為神奇反覆相因
無有窮已何美何故何惡何戚在聖人則處之一
如不超然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
皆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道爲本根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此道故以大美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四時有此道故寒暑往來皆有萬物成理而不說。萬物有此道故晝短霤長寒暑雨暘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所以爲天地者惟聖人推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深究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亦惟此道是故至人無爲而帝自然大聖不作。大聖體此道無爲而帝自然不假造化觀於天地之謂也。亦效法於天地而已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地至神之至精之妙理與百物之化合而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則見物之或生或死或方或圓皆有盡時已莫知其根極之地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是萬物有時而去翛然長逝而此道則萬古常存也翛然仰觀俯察以道觀天地天地雖大未免有形以道觀秋毫秋毫雖小亦待此道而成體未足爲小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此道而天下之物莫不往來於其間日日如此常新而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陰陽四時莫不運行於其間不害不悖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不待生而存萬物畜而不知萬物畜養於其中而不知所爲此之謂本根此造化本根之地也可以觀於天矣即此道而天地之不足爲大此可觀矣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以道觀天地天地雖大未免有形以道觀秋毫秋毫雖小亦待此道而成體未足爲小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此道而天下之物莫不往來於其間日日如此常新而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陰陽四時莫不運行於其間不害不悖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不待生而存萬物畜而不知油然不形而神而存誰之謂本根此造化本根之地也可以觀於天矣即此道而天地之不足爲大此可觀矣

陸西星曰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太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

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緒伯參曰聖人體天地以育萬物百姓然無為如不與成焉為而無為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大地之神明不離乎化育陰陽之理

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為而成紗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於萬變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不有自古固存而無時之則萬古此造化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故六合雖大而北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為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不已之化為上下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愆惛然若亡之不定作泊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也有以哉

齧缺與被衣論道

齧缺問道乎被衣（擇出兩人知道者相與語）被衣曰若正汝形（汝形指形骸而言）攝汝知（攝汝知者不令一知識）一汝度（謂此身於法界之中）神將來舍（如此則神不外馳常止舍矣）德將爲汝美（德將爲汝華飾也）道將爲汝居（道將爲汝安身之資）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汝惟幢焉無知如初生之犢純純常常不必求其已然之迹是矣）言未卒（齧缺睡寐言之未竟而齧缺已心領神會收視返聽面假寐蓋默識意想契不容於言也）被衣大說（被衣悅其悟道）行歌而去之（行歌自得而去）曰形若槁骸（此人也形疑其形骸）心若死灰（其心淵寂如死灰之不燃）眞其實知（眞自然而然）不以故（不以事物之已然者入其心）媒媒晦晦（媒媒晦晦昧昧也）

其上之道即後三句言勿若汝所見而遊於無物之初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但無心而我亦有不容言者

彼何人哉吾不知彼何人哉寄寓

閒乃有此等人物也

陸西星曰身不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不起思慮出入以度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爲汝美道爲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曰欲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疑問也下以隨之視聽之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瞑寂此固寄象之意說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欲

[illegible]人真是實知此理故曰知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曰

[illegible]以故自持媒媒卿昧昧

能若此方之深矣之至也

舜與丞論道

舜問乎丞（按碧虛音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丞右弼前疑後丞則丞者官名也）曰道可

得而有乎（故丞認之為己有便不是了）曰汝身非汝有也故丞曰汝之身且不可執着為己有汝何得有夫道（道則無名無相）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百骸九竅皆屬吾身非吾之有則誰之有哉）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是天地積聚之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成和而後有此生氣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是天地積聚之妙順而成人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人世相代如蟬蛻然形與行同故行亦是天地積聚之氣為之代禪其間也）故形不知所往（不知執使之往）食不知所味（食不知執使之知味）天地之氣陽氣也（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

又胡可得而有邪又胡得而有夫道邪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得擅有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性命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運物之氣所爲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哉

老聃論至道至人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今日值夫子之無告獨處故以至道問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須先齋戒以疏導其滯澡雪而精神洗滌子之精神而去其舊揩擊而知嚮擊碎吾子之智慮而去其識下此二者乃可聞至道夫道窅然難言哉夫道窅然深遠之貌與亦甚難言將爲汝言其崖略只爲汝言其邊際粗畧而已夫昭昭生於冥冥上天無聲無臭而至

信之物昭昭有倫生於無形無聲無臭至無形也不推
名生焉昭昭者物也冥冥者道也物有倫理可推名
而生焉冥冥不見精神生於道形人之精神必本太極
二五妙合而凝精之為物入於耳出於口藏於胸而後生
而萬物以形相生萬有不齊之物皆以形相
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人類九竅胎生
八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去者無地可尋迹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有大堂之間
但見其四達皇皇如彼其大豈知
所從入邀於此者邀索而得北道者北乎
邀於此者邀索而得北道者四枝彊則身躰
耳目聰明視聽各司其官其用心不勞而應
心胸開豁而通達其用心惟順其自然而應物不窮
物無方此皆道有諸身而用徵於外者天不得不
高天不得此道則不高地不得不廣地不得此道則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日月不得此則不行萬物不得此道則不昌此其道與聖人以斷之矣

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今之求道者與佛乎欲上徹下無所不通者也其說若游游博以爲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智慧其所以智慧者造物也聖人又以造物斷之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所以常保其性常保其真也

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

是道也惟中國有至人能之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猶水陰陽之外有火人類群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性直人耳然其德性通於天地之物石點之物）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彼反於天地之物石點之物視造物之氣生而爲人猶有喑醷氣之不順者）雖有壽夭相去幾何（百年間比之天地直須臾耳）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何足是堯非桀堯桀自誇辨哲於須臾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遊心物初真與形忘至人之見道分明如此果蓏有理（且夫地間道理均有自然妙處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燃若煩雜亦所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人倫雖難所以相齒（齒序故觀果蓏之出以知齒序之出）聖人遭之而不違是以聖人處人倫之間從其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過之而不守（不爲膠柱之行）調而應之德也（與人事之常）

偶而應之道也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之所
興王之所起也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白駒隙中之光禪也人生百
年若日影過隙條忽間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一條忽間莫不
相推而出以生油然漻然莫不
入焉一條忽間莫不流轉而入以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繞化無而
生物哀之人類悲之有無同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恐惑之
解其天弢墮其天袭弢至人則不然彼其視人之有軀殼即爲軀殼所累如物之
有袭皆以其化而先也方且適然自以爲快紛乎
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死轉變化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乃大歸
乎其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不形之形無而形之

不形(化而無也)是人之所同知也(此等說話亦衆人所同喚得)非將至衆人之所務也(然衆人至乎道者之所有事蓋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務事皆不止如斯而已)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若衆人則議論及此而未有至此者)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彼能至者則不論論有此論乃足未造其至妙之地矣故知道不貴自誇博博也)明見無值辨不若默(值遇也夫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辨博不若沉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至道昏昏默默終有閉則非道故有聞不若無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焉於道得矣)

陸西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而至有生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眞也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

若須彌芥所以出納
序即之是人分之間
[illegible]

[illegible]

知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曉蓋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者也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故胎生卵生總爲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而其來也不知何所止無門無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足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通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辨之以慧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道之妙不在辯悖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冥而實爲昭昭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舉世益之而不能爲之損入而歸於無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爲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魏乎終則復始言其

無端也中国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爲人謂其形直人而已特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喘醷者然故曰生者喘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人生百年直須臾耳何足竟非絲曉曉焉於須臾之頃乎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間從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父子之無所辭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爲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爲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膠固縢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遠也調調和善處爲之而有以爲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德心爲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由此卻陳古通用人生歲月直如陳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漻然入焉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爲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爲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

而知也在彼則以爲解其天戮而窮其天袭云耳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教嗷然從而歸之何爲者哉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特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爲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不免塞默焉塞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不免得矣

道無不在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徙物無情粗同此一理精者不在亦必指定粗者而道亦在）莊子曰在螻蟻（螻蟻乃孺動之倫所以能動便是道之化）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第稗亦得天地之氣而生便是道之生生處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瓦甓亦得人工之巧而成所以巧處無非是道曰何甚邪曰在屎溺糞可滋養五穀所以能滋養處亦是道東郭子不知稽相隨遯無非至教應見其議論愈下而少之故不復問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主屠宰驅儈之流至賤者也履狶以足蹋豕則知其肥瘠輕重也正獲之問於監市以履狶監市若之愈明此所問愈下而比況愈得汝唯莫必。汝若無固必之心無乎逃物。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至道也是大言亦然。至理如是吾言亦如是又何疑於吾言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周徧咸三字雖異名而實同訓其指一也。則物之精者粗者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此知北遊之意也。知北遊於無何有之宮。把天下物理看作無相無和合而同論。安有終窮。）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其閒有無爲處。何其淡泊而靜漠乎。何其清閒而調和乎。）寥已吾志。（寥已。謂寂寞遠到。此吾之志也。）無往爲而不知其所至。（特見無爲自然。不知所往。安知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不知其來。安知所止。）吾已往來爲而不知其所窮。（則但見其終作往來。）則仿徨乎馮閎。大知入爲而不知其所窮。（知之廣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仿徨。猶徜徉也。馮閎。虛曠之處也。大智至道也。）物物者與物無際。（物物者。道也。道則與物俱化。而無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若物有邊際。便謂之物。正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也故論道者極而至於無窮與爲一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是能於際際之際而見其無際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而非也

彼爲盈虛非盈虛衰殺盈虛衰殺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而非也

彼爲盈虛非盈虛衰殺盈虛衰殺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而非也

彼爲本末非本末無本無末非本末所能盡

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無積無散非積散所能盡

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無積無散非積散所能盡

林疑獨曰積大衆也積汉足賤之也衆之所疾疏其實則可知賢物之底也故汉爲下必明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間故曰汉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咸三字雖異其指一也終日說亦說如却與論晚還旨不異雖然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請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參窮之學乎同今則我既無說子乃無問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寂遠哉吾上之志也遠

物無際小大不住之
[illegible]物際則非物矣物
小際二際不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闔戶晝瞑（神農閉戶）馮几而睡（參閉戶也馮几而睡其入）奚荷甘日中參戶而入（參閉戶也）曝然放杖而笑（曝然放杖之聲）曰天知子僻陋慢訑（以天呵老龍占）故棄予而死已矣（憫悲也言老龍知我僻陋而少聞見慢訑而無所得屢欲以大言啓予）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夫子得大言而死也）弇堉弔聞之（弇姓堉名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係焉（言與道爲一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即如秋毫之末尚未能得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而亦知老龍其體道高於神農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視聽無形聲）而猶知秋毫之末（秋毫之末喻小）又況大體道者乎（況其體道高於神農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視聽無形聲）而猶知秋毫之末（秋毫之末喻小）又況大體道者乎（況其體道高於神農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視聽無形聲）

譬之地實無而假有以喻者外宗若天地落天地乃至於萬物入乎其中者不應而已矣

吾嘗謂莊子體道若天下萬古之所繫則聖生生成成不繫於此人能道此為人參天地一則以貫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知知能比經已而已之才智道術為化不能行於萬物非道也

道本無形無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於是泰清問道非道無窮曰吾不知無窮以不知為知之是矣又問乎無為既又問於無為則為失問無為曰吾知道無為以為知亦非也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道生天地是可以貴的名目死生聚散是可以賤的名目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是可以約的名目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始之言折衷於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

之知孰是而孰非乎言知道與不知道二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不知乃深於道知之淺矣知尚見道淺弗知內矣惟深則自得而忘言故爲內知之外矣惟淺則猶滯言詮與道爲二故爲外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孰能知不知識不到不可名之妙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本不涉形似稍著聲響便非眞聞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本不涉形似稍涉形似便非眞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本不落言詮稍落言詮便非至言知形形之不形乎若能知簡中妙處乃形其形而不倘於形乎道不當名則名爲道已非矣又安有貴賤合散的名數可以問見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無始言論求之乎復申言之曰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彼之問者所聞

問則不知此無聲不非道矣道無問故道不問無應即有問亦不貴應無問問之是之是無內也若是無內也若不貴應而強應之是其所見至於無應應內待問窮也若內貴則而強問之是其所見至於無應應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宇宙內若是若且未能外而知何見之理安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在

昆崙之外崑崙之外又在太虛乎

陸雨星曰神農未為知者不言為道者不聞道者不言聽之以默默而無聲若與人無言聽之以默默而無聲若與人無言言筌曰寞寞豈為道聽者道而可以寞寞為道聽者道而可以寞寞為道又可名矣泰清段亦仿上遞一大意謂不知乃知

知乃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與可陳皆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淺之乎其言道矣大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可答答之則非故無始重重掃爭直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爲究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日月遨乎太虛以惝無內而待問窮者

道不可見

光曜問乎無有曰此等名字其寓意甚明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襯以有無二字摸擬不定故問其果有乎抑無乎光曜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窅然靜虛空然無物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形無聲終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耳聞不可以聞見得也光曜曰搏之而不得也可謂至極矣欵能到此地位乎子能有無矣子能至矣其欵能至此乎可以手搏不可以目見

無有矣。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窅然呂吉甫曰老聃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無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捥之而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唯其行無所以爲光曜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

捶鉤者有道

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鉤帶也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年八十而不失毫芒。老而精絶至於無毫厘之差言其巧也大馬曰子巧與。下亦天然之巧與有道與。抑造作之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只是操守得定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注自幼時專於一物無視也捶鉤惟鉤是用之者假不則見他物鉤則無所見非鉤無察也是用之於巧者乃假不用自然用者也以長得其用。是用之妙以爲用故長得其用而至於老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郭象曰不失毫芒者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物孰不資者都無情則物來皆應

道無古今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未有天地之先果可知乎仲尼曰可。可知古猶今也。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冉求失問而退。未嘗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述前日問昔以昔日吾昭然。昔日初問時循昭然若有所見今日吾昧然。今日昧然無見。愈發問愈塞。敢問何謂也。何故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昔日之昭然者是次初問之時此心虛靈知覺之神洞然空然故能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今之昧然者、虛靈之天、反成理障、已不神了故又加所求而未知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其實未有天地之先無古今無始終一動一靜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宇宙則有陰陽無一息可間斷也。無時不然、理可推測而知。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如人之有子孫不待此有而在思索之間。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罷了汝今不必更形於言矣。不以生生死。若能無始無終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者言總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固

生而後生一死字也唯知道者忘不以死死生（缺末一字）生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也唯知道者忘死不撼生事以死其生死生有待乎何也死也適去生也適來吾人當順以待之皆有所一體（缺）得彼則其生本同一體其生不過死其血肉之軀死不過死其血肉之軀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化盡屬先生之後天形質有先地而生之物耶物物者非物物者可以先物而不得謂之物以其無物也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猶其有物也無已者既曰有物則物可謂之物而不得先物不得先物者猶然有物也物相物無窮已矣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之愛人亦以形迹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

陸西星曰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見聞俱泯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與求雖

然以是爲問蓋有難於爲言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內今雖古而姑以是爲証欲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將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始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求未喻也則曰復見謂昔昭然今也昧然收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略覺有些領悟又則愈思愈蹇夫子謂昔之昭然者正爲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能虛心受教神者定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現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爲不空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空相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地之先的空相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去之了正欲其絕了思慮罷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一圓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陰陽分對相待而生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

天地之先是眞脫悟也以下因論先生事大吾人眞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爲可求益生厚生禪益於有常之外不知幻爲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先終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先爲旦莫道去順也先則已耳故不更求滅已滅滅爲衆一切悄棄有爲之法不知落於頑空唯知道者以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先其生所以然者蓋以先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先觀當先之時本體在先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北先生變化物即故物物者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自物出者有生有先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先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同之有物非物自生生無已即是地也絪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中源了緣故今報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

世俗不能忘是非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古所聞於夫子者曰無將迎即無心於物者也回敢問其遊敢問何以遊於無所將迎之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仲尼言古之人應物而不累於物迹雖應物而心實不物外通而中有主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今之人中心擾擾而外又為物所累內變而外逐物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無心而自然也故聖人為而不有過而不化也安化安不化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安與之相靡靡與物相靡必與之莫多不求多也不待與物化而不化也

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不求多

雖與物相靡而自然無心而已矣

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古之人若猶韋黃帝有虞湯武皆落外物而不化之稱曰故曰囿曰圃曰宮曰室

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以及君子之人爲故以是非相鏖也。而況今之人乎。故皆囿於將迎之中。所以是非相爭。何惟今之人乎。五味作爭。而後可以爲鏖。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豪梁所譬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相鏖。聖人處物不傷物。惟聖人善處物。而不傷物。不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不能者不能強能。物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故曰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所以能與人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云至爲皆付分也。由知而後得。知得也。後得者。假荅者耳。故浸乎。品言南曰。占之人外之物。此以天地爲圃。造化爲工。夫何有山林與皐壤。爲宮無爲爲室。又焉知夫化與不化乎。

吾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今之人心爲物累。則情隨感遷。方其處山林皐壤之間。能使之欣然樂。樂未舉也。哀又繼之。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因物而樂。因物而哀。樂所寄。則此去來於我。皆不自由。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不自得而爲哀樂。心特爲哀樂之旅舍耳。可悲

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悟也彼但知智慮所及便謂之遇而不知所遇有限所不遇者尚多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知力量所及便謂之能而不知所能有限所不能者尚多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不知不能受生皆有定分固人所不能免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免者畢竟何益又可悲矣至言去言故至言則無言至爲無爲至爲則無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欲遍知人所不知所能亦毫末之在馬體耳見亦蔑矣森遍也備皆也

陸西星曰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法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道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應無迹之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胞中必有箇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一死一生一窮一富貴必有箇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

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忽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占之人若稀韋黃帝有虞夏武數聖之一不化者占之人若稀韋黃帝有虞夏武數聖之學皆能自承一家故曰圓圖宮室與彼儒墨之中抗顏倜儻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是是非非互相涸濁何況今人扣何怪其然乎故雖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物也故物亦不能傷若傷與物俱化但忘於是非同異之辯而兩不外營也惟無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無迎此謂將迎也已夫人遊乎山林皐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遡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又悲其不能留識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

[illegible]動遂振其盖知所過而不知所不過遇則倒物不過則難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則為物役不能如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吾其固有皆可哀之而反務兒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若斯不悲哉至人為其為而齊其知人所知以為先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驟勉消日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但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物所撓也與物化也外化他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忘者何也何所開化何所閣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為其所歸鍾而所存

無疑矣目孤單黃帝
行盡萬武至於儒墨
家尤以非佛論仙
雖物何況今之人乎
句讀以沒於相磨矣
剛訓被沈溺宜用
於當面只今民也傷
予汀沉必下此字相
取

不免也今務免夫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爲計日拙爲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空跡至爲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棄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張四維曰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於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衆矣故悲不以天人言

三一堂校傳如岡陳先生三一經精解全編卷之七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改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　參訂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不染虛名　凡二段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老有
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畏壘　庚桑
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　僕之辯者
然仁者遠之　妾之煦煦然慈　柔者遠而不親　擁腫

老聃卒然仁施知卒然外仁施德村也缺字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
畏壘也夫與四時俱者死近功喪秋生成皆得自然之者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化非由知也故不

歟為物物相物者千六之功成平象百姓皆謂我自然不知孰
吾之前已名矣道雖一名如而不尚名非以明民而愚之故
法有變一仁知者皆夫物通之唯聖人知之小者辯勝通純
聖尚矣則任知
也是謂之民
之道先所事知
而況乎於人間
所以人使聖之所為
聖人行日故曰
無為而治
故曰計不足歲計
有餘也況於德者
為乎小者所從事者
以欲推堂奧夫奈
智入之所為萬物
莫知也人作以尸

之執掌之為使聽為使令者人執掌之為使計度離之筮居三
聖之民相與言曰其民相與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聞尸祝社稷之言南面而
異之庚桑初來之時吾見其滿溢有異於人今
未窺其歲計之而有餘又其
彼已造聖人地位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而稷之立社稷
四字皆敬祀之意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聞尸祝社稷之言南面而
弟子異之弟子疑怪其不釋然之故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
居而不樂
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氣至則百草自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正秋則萬寶自熟萬寶即百穀之類以其養人故曰寶
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
哉春生秋成豈無使之然哉大道已行矣皆自然之大道運行於其間
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至人亦與道爲體無爲自然特尸居環堵者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百姓咸順其自然不知其所行何如此皆無心自然之應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今畏壘小民汲汲欲位置我于賢人之列俎豆字自尸祝中來我其杓之人邪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修行無力爲鬼神覩破是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吾是以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陸西星曰臣妾指左右之言楚昔經畫爲知者也絜然仁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朴而無能之貌襲猶洽也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見其有益也尸祝杜稷嚴敬之一欲葬之爲君庶桑子聞之南面

其迹耳然則虞柔之道固乎无為而未能先不為也

道泰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故一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恬淡寂寞無為而百姓猖七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已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編亡間是我必也為淺夫小人敢我若此吾愧有負於師教是以

其二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小小溝瀆無巨魚即鯢鰌亦何以擾此而為之尊步仞之立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蔓狐為之祥六尺曰步七尺曰仞言小小丘陵無巨獸即蔓狐亦可以擾此而為之尊祥怪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且賢則尊之能則敬之正以其能以善率先乎人而與人以莫大之利自古堯舜以

弟子問卿大夫白弟子何大人必有聖德故能大乎所以答乃答聖人無為之德以順物為本故能大也二子固足與何足拘拘哉世安行安家而仙機亂其清氣數者喻卿相之貴也渾然一之无所治為乃為治其治也

然而況畏壘之民乎自古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也況畏壘之地雖小而收賢之心亦與古同夫子亦當聽從之而矣

庚桑子曰小子來呼使來舉告之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函亦吞也吞車巨獸介然而離山則無以自全而爲罔罟所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螘能苦之吞舟巨魚流蕩自全而爲螻螘所苦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所以鳥獸不厭高深者爲是故耳夫全其形生之人哉全其已矣彼長生久視之人所以無名不厭深居而遠竄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其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

之大民性為究所由生也

擾亂之所由生也

之乎為見耳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計較瑣胥小之乎為量耳竊竊乎又何足以物舉賢則民相軋故舉賢則智自任則民各以智逞而勢必愈詐之數物者不以利民適足為民之害耳民之於利甚勤何者民之趨利如水之赴下不可止也子有殺父臣有殺君由是子趨利而殺父不顧臣趨利而弒君同忌正書為盜晝可以橫行利在殺人則正利在穴牆則日中可以無忌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故大亂根本必自堯舜始其未存乎千世之後而其流禍及于後世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千世之後必有衆暴寡孫凌弱而人將知食者也其貽害可勝道哉

陸西星曰無所遁無所隱言臣者不至也務如禍之小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猶必設於賢能況晨星之細民乎今晨星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盍亦听之而明以不擇為哉於是庚桑楚即前檢深為警說言魚鼈喻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留行離山則罟網羅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之不遠此乎且夫尊賢授善利天下則堯舜之舉大道者又何足稱乎

鑿之則渾朴者傷逢蒿不可植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辯若此

未而炊斗筲之量何示弗賢相亂矣任知則民皆以相盜則相殘千知以善利天下民之趨之也甚勤況可則後其父利不臣先則後其君以心臣有救君之行取天下之所

之於目中正是一開悟不知畏日虎狼之時而人坐於其世而未見其或謂此乎言過人間食者不可之矣甚矣

之齊血者乎則又甚矣

庚桑使南榮見老子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南榮趎庚桑弟子也身之言固蹙然正坐而問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年長矣聞恐虛此生將何所受學以到此地位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守其性抱汝而不離無使汝思慮營人夫其知識而不盡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用此工夫者三年乃能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趎曰趎聞悟之晚後於師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目之形皆同而盲者不能見則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耳之形皆同而聾者不能聞則異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人人皆同有此心而狂者不能自得其心則異形之與形亦辟矣我之形與人之形亦宜皆開辟而無所蔽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欲以心求心而物欲所閒今謂迷有悟迷勉道達耳矣迷若於此毛勉道亦廢幾生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今夫子欲以全形

曰辭盡矣迷之所言未有能之而未盡其言欲盡矣蓋托爲讓言非果辭窮也曰奔蜂不能化雞不能伏鵠卵小雞不能覆黃鵠大卵魯雞固

雖能[illegible]後
鷄卵斗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本伯
有能與不能者然能[illegible]鷄卵與
不能[illegible]者
[illegible]大小
不同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不南見老子子何不見老子以問
尊其師九有疑而未化

老子

李光縉曰南榮聞全形抱生言自愧聞悟之晚乃
[illegible]於師曰夫天下無異天下無異目而盲者乃不能見天
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
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
宜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相求
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蓋不能無歉焉
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勿聞之道已達於
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者自耳根入者終
未渾融惡可以爻化故再來子教子也
其辭則已盡矣爾之不能化也以吾皴傷之力[illegible]

爲耳故曰奔蜂不能化蠆蜀奔蜂小蜂也蠆蜾蠃也蓋聞螟蛉蜾蠃能祝螟於而化之以其寸
大青虫也
刀相當也奔蜂蠆蜀能之乎越雞不代鶩卵亦復
如是子盍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庚桑子目擊道存
有不言而
自喻者矣

南榮趎兩見老子 凡三段

其一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擔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子從庚桑
楚而來故
南榮趎曰趎敢為道
其心不洛質一而陝
二日則凶與人偕來人偕來
之衆亦宜矣又道忘
世凡其心洛只得而滅
此老子所以得之於
南陵之間也道者物
之所生唯改一法得
之分趎謂之然又趨
故瞿然而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言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之旨南榮趎俯而慙仰而
吾咎因失吾問頃者吾心中荒然失所問答
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吾人
知乎反愁我軀若有心於用智以
吾身反以智累
恐至於仁則反愁我身若有心於爲仁
害人則身反以仁累不善
義則恐彼我不得其平義則反愁我已若有心於爲義
去其義則身反以義累安逃
此而可去之不可不去不可將安所逃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此三
言乃涉世之大患願因楚而問之願借使吾師庚桑楚而問於夫子老子曰
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向吾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
今汝又言而信之今現汝之言果然若規規然若喪父母

揭竿而求諸海也上若字汝也下若字如也知其寒心之說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若乎而無歸着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乃失其本心之人哉故惘惘憂悲而不自得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然汝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悶也

陳詳道曰南榮趎以爲智仁義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矣又爲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趎之若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決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其二

南榮趎請入就舍請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召其子

知北遊知北遊知北遊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形軀生

其心術邊事
其曰若乃色取仁
外則心行內欲
而行外為
不

所惡欲離其非十日自戒徹見老子十日得而未
子老子曰汝自濯濯枝心工夫還熟
乎然而其津津乎猶有惡也但見纔乎
耳一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韄以皮束物也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其如物多而
也與上韄字皆不可捉將內捷捉於中何故內捷而不開鍵閉門之北
將外捷如已涉於咸何故外捷而難解外內
可執捉欲束之愈統而不
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然之理而
此者其在身所自有
之道德且不能持守
行若乎能循自然而
了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

病者能言其病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若然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今我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亂猶飲藥以加病也然能頓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汝能全其純一乎能勿失乎能得諸天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至誠而前知吉凶未來之事乎能止乎若止水乎能已乎能勘破那歸宿之處乎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地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不務外乎能一乎能侗然乎能侗然無所知乎能兒子乎能兒子則其心中鎮定之謂也能不務外乎能一之謂也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握固而朘作不知而精之至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純氣之守也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握固而朘作不知而精之至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純氣之守也

[illegible]心不試則[illegible]有
[illegible]德言統不[illegible]特[illegible]
[illegible]故而行[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動而[illegible]
[illegible]自心[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諦而舉口和容心而不終日抑不乾也和之至也傷其和也

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神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共其物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內向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動也猶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行不知所之無心也有所之行或居或動而與物隨頓偏不在外也居不知所為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委蛇隨順也波流也

是衛生之經已衛生之常經矣

如此則可以為純熟此段至愁無可奈何求而後始為純熟之所以欲速而不達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內有所柱則不足以反觀外有所柱則不足以反觀內觀外有所柱則不足以反觀物之謂之內觀之外觀已著於物而不能通而不知則參於攻取心受外誘而簸美跳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內外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迷則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迷則思慮營營心受內鞭而終矣執此綢繆繫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感外緣況此感外緣外捷而啡解捉者尋求之義捷者半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霞外雜俎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鞭者道德有於身者尚不能以自持況遵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有於身則灑灑已熟自無所鞭此恰其設言耳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止也

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而不假於及人也能脩然乎無所累也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乎終日嗥而嗌不嗄氣之和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純也能無疵乎天德之全也能愛民治國乎無為也能天門開闔乎雌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無為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也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焉

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老子之言道德也其言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抱一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而不假於及人也能脩然乎無所累也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乎終日嗥而嗌不嗄氣之和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純也能無疵乎天德之全也能愛民治國乎無為也能天門開闔乎雌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無為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也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焉

此老子之言道德也其言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也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焉

此老子之言道德也其言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也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焉

此老子之言道德也其言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也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焉

舉拳啞口嘆卷手曰握撫手曰捌不分門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為曰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喻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熟矣

其三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慈初問經未其次者也及之故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曰非也此問自是而老子又以此又成棄曰即所以棄之謂立處非真是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是脫洒如氷之解如凍之釋而身尚未化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人而交樂乎天同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世故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立說異以不相與為謀無計度之不相與為事無作為之不相與為功無成績乎世不相與為謀無計度之儻然而往其往也儻然而無所累儻然

而來其來也倘然而任其真是謂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雖問我便可至此地位乎荅云尚未到得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吾向者固告汝曰汝能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能如兒子之朴素渾全專氣致柔如嬰兒乎身若槁木之枝身若枯枝何等凝定其動其行一付之無心而心若死灰心若死灰之不復然何等淵寂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如此則超出於禍福之外無禍而亦無福矣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已遠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

陸西星曰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上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不警則氷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渣滓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

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與某事脩然而往洞然而來則與人四經在至人若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者然則若是至乎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兒子乎只櫽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家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亦迷之身分所易及者

論無爲至理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胸中也胸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何以見其同於天蓋此修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便是至誠悠久地位恒久也有

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而至於修文則天之助人之人亦誠之舍也見聞之所不及而天之所助謂之之所舍謂之天民人之所歸則為天之人言非常人也天之所助則為天子天之愛之如子也非同乎天而何學者學其所未能知不可以學而行行故學其所不能行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辯之故辯其所不知道不可以知知故所不能知者則止而不敢強知若有反是者則為所造之極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若有反是者亦以有為失造化自然之理必為天理所棄矣天鈞天理也敗棄也

至矣此則為所造之極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陸西星曰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然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修而

矣故曰乃今有恒夫人皆有能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貴能知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貴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知勿為鈞益不即足者是逆天也必為天鈞敗之敗伏也天鈞益不即足則故作誤為而撓絆於其所礙必者如人多矣

善與不善之別

溝物以將形為善之人勝萬物之理不虞以生心藏於無所虞慮無所思慮之心之應物隨時而生敬中以達彼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不通若是而為惡至者我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不如意之事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是天實為之而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不足以滑成不可

內於靈臺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而入我之靈府乎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也畢竟無主則虛有主則未化實不見其誠已而發若夫不善之人未能責有諸已而有所作為每發而不當妄發則每事皆不當理業入而不舍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是恥過作非者也每更為失恥過而作非每欲更變以自飾轉見差錯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如此之人所為不善在顯明之中則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幽暗之中則鬼得以奪其魄而益之疾或幽或明皆不可逃如此明乎人。明人之所擬焉火與水皆可以為兵幽暗無光而水尤險惡故擬焉火與水皆為兵器於劍鋒之心使氣則陰陽錯結於五藏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避也心居膚曰万物與我

後能獨行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獨行即慎獨也

名券合也合於內者求在我者也常闇然無名可稱券外者志忘

為一偏物也何形況外者也志之所期不過為貴行乎無名而心出乎生於虛也給足而敬生同之必亡故非仁義外物以立內也若夫而萬物之變不足以滑其天也以其死生為一條也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

人見其跂偶之人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特商賈者之用心耳與物窮者物入焉而不知其與物冰相為終始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者無親且苟也既逐逐於物必苟且以求得至於喪身而不悔身且不容於人何有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

無親者盡人無親則人道絕矣

兵莫憯於志兵利也憯痛也志有所係著皆能自傷故人之自害鑌鋼為下鑌鋼利劍名此志也莫笑於此志鑌鋼為下之鑌鋼其禍尤甚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曰陰陽之氣皆能傷人

能寇也此皆人之大欲何所逃於天地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然非陰陽能爲害心之貪欲使之也心若平和陰陽必不能傷矣

張四維曰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益券內者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之於內而無名爲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內不爲名卷而其爲道也閎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跖之徒也人見其肢而高也以爲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爲倏大如寒士然是之謂勿腐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說之人比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爲徒甘簡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可不慎

之深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
憾於忘慎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
無能逃者故嫚鄉爲下冠莫大於陰陽
乎之上爲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
地則人當懲於窒慾矣

造化之妙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通而爲一而已**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所以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惡於分者以人心好分爾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其備所惡乎備者以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來備者但求丈都天下物理有成必有毀若但逐於外求備真成不知天地間終是缺憾而不化則此心爲死惟彼役役而出而得是謂得死夫無出而得是謂得死成無

威而有實鬼之一也何者無心則虛虛則實昔以私心威之而以有者為主運私心威之而以有者為主運則其入與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論後節私心威理貞者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然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出無本入無竅此下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歸而歸也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不見其所本始其入也不見其所入之處有實而無乎處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故將自其變旦今有長矣然而不見其始終本始也剝末也終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月實自其不窮不虧之分而求總言不虧之分也本分不以有形為本分而以無形為本分無竅矣然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有乙二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也

卽象曰威而道實藏而不中見而以有形為本分而以無形為本分無竅矣然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有乙二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也

也已成其性矣雖有
新生何異於死雖有
所形皆非有象欲
則生色而形定也欲
然自生非有象欲然
自出非有假而出者
自有天耳其所出者
誰能出不由此門乎萬物出乎無有是以
謂天門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
死出入皆有所自入出不由
天則虛無自然而已
生
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故其有未
物論中所謂有無無者爲即
也者有未始有無
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義惟
藏則虛靜妄真無成無毀合而爲
一而萬有之根
基於是乎立矣
陸西星曰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
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
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
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
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累矣所以惡於分者只以
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

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悉見不知孰無不遍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生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出見入也出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返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生與死之一也而不亡者存故滅而有實焉之一也化之實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思慮而造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死也去無門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是無方所也故曰有實而無乎處無首尾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實理也夫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是往古來今一如也出入乾生無不由其形則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非有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俱遣聖人之欲藏其神也則合此無蹄矣

死生勿強分別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古之明於道者原終直知至至極而以爲無物之始死生始終原無分別所以謂至而不可加其次以爲有物矣則以其之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將以生爲寄寓以死爲反真是以有生死之分耳喪涼寓也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內之意反歸真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又其次者則曰始而無有既而有生是自無而之有也

生俄而死自有而之無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未幾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循環而之死又未幾而復以死爲尾循環而之死尾也物之終始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熟能知有無死

生同守一循環之理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次焉者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逃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而姓則同也昭景也著戴也戴任也昭氏以有戕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而著也非一也皆楚之公族也亦何足辭哉出入而莫不在乎道四時先乎不在乎時有形是門之天門者無有也有一哉有生點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黮點黮也釜底也披然曰移是既云聚氣則人之生也同是此氣何得妄有分別而見小之人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不識爲有從出於無黑也披然分辯各私其私各是其是何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者則非無有而謂無有一皆无之乃所然則移是之說在人皆不嘗言言之皆爲私蔽雖然不可知者也雖移不可知吾試譬之臘者之有脆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胲脆牛百藥也胲足指也胜之一體也備舉七其餘而之乎舉也死爲反不能復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徹是即

郭象曰生生之謂

也雖欲內之豈已外者後而
其破或有而死一或無定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有而一或分而各
之者雖分尺無不適偃則不無衰憊此皆可廢之是也為是舉移是皆也
只然俱係先生作給
月中故謂之公無朝是著武田氏著針四
旨雖人族歟已非一
則河之一者已後差
之職宜舉也既被
聚而有分則各是其
所是也是以其有生則有知故以是非相因以為名實因之已為哲使
人以為已節質本也又因吾已之所以生
償節償之而亦其本為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
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惟其如此故以用舍窮通之
皆非我也移是今之人也此皆今人強是之弊
蜩與鷽鳩同於決起也一是何於蜩與鷽鳩之同哉

諸伯秀曰票質爲人既形而下谷俞乎未始有物拘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滅寂寞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俞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悲以死爲戒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其矣又次曰無有生亦無一體尻爲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倘楚之公孫龍一形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戴者釜底結鼻仰而視而俊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循戴耳戴而按故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膜發之有脆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設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俄厠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已實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以爲已節而以此償之皆由自是其足以世俗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蓬跡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去累全德

跅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驁足之驁爲下而說也言與市人踏其足則必以放驁自辭之恐其怒也）兄則以嫗（若兄踏弟而無辭之）盖其情親（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并不待謝也）大親則已矣（若父母與姬則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忘也）故曰至禮有不人（故曰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相遜也）至義不物（物之至者不待物而變其宜）至知不謀（至智自然生明不容於謀慮）至仁無親（至仁天地爲量不見其相愛之跡）至信辭金（至信金石比堅不待以金實爲質）至言去言（上言至禮至義此又教人下工也）徹志之勤（夫必能悟澈其志者宜撤去之）解心之謬（能迷謬其心者宜解釋之）去德之累（能累其自得之真者宜前除之）達道之塞（六者皆能塞其自然之道者宜疏通之）富貴顯榮名利六者勤志也（六者皆能誘志

而使之乱顯華顯也厥威厥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六者皆能牽涉其心而使之纏繞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六者皆以情勝而爲德之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六者皆蓄於志而爲道之障知心也能才能也此四者之六害不使之蕩亂胸中則胸中正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明則虛無自然雖無所爲而實無不爲此便是道道者德之欽也道人天下惟道爲尊故道者德之欽所當恭敬持守者生者德之光也有生則如見則有光華矣性者生之質也在我形質性之動謂之爲率性而動以有爲爲則得其性爲之

不定也曉冬至後三伐孫名膝牛行來皆足指毛肉偃仁息之也人之所以自是有知益它蓋被然而開陽換不定故曰楊是就纔發着分曉來說於學已是可教也而曉一性之体則不可說又如孟子者論布帛菽粟方謂之全實然必通其變以所視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方未要有其所是處纔差為二處則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二同以開也

[illegible]曰聖人[illegible]已既誤以道之見則言振調之元所乱謂大觀則已

為而流於偽則失其性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情欲有接之名知有謨之名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知而若知不知而若知要兒之睨雖有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凡所動不得已而若無視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即動無非我之謂治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忘形中之德曰治曰德曰治謂之德即忘我也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曰不得已形中之形也則物不能乱謂之治治安也名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

趙子夫曰微撤而去之也物怍乱也譯與繆同塞障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聲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乱矣容顏色理氣意大者在心則綢繆斜結不能自解放曰心諺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消之以情則疲鑿之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盜於胸中則胸中正正知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

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澈幽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浩然寂然而一無所爲矣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萬變不足爲之擾豈復爲四六所累哉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明發越矣故生者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爲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爲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爲爲而根於性則雖爲而實無所爲矣加之以人則僞僞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知者與物爲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釋氏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職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人爲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相反而實則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

忘好惡者無累

羿工乎中微羿之射巧於中全微之的而拙乎使人知
人無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能上盡天道
無已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能上盡天道
逃天下之名亦如
工乎天而很乎人者唯全人能之若能盡天
能自晦於
全德之唯蟲能蟲天地間惟鳥獸百物之虫皆
人能之唯蟲
能天而此飛走鳴躍皆有得
於天者皆能遂其天性全人惡天謂之全人則
不以天目名
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
全人惡天惡者不泯有其名也惡人之天而況吾天
乎人乎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一雀適羿羿必
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
得之威也彼世人分別天人則必為分別所迷知羿
以射得雀倩以威力得之物猶可迷也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若以天下為籠而以所
好誘之則雀皆作籠之
中不待計之矣是故湯以商人籠伊尹穆公以五羊之皮

百里奚湯與百里亦因其所好在是
湯得以感人籠之穆公得以羊皮籠之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物之外而猶可得而籠者無是理也
介者畫介者甲也畫華飾之服也
介者畫非譽也彼以爲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爲美
其心於致譽已棄外之矣非即毀也
高而不懼脅雍城旦舂之人也雖登至高而心不懾
遺死生也彼爲罪人在囚服
棄故不愛其身也然則人心之中無所憂則無所著何所不忘哉
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復反復也詔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
人服習此道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
忘人之因以爲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
故敬
喜侮之而不怒者故敬我亦不以爲喜侮也
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唯與若
一者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彼其怒出而
怒者本不怒而
怒非有心
之怒也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出
世
心雖爲亦若無爲是其所以爲者本
人也
無爲而出也至人之作用如此欲靜則
心欲靜則必平其氣
欲神則順心欲全其神則必順
其心以學至人之
不怒
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凡有爲而欲得其當
則必緣順不得已而
後起之意以學
不得已不得已者無
至人之無爲
爲之爲也應
事而無爲則
爲聖人之道

陸西星曰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虫惟虫能虫謂能
不失其本性也如馬之飛魚之躍鼓之鴻馬牛之
蹄螽皆能自率其天性而不失其爲虫也門牡虫
能虫惟虫能天然虫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
也人則一天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
爲天何者爲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爲

人人亦未始不爲天知天人之謂一耳者白雨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我者乎

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用異也若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斷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羿必得雀感左傳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然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次也如伊尹百里奚有志於霸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若使驹中酒洒一壁不卦爲得而有之哉介者拔華美而弗餘外毀譽也荅薛益危險而不爲所不懼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爲得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籠哉後謂循言服胃夫人不能忘情於人之形無有觀遺不觀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歌而不喜哭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出以爲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箇不怒乃未在未怒之先者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云怒如此出事可知其有爲也亦然故出爲出於無爲無爲非塊然也不得已而循不爲也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神

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下之詞平氣若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心若心無物忭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人之道類是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說魏武侯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徐無鬼綿山人魏隱士女商亦人名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武侯慰勞徐無鬼曰先生病困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毋乃山居作苦故乃肯見寡人耶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我之來正欲勞君之病估何勞我為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居詩逐物而不知飾則失其性命之理病也

徐无鬼曰：和氣白發忿好惡內外无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

君將黜嗜欲弊好惡則耳目病矣 舉黜而去之則嗜欲好惡自外
於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重言之以見
病者 武侯超然不對而未及對 少焉 片頃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
乎 武侯超然 驚 下之質狡飽而止足狸 嘗試也試語君以相狗之
法而相士之道即寓於此 中之質若視日 疑然 求飽而止是其本質與狸同
也 德也 上視而目不瞬此如土偶然 一者身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精神不動
之有養然可以追而動 若亡其身如言望之以木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 直謂馬齒如繩之直 曲 句 言相馬之法又進於此 吾相馬直者中繩 直謂馬齒如繩之直 曲 句 言相馬之法又進於此
方者中矩 方謂頭如矩之方 圓者中規 圓謂背如鉤之曲 是國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 者件件皆合 是國士也 度即國士也

馬未若名擅天下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曰天下馬有天成之材曰人成之材若其一全無發揚踔厲之意士之得失不論若猶是若已絕塵不知其所若此之馬一去而不知所止武侯大悅而自然之意徐無鬼出既見而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吾君之心先生用何術以說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從說只是反覆鋪說之意勿泥詩書禮樂金版六弢之說從千之事而吾君未嘗不可爲數句自然之意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馬固馬之所以知馬也若夫人則不然彼其所美者人亦美之其所惡者人亦惡之若吾相人外見其所以知其內內外不定吾何以知之雖然吾嘗相馬吾又惡知吾所以相馬之術以爲說哉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從說只是反覆鋪說之意勿泥詩書禮樂金版六弢之說從千之事而吾君未嘗不可爲數句自然之意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吾君之心先生用何術以

馬耳無思言吾何衒但告之耳如此皆腐敗空疎策士勦說瑣瑣不足
狗馬之論無所因襲而獨見以之喻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空其
乎女商言狗馬之難圖能得君之悅者是乎曰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
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雖所知十輩日所望識而之人而喜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久一年之久見似其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此蓋雖卿愈久故思卿愈切也夫逃虛空者
者夫逃於空谷之處考察巃柱乎牲牲之逕音隴柱塞也牲牲所由
可知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踉次居
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欲行
聞跫然之足音已不勝其喜矣不必其

集心者有恩乎然神定然行
已卓於內矣上之賞
步聲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謦欬其側其喜又有甚者乎大聲
曰謦小聲曰欬皆候中之聲也 久矣夫节
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久矣夫莫有以至言 石
告而徒取隔儲策士 陳
其前宜其不悅
彼而悅此也
呂吉甫曰無恩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
不下已故超然不對無恩汲相徇馬以驗上無求
之意徇之下實執飽而止徇人徇則為用而有求
者中貨苦視日徇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若一徇
志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繩墨是固馬也然
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戕材不若馬之然
若卹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
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先天
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若忽意謂徇之上質
與天下之馬循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
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
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

道雖非為馬發也以其人失其生命之情而然於人為術去其鄉覺識哉而流於無所以辭雖卻之而若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間有相欲而不悅者乎

徐無鬼再說魏武侯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山菜厭葱韭菜以賓寡人久矣夫擯棄寡人久矣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今之來豈其老而思就寡人之養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抑天欲福我社稷故不棄其孤而賜之先生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非敢干酒肉言少長貧賤非為貪酒肉而來將來勞君之慰勞君耳君曰何哉奚勞寡人何所慰勞於我曰勞君之

勞君之神不自安而形不自適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間無一生於天地之間無貴無賤皆同此養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居下位者非獨薄於養君獨爲萬乘之主而獨疲民以自養夫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今君爲萬乘之主而獨疲民以自養夫神者不自許也外形雖養而於心神不自許以爲得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在我之神好與物和同爲一而惡以私慾自利夫姦病也情慾自害和則神者病矣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我故勞君然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也可深思而自得矣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蓋欲行愛民之仁而興偃息兵戈之義舉也徐無鬼曰不可無鬼不可之者以其爲之以有心也有心於愛民則

設曲像物情以動武侯不知吾所謂也夫不開人言今又卒得聞至言分明說人而聽之所謂視橫指而見非人言也

郭象曰天地均養不以爲累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

物所者和也私自許自放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向之爲要七已爲之爲又則名彰名彰則毀興毀興則爲其具矣父子君臣不相敬欲假兵可得乎逆先爲主乃應耳夫武侯前則偽生於後故盛若乃惠器也居爲仁人所將以爲徙之未肯爲

真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毀也故有伐變則失其常然鵷列陳兵也譬猶萬也步兵曰伐位不也為義忍民耳亦無盡兵走馬得中有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乎其朴而朴各有所依則平也無以勝人謂乎其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無以敗勝人謂以應物：順而無常也不知以何為事雖剋非已勝若未已則莫若修已之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呂吉甫曰以知治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則愛民固善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

姑息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雖曰偃之其實造之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成固有伐變固外戰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鵷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有心於偃兵則微僞寖滋有心雖足以成仁義之美而不知反為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弗成可也又況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形固造形而且幾於偽矣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於先必虧於後形固有造形者鵷列兵陣之名也麗譙宮樓名徒卒步也驥騎射也錙壇社稷之地也言君若忽起一念興物為鬬則是麗譙之間皆鵷列錙壇之境界也故宜戒

無藏也有貪得之心便有逆境不如意之事伏其中故勿以貪得而藏其逆

無以巧

於龍漦之閒被讒於幽王之時其生也天地鬼神之所不容其死也人物草木之所同怨然則楚鵲之於龍漦也豈非物之相感而然歟

清虛神明之爲宗宜靖而不動動則楚鵲之於龍漦也豈非物之相感而然歟

念則楚鵲之於龍漦也豈非物之相感而然歟

之爽與此爲甚原其變此爲甚原其變此

要人以爲強國之訓是謂藏強於內以待其時以戰天下於是行仁義之心以收其民以養其士以收其民以養其士

地而殺人之士以收其民以養其士

異之移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肉眼之蔽不能補其所虧不能補其所虧

矣如是則所謂不能補其所虧不能補其所虧

傷其戰也果號爲勝哀伯孰若勿已之意消欲吾之而不止則莫若修德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與物僕僕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與物僕僕

義之義傷有一味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萬物之妙盡在其中順而應之其通而不假體氣夫民命生此蓄憾於君之一

地之實理相應而不假體氣夫民命生此蓄憾於君之一

其通而不假體氣夫民命生此蓄憾於君之一

如是不與物謀則無心憂外戚之患而民之

如是不與物謀則無心憂外戚之患而民之

矣又何懼夫兵之爲害和以處無爲戰益休

簡行無行攘無臂仍無無的地位非五德

與於此

牧馬喻治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大隗是假設人名猶大道也）方明爲御（御車）昌寓驂乘（驂乘即車右）張若謵朋前馬（昌寓張若謵朋皆寓言）昆閽滑稽後車（前馬後車即擁衛前後者）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也此等人名皆寓言）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此意謂獨任聖智之人皆迷道不若還淳返朴之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惟童子能知具茨）曰然（惟童子能知大隗）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惟童子能知大隗）曰然（惟童子能知大隗）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惟異其獨明於知因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爲天下亦若牧馬而已）又奚事焉（然爲天下非吾事也）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少有知覺便日遊於有方之內予適有苛病與物爲構漸覺昏昧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襄城之野則無物可見障礙可除今予病小差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今纔略除矣又且復遊六合之外愈進則愈無已也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若問爲天下即牧馬可通此非吾事而又奚問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事亦須與我說破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因辭而又再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言爲天下與牧馬果無以異也亦去其害馬者也而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羣而離其後者之意黃帝

莊子 二

稽首。稱天師而退 天師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陳碧虛曰童子以牧馬譬治國有古哉馬之數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民之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鞭策之爲害字民者豈異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人品不同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變者變數百種思慮而知也智士樂以此自見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序者說得成條理也辯士樂以此自見察士無淩辭之事則不樂 淩淩擦也辭訊語也好察之士皆圓與人爭分爭毫樂以此自見

於物者也 喜於見才者心不能遂則招搖於世以自見志在興起於朝中民之士榮官 務得民心者志在榮官

士用心各有時心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終日用其可

力之士矜難孟賁之徒志在勝人所甘勝勇敢之士奮患則恥之矜於忠難之中兵革之士樂戰居則無事枯槁之士宿名苦節之家者流崇禮教之士敬容止位行大道得志則以開濟蒼生為事無之則不樂法律之士庸治其治世之具仁義之士貴際仁義之道施於萬方以憂時救敗貴際時宜無此則不樂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商賈以懋販交易為事無之則不樂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此即樂也農夫以開墾草萊為

廢人有旦暮之業則勸廢人有日積月累蔭除之業則念喜而忘於力百工器械之巧則壯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愈旺而勇於為錢財不積則憂貪夫所重在積錢財故不積則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夸誕之人所重在權勢一用不法無為則一以不知貞邪所在也夫旦暮失而不甚盛則悲勢物之徒樂變

將有所用而為之非發者白物鶩物之徒即依附當責之門者此性命也時行人皆化物而不好靜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為不敢有怠忽分一遺遂爭門不公不法心為此皆順迎於彼家而不知何者已而不知何者以所遭為宜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作宰而乃蔽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羊人之所悲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已上老莊語 貴順時

遇時有所用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爭之

易者也 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所自由故曰不物於易言非物自為變易也

馳其形性若夫役役潛之萬物 潛沒也汨沒萬物之中

終身不反悲夫 終其身而無所歸復此則迷末喪真悲夫

一說比即比周之意事字作士字看草莱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比

自是之論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莊子曰 即衆曰不謂而善中非善射也

若謂譙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乃見其精今非前期志的之地也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古不可也若謂譙中則中者皆為羿矣可乎惠子曰可惠子謂之可便是依辭處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天下有公理自是有非堯皆非堯皆非羿而羿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時變中著非羿而自是著非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統魯遽之自言是則人人皆堯矣可乎惠子曰可此又強辯處以為是非之準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則人人皆堯矣可乎惠子曰可此又強辯處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今夫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舉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為是也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或者若魯遽者邪或者若魯遽之自是邪魯遽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術矣我得夫子之道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於冬寒之時能爨鼎而夏熱之時能造冰而為冰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以此考其弟子欲改調一弦五音既改無以相動有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以此考其弟子欲改調一弦五音既改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為是也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

至莊子述惠子之言以為大瓠之種雖若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汝不過以陽召陰而為火夏至之日陰氣已生汝不過以陰召陽而為水之不然此齊人之不然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為拙是故為之而反以為拙其實為拙猶愚夫也失亡其子而不求喪索于其家類而亦未始自非也人引笔人舉而中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自動矣音律同矣夫宮則應宮角則應角似為奇

音無當也當主也或別改調一絃於五絃音無所主或改調一絃於五絃皆動而繞鼓其一於此彼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此一絃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絃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為奇曾遷乃自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為奇曾遷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遷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

示之弟為之調琴蓋之恒怪因其第乎
大无說而故以此難之一絃堂廢一柱
堂廢者謂兩絃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也張既覺矣我却能外命之鼓宮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角又或改調一絃於五音不合也則堂上室中二十五絃一時齊動必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當之況已有異而不期同而曰同者故此亦是死法與人有爭

與我以辯惠子言今此四人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攻擊相非方且與相辯論相拂以辭以相非相攻擊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壓服而未始吾非也要終以我為是也則忘若矣則子莊子曰齊人蹢音的且子於宋者蹢住足也蹢而不行如蹢子而寄之宋其閽音門不用完全其閽門也其命閽也不以完之人以此處其自以為是矣其求鉼鍾也以束縛然而求鉼鍾而愛漢之何愛物而以不愛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鉼鍾小鍾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邦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病足而為閽故曰蹢閽者有蹢閽之人寄於外能自歸附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而是舟而返方至半即與舟人有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崖戴之

舟未離岸爲時非久而已忘其痺已之恩造或矣夫方其閉時彼亦自以爲是旦而視之能無此皆讒惠子之自是處

呂吉甫曰天下皆非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之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非不必前期是則爲非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時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白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痺人適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研鍾以來繚其求唐子未始出於施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僞至於愛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啗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共昧之矣與人爭勝不足以有痺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也則必責於完自然於已而於備於物無子之與人胖也亦復如是又有求於子者與亡也已矣則嘗遠求他郡今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近憂矣求焉端其源如蠅之翼

匠石說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二人平生戲弄故過其墓而有所感因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堊白泥漫其鼻而斲之使匠石斲之乃使匠石削而去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聽者忽然之貌匠石運斤而去如風之急忽然而削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郢人立而顏色不變夫斲者固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汝試為我為此運斤成風之技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然必有郢人而後臣得施固臣之能令郢人已死是臣之質死已久矣質是用巧之地也自夫子之死也吾無

開舟之牖子耳不亦誠可哉哉
送葬迎　陸方皆曰
象端固誰斷而堊鼻
人為郢之匠誰斫乃
匠石運斤如風堊盡
去而鼻不傷匠石之
技可謂精絕矣然非
有立不失容之即人
則匠亦无所施其巧
者足即人者匠石之
質也質如絵工以素
為質之假此喻必有
惠子之強辯然後
得以其說分之作哉

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吾平日賴有惠子之辯而得以窮之今惠子既死吾
為辯說地矣無
可與語此矣
郭象曰運斤成風眼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
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
呂吉甫曰唯其如此莊子所以
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薦隰朋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桓公親往問疾　曰仲父之病病矣　仲父之病
甚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不謂列子作不諱言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
問以深之　公曰鮑叔牙可　公果以叔牙荅而其
惡乎屬國而可　則寡人何以托國　管仲曰公誰欲與　管仲知公萬意
為人潔廉善士也　牙之為人乃以廉潔自矜一
善士然不免黑白太分明　其於

吳仲昭卿象曰上志而下畔謂尚而不亢衰不已若故元臬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下无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及遺故惓惓也呂吉甫曰容乃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体着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昭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江適曰上志者其攻己也下不畔者其得淳七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衰不已若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之道也以財分人使人不自私也則謂之賢以賢臨人則人必遠我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忘賢讓

不已若者不比之其於人素行不若已者則不親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聞人有過失於已者則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此人無寬洪之量使之治國必以上以禮法要束其君下以制度強乎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昭朋可必欲言之不已則昭朋可以托國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朋之為人上忘其勢而無求於下若下之離叛然愧不若黃帝愧不若黃帝之治能而衰矜民之不順使人忘而衰矜民之不順於治者若順也以德分人謂之聖朋之言曰以德分人者使黎民遍為尔德也則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不自私也則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臨人則人必遠我以賢下人則

角七差

育賢人之德也以治親臨人牧山之綏渡也以賢下人牧澤之坿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濕明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藟之序言親君之渝薄編急而民詩曰惟定編心是以為刺編心之寬洛如此

我其於國有不聞也故其於國家之事不貴兼聽以為聰其於家見也不貴察察以為明勿可則隰朋可比之叔牙佶憖隰朋可托國耳

陸西星曰廉潔之人率多峻嶒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含人之垢納人之汙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所難強人以所難逆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反故此等言語大能警俗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皇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人有不由於道德則是不若於皇帝矣故愧之使人人皆由於道德皆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則於之分人以德謂之明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明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明其下人者也之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為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蜀國而可

矜能取禍之喻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狙之山其山多狙見人輒狙故名狙山與之俱也狙見人輒狙故名狙山與之俱也

悁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悁怒貌狙見王來皆遠走深蓁林莽之中也有一狙跳躍自大來攀挽叶枝見巧乎王

狙焉委蛇攫抱委蛇猶有一狙跳躍自大來攀挽叶枝見巧乎王巧於王也

射之敏給王射之矢去甚速搏捷矢搏捷矢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王命相者趨射之相者王左右也王使衆人齊射之狙執死矣而見執死矣

狙執死而見執死矣此一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驁予自矜其巧自恃其便以驁我而不避以至此極也故至於死戒之哉吾人亦當見狙知戒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汝無以汝之色驕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不疑歸而師董梧生以去其傲慢

去樂辭顯去樂而并於自苦辭顯而退就窮約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象曰敏疾也給續捷也捷速也矢往雖速能捧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吉甫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鄙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斯遠心是也

名者知之招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隱几憑几也仰天而噓噓氣貌顏成子入

郭象曰齊物論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呂吉甫曰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夫子於人物之中為最矣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然心之死灰不復燃也曰吾嘗居山谷之中矣吾嘗居深山大澤之中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齊君也彼一我顧而齊國以其能見賢遂賀之者三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於是時必先有形迹可見故彼得知我我必亡之

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夫子於人物之中為最矣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然心之死灰不復燃也曰吾嘗居山谷之中矣吾嘗居深山大澤之中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齊君也彼一我顧而齊國以其能見賢遂賀之者三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於是時必先有形迹可見故彼得知我我必亡之

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我二消失其本心子蔡以人之日喪者在此而悲之欲自悲也然於其我而悲之統為我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我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彼故鬻之我必不能自晦其名若人之鬻物然故彼得而買晦之名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鬻之若我而無名彼則何名可鬻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嗟夫我向因曾悲人之以形迹自見而自失其身者吾又自悲夫我但知悲人之悲而不自覺其可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其後追日今日形若槁骨而心若死灰也乃覺其高遠矣

陸西星曰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申縮之為最而灰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口齊侯田禾一來覩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已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已之悲則所以自治者踈矣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皆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聖人不貴言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迎之而飲之酒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古者飲酒必推一尊者祭酒祭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曰丘也問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夫子言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於此乎言之今於此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捷與宋戰宜僚披胸受或秉執羽翰巡行軍中卻人以爲孫叔敖杙寢秉羽而卻人投兵楚與鄭戰孫叔敖無酬酒而卻敵乃投兵丘願有喙三尺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用又何待我說呆三尺者言無知有備乃能兵

卻衆曰古之言者必於智同聖人死亡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曷以言爲不言則雖口出於口固爲未嘗言於此亡之也宜僚叔敖皆以執滑酒自於而兵進月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月言固爲未嘗言耳楚以有喙三尺未足擇於九人閉口未足不言波濤二子此謂仲尼亦於市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逐勝之也道之所貴於無言無爲大帝貴之於無言無爲大帝貴之於無言無爲大帝貴之

一九[illegible]此之長塚也夫子之言止此以下乃莊子贊之之詞彼之謂不道之道[illegible]不能有[illegible]不能有[illegible]故不能[illegible]故[illegible]辭所以成大汝聖人泯然[illegible]有而無之也死無證有而無之也死無證[illegible]已雖證而非已有也夫不聚公万物各知[illegible]為故名[illegible]為物也此之謂大人其為物有之則小矣其出於性非吾所為況人能不可為而得唯[illegible]然乃得其大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又安取理哉理因順當性而自全非學能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吾吉南曰三人不同

了妙道也此之謂不言之道德總乎道之所一故德總乎道之自然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而言至於知之不能知便止至矣所謂至德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蓋道之自然者與人為所得者不同知之所不能知者雖至辯舉也知者亦不能舉以示人名若儒墨而凶矣今之以儒墨名者類欲強同強辯強是以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海受物無所辭聖人兼包天地聖人德足以包羅天地故能成其大澤及天下天下萬世而不知其誰氏而民無得而名是故生無爵雖有若無死無謚不立謚以名功實不聚已雖有善不以歸之一身名不立

欲使功歸於物故名不立於己此之謂大人。此大人所以成其大狗不以善吠爲良此句特引起賢人不貴言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語備物者至天地而止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然實無求而大備也知大備者吾人誠已亦有萬物皆備者無求無失無棄常不合已以求物推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而常自足不以物易已也知已貴於物物物故不以物易之也反已而不窮故之在已而無不滿循古而不摩長於上古而不磨滅大人之誠此大人無爲而自得者也故曰誠

陸西星曰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欲洒於此事多以言陳事納誨蓋啓夫子自言之欲而夫子則言

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夫宜療弄危而難解叔敖寢羽而與二乃天下之事無心於爲者得之丘亦何言之有哉顏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知鵜鶘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愛之謂不道此之謂夫道之謂二子是也夫大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爲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哉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爲之而失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既作人之所能學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舉之以不能同舉其所不能同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爲大之至大人棄包天地澗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辭而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蕩

從而子之之謂一德不能同物者不足之道也大人備物而無有所遺人備物而無有所遺人備物而無有所遺

吾亦何以言爲哉言
可以則言領行緣三
尺矣無所用則無
用如此喻也

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爲賢而況許之爲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出言吾思議之表不可爲也有心爲之則不足以爲大矣夫爲大尚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爲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如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還古而不滯也此大人之誠也誠即什氏所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於是而已

子棊論棁祥

子棊有八子陳諸前八子侍側召九方歅青問九方歅善相馬淮南子作九方皐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何者爲吾永吉祥九方歅

曰捆也爲祥子綦躍雀然喜曰奚若言何如不祥而可以爲吉祥曰三
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見子綦感國君之恩欲以終其見之誠子其
寥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子其非所以至此極之故子其
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澤及三族
必及其父母是其福也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是不以福爲喜而禦
之非人情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禦福者不祥子有吉兆而父無吉兆子綦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子綦言歎之智不及此而捆祥邪而捆祥邪而汝果以
謹於酒肉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從來何足爲祥吾未嘗爲牧而牲生於與
吾未嘗牧羊而犯牛

為忽生於室之求比閭皆異事也 若勿怪何邪 汝不以為怪異而反以為時可惜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吾與吾子無求於世特與造物遊耳 吾與之邀樂於天 順天以樂 吾與之邀食於地 隨地以食 吾不與之為事 不生事 不與之為謀 不營謀 不與之為怪 不於自然之外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 乘天地之無心而不與物相攖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 一順事理之自然而不計事之所宜 今也然有世俗之僧焉 此方外之人 以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清也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 行如此之地怪証也我了不應得之 行將求必有所異之事以明怪行 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然此殆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致而至而為天與之者

此係老子所謂
勿禍所倚福勿禍所
伏正復為妖善復為
祥惟有道者知之而
不處焉未發而棚為
盜獲則之而囑於齊
為鴨閘者食肉之相
累驗而怪徹之說信
不誣矣

吾是以泣也 惟下命一定不可改泣也 無幾何而使棚之於齊 無幾何時間速使齊於齊之路中為盜所獲 全而囑之則難於 盜得之於道 無幾何時間速使齊於齊之路中為盜所獲 全而囑之則難於 為全之則不若刖之則易 不若刖其足則易售 於是乎刖而鬻 之於齊 於是刖其足而賣於齊為鴨閘者 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 而終渠公乃屠者也當其街故常食肉

呂吉甫曰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喻之子綦而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徹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許由逃堯禪

鈌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鈌問許由將何所往 曰將逃堯 將逃堯之禪位 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 堯以煦煦為仁 吾恐其為

天下笑吾恐其取譏於當時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照應於後世必亦人相食之害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有心愛之則親有心聚也利之則至有心利之則歸附我譬之則勸交相勸勉所惡則散苟或佛其所惡則向之親者至者勸者皆相率而散矣愛利出乎仁義也愛人利人之名其原皆出於仁義而與仁義相忘者少惟利仁義而以煦煦為之者衆夫仁義之行皆出於有心豈有一毫誠實哉且假夫禽貪者器特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如貪得禽者假弓矢之器以為用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覩也覩割也一覩者猶言一截之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堯但知賢人以仁義利天下而

呂吉甫三先生事略
合知之矣夫假大義不見於有知有知則附形滯小大下所同是以一人之制利天下猶一視同仁成而不溢也所謂曲大亂之本必生於此千世之後其未存乎自歡忭自以爲所學已足為界小知天下有至來無物足以蔽為是不知大下有至矣故先生之言則曖曖昧昧而未知原之妙

不知其賊天下也不知其久以仁義害民夫唯外乎野人之上者乃知有此之害矣有曖昧者有需需者有卷婁者偶有得則曖曖昧昧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而未知原所以有曖昧之名需需者永蝨是也需需需濡而有所需待貧蒼勢利之人也此等人譬如永身上之蝨然擇疏鼠自以爲廣宮大囿疏鼠永之毛也擇疏鼠而棲之自以爲若廣宮大囿之樂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腋邊與足相近之處自以爲若安室利處之便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

學有卷婁者偶帝王所謂曖昧者

已與永俱焦也不知層者一旦鼓臂臑之布章而燎其毛則將與永俱焦矣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所以有濡需之名卷婁者舜也卷婁個僂而自苦之貌猶拘攣也則羊肉不慕蟻羊肉無心蟻慕有心哀羊之肉內羶也以羊肉有羶氣也舜有羶行舜之行足以感人之悅如羊之有羶氣故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而歸之三徙而成都邑直至鄧之地而有十萬家之衆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堯所封之地童山不毛之地曰蓋得其來之澤以德其來以代于治即為恩澤乎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舜被舉之時年齒已長聰明日衰矣而終身勞役於萬乘之頃而不能自已所

謂卷婁者也所以不卷婁之意是以神人惡衆至不比爲衆人所歸衆心不和則爲害滋大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於人不甚親不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但存全其德而不露與天下相默此謂真人此真人之行也於蟻棄知蟻未能盡無知真人則無知矣故於蟻而棄其知無於魚得計魚相忘於江湖真人則亦相忘於道術故於魚而得其自爲計於羊棄意羊能盡無意真人則無意矣故於羊而棄其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但見其與物相忘無異視無異聽而還復其心體若然者其平也繩若此平也如繩自然之平也其變也循其變也一順其動自然之變也豈與暖昧濡需卷婁同日道哉

陸西星曰夫聖人之爲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
究也適爲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受利乎斯
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愛我
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者多也於
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弥力之何
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
相悅者利盡則散鮮能保其後之不人相食耶夫
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
應之也尚不能已又況煦煦爲恩孑孑爲義而來者可
惟止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愈貪而愈無厭矣苟謂
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爲利是
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
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爲利是
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覩也覩訐訕曰
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覩之
頃然一覩則朴散爲器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
之害仁義亦然夫竟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
而不知適以賊天下惟高出賢人一等者爲之暖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可以明媚而因以媚人
姝濡須卷裘六字叶音成文暖來覩姝姝好貌也學

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物居然着此醜成混隔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識了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須皆偷薄承蹤擺承之跡襲而以為廣宮大囿奎踦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居者一旦皆其承蹤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能衆富貴之門而一旦進者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須也卷婁者則舜是也夫肉之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堯故舉之童土之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也堯之舉舜也曰冀其有苦我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盖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乾業於萬幾之頃此所謂春至乎不同以言夫悉泰至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承上言神人悉泰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羖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忘其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歛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論物理自然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真人以自然之天待應感不以人入天不以心而頓其自然之理占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功不作而安多功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
得失之間
能也故亡秦之禍有
有其身之過不知門
禍之所由：乎有心
而忘心以救禍也
呂吉甫曰以天治人
則吉為而應法不以
人人天雖為而天若
為其人不知行此卞
有術曰得之也生失
之也死物下得無
以生是也此為輕生
者而言有時同是
也死失之也生以生
為畏以死為安是也
此為惡死者而言如
事之或生或死毒特為
帝而不常然餘臣位
而已以生為得死為
夫則輕生者之事也
以生為得死為失則
惡死者之事也視彼

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
亦可生而曰失亦可生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雖
堇也承零也 堇川烏也雖堇雖頭也承零木名也
能也故亡秦之禍有有其身之過不知門禍之所由：乎有心而忘心以救禍也呂吉甫曰以天治人則吉為而應法不以人人天雖為而天若為其人不知行此卞有術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物下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同是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畏以死為安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如事之或生或死毒特為帝而不常然餘臣位而已何可勝言。困病而以其變何可勝言然勾則得失死生豈有常主哉

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越王勾踐為吳王所敗棲於會稽止有甲楯之士三千耳唯種也能知士之所以存。其智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千耳唯種也。不能自知其身之所以存。不能自知其身反以見教亦此夫種 大夫種一人之身

故曰鴟目有所適 猶鴟之目明於晝夜而不明於晝各有適也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鶴脛之節宜於長不宜於短不可解也此皆物理之自然者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 故風之過河而河水皆有損損謂枯

病而後二其變何可謂其流也日之過河而河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請使也只但也若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而不去而河以爲其嬰也水雖損而河未始以爲損也特源而往者也何首其源長也源出於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始信天地間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源物風日過河非不我無所憐佛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始信天地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形影自然相隨而河以爲不給嬰物知水土自然相入一影之守人也審依一定不易者也審定也定不易者也審定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一定不易也物之守物之審若不循自然之定理必且耳穴張目而後能全其明於人心起不思不慮而守之審若不循自然之定理必且耳有心於用聰而目不安者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若有心於用明而目不安之於聰也殆而耳不安有心於用聰心之於殉也殆有心於殉物而心不安凡能其於府也殆智能出於臧府凡有心於求能者而臧府亦不安

成也不給改改不給猶不及也一物之長也終莘。過之至也

而多矣其反也緣功物豈能治人之耶其反覆而多矣其反也緣功之耶其心之一念謀功之心緣固也其果也待久多因有一念謀功之心緣固也其果也待久

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自喜知得寶然亦足悲矣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而無不知問是也

而無不知問是也

陸西星曰越王句踐亡國之中而知越之所以興復之功而其既也反以自斃故曰鳥盡弓藏兎死狗烹之語深切於越之事而其所以亡之故不知身之所以存之故也故曰鳥盡弓藏兎死狗烹之語深切於越之事而其所以亡之故不知身之所以存之故也

保身何戰人到無全知也故曰鳥盡弓藏兎死狗烹之語深切於越之事而其所以亡之故不知身之所以存之故也

書不見太山日有所適也鶴經長而解之過之意是日之過上而不過之意是日之過上而不過之意是日之過上而不

故曰守土也審審諦定也影之長短交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守知若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家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殉也殆五藏令人不特是也凡一有所能者有伎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性虛靜者漠不容一物蓋萃矣然物豈能殆乎及其未殆而殆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過日益深故曰其文也緣功文即殆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緣功者由人自取之以為功能故不覺其徇物而殆意緣功者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文也緣功文即殆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為殆也故曰為吾實當有是耳如有目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倏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為是言也是以殆成禍萃亡國殘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戕民

無已者則其到必亡不知到是者謂不曾
講求於是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

眞知

故足之於地也踐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雖踐恃其所踐而然所踐雖無幾亦恃其有所不踐之地方可行立而善於致遠躋亦踐也凍遠也若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人之所知者雖少恃然所知雖少亦恃其有所不知者方爲大所不知所以成其大也三者皆無已者則其到必亡不知到是者謂不曾

功久其為害則已明矣況又不知大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然而彼之見聞無所接探然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虛造此理實有之則待其發明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蛇損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況大議論乎揚推發揚而論之也闔不亦問是已闔何也是者造物之理也

於不惑矣惑然爲滋疑惑爲乎以不惑解惑後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是尚大不惑爲

幾乎至於大不疑矣

陸西星曰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貪焉故恃其有不踐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之外皆爲無用必欲則而去之其何以於步而前以汝善博之功即以譬人之知物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之外者知天之所謂有大限也若割其大滯物有至分於忘之

任物之理而知其有大一也知其有天陰也知其有大日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

其有大定也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
淪未判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日則
分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棄
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眾止之止
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復有餘蘊矣於大
一則通之通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孚而
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解之也
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
解大日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以體其方動
方則可兼向背矣大信則可格其有常之倚知天
則可執其有常之倚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然人
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
盡即天也夫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
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照其有照
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
能及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始彼即所謂非彼
無我之彼蓋始之彼即冥之樞也照之解之也以
所謂非彼無我之彼即所謂物論中
愚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以不解之也其知之
也皆照此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測見思
以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之至者畢竟是知耶不

知耶解耶不解耶又爲初揭立竟方便法門然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澤氏所謂空而空不空而孚如此理會成見其滑也又安得不空而孚也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無其實也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泯菁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所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乎素存問是而已矣以意揣之和見而後歸於實際而不惑夫是之謂大不惑也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而知不解而解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銖根者非問則無門可入耳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王果誠則陽好進

則陽遊於楚則陽姓彭名夷節言之於王夷節嘗爲則陽於楚王未之見夷節歸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

是皆之謂能見其本然有物則不惑以足鮮矣有物之惑而溺存本然有物若水火而已惟聖人而後不惑無物不惑也不惑無物之不惑也惑而要所不惑者乃可行立知之所知與凡而要所不知者之為大知大一大吟之者則曰子之所安居若此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夫北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於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夷節為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苟不以節義自許而波靡以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且為習所移頓迷於相助以德非相與相助消溺之場而失其本心非相助以德為善相助以為惡夫凍者得衣煖如春陽者也乃相率以為溺之道也

何不譚我於王彭陽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言于何不薦我於王彭陽曰公閱休公閱休隱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若公閱休者邪問公閱休何等人曰冬則擁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有王果言此人乃隱樊者也冬夏無常居有過而問之者則曰子之所安居若此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夫北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於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夷節為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苟不以節義自許而波靡以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且為習所移頓迷於相助以德非相與相助消溺之場而失其本心非相助以德為善相助以為惡夫凍者得衣煖如春陽者也乃相率以為溺之道也

曾知之欲惟不知而後知之日上言不知問是也故舉提出問字結之告問此消本無虛實而實亦未嘗無虛實說者求以似解所言頗增迷惑

反冬手冷風暍熱病也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此二句言人之相與必以有依庶其不足也今我告汝以隱退如乾熱之以衣將於汝有補也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且楚王爲人形尊而嚴時驚以其於罪也無報如虎亦難與處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非夫能橈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故聖人不求進用窮則安貧亦使人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達則能使以王公之尊忘勢下士而化尊爲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與物也隨地而安以爲樂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其與人也通達無碍以自保其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故有不言之教而人自悟如以至和飲之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與人並立能使人觀德者

公閱休無求知此宜意傾而化其
其為王所信神於人
不肖之心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且使彼父父子
歸而居乎尊子各得其宜各
卑長幼之分而一閒其所施而一閒於自家之所
施自相雍睦謝棄之慶其
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即此治家為治谷得其和其
去人心之踪遠者度豈相懸
豈不遠哉故曰待公閱休待之
故曰我不若公閱休之為人以都彭陽之進讓
則可以薦汝而見王矣
郭象曰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也言已不若秉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
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
凍暍之阶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
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
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
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
以為高與之為異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
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歟和矣豈待言哉並
立而已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
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
楚王而從閒休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盡性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綢繆者造化性來相因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而不知其然性也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復命摧作皆復歸於天命而以天爲師而以自然爲主人則從而命之也人則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也聖人初何心哉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世人不能盡性復命憂思計較其智萬端畢竟能有幾件行得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此無他命有所尼之也人力亦如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惟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警之生而美者人與之鏡而告之乃知其美不告則不知其美也若不告之以美亦不自知其美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

不新人與之知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也

若不聞之有能付之無心雖知其美而若不知雖聞人之告其美而若不聞則我不自分辨燭不自分美惡便不生憂喜其可喜也終無已

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人之好我也亦無已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

性也人之安其所愛者亦性也此亦自然之理也

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人之愛人人與以愛人之名而告之乃知其愛人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而告之乃知其愛人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不告之亦不自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但聖人能付之無心雖知若不知雖聞若不聞

其愛人也終無已則愛人出於無心無心之愛暫亦如此久亦如此無已時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人之安其所愛者亦合久暫而無已時

性也此亦自然之理也

陸西星曰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連綱絡以盡一脉之愛者以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爲而爲之也夫性根誣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聖

人後命操作而以天爲師操作即動作之義天無心聖人師天亦覆冒萬物而無情是謂聖人爲天師以爲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爲天可也而猶曰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然聖人師天庸人師心彼嘗愛乎知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爲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爲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所能有所能則非自然矣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之及

聖人自然合道

國都無不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
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況見聞如所見聞者乎以十伃之臺縣衆間者也
衆間之樂則舍亭可遷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即合止視欬笑辦以間之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與物無終無始是以終始如一無幾無時
日與俱化者一不化者也
雷舍之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然者以其爲事物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其合於道也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始有物未始有始未始有人未始有天何有所謂人所謂物與世偕行而不辭與時俱化而無常所行之備而不洫循萬物而不殉萬物而不殉之謂其合之也若之何何言自然合道也若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司御門尹登恒總是一伊尹而莊子諸立此三篇名目言湯得司御門尹登恒爲師傳從師而不固以尹爲師而不固於規矩得其隨成隨寓而成功爲之司其名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之名蘧法然此外剩法於本分上得其兩見但許人見得皆何益處剩也餘也仲尼之畫蘧爲之傳之而仲尼之徒方且鑿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一容成氏

也於修其德則公溥
宗說人也待此人而
無之以見德全也彼
必有以化其君下
明於天之人也
子之所謂又說章內
二不若詞意脈絡可
說

一言國題 呂吉甫曰
望而惕然人之情
也雖聖不能免猶之
然亦不忘其本不
已必有之所以見聞
行與天地並則為奇
之聞都又人行日
聞之遠以下之
學錄曰聞到無所不
說所以聞之遠
業聞到無人之處
十五章解
有物混成無所
是以無終始無我時
也其一二則為而

曰除日無歲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矣故除日則無歲無內無外人能自其一則無外名之累矣故無內則無外

羅勉道曰師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物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性天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皆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殆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泊如此則既不絕乎物而又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脗合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

惠子以觸蠻辯魏

不分人其行止無代
暗而行止也夫妙聞
天知不得已也子曰
夠其心為事而已矣
人若未知有天人約
物也能行不辭備而
不論所謂役而治作
是真師大哲所以分
之曲湯得司御王調
御開尹正所入路
成有恒之修王司御
首心正所入若道恒
則道之久此皆人天
為治也唯師之役開
不利治物人以
為之司其名也之名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皆之
約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瑩然其將約欲使
信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瑩然其將約欲使
恥之犀首官名衍其武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名也恥其不武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讐言以萬乘之君而為匹夫行請受甲二十萬為
報怨之謀非所以示武也衍請為
君攻之願請為之戰攻以決勝虜其人民係其牛馬虜掠其人民係縛其
牛馬立城強於齊國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憂懼內
強於齊國使其君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憂懼內
熟然後其國可拔忌也出走然後拔其背而斷魏忌出走
走然後擊魏之背而斷魏季子聞而恥之犀首之失
之脊蓋斷絕諸侯救兵也季子聞而恥之犀首之失
言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
之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築城之所役也城
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今兵不

有思慮勉而未盡也
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善誘人
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今兵不起七年此王之業也衍亂今不可聽也而畢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此亂人罔者其言不可聽也畢子聞而醜之畢子以為着一代字皆未免於容心故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言伐齊者固不是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言勿伐者亦不是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畢子以為不伐是亂人之後又一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君推求諸道則無此弊彼弱而戰爭皆不言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畢而戰爭皆不言矣故應戴晉人而見之說戴晉人有道者也戴晉人曰有所蝸者君知之乎曰然君曰識之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晉人又言蝸角雖小而又有立

正不反者千來始有天有人而天人一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保仲而不管備行則守讓而不管備行則守讓之何而知此也司御門尹宮窮發恒製名言證恒道若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惘但任其自然彼且為與鬼與之為嬰兒與也湯得此三人為師從之而不刖所載安有窮極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君存若亡乎晉人曰若遊心於太虛無窮之地反而視中國則中國至為微細若有若無耳扯子美曰俯視但一氣馬能辯皇州即此意也君曰然誠有之曰通達之中有魏晉人曰以中國而於魏中有梁魏又為小矣於梁中有王於魏中有梁梁是其都也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又小矣王於

國於蝸牛之左右角一曰觸氏一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二國相爭戰死數萬追奔逐北十有五日乃歸兵敗曰止君以為蝸牛觸小而左右二角之爭蠻又小之小矣世間安有此事故以問尹宮尹宮曰君以為虛言請為君實證之君曰無窮虛言請為君實證之君之意固以為四方上下有窮極乎君曰無窮除天所覆盡地所載安有窮極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君存若亡乎晉人曰若遊心於太虛無窮之地反而視中國則中國至為微細若有若無耳扯子美曰俯視但一氣馬能辯皇州即此意也君曰然誠有之曰通達之中有魏晉人曰以中國而於魏中有梁梁是其都也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又小矣王於

觸蠻有辯乎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鵲與蝸角之觸奚何異君曰無辯果無以異也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戴晉人出而君注然自失知其所爭之不足也客出惠子見至是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言戴晉人誠至人也聖人尚不足以擬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管猶有竅比之簡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吹劒首者唉而已矣若以劒首之環吹之則一唉然如風之過而已矣全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堯舜聖人人之所推尊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蹙猶一唉也若欲道說聖人於至人之前蹙猶一唉耳安所容其聲哉

陸西星曰魏使刺舜以萬乘之君而爲盜賊之事故犀首自耻之而願爲之戰戈不知魏固非舜敵也而犀首敢爲誇大之言以故季子耻之皆耻其逐無實之虛功而壞要成之實績也故以築成

一作之心亂之所由也人能遊心於無
窮則四方上下相通
重之國右攜若邪出
我心之所自起則惟
王與關不經溝瀆
之國觀浪跡亦終
猶也知此說則與大
不欲宅太山為小矣
而悟夫爭之所自起
本無有也是以制
苦之神人聖人大
人本無優劣所從一
說近吹書者張其
也吹劍者吹無
孟津口吹管有猶
猶已向以故管孔小
以形氣相憂而有
聲君卿若之哀吹之
聲君卿若之哀吹之
則吹劍首斷
人之所則聖者將失

爲嘯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延而增之既
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泰也今秦人休養
年矣罷兵息民北攻胡正之基而垂成之績之而今
後壞之何哉故曰衛亂人不可憫也夫季子之言
善矣而莘子聽之者何譏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
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
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評論矣王不知道故惠子
以戴晉人見論之以道觀之蝸牛也蝸牛固
故曾人說爲極小之論以觀之蝸牛又小矣以俗眼觀
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
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
梁國一蠻也矣以俳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
達之國則道之本御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無
北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鬬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
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大誦晉人後爲說
譬吹管者猶有嘯也吹劍首則決而已矣何故管
孔小猶以形氣相憂而有盤石劍首之環吹之則
咉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
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撣遂之竞
舜尚不能以有聲而況鬬爭之壘觸乎大晉人正

以小乘國也

孔子論蟻丘聖人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極屋棟也登極登屋棟而望人也子路曰是穆穆何爲者是紛紛何爲者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聖人之徒也是自埋於民是自隱於民間自藏於眸眸鄉也藏居於比鄉人亦不知之者其聲銷其志無窮雖不求聲名而心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雖口與人言而心常若默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方且遍世而心不屑與衆伍是陸沉者也是大隱隱於市廛如沉不在水而在陸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子路請往召

歎無言而不能無言
清世而不自無俱
將欲遺世而去也以
聖德遊人間而人莫
知猶是陸而沉者以
孔子之聖合之楊朱
欲以天下為事則以
佞也欲而人皆為宜
修則橫目之民誰與
救聖人之前將陸地
而不傳也昔微生畝
當以孔子為佞孔子
答以非敢今於宜修
則自洲為佞人以明
所貴者在此而楊
者非得已也

之。孔子曰已矣此其勿召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知也彼謂我必知
之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適楚
必使楚王召之彼且以丘為佞人也我且謂我為多言之人夫若然者
夫此等人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多言而恥聞之而況親見其身乎況肯來見乎而何以為存而不留子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子路往視之果已逃去其室中虛而無人矣
陸西星曰幾幾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幾幾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順而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世遠而不屑與彼齷齪者俱是陸而沉者也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註以療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療療不應脇之以劍療九如故後白公敗令尹子西而難不及療注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所之榮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汉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爲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爲倚有德者之遠倚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況肯我見乎將無以仵爲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絶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也

治田喻治身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此以耕喻政言爲政不可以鹵莽爲之鹵莽謂治民不可以滅裂治之滅裂謂土堰大而草根盛也治民焉勿滅裂滅裂治之滅裂謂城善類而土崩坼也昔予爲禾昔我嘗耕種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卤莽而報予。布種若不善則至收實時其報亦不善芸而滅裂之。其實時其報亦不善予來年變本加厲其至分吕吉甫以為道可指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埋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為而不知止則自棄之法失其安易作其本此易評內之故惡為遁棄外之義茂扶吾形毋攖吾性天理滅矣於此時而欲治之可得乎莊周所謂棄其真之所為也物則終日耕之不養曰卤莽芸之不養曰滅裂卤則田之地也耕則卤之地必加功吕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所之也莽草莽同耕法也予來年盡變其舊歲之法深其耕而熟耨之深耕易耨而盡去草根其禾繁以滋其禾繁殖卒倍於常予終年厭飫厭飽也予終年飽食厭飫之意莊子閼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今人卤莽滅裂以治形養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多類封人所言遁其天畔其天理離其性失其性真滅其情滅其固性亡其本來發見之情亡其神亡其本來存主之神以衆為世間此等人甚多故卤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蔑蒂故卤莽其性者好惡之害蔽塞本然之性猶蔑蒂欲之日滋月長然即芽塞其心之意兼葭始萌其莖如兼葭之始萌然以扶吾形通身皆是人慾若以尋擾吾性。將見說隨言動趨居

之地詳所謂載芟載
飲食漸漸失其自然之性矣尋漸
也擢拔也言漸漸拔而去之也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性真既失則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漂疽疥癰內
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
發者內熱漫窩也今之消病也此戒世
熱漫窩是也
人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戕其身
陸西星曰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
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者返其自然之天也離其
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殘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
也亡其神者亡其盡慮之神也以衆爲亡多也故
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
欲惡欲惡之孽爲性蓬蒿蓁蔽始萌以扶吾形翦
除吾性使常簨簨胥讎讎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
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之蒿色塵
翳除吾性離其本初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
漏者發者貴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癰腫瘡
疽瘀痛難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漫窩則漏也蓋

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以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圖莽之報

上失其道則民困

桓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桓矩受學於老聃因欲足跡偏遊天下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老聃止其勿遊言天下皆如是又請之矩又

遊老聃曰汝將何始汝將自何方而始曰始於齊自齊至齊

見辜人焉及至齊見一被推而強之監押者推而使去解

朝服而幕之桓矩衣之解其朝服而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

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呼天而泣曰刑人者天下之大災患而子獨先

離此莫為盜莫不是為盜而被罪乎莫為殺人莫不是殺人而被罪乎榮

辱立然後覩所病然此事皆自上始也在上者立榮辱之名而後貪此患害貨財

與僞上於何許得其真乎雖貴之當貴上也

陸西星曰夫欲端則疑作民端則益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貴之矣倍矩學老聃之遺主靜而貴看風於舍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大平矣天下自大而小獨牛隆之世少為益乎哉無乃沒人千故所以致此哉世事在然後觀所謂貨財聚斂者自何以故大古享帝之時民不知有生聖人之治森嚴以等之置之刑辟之歷之分最之天下之疾於業其可勝言之失病

聚然後觀所爭。在上者好聚貨財而後有此爭競 今立人之所病。今以名役人於人之所患者而故立之 聚人之所爭。以利役人於人之所爭者而故聚之 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使之自困無時而已 欲無免此得乎。安得不至於此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古之人君於民之所行而得所行而正則歸其善於民若所行而失所行而枉則以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故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者 退而自責。則退而自罪責若己推而納之胸中今則不然。今之人君率強人以所不能耳 匿為物而愚不識。已實蔽其物而不言而反以不知者為愚 大為難而罪不敢。已實大為難行之事而反以不敢為者為罪 重為任而罰不勝。已實重為任而不勝任者反以罰其不勝任之力 遠其塗而誅不至。已實

是民之多辭也人欲其公而不計人之行
之也貨財不聚之時人既竭情恐不能遽
飢必爭奪何暇不知所以救之哉聖人因天
勢而制之利以聚貨
財治民平爭神於劍
爭地於野歲有集併
之心士無推讓之行
而民之有爭又生人
之必盜而不已必致
以輸之

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良由上
刑德則以巧僞繼之日僞於
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夫力不足則僞強
者其所出政令一
日僞於
知不足則欺強其智所不及
必以欺應之財不足則盜而無
必為盜
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是我使之為僞為欺為盜也又
誰責乎

呂吉甫曰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
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
土者不能忘禁原則民散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
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
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
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
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玉毀乎先

已以為民本得也而救荒之術有失民本旨也而栽培之使有枉棄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皆皆民而反諸己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予方有罪在洪範所占之人其不敢問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隨物而愚不我壓物皆壓耳

王之有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況知力固不得不以為準之上出多為而欲下不為不可得也

論邊伯王

邊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言一年之化勝如一年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詆之以非也者為是至六十乃覺其非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是皆非即五十九之非耶則是非固有不可知者矣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夫物有生必有根而卒莫見其根有出必有門而卒莫見其門弥山便了不見其用無用也大為訓而則知之所不知者乃物之所由生出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而人皆知尊其所知而不知不道人之私渴其心而情勿干使欲其寧可不謂大疑乎此大惑之人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今世之

材不足以應上之需
無為之教也蓋也
自生於不然之故而
也其所以不定之自
誰即故欲為論論之
行必以誰審而可信
乎蓋人上負有所不
得辭也
伯即一吕吉甫曰
伯下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未嘗不始是而
卒沮之以非與孔子
同然知或未止乎其
所不知則所謂是皆
固未定又安知今之
所是非五十九年非
也夫物生而莫則其
根出而莫見其門則
知之所不知者乃萬
物之所由生出也而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
至其知之所不知此
常恐其至而莫之時

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陰符經云
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
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後應之曰然乎
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亦莊文之奇者

仲尼與三太史論靈公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蒲胥曰三人皆為太史之官夫衛
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靈公湛於酒而不聽政田獵畢
弋不應諸侯之際畢弋田獵之器統於田獵而不應答諸侯之際之禮其所以
為靈公者何邪其人如此謚之以靈公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太弢曰是因
是也上是字猶此字也此亦因夫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妻三人同濫而浴靈公與妻三人同浴器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
史魚適奉召對之人同浴器而浴公恐其皆見之乃執
命而進所居之處搏幣而扶翼公恐其幣見之幣扶而翼

其左不以白旅言
其有啟明之禮也其慢若彼之甚也夫子以公見
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
靈也此所以謚
猶帝曰夫靈公也死靈公
欲葬於先君卜葬於故
墓不吉之墓不得吉兆卜葬於沙丘而吉沙丘之地
乃得石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掘之而下
有一石槨洗而視之有銘
焉先而視之見石
馬銘中有銘云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此地子孫不足
馮籍持有靈子奪此地
而葬之此二句乃銘辭夫少立長
柳已先葬靈公之名則
未葬之前此名已定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彼太史
與甫常
寯二人烏識此
前定之數哉
陸西星曰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
之名即衛靈公之得謚者而觀太史太祝以爲

雖然竟今所言以為
之者亦未知其信然
否也

因是言靈之說本無意義但因衆人之是而是之因是與衆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此無貴之
(仲尼曰如衆曰無適之說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媟為敬而奉沐之勞役褻瀆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賤也衆者衆御之物欲以滿貴備其私悅寧有二義亦可謂為故仲尼問焉子謂前職言不為其子電公得參汝歷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衆物可知其以凡所為長吾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已之在已不亦多乎)

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溫浴之時而德知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德有覺悟矣是以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葬沙丘也下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石憑其子孫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也不待於身後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太公調論丘里之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聚井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高德劭者評論一鄉之善惡如所謂川上評者是謂丘里之言少知之問蓋疑丘里之中有十姓百名而其有不同太公調曰丘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故合而言之則丘里之中

異而散而言之則中有別異名同而異也今指馬之體而不得馬譬之指百體以爲馬不得謂之馬此即散同以爲異之說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立其百體即合異以爲同之說是故立山積卑而爲高故立山積土卑乃成其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江河合衆流乃成其爲大大人合并以爲公大人合并衆言之異以爲同乃公治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夫既合并以爲公則不當有執成其爲公治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夫既合并以爲公則不當有執柜之意所以聽人之言自外入者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立言當訓自內出者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距迸他人之意蓋執之距之則不能合異以爲同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試觀四時異氣天則各盡其職非人之所能爲也台四時之氣以爲歲而不自以爲功故歲自成不賜不以爲功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五官

思菴曰證法亂而損曰虛人德之精曰靈心衛君所為此證之乃豈何即采足以當其所御僚人扶強之官作禮同谷先一步長仙是一事不必同時意從人事而歸天卷末使然而宗旨無如此說物耳聖一心理詳銘語皆有能聖賢正相叶占稱云為萬里則作埋

卯象曰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大下之風一也日外入若大人之化由中出

異職君則合五官之職以爲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職而不私輕重故國自治　文武張弛異宜大人則合文武以爲用時文時武而不自爲功故純懿之德自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具一理以大道合之以爲公故無得而名　無名故無爲名止於實故無爲　無爲故無不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時雖有終始世雖有變遷惟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故吉凶禍福之至隨其淳淳然流行反覆則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也　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若人若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則欲有所正於此者反有所差於彼矣　比干大澤百材皆度物之大小丁此理皆同耳比干譬也度居也譬之大澤中之百材雖別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爲居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觀之大山中之木石雖彼此異端而同以大山爲壇　此之謂丘里之言此可以當

陸西星曰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其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一體然後稱馬正猶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示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則自不當有執在之意故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外入者聽言老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老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卵者運之天不以爲恩也而歲自成万官殊職於經端拱者主之君不爲私也而國自治大人之德備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爲功也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爲私也故無名無爲而無不爲此便是不執二拒的樣子所以不

不係於我則自外入若有定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仁我觀之凡乎其爲萬物必則由中出者行正而不犯周行而無不偏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爲而政行之則知行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從物殊理此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於無我則莫行各之若無名故無爲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作者作述倫無常有師矣若若爲須臾離也作者作述倫無常有師矣若若爲須臾離也作者作述倫無常有師矣若若爲須臾離也

本名以謂之道人可以為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之有矣乃可得與無名者北哉

雖包通天人合体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制足止而不踰絶不踰者不以為恩時有然物世有定化不可執一也孟子實也補善稱淫哲實理有所拂逆者以行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仍禍所伏古人所正若有所差古人各以私意作碥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

陳伯秀曰凡一丘一壑之間必有年德之學者考察情而立論

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昨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而各殊有所正而事理之或疑於此若一以我見自衡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己乎頁物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一作異拟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一作已想比之大澤百材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材皆度觀於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木石非異乎而同萃於大澤之中木石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

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辨其猶
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太公調論至道不議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音起）（少知又問）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自太極既判之後分陰分陽有加四方六合之中萬物之生從何而始）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有生長者有收而斂殺之氣有相代謝者有春而應者有相合者有相消長者）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判同）（橋音矯）（人心有欲惡去就而矯揉生焉）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庸用也）（雌雄分合而常有於世）安危相易有安則有危）禍福相生有禍則有福）緩急相摩有緩則有急）聚散以成有聚則有散）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已（此皆件件可見非惟其名實皆可言抑亦其精微皆可言也）隨序之相理

物無不通由中出者隨其時序消
息也君子之思正乎長之相爲理橋運之相使
橋者有非有降故謂之運
正乎理則物無所
猶四時殊氣而成歲
五官殊職而成治
使窮則反大約窮則反
反而爲通終則始終則又
有爲始此物之所有此
節之天道之无私又必有者
陰陽之道之无私又必有者
可得而名爲无名
無爲无爲而無不
爲而名爲有名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之所至於
此理之必至然而
知得萬物而至故曰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有而妄是非而倚伏
以消洗的宜若有
所正而差若有向
背則已情故不免於
廢不原其所起惟見道之人於其所以廢所以
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此議
之所止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
謂到這裡無可說處矣少知曰季真之莫爲
接子之或使少知又問季真與接子二人各爲其說
一曰莫爲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其冥冥之
中初無主宰但闔然耳或使者有王宰
無非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也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此二人議論孰爲見
爲正得其情實孰偏於其理孰爲理之偏大公
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若鷄鳴狗吠爲人之所

有大地坑之氣之大
行陰陽坑之過又以
通天地陰陽其大限
可量即無所有過之
名則不可無無名者
比所以至人之過行
于无名故天下莫行
而名也
少知二題 郭象自
物之所能或謂造
能生之也陰陽四時
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也其故云為造今
是故於陰陽之初四
時之外知化物此之
注至於自然自然
故知所以共相
相使皆物之所有自
然而然可非無能為
之也物長所使但
故云知不必知之
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
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未生不可忌已死
皆未免有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場雖有大智之人
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雖有大智之人不能以意知
盡其所自然又不能以意見其所將為斯而
折之若以此理而分折之精至於無倫至精至微至於無可倫類大至於不
可圍至廣至大至於不可範圍非二說之所能盡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彼或使莫為之說均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當處或使則
實何以見其皆有過也一則謂實中本無所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一則謂虛
中有物之中故曰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
是物之居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既有實則有名矣是不免累於物而囿於
主是區也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
故曰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
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李真人道真為德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李真之言當也至物生大皆不為而自爾也故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使然實自然之莫為則造物之使不可不而故愛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舉窮於後與物同理也決物外始有常不

不可阻且欲見道現前即道試以物理而論未生之初不容不生豈可禁遏既生而死豈可阻遏

死生非遠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理不可覩但欲見不可見耳或

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為或之使莫之為皆是中心疑惑假借此以

立論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以我觀之未動之時是本始也已見其往者無窮矣

吾求之未其來无止既動而止之時是未終也已見其方來者無止矣

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以此而觀但見於無言之可合萬物而同一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或使莫之二說其立言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

道不可有不知未能離物則是有不可無既曰言道有也謂之道可有乎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若以真實而觀道之有者何可得而無之名以行一字本是

於物而在於一曲二者之說皆為泥物理無窮故其言舉窮於後與物同理也決物外始有常不

夫胡為於

大方之大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故同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大道言亦可盡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見雖謂之大道言亦可盡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非言非默求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

丌極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或使莫爲之說皆不是也

陸西星曰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爲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陽往則陰來輪轉而齡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盪者盪之爲言蕩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尅迴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時萬物莫不稟此氣機以生八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繙起唯雜片合於是常有憍起即突然而起之義片合俏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矣急

今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謂似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隅使可知也求通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走而仆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兵爲而自尔不在言兵不言極於自繙

張三默所表也

言言者曰少知問之道則已有而不得兵滿比故疑於無物阿万物所生應起所謂制乎監者也曰往來升降出入相招旺盛相治也兵所以生死代相神工相生克知代相生相救也物工天物間隨然湧四時而運是以欲思少就東之以行也往反公動靜

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序以成此名言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遷序也循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曰相使也若夫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序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

化所不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之為然安在即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離於當則應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古所以號也生死之不可卻止則超乎吳越雖近在咫尺而不可觀也或使吳為外域之所限非理之真往而窮也迎不見其來時止物之理隨不見其後往物之理非物之

偶然聚散適然生死不說盡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備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和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遣見以有無摶顓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摶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曰生其入曰死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戈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為詭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虛終落遁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止上定得生化亦定得生化亦是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來無所窮來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得何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覩道之人不道其所廢不緣其所起會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着於有

有何名安可以名為道量盡或使許在物一世何足以合乎大道言不盡正希言自然故也大盡物多自然物自物離之則無物非道物之極至於此言默不言北言也則非默也議至於此

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落道見故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寂非假名況更安為正物一邊說者只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二則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天下之事物是即上文所謂正始其理者結總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天地一物道物之際言默不足以載載知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言極處

羅勉道曰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至極抑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係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為莫有為之有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勞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無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

使未免偶有物
而終有差失

士堂校傳如岡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八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若

地海　焦　竑　弱侯父　攷定

閩中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外物不可必。身外之事皆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紂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忠者不可必其來。死。桀紂亡。故龍逢比干箕子之賢者。惡來桀紂之不肖者。均於被禍。龍逢桀臣。比干箕君之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

洪邁曰江云大而閩則多果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和氣以為大而閩不若小而明陋議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歷此其所以不勝火也天地而不能燭萬也然卒之火勝月恥

月勝火耶下記卞元成洲可謂所謂王介甫在位拗怒張乃因見螢燭言佛與有日月燈光明佛燈是見以配日月乎昔曾曰日月星辰皆天體也日月燈乎夜燈超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乎別介甫大笑之子貢問孔子之言消人心如不可必者木與木相摩則然木木無火但與木相摩此人事之月甚淨虛靜而物利害生火燄然以燒其物則月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陰陽生五行之氣唯火最烈雖同炎不木火同宿火陰根寄位於中因動而然久偽其性故不與木相摩則然合仁云人生於木禍發必及其也即金性堅剛少相子亦為陰若使

為碧。故伍員萇弘皆不免于死亡伍子胥吳臣被殘裝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臣被放歸蜀剖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而孝未必愛孝者不可必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故孝其親之發曾參已曾參皆不免於憂悲孝已放高宗之子遂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木至堅但與火相守則金見火而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陰陽稍稍逆行則天地間有大怪異之事於是乎有雷有雹於是乎火雷雨之時乃有火災事之不可必者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憂之極也兩陷陷而又陷

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樹者北災事之不常見而物理之不可必者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有甚憂而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道嘯堂

不得成陳陳蚌蚌林陽不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比心
自安而不成情欲相摩生火甚
於天地之間慰暨沉屯鬱悶屯遭利害相摩生火甚
係緣自苦剝害交戰於胸中其
多內熱也甚於焦火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惟生甚
多故至於林傷其胸中至和之氣雖至和之理滿月
然亦不能勝此物慾之火也月屬水故以月字
於是乎有潰然而道盡於是乎弛然自放至
王元澤曰道矣乎內事涉於外在我循不可忍
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忍則夷齊不號死以知為可
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忍則伍員萇弘不遭
殘矣此忠賢俊傑兩得而不可逃也伍員萇弘知
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
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
理也惡來順紂同聲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
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猜
則天地大變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
行當盡也不幸而遇閽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

有火及焚大槐淮南子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足之禍足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焉願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讒閒屯溺之使無所必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暴露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唯儻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

鮒魚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家貧故與監河侯借粟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監河侯許之但欲俟得邑之租金乃以三百金借莊周則遲矣莊周忿然作色莊周忿其遲而以鮒魚喻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言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鮒中道之呼而四顧見車轍中有鮒魚鮒魚也周呼鮒魚使來問于周呼鮒魚使來問于我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鮒魚言我

由周也 郭象曰言當理無小而其不當雖大何益 呂吉甫曰莊子論聖人明義至於上於活而不滯有餘陸西星曰生寓兼忘而不滯有餘遊於方仁皆常理而之乃安爲死好生不急之說各適一時莫非爲道至於此見世法之無窮而拈小石言波臣二字奇

乃東海之水[illegible]我而活之乎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君亦有些少斗升之水可以救之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周言我且南遊吳越激江水使上流而迎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謂水也吾一旦失其常時相與我無所處故無所安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吾今若得些少之水然則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君乃言欲待激西江之水則吾已爲乾魚矣

林希逸曰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吳越之王王字當是土字之誤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猶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

任公子釣魚說

任公子爲大鉤巨繩，鈎鈎也巨繩大黑索也任公子以大鈎爲鈎巨繩爲綸五

（六魚曰好氏約魚以絲繫於大版而不關近歟）

十犗爲餌，（犗健牛也以五十健牛爲釣餌）蹲乎會稽，（會稽山）投竿東海，（自會稽山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所得魚）已而大魚食其餌，（已而大魚食其餌）巨鉤銛沒而下，（已而鉤幾爲所牽而陷沒）驚揚而奮之，牽巨鉤銛沒而下驚揚而奮）鬐（鬐）白波若山，（鬐魚口處出水處也）驚恐而怒，（驚恐而怒）海水震（海水震）蕩，聲侔鬼神，（侔等也）憚赫千里。（憚動海水其聲可畏憚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畏憚）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剖之也乾肉曰腊任公子得此魚而剖之以爲魚）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自東至蒼梧）莫不厭若魚者。（莫不厭此魚厭厭飫而食之也）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已而後世淺見小才之士與夫道聽塗說者）皆驚而相告也。（皆驚而相告）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夫揭竿累趨灌瀆，（揭竿累小繩也揭竿累之小繩）鯢鮒（鯢鮒）而趨，（鯢鮒而趨）田中灌水之小瀆，其

（刻辰綱曰商賈皆託外物上反我上言志士之命或使守於小許此志士之心將有待乎鯤鵬而自適也時有自貶不必擇於小大貴賤魚之時則干升爲大任公爲小）

所守而必得者貌綉之小魚耳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必欲得大人之賞難矣以干縣令縣令猶今揭示買捕之類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故其於大達亦遠矣大人大設施亦遠而不可致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是以後世才說說之徒舊未嘗聞任氏之風而一旦聚聞之宜其駭也其不可與言經世之道亦甚矣遠矣猶甚矣也

張曰維曰愈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

世儒剽竊陳言之喻

儒以詩禮發冢世儒無實得專剽竊詩書禮樂之言以文其奸如發掘人之冢然大腿傳曰自上語下曰腿言大而語之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腿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事即晞指發冢之事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校勘）韓愈曰詩書者是先王之陳迹也可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者乃不得已之迹不足持也曰吾聞小人之儒發冢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小儒言未須解其裙
誦口中有珠在焉詩固有之曰又引詩為証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青青之麥生於墓地則人得而取之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此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而不為人所取銅臭之夫卻衣諾此以下乃相與計議取珠之法孱接其鬢髮上曰潰後操也先摘去其鬢摩其顛口旁曰顧控開也然之也次以儒以金椎控其顧後以鉄椎控開其頰徐手接其頰顧旁曰頰別亦開也別其頰頰入徐徐而開其頰無傷口中珠珠必欲取其珠而無所損也蓋詩曰何以含珠為贈我今取之亦古詩之意矣

陸西星曰此段戲劇世儒專以剽竊古人陳言為事者蓋若人即地下之陳先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言之珠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如此段寫盜墓人之緒餘斯不謂之淫窃乎哉此段寫言意亦奇特

老萊子戒仲尼勿矜

老萊子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不識仲尼踰而以告老萊子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言有一人在彼塗中修上而趨下，其形磽上長而下短末僂而後耳。末微也其背微有僂曲之狀而面前視之不見其耳視若營四海日經營四海高目而不知其誰氏之子。不知其為何人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老萊子知其為仲尼使弟子召之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及仲尼至老萊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去汝身矜持之行弁去汝外飾之容思慮之智斯為君子人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仲尼因問夫子之道業可學而學乎否也老萊子曰汝徒不忍一世之人憔悴憂戚以拯之而驚萬

而物為則無非為之有可貴而棄之哉或
若冬涉川猶若惡汗
薄遠暗之謂也奈何
哉而自以為非吟
不可得也

世之患而學術不明足為亂世患者汝皆驚然而不順柳河東罪固宜其道

亡其冀弗及邪無乃其智果夫施惠於人欲得人之歡心而以此有所未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自驚於世是乃誘身而醜之行也中氏之行進焉耳中氏清人也晦人之所為皆不道以名相結以隱彼清之所為皆不道以名相結以隱彼清人之於北馬耳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吾則謂與其規規然與世之毀譽而非笑不

反無非傷也若反皆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動無非邪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無不

奈何哉其載焉終終

爾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爾

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有成功

然以躊躇興事欲進不進不得

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有成功

自負也汝獨奈何以天下之

沈曰常人之行遵於耳相引導以名譽相結約以成風俗已而欲反之其勢必不行故終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譽堯非桀是也兩忘而化非也若反哺之烏則非桀之所譽堯之所非也聖人舉事歟鳴若不得已而應是以參有成功說循行也奈何說之所行乎終之以此所以深警夫好之意歟

陸西星曰老氏之教所謂雖形夫保之意歟可得進言天乎之道可得而學乎蒙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之禍則舉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即柳其經暴有所不及已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若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皆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謂以心渡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若莫若桀而坐至一世之傷若莫若桀是爲大道生是非也人皆知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爲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自是非而我不生設譽不起憎愛渾然以堯桀終自是非而我不生設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忘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又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該舞振作乎一世之哭而不知動之無非那也何若爲其有心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有所爲欲爲而爲之以不成功今汝也奈何爲故疇曙以興事而往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以天下之事而任哉終見其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而任哉

矜時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輿沮弱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夢神龜說

呂吉甫曰天下有知而不得已焉有神而不能遲速足為有所用乎不又為有所以絕聖棄知有聖知萬人之所以不勝衆仇有知網羅之不及小知而大知之不見而見之不謀而有者則治國有何以知為哉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闚與窺同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言我自宰路之淵而來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宰路淵名漁者余且得予為漁者余且所得予之神使我使於河伯漁者余且史記作余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既星而使人占之且元君以為神龜見古者以為神龜見詩元君先訪其人乃令之會朝。

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余且言網得白龜果應古龜

君曰獻若之

元君令其獻龜至。龜既獻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遍試而未決乃曰殺龜以卜吉。以殺爲吉者曰卜兆之命以決疑之者再三又欲乃剖龜遂殺之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仲尼言龜之神能見於夢不能避漁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剖腸之患。龜之智能知先兆不能避見殺之患如是則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己雖則神智亦有窮時也雖有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然則人雖有至智其智有限不如與萬人謀之不能恃一人之智其智不意而反爲福敗必出於所不及料魚不畏網而長鶉鶉。魚長鶉鶉故網出其所得耳去小知而大知明。乃知有心避禍者智乃有所困神反有所

小知以自賢未不及不知去其小智而付之自然則大智明矣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名之意則澤
同遺所存所言重習之後人有此病

自賢嬰兒生無師而能言與能言者異也如嬰兒之能言
我矣不待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異則自然能言也
石與頑冏石師頑大之師能教人者也不教能言皆
自然之論

羅勉道曰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能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嘴之能害己
而網出于其所不覺殊不知鵜嘴之害小網之害
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論其善而自善矣
如嬰兒無頑語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
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無用之用

心子謂莊子曰吾言無用子言必大而衆所用莊子曰知無用
而始可與言用矣莊子言無用中亦自有可用
處知無用之用可與言用矣夫地

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爲者其小爲尤甚足以貶之於地耶

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吾見譬之地非不廣大人之所用以踐僅容足耳此外似無用也然則廣足而墊之致黃泉然苟謂容足之外盡無用而墊之皆無用也人尚有用乎則向有可用以行者乎其不可行已矣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惠子亦曰無用故莊子乃折之曰地雖大而無用然容足之外亦不可棄則言雖大而無用然宏涵之中自有至理無用之用足爲天下之大用也明矣

陸西星曰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挼塵則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何即以步屢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以爲無用則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從違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實多若以爲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布除地

則將日見其徠遊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殘恃其所不屬亦是此意

至人能遊

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之志趣不同有達者有不達者達者胸中掛礙世網是不能遊不達者胸中掛礙世網是不能遊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然不遊不可得遊者自樂之意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然不遊不可得遊者自樂之意夫流遁之志天也雖欲強之使遊亦不可得夫流遁之志天也雖欲強之使遊亦不可得決絕之行其行則與世異嚮其判然而自異嚮其判然而自異嚮忘則還物而忘忘則還物而忘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總之非智之至德之厚而循自然者之所爲也任爲也墜而不反其至陷溺於世故而不能反身循理火馳而不顧馳逐於世如火之急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指不知有貴有賤而名爲君臣者特一時

之間易世而無以相賤治身之後猶忘何貴比然三王侯與蜂蟻同意為之已耳故曰至人不晉行焉故世無晉慾之意焉夫尊古而卑今人情大抵相類也夫古今人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加世變之晉卑今而尊古不加世變之晉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稀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分上古之世而觀之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但唯至人能不以古今為是非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彼教不學彼然亦承順其意而無俗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承意不彼我之分即齊物論因是之意也故曰

陸西星曰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

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向次而已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迹於有方之外而北之直與大地重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骨掛世網昌衆所謂待彼入省中顧婢子語剌剌私欲易牽流遁之志決絶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不顧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觀火逸者自不覺流遁家若也覆墮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不之之志決絶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之能若只爲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念出真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爲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保賤也直靠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爲哉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爲浮雲視爲黨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抵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非古今逝波前浪後浪相推而人失乎已直相軼坤世界劇爲戲場古今旦莫也後之視今亦今之視昔是以遊於世而不辟於行逕於人之人逢現吉此是以遊於世而不辟於行逕於人之人逢現吉此是以遊於世而不辟於行逕於人之人逢現吉此

謂世教者雖不肯屑爲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敢
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法原無
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隨順於人
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先生之所謂遊者定非
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
者在焉此所以爲至知厚德也

心貴無障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真明鼻徹爲顫口徹爲甘鼻口亦然則所與心之所知亦然則心鼻口味爲真顫真甘心徹爲知知者爲真知徹爲至德矣九道不欲壅壅則哽壅塞則哽咽而不通心貴無障

哽而不止則跲跲音躓跲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室礙哽塞迷而不知止則累於形迹矣跲則衆害生既累於形迹則衆欲交攻而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夫人之有知覺者恃有此生之性而已息生也其